

# 語絲

第五卷，第四一期

## 中國學術研究底成績

汪馥泉

——日本，一九二八年。——

閱日本史林雜誌第十四卷第二號（史林爲季刊，這一號今年四月出版，是最近的一期。）有去年的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界一文，敘述日本去年（一九二八年。）這方面底研究底成績。史學界一部分，質上量上（在量上，本文共約七萬餘言，這一部分約占五萬言。）成績都居第一位。

史學界部分，係管原憲，肥後和男，安部健夫，藤直幹，松野遵崇，原弘二郎，猪谷文臣等執筆；考古學界部分，島田貞彥執筆；地理學界部分，岡本重彥，藤田文春執筆。

史學界部分，所涉頗廣，有史學一般，日本史，朝鮮史，東洋史（這一部分，係安  
中國學術研究底成績

部氏執筆。），西洋史的五個部分。這裏譯述的，是東洋史這一部分；因為內容實是學術研究底成績，所以寫了現在這麼的一個標題——譯述者誌。

東洋史學及支那學——一部爲『狩野博士還歷祝賀』，一部爲『高瀨博士還歷祝賀』而編纂的兩大部的支那學論叢底刊行，和不少于歷年的許多貴重的研究論文底發表，已足顯示一九二八年這方面的研究底興盛了。同時，那關於日本底東洋史學底成立（杉本直治郎作，載歷史與地理。），打算作系統的研究，這是很有意義而且可喜的事。說：應該看作現在所謂東洋史底母體的，是到明治初年還盛行所謂『十八史略』的支那史。這支那史的學風，和幕末以來輸入的西洋風史學相接觸，在新日本底史學界，產生了相背而馳的兩個傾向。一個是，要把新來的東西類化于舊來的支那史中；一個是，要把舊來的東西，應化于新來的西洋風史學中。重視客觀的史實的西洋風的支那通史，實由于後者底勝利而產生的。後來，日本學者都注意那安南，朝鮮等屬于支那文化圈的環周地方底歷史，同時，歷來的支那史，必然的地，轉移到以支那爲中心的東洋史的立場上來了。名實相稱，對於西洋史，創設那東洋史的科目（明治二十七年）的人，當然得推支那通史底著者那珂博士。但一般的地理理解東洋

史底意義，這在明治三十一年桑原博士底中等東洋史出版以後。日本底東洋史學成立底由來，大略如此；但到成立時之間，有種種可注意的文化現象，隨伴着發生。試舉一實例：就鎔化于明治文化中的支那書及其他（石井研堂，明治文化研究。）來看，也是很有趣味的吧。現在日本這方面底研究底興盛，已在冒頭上講過了；歐美底支那學底現況（德國編）（石田幹之助，支那。）也狠是活潑潑。但論者，或試着對於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史底研究（田崎仁義，同誌。）（述者註：田崎氏已成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一書，六百四十頁，定價金七圓，內外出版株式會社發行。）的方法論的考察，指摘這研究是難事中之難事；但說擔當這重任的，應只是日本人。這，恐怕別的方面也是如此吧。因此，日本底東洋史學者，任務狠是重大。

支那史即中國史——對於支那底原史時代文明的研究熱，近來熱度更加高了。這題目中，最先成爲問題的，是中國之銅器時代（馬衡，民族。）果始於何時？歷來相傳，說冶金術始於虞、夏。但成爲這說頭底根據的兩種事實，即堯典與禹貢中有關於金屬的記載，及左傳中的禹鑄九鼎，前者在書籍底年代上，後者在這傳說底由來上，都已不足信，所以這說頭也不能成立。但現存的某種的銅器底文字，和周代底文字不同，却和出自殷虛的甲骨文相同。

而且這銅器底發掘處，據宋代底記錄，同爲殷虛。因此以爲，商代末季，已完全入于銅器時代，入期以來，約經過四五百年吧。原本五車一得（中島棟，史學。）中的一项『金三品』，禹貢所說的揚州底金三品，是金，銅，錫，荊州的是銀，黃金及鐵吧。馬氏上面那麼，解商周二代是中國底銅器時代；這時代底銅器面中發見得很多，似爲古代中國人很愛好的關於饗饗紋底原義（石田幹之助，考古學雜誌。）解釋驅邪厭勝的意思。但這文明底所有者，即關於殷人底分布及其徑路（小川琢治，史林。）他們由歐亞大陸底內部（即中亞）東遷，居住中國本部，終於循渭水而下，至洛水水源處，散布於河南一帶。對於上述的原史時代文明底研究，一面作遺物遺蹟底研究，同時須和古記錄底研究相並而行。高唱着這學問上的理想，一面碰到這不完全的前者底現狀，於是專從小學方面及文獻學方面努力進行的，是中國古代聚落丘陵南麓發生論（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古帝王之都的意義的虛或墟，根本義，在於丘。丘字，作兩人跪於地上形，是人民羣居的地點的意義。但中國古代底聚落，因爲對於敵人的自衛，對於水災的自警，對於獵場牧地的必要等，大多背負小阜而發生的。結果，丘字，由於實際的地形發生了。『阜』的第二義。到後來，這第二義，占了最大的勢力。又，丘字，古亦作塋。這怕是由於當時的聚落而指示的北方土阜的意思吧。先敘述了這論旨，再以

中國古代地名有關於丘陵的很多，又齊之營丘，燕之薊丘底丘陵底位置，文獻上，是接續於聚落底北方或西北方的，再以這些來作傍證。還有，這里所謂原史時代，便是指夏指殷，總之，是原始地方底原始時代底『故事』，這有中國原始時代考（丹羽正義，同誌。）其次，在年代學的研究及與這關係很深的古代天文學研究的領域上，這得先舉關於周初底年代（新城新藏，支那學。）的研究。這，推重那劉歆推算那周初武王克殷之歲所採用的方法，並且蹈襲它。只因了訂正劉氏關於根本史料的重大的誤解，所以那歲次，比諸劉氏所得的結果，相差五十六年，該為公歷前一〇六六年（乙亥）。又對於自周初到共和元年（公歷前八四一年）的周魯王公，也加以考察；更對於緯書，逸周書，竹書紀年等，也下年代學的批判。又据著者說，關於殷，夏底年代，殷代約六百年，夏代約五百年，這以上便不能知道了。其次，關於書經堯典底四中星（橋本增吉，東洋學報。）底研究，關於堯典底作者於著作時，曾否親自觀測四季底中星的問題，主張：（A），四中星，不是在同時代於同時實測而定的，而是書桌上的製作；（B），四中星底故事，由陰陽的思想作成的。飯島忠夫說漏刻是上古已有，而且這是上古作天文底觀測時傳來的吧。他這推測，實是極沒根據的空想。飯島氏底天體觀測底時間，不管日底長短，於年中一定的所謂初昏（即今午後七時）行之這議論，也是毫無根據的。

空論。這文，對於中國底漏刻使用底起源及時刻區分法底沿革等，作詳盡的考證。

下面，概括所謂歷史時代，先一看其中的政治史方面底成績吧。孔子與政教（赤池濃，斯文）一文，說治世尊孔，亂世排孔，中國底政治史宛如尊孔與排孔底爭鬥。又讚美孔子底依据自然之則以治人事；最後，比較那政治家的孔子，與和孔子立在對等的地位而代表霸道的管仲。再讀那研究尊孔——尤其是有着政治的意義的對於孔夫子的崇敬（服部宇之吉，同誌。）即歷代對於孔子的贈諡賜爵及釋祭釋奠底歷史，印象更可深刻了吧。在中國，治者和被治者底利害，極端相反。所以中國底一般庶民，歷來對於王朝底交迭，英雄底浮沉，沒有直接的交涉，只是極力避去做英雄底野心底犧牲。爲了這目的，產生了種種的手段。簞食壺漿迎王師攷（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實是把孟子底一句話，看作上述的手段之一底表現。庶民有做庶民之策，君主有做君主之術。如『尚公主』，是歷來使鞏固自家底權力的君策之一。尚字解（池田四郎，次郎，東洋文化。）說不解作『配』，也不解作『奉』，解作『妻』。此外，關於一般政治，有從財政上來看的中国底政治（木村增太郎，東洋。）中國國民運動三十年史（長野朗，同誌。）等。關於官制，有左右尊卑考（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關於中國帝制時代底官制（加藤鎌三郎，支那。）前者，對於歷代底官制，當有左右相對立的

官時，某時代左尊右卑，某時代（元）右尊左卑的事，發生疑問；研究在漢族，尊左尊右，到底哪一者是本來的習俗。據他底研究，說左右兩字，是由人底手產生的文字，所以左底甄別，也淵源於人底手的。從禮記內則上來看，中國古代，以右手為主，以左手為從。因此漢族本來的習俗，是尊右的。從漢武帝時起，變為尊左之風，這是受了秦人楚人底風俗底影響。後者，對於前清底官衙底制度名稱等的解說。其次，法制史方面。禮，法：律，刑，罰底意義及關係（東川德治，東洋文化。）在唐虞三代，以禮為治國底要件，以刑為輔；戰國時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從秦代改法為律之後，刑法典，便概稱為律；後來，發生了禮，律（刑法），法（行政法）的區別，禮的効力及範圍，漸漸縮小了。罰，作為五刑底酌量刑而科，又作為科不入於五刑的小罪的制裁。以贖刑及罰金，作附於刑法的；以罰俸，作科即官吏底公務上的罪。但罰俸，是後世的事。在中國底法律上，几乎一切犯罪，都由於親族關係底介入，而加減其刑罰。規定親族關係的，是喪服制即親等制。中日親等制底比較（牧野巽，民族。）（A），在中國，從儀禮，禮記的時代起，喪服制便被使用為親等制，在日本，儀制令底五等親制及喪葬令底服紀制，是分離的，於這外形的差異之外；（B），在六點上，指摘內容上的差異。此外，有以清律中現在有効力的部分，民律草案及中國民事習慣大全等

爲主要的材料，而詳細研究近代——尤其是現代的關於中國底家產分配的法規及慣習（西山榮久，東亞經濟研究。）的東西。在社會史方面，以平民底發展及政治底重要性衰滅爲特色的近代中國底文化生活（內藤湖南，支那。）內藤氏把它底內的素材，歸着於大衆性，復古的傾向，天然保存的意志，愛好古代物交通底便利這五個要素。由於交通機關底發達，家庭制度底崩壞及信用經濟底發展等，從各方面考察崩壞過程中的中國底基爾特（岡野一朗，同誌。）及各地現行的中國底徒弟制度（同人，同誌。）還有研究古代的，有中國古代之共產制度（梨世衡，支那問題。）現代的，有北中國底紅槍會與百姓暴動（田中寒堂，東洋。）。

在經濟史方面，有關於中國古代底土地制度（下田禮佐，歷史與地理。）說中國古記錄中的井田法，相當于英國底 Village Community 的制度，是在商以前的原始社會中自然地發達，後來和封建政治底發展共其盛衰的。就是到了周代，略達完全之域，至於戰國，便頹廢了。其次，秦漢以來七百年間，中國底社會，在性質上，必然的地構成了那發生豪富底兼併，貧富底懸隔的弊害的土地私有制度。想除去這弊害，由後魏底爲政家新計畫並施行的制度，是均田法。這和孫氏三民主義中之一的民生主義底最重要的內容地權平均與中國歷來的土地制度（吉田虎雄，東亞經濟研究。）相比較，如其地權平均最後的目的，果在於「耕者有其



田』。這和井田制乃至限田制，均田制底目的全相一致。明代底漕運，（清水泰次，史學雜誌），這從時代別來看，可分爲三類。（一）洪武初，永平是不必說，從北平到遼東的兵糧，專由海道運送。明代經營遼東，始於洪武四年，從次年的五年到八年，吳楨等掌握這海運；從八年到二十年，朱壽張赫二人掌之。（二），海運陸運並用的事，是明初以來早在實行的事；後來底更其着重，是因爲在永樂時代，國都移到了北平。陸運底實行，在黃河與衛河之間；實際的距離，約百七八十里。（三），河運，也已在永樂初年行之，至於罷海運陸運，專持河運，這是永樂十三年以後的事。這河運，起初是支運法，後來兌運法，最後變爲改兌法。據投獻考（同人，東亞經濟研究。）投獻便是出地底記獻的意思；在明代，大多對於那免除稅役的特權的功臣底田地行之。這在投獻者方面，在接受投獻的權力者方面，都有正不正的二類。明廷雖屢出禁令，可沒有遵奉的，因此，關於土地的制度，漸漸崩壞了。又關於清代流通的外國銀貨（西山榮久，支那。）這和在中國底通貨中，近年來數量已大減，在最近底將來，即將全然絕跡的關於清代流通的銅錢（同人，同誌。），作它底種類及計算法的簡賅的說明。北中國農民生活底經濟的考察（竹內之平，東亞經濟研究。），和時事問題的南京政府底關稅自主與裁厘加稅（吉田虎雄，同誌。），是對於問題的解說兼批判的東西。和通商

史有關係的方面，有中世蕃貨考（日柳彥九郎，同誌。）這以趙汝适底諸蕃志爲根據，又參考圖書集成等類書，並參證西洋專門學者底考證及解說，就宋代那從亞刺伯波斯印度及南海諸島，船載至南中國諸港的主要的外國貨物，作懇切的解說。在外交史方面，除以三國干涉後的東方政局底轉遷爲主題的中日俄外交底三十年（滿川龜太郎，東洋。）或極東外交史稿（中野英光，支那。）等之外，關係時事的很多，不遑枚舉。再來看歷史地理的研究，那關於秦代象郡底位置（佐伯義明，史學雜誌。）對於歷來的說這是漢以後日南郡的說頭，提出一個新說頭，說這在以現在的廣西賓陽縣爲中心的地域。關於元代底開元路（和田清，東洋學報。）關於它底疆域，關於它底治所變遷底沿革。作了一番新考證。歷來据箭內池內兩博士底說頭，說這廣蔽全滿洲，和田清氏說，這是錯誤的是把開原宣撫司底疆域移過這邊來的結果；實在，大體上，只現在的鐵嶺，開原，昌圖一帶，這是它底疆域。關於路治底變遷，箭內博士說，創始以來，在農安，到世祖至元二十三，四年。移到現今的開原；池內博士說，最初置於三姓，到順帝至正二年，才移到現今的開原。和田清氏說，舊開元，從種種方面去看，應在現今的穆陵附近。而且這舊開元，在大德以前，已是單只遺趾的廢城，到至正年間，這地方不會有開元路治。又本篇，還附着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底地理的考證。在民國十

七年六月決行的國民黨政府底定都南京所遺下來的一個題目，北京及直隸省與關於北平及河北省底新舊各稱的史的考察（井上以智爲，歷史與地理。）或從史的背景，或從那名稱底傳統，或從那地域底沿革來看，證明這次的改稱是極其妥當的。宗教史的方面底研究，如何呢？先看與佛教有關係的，那佛教底東漸時代底研究（林屋次郎，現代佛教。），統佛教於漢武元狩二年從西域至中國的事，從文獻上來講，又從四周的環境來講，都是絕對不能否定的事實。佛教到中國後，到羅什開始譯經時爲止的黎明期的中國佛教哲學（佐藤純英，龍谷大學論叢。）；通過格義，心無義，本無義，卽色義，淺含義，緣會義及幻化義底內容批判，啓示那新入的佛教思想與中國歷來的思想底接觸。此外，有三階教底全佛教改造運動及其經濟思想（矢吹慶輝，佛教思想。）五台山底佛教（井上以智爲，歷史與地理。）等貴重的諸研究。其中仁壽舍利塔考（佐佐木功成，龍谷大學論叢。）是對於隋文帝仁壽元年二年四年前後三次的舍利塔建立事業的考察，說這成了使那受周武底法難的中國佛教，全國的地復興的動機，且成了使隋唐有全盛時代的有力的原因；研究全國百餘處底塔底分布，指出江北多，江南少，說這是因爲在周武廣佛的勢力所不及的南地，無需多建立的緣故。佛教興盛時代底產物，關於日本聖武天王宸翰雜集中所見的隋大業主淨土詩（囿下大慧，東洋學報。）不贊同

煬帝作的舊說，說這是一代文宗的隋僧釋彥琮創作的禮讚，即「願往生禮讚偈。」日本僧邵元選錄的嵩山少林寺碑（常盤大定，同誌。），研究底結果，發見了雖屬旁系可適當於曹洞宗第十八世的息庵禪師，是嵩山祖庭大小禪寺底第十五代底住持的新事實。佛教外，有與祇教有關的三篇。把見於宋王讜唐語林卷六的，唐顏真卿底兒子顏頊底小字，是祇教底僧侶的意思的穆護，這新的關於祇教的一史料（桑原鷗藏，史學雜誌。）介紹到學術界中這文，在顏真卿這種人也用這種外國名詞這一點上，認為這文化已成為世界的唐代底特色。祇教雜考（神田喜一郎，同誌。）介紹了三種新史料：（一），從宋邵伯溫邵氏聞見前錄卷七底記事，以為是兩個的宋東京城城北底祇廟及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底祇廟，實是同一個祇廟；（二），從宋董道廣川書跋卷四底記事，那祈願祇神靈驗時，便畫了祇神神像去獻奉的一種風習，怕是老早老早就有的；（三），從明彭大翼纂著山堂肆考中的蜀公主幸祇廟的話，可以看到唐樂府牧護歌，於唐代盛行于蜀地的形迹。讀神田學士『祇教雜考』（石田幹之助，同誌。）這對神田氏那文底各方面，或讚同，或反對，有很多補說新釋；突厥事奉祇神的事實，是最可注意的。關於回教，有著者親見的北京城內的回教徒底消長（後藤朝太郎，東洋。）在信仰史方面，有古代中國龍蛇崇拜底民族的關係（井上芳郎，民族。）戰國時代的齊及其姓族的姜

姓底民族的信仰，星占學的地和龍蛇結合了。從思想上來觀察這龍蛇崇拜，這可以看到兩個傾向。(一)，於關於龍蛇的聖視外，同時有着對於作為水神的性狀的信仰，及作為治水神的信仰。(二)，單把作為治水者的地位，作崇拜底對象。關於禹及女媧的兩治水傳說，也可以由這龍蛇崇拜底民族的關係來解釋。關於龍底由來(出石誠彥，東洋學報。)由龍是水性及有昇天性這一點來看，提出現在叫作龍卷的自然現象，怕便是它底原形的說頭。關於學術史的，論語源流考(市村瓊次郎，史苑。)解釋論語底語義，說漢書藝文志說的『論纂故曰之論語』最為妥當；再研究這論纂底來歷。考察中論底比喻(亞爾倍爾脫·加斯台拉尼，斯文。)，推賞著作徐幹，是儒學者以上的人物。宋文帝底四學(岡崎文夫，歷史與地理。)對於這四學並置的處置，雖有司馬光那些反對者，可這學界中底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底並存的關係，和當時的政治社會底王室與貴族底並存相通，在那時代，是毫不矛盾的處置。關於永樂大典的二三史料(神田喜一郎，同誌。)這是指嘉靖底重臣徐階底世經堂集中關係于大典底重錄事業的回奏，奏疏五通，我們精察這些史料，便可明白嘉靖四十一年度的那重錄事業，是在如何的準備下着手，在如何的規畫上實行。中國古代底教科書(芝野六助，教育論叢。)通俗中國辭書談(池田四郎次郎，東洋文化。)等，都是和學術史有關係的。其次思

想史方面，有儒教底『天』的思想（本田成之，宗教與藝術。）及孔子底敬天思想（青本晦藏，東洋文化。）說儒教是宗教的；此外，有關於天（大西堯觀，密宗學報。）中國底敬天思想與古聖賢底內省（林盛達，觀想。）儒教底太和保合思想（相良政雄，同誌。）及莊子底哲學（學半樓主人，同誌。）莊子考（前田利鎌，現代佛教。）儒道二教底比較研究（宇野哲人，支那。）等論文。研究時代思想乃至國民思想的，也不乏名篇。一個民族底正統思想，第一，須與人類底本性合致；第二，適應民族底環境。中國底正統思想（市村鑽次郎，斯文。），說儒教是正統，墨子法家及其他諸子百家都屬旁系；從漢武以儒教為國教後二千年間，先是與佛教道教，後來與喇嘛教耶穌教等傍系的思想，儘在爭鬪着，直到現代，儒教還保持着它底位置。在文學史方面，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長澤規矩也，東洋學報。）馥泉按：這文，友人汪乃剛先生已譯出；據說東生先生也已譯出。）說這兩者與短篇四種，是由說話到小說的階梯，不論從形式上看，從內容上看，在小說史底研究上，是貴重的材料。

關於『三言』『二拍』（同人，斯文。）前者（『三言』）底材料，是京本通俗小說等那樣的話本，編纂者馮夢龍多少有點道德的見識，所曾加以取捨；後者，是凌濛初做做『三言』編的。還有對於明宣德刊本『嬌紅記』的感想（同人，同誌。），說這是由元曲到明代南曲的階梯。中國劇

底過去及現在（井上紅梅，東洋。）是譯注歐陽子倩氏底談二黃戲的（馥泉按：談二黃戲一文，載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中；井上，是一個『支那通』。）民國底新文學（澤田總清，國學院雜誌。）是對於胡適氏底文學改良芻議興起的白話文學的解說。和言語學史有關係的，有關於古代中國底吳語吳音（中村久四郎，大崎學報。）及中國語底言語學的研究（高畑彥次郎，藝文。）等。美術史工藝史工作史方面的述作，有對於東洋畫的一考察（金原省吾，祖國。）東洋畫底風景畫的傾向（月人，國文教育。）東洋畫底意向（同人，學苑。）王維及其延長（同人，同誌。）唐朝底繪畫（內藤湖南，佛教美術。）宋畫底傳神術與禪宗底肖像畫（譯村專太郎，禪之研究。）關於漢代獅子石像（米內山庸夫，支那。）關於北魏塔婆樣式底系統（足立康，國華。）關於龍門奉先寺底造像（松本文三郎，佛教美術。）關於直隸易縣底陶羅漢（原田淑人，考古學雜誌。）關於漢代騎射狩獵圖紋（同人，史林。）關於歐洲帶來的二三唐鏡（梅原末治，佛教美術。）中國古代底車制（矢島恭介，考古學雜誌。）等。傳記年譜之類，有六朝隋唐時代名僧護法戒賢玄奘底年代（宇井伯壽，現代佛教。）考證得護法是五三。——五六一，戒賢是五二九——五四六，玄奘是六〇〇——六六四。又對於勝軍，難陀，賢愛，安慧，德慧，陳那，清辯等諸僧，都考證得了他們底年代。

( 696 )

還有明文人李夢陽年譜略（鈴木虎雄，藝文。）最後，旅行記，這有孔子與現代中國（鹽谷溫，斯文。）山東臨淄底漢代六朝底遺物（米內山庸夫，中央美術。）及訪齊之古都（同人，支那。）等。

附記：本文執筆時，狩野教授還厝紀念及高瀨教授還厝紀念的二十大支那學論叢，尙未見到，不能錄入，是遺憾的事。

## 怪 壁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暉譯

以前，以前，很久以前，一個善良的老人統治某國。是這國的人們選舉他來做自己的指導者及公有財產的管理人的。這國很富，貧窮而非辛苦不可的人一個也沒有。食物，衣服，烹飪的器具，以至其他一切兒重的玩具，皆保管於大建物中。這建物向着大街，爲的是誰都可以取出他要用的東西。要用東西的人，祇須在一張紙片上寫取了什麼，再寫上自己的名字投入函中就行的。



島的人們，誰都有着正當的思想，因為都知道公共的福利同時就是個人的福利，所以一切的人們都喜歡勞動。不應該的，多取東西的人一個也沒有的。倘若有想做這樣的事的，就連小孩子們都會輕蔑他。善良的老人無日無夜的操心怎樣去增加大家的幸福，時時同國中所有的賢人們商量。

可是，悲哀的日子終於來了。善良的老人就病床死了。他把各人叫到病床邊來，說。

「我們的國很富足。諸君也自由而且幸福。在我之後，望從諸君中選可以管理財產的男女。但是，希望注意不要令自私自利在諸君的心中潛生，默長起來才好呵。」

於是他死了。

爲這非常賢苦地管理了財產的忠實的朋友，人人都服了七日七夜的喪。最後他們遂作選舉新指導者的準備。

正當人們齊集會議的大廳的時候，突然響來了蹄聲和車輪的軋聲。一駕黃金的馬車停於會場之前，從裏面跳出四年前留寓外國的善良老人的兒子。他身上裹着綢緞和天鵝絨，寶石在華美的衣服上輝耀，腰間掛着這平和國的居民從未見過的磨得鋒銳雪亮的劍。跟着他下車的，是一個做着狐一般的面孔，有着一雙猛獸的爪似的瘦手的老人。

( 698 )

善良老人的兒子受羣衆歡迎了。他是藉父親的餘蔭爲人們所愛而且信用了的。他跟着狐面的人走進會場，說。

「在我住過的外國被稱爲賢者中最大的賢者的我的朋友現在對諸君說話。他將會給諸君最好的辦法，請聽着罷。」

狐面的人在青年之前恭敬的一禮，說。

「國王呀，倘若你准許，我就演說給國王的人民。」

人們從未聞過國王這句話，因此都驚了。於是，一個剛能出席成年人會議的少年大聲叫道。

「我們不是國王的臣民，我們隸屬他人的理由在那裏？」

狐面瞪着這少年了。那青年——他的名叫休里克——用劍敲響會場的桌子，威嚇所有的人使之緘默。

狐面開始演說了。他說了很好聽的話，聽他的人儘管全不懂得也佩服他是個很有道理的人了。他說，「在本人的國中，是一個人支配一切的。但不像善良老人似的始終同衆人中最賢的人商量。因爲讓一個人祇依自己的意志來支配。這是對的。好像俗語說廚子多弄壞湯一

樣，聽人的意見反到會混亂，不知道做甚麼纔好呢。倘若信任在衆人中最賢明善良的人讓他依着他個人的意思去支配這是於衆人都有利益的。」

人們因爲一向聽的只是真實的事情，所以竟信用這狐面的話了。祇有剛纔所講的那少年叫道，「我們怎麼能夠知道那最賢明而且善良的人物呢？」

休里克大怒而且變了顏色。然而狐面却在他面前恭恭的一禮，答道。「其他還有比諸君自己選舉的善良老人的兒子優而賢明的人嗎？在我的國裏是子繼承父親的。」

他更繼續的說，花言巧語的談了許久，人們好好的受騙了，竟選定了休里克爲支配者了。於是休里克出來，宣誓自己要爲大家建設地上的樂園，會議就此告終了。

休里克不但好威風而且非常之貪婪。所有的人都能夠有同他一樣多的東西這是犯了他的忌諱的。他看見人們從配給所取來須用的東西便怒叫道。

「我的臣民如果與我共有，我爲王的價值在那裏？」

他同狐面的朋友商量了。

「用不着失望的。你所熱望的一切，同時也是教人們選舉你的朋友所希望的。我們在給所周圍做一道牆叫平民們不能伸出手來罷。」休里克不高興的反對說。

「那不行。我國的配給所正博着全世界的稱讚。看見貯在那裏的財富的旅人們統統在他們國中傳說我國的幸福。因此，倘若把那財富隱藏了，他們怕會說休里克是支配窮國的乞丐王呢。」

「不會隱藏了財富的，你請信任我罷。」狐面做着狡狴的笑臉說。於是，他閉居在休里克給他做住宅的大塔裏。三日三夜從塔升起濃黃色的煙。狐面的立在煙氣濛濛的釜前，在煮奇怪的東西呢。然後他從本國叫了人來。叫來的人們在這城做了整整一夜的工作。

明早晨一個母親對她的小姑娘說。

「你的靴子破了。如果上學的時候雨透了進去是要感風邪的。你到井戶傍的靴子配給所去領一對結實的長靴，把我的名字寫在紙片上就行了。」

少女依着母親的話，走到靴子配給所，伸手去找美麗結實的靴子。但是，奇怪，她的手摸不到長靴，却觸着硬而冷的東西。她想在做夢嗎。眼前看着長靴，伸手去取時却觸着冷東西，長靴總是取不到。她吃驚，哭着回家把事的經過告訴她母親。

與這同樣的事情都發生於那天想取東西的所有的男女。晚上，休里克召集所有的人到城中的廣場，這樣說。

「汝等臣民以前過得過於幸福了。你們一向都是不做苦工而過快樂的生活。這種的情形是會墮落的。爲你們的國王的我，曾用心於使你們精神健全的事情。我深知忍耐是有益精神的，所以教你們學忍耐之德。配給所今後做一道用甚麼都不能破壞的怪牆。對於你們的工作給與紙片，你們拿這紙片可以從配給所領東西。某物值一枚紙片，某物值十枚紙片。這樣，你們便不會像以前一樣因爲太大的幸福害了你們的精神，而我國的幸福也就增進了。」

休里克的身傍立着手拿拔身之劍的外國軍隊。人們一片兵器也沒有帶，因此默着了，但一個以前曾在會議時發言的少年叫道。

「我們的工作值幾枚紙片，物品值幾枚紙片怎麼樣定呢？」

於是，休里克怒叫道「物品是我的，權力是我的。我可以依我的意思定。」他示意給提着劍的外國人了。他們殺到這勇敢少年的跟前，用劍斫了他的頭。

休里克初時對於怪牆很滿足，沒想到拿物品來賺許多紙片的事情。可是狐面的就教乖他用物品能夠從產物少的，不怎麼勤勉的隣國取黃金來的事情。於是，休里克將物品輸出外國，比起在本國賣去的物品來竟有十五倍的賺頭。然而對於工人的報酬却一點也沒有增加。人們爲著得買生活必須品的紙片，非幹到半生半死不可了。

從前衆人舉出來的那善良老人曾說，「扶育兒童的，是爲將來工作的人。這種的工作是極要緊的，無論給與幾厚的報酬決不爲過的。」從前非扶育小孩不可的女人即在家裏也可以領一切須用的東西的。可是現在已不止一兩個女人對她的丈夫說，「倘若我一星期內能夠做一枚紙片的工，小孩子們就不至光著腳了，我還是去作工罷，」了。

休里克怕多數的婦女都來做工了。因爲怕個個都買許多的物品，就不能多多的輸出隣國去。於是他規定對於婦女即使做同樣的工作給不到一半的報酬。後來又規定兒童儘管去作工，但在兒童，即同樣的工作仍不能給四分之一以上的酬報。然爲確實實行這規定的原故，他又提高每月物品的價值，結局竟高到七倍了。

因此，到此國來的旅客們歸國後已經可以說「休里克是乞丐的國民的王」了。爲甚麼呢？因爲人人都穿襤褸的衣服，眼眶下陷，雙頰窪削，手脚只剩骨頭了。可是旅客不來，輪到許多商人和國王來了。商人看堆滿着物品的倉庫，國王眺望休里克住着的閼麗的宮殿。

然而在窮人們看來，最可怕的却是奇怪的牆壁。將餓死的立刻看見很多的肴饌在鼻尖。將凍死的看見美好的毛皮。橫着衰弱的病體於腐蘖之上的病人看見潔白的臥床。而弱小的兒童把臉帖近陳列美麗的玩具的怪牆，欲望與悲哀使淚紛紛落滿了小臉。

休里克在宮殿的窖庫積滿了由鄰國賺來的黃金。他成爲差不多同喜歡的人都不大說話的豪勢了。於是他迎鄰國的王女爲妃子，宣言王子生下來這就是繼承他爲王的。

然而人們沈淪到苦生活去了。他們以饑餓勞苦，一半是自暴自棄的心情，堆積貴重的物品到配給所的怪牆的裏面。可是想觸怪牆的一個也沒有。這原故是因爲從隣國來了長鬚白服的人，每週一回給人們說教，說怪壁是世界中最神聖的東西，有加害牠的會永遠被咒的。因此，在現世已受着地獄之苦的窮人，更怕死後的第二地獄，祇有從遠方眺望那奇怪的牆壁罷了。休里克更叫來別的外國人。他們穿黑衣，戴黑帽子，每月一回向人們演說，奇怪的壁是神聖，加害牠的就是犯罪者。更宣言犯此者要上絞首台的。於是他們指休里克建在市場的漆黑的絞首台給大家看。

然而，倘若人們不確信那將他們從所有的物品遮斷的奇怪的牆是不能破壞的，那末，穿白衣者的威嚇，穿黑衣者的威嚇，恐怕都不能使他們恐怖罷。但是他們却想，甚麼事情都不能幹出來就在地上被絞殺了，死後還要被降到地獄裏去多麼沒有意思呢。於是，人們就只有饑寒困苦，弱小的兒童們，爲着貧窮的原故，像被雹打過的花一樣死去了。

某日，小孩子的一隊，走到大的食料配給所來。他們以非常饑餓似的眼窺看裏邊。他們

( 704 )

不消說是因爲想大吃一頓而眺望的了。正當其時休里克經過此地。狐面的穿此國最高的官吏的衣服，陪乘在他的車上。他笑着指那小孩們，說，「請看，奇怪的牆不是爲你做了很漂亮的事情嗎？」於是，休里克也一同笑了。

距今較早的事情，小孩子們在打石場玩耍。最小的小孩帶來美麗的圓石，爲着饑餓的原故放在口裏去舐。當休里克和狐面的笑餓着的小孩們時奇怪的事發生了。這石子從最小的小孩的口飛出轉到最大的小孩的腳邊，叫道，「在人類比石頭還要冷酷無道的地方，在石中也宿着人心，來助可憐的人們。小孩子呀，把我拿在手上擲那怪牆罷。」

石子是以非常的大聲叫喚的，工作歸來的一羣的人們，站着誡訓小孩說，「這樣的事做不得。不然會捱殺的。」

可是，在這時候，那小孩已把石拿在手上，儘力擲那怪壁了。

於是，發出悅耳的聲音，怪壁即紛紛地倒塌，卷麵包呀，香腸呀，種種有味的東西便轉落到小孩子們的腳邊。

現在，人們知道了將他們從須用的一切東西遮斷的怪壁被一個普通的石子打的粉碎的事，情於是大聲地喝彩了。在一日之中，怪壁差不多全被破壞，飢者飽食，穿襤褸者取衣服，病



人靜臥於白寢床之上。

人們再爲自己的主人。白衣黑衣的騙子被逐，那貪暴的，使所有的人不幸的休里克和狐而自己被爲人們而建的市場的絞首台絞殺了。

## 逍遙遊

林徽音

這是個明媚的初夏的傍晚，葉有融照例在秀山公園喝茶——在那逍遙遊的小小的露台上。這天他又看到了那全國婦女協會的委員，那揚子通信社的社長，那『首都之花』，郭碧君；而且是獨自來的，一個「扈從」都沒有，有融本來只看她做一朵「花」，祇想賞鑑；並沒有要採摘的意思。然而自從那天聽得了他一個熟人的話後，他的意思卻轉變了。

毛琴川，那熟人，是金陵日報的副刊編輯。那天他和葉有融一起在逍遙遊喝茶，適見郭碧君同了三四個青年在露台下走過，毛琴川便同她招呼了。

『哦，你認識她，』有融驚異似地說。

毛琴川喝了一口茶，瞟了有融一眼，說：『要我把她介紹給你嗎？只要你請吃一餐飯，我

( 706 )

就叫她來。」

聽到了那種得意的，而且有些不遜的口氣，有融自責話說得太隨便了。「不，請不必費心。」他幾乎用了同樣的口氣答道；「即使要認識她，我也會自己來。」

這天還是葉有融轉變意思後的第一次見到郭碧君。他正在想怎樣把自己去介紹給她——

「葉老爺！」

他轉過頭來一看是小鳳，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

「葉老爺，花寶玉要你去，」小鳳走來拉了他就走。

有融走下台階，見那里在兩張拚放着的方桌的周圍坐着花寶玉，大鳳——小鳳的姊姊——等六七個人。

「你怎麼一次都不到我那裏去，」花寶玉見有融坐定了便這樣責問他。

「我昨天也還想來哩，可是把你的號頭忘卻了。」

「誰信！誰不知你捧角都捧不過來，還會想到來看我！」

「捧角？」

「不是嗎？你不是夜夜上松風閣去嗎？」

『上松風閣，不錯；捧角，却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不知誰在孝子順孫般捧呂笑儂？算了，沒有就沒有，誰耐煩來同你爭辯？』

『好了好了——你們叫過點心沒有？』

『有什麼可吃的呢，』花寶玉還似有些憾意。

『小籠饅頭還不錯。』

在花寶玉和葉有融說話的時候，其餘的人並沒加入，只在彼此微笑，彼此耳語；現在聽得了叫點心，才『不要，不要，』地同時講起來了，而那已說了沒有什麼可吃的花寶玉却反在向她們勸進着。

吃了點心後，花寶玉向有融說：『老葉，我們要照相。』

『很好；這裏有照相的人。』

彷彿下了動員令似地，她們都打開了粉盒在粉着面，更其鼻端。

『老葉，你也來，』在她們排列的時候，花寶玉忽然叫道。

『你們照好了；我不照。』

『不要；你也來。』

『你們這樣照不好嗎——清一色的小姐們。』

『不要；你不來，我們也不照了，』好像她們的照相是出於有融的主動；有融呢，也好像怕她們真不照，就不自主地走了過去。

正在葉有融坐上假山石的時候，郭碧君又走過了；他見到她在笑着蔑視的笑。他却並不怎樣感到被蔑視，只想跳下來，走前去，去探索着她笑的究竟。可是他雖這樣想，並沒真跳下來，只望了望花寶玉，而見到她也在笑着蔑視的笑。

『那種女人連我們姑娘都不如；時常吊着一羣一羣的男人。不要臉的，還要笑人家！』相照好了，花寶玉走近有融的身旁，又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罵給他聽。

他不做聲。

『你今晚總好上我那兒去了？』花寶玉凝視着有融問道。

『唔。』

『幾點鐘？』

『唔。』

『問你幾點鐘去，怎麼「唔」！』

『哦，我還有一些事。』

『不去就不去，何苦扯謊！』

『我來是來的，只是怕遲一些——十一點鐘，好吧？』

花寶玉本來也住在葉有融所住的溫泉別墅，才在三四天前搬到了釣魚巷去。搬去了，有融還沒有去過，因為他以為在既想獲得而還沒有獲得碧君的以前，到花寶玉那裏去祇是個無可奈何而聊以自解的辦法。這對他彷彿是個冷嘲。然而他又不信自己竟是這樣。所以他已決定了不達目的便決不再到花寶玉那裏去。現在見她逼得緊，他便這樣含糊地答應了她。可是他一路在想的，是怎樣去看郭碧君。因此他一離了花寶玉們，就跳上了一輛車子，說了揚子通信社的地址。

到了，在他問郭碧君的時候，郭碧君自己顯現了。

『啊！葉，是你嗎！』她驚呼道。

『不錯，Miss郭，是我，』雖然他並沒有想到竟會這樣地無阻，却也並不怎樣驚異於她的直入。

『多romantic呀，你們剛才照的相！』

『是嗎？』

『你怎麼不同她們在一起？』

『她們有她們的事情去了。』

『你呢？』

『我也有我的。』

『你有什麼事呢？』

『就是來看你。』

『得咧，你不是早就想來看我的嗎，怎麼到了今天才來？』

『因為我今天才受到了你的蔑視。』

『受到了我的蔑視？』

『你剛才在公園中不是蔑視地笑着嗎？』

『我笑的嗎？我可自己都沒有覺到呢。』

『好危險呀，那自己也沒有覺到的笑。』

『誰危險：笑者呢，還是被笑者？』

『兩者都是。』

『那末，你來看我，倒不危險了嗎？』

『然而我並沒有說我怕危險。』

『就在這裏怪悶的，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好嗎？』

『人世間不再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我相信。』

他們到了一枝春。關了沿秦淮河的一室，點了菜後，碧君說：

『真的，你怎麼到了今天才來看我？』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早就想來看你呢？』

『我怎能不知道呢，有了你那對洩漏秘密的眼睛？我還知道那天你在同琴川談論我，不是嗎？』

『你真太厲害了。——你同毛很熟吧，』有融聽碧君把『琴川』二字說得太流利了，便故意稱着『毛。』

『至少沒有要稱『毛』那麼生分，』柔軟地笑着。

『碧君！』

『可教的稚子。』

『碧君，在你的面前，我真成了一個「稚子」了，』說時已站在她的椅後，在撫摩着她的頭髮。

『你却有那樣多的姑娘呢，』她朝上了頭說。

『那裏是「我的」。』

『你做的是誰？』

『花寶玉。』

『就只她一個嗎？』

『就只她一個。』

『我們「叫她來？』

『不要了。』

『你怕她？好，我來叫，』站起來到另一張桌上去取了一張局票和一枝筆。

有融也隨着走去取了一張請客票。『就用這個寫吧，』她從碧君那裏取過筆來寫了。

已上了兩個菜，到又上了兩個菜的時候，花寶玉來了。她揭簾看到了郭碧君想退出去，



可是已給葉有融叫住了。

『阿七，這位郭小姐很想見見你，所以她特地要我請了你來，』他說。

花寶玉已坐上了她的椅子，一副杯筷也已添了來，有融便給她斟了一杯酒。

『哦，剛才所見到的幾位中最漂亮的一位，』碧君恭維着。『葉先生說七小姐的「青衣」唱得很好，未知可以領教一個嗎？』

『今天嗓子不好，不能唱了，很是抱歉，』花寶玉無表情地說。

『真可惜，』碧君這樣說了，只是喝酒吃菜，不再說話。

花寶玉坐了一回就站了起來，而彷彿對自己似地說；『我還有幾個局要轉，先走了；請你們兩位多坐一回吧。』走到門前，她又旋回頭來對有融說，『你別忘了剛才的約。』

『什麼約，竟這樣地叮嚀着？』幾乎花寶玉出去的簾子還沒放下，碧君便問道。

『這，她要我明天陪她去看電影。』

『明天？哦，多遙遠呀！』

『碧君，你太可愛了。』

『我真聽厭了那一類的「話」。』

「討厭的碧君，」他把他的椅子退後了一些，拉了碧君來靠着自己而順勢用他的兩手抱在她的胸前。

「怎樣，有融？」她的兩只眼睛更是探問的。

有融的頭低下去輕輕答道：「然而，碧君，「我們」所有的是「今天」。」

## 觀火

梁遇春

獨自坐在火爐旁邊，靜靜地凝視面前瞬息萬變的火焰，細聽爐裏呼呼的聲音，心中是不專注在任何事物上面的，只是癡癡地望着爐火，說是懷一種惆悵的情緒，固然可以，說是感到了所有的希望全已幻滅，因而反現出恬然自安的心境，亦無不可。但是既未曾達到身如稿木，心如死灰的地步，免不了有許多零碎的思想來往心中，那些又都是和「火」有關的，所以把牠們集在「觀火」這個題目底下。

火的確是最可愛的東西。牠是單身漢的最好伴侶。寂寞的小房裏面，什麼東西都是這麼寂靜的，無生氣的，現出呆板板的神氣，惟一有活氣的東西就是這個無聊賴地踱來踱去的自

己。雖然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可是也總覺得有點兒怪難過。這時若使有一爐活火，壁爐也好，站着有如廟裏菩薩的鐵爐也好，紅泥小火爐也好，你就會感到宇宙並不是那麼荒涼了。火焰的萬千形態正好和你心中古怪的想像攜手同舞，倘然你心中是枯乾到生不出什麼黃金幻夢，那麼體態輕盈的火焰可以給你許多暗示，使你自然而然地想入非非。她好像但丁神曲裏的引路神，拉着你的手，帶你去進荒誕的國土。人們只怕不會做夢，光剩下一顆枯燥的心兒，一片片地逐漸剝落。倘然還具有夢想的能力，不管做的是猙獰兇狠的噩夢，還是融融春光甜甜，那麼這些夢好比會化雨的雲兒，遲早總能滋潤你的心田。看書會使你做起夢來，聽你的密友細訴衷曲也會使你做夢，晨曦，雨聲，月光，舞影，枝頭好鳥的囀鳴，波紋，槳聲，山色，暮靄……都能勾起你的輕夢，但是我覺得火是最易點着輕夢的東西。我只要一走到火旁，立刻感到現實世界的重壓一一消失，自己浸在夢的空氣之中了。有許多回我拿着一本心愛的書到火旁慢讀，不一會兒，把書擱在一邊，却不轉睛地儘望着火。那時我覺得心愛的書還不如火這麼可喜。牠是一部活書。對着牠真好像看着一位大作家一字字地寫下他的傑作，我們站在一旁跟着讀去。火是一部無始無終，百讀不厭的書，你那回看到兩個形狀相同的火焰呢！拜倫說：「看到海面不發出讚美詞的人必定是個傻子。」我是個滄海曾經的人，對

( 716 )

於海却總是漠然地，這或者是因為我會暈船的緣故罷！我總不願自認爲傻子。但是我每回看到火，心中常想唱出讚美歌來。若使我們真有個來生，那麼我只願下世能夠做一個波斯人，他們是真真的智者，他們曉得拜火，

記得希臘有一位哲學家——大概是Zeno罷——跳到火山的口裏去，這種死法真是痛快，在希臘神話裏，火神(Hephaestus or Vulcan)是個跛子，他又是一個大藝術家。天上的宮殿同盔甲都是他一手包辦的。當我靠在爐旁時候，我常常期望有一個黑臉的跛子從煙裏衝出，而且我相信這位藝術家是沒有留了長頭髮同打一個大領結的。

在「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的廣告裏，我常碰到一個很奇妙的書名，那是唐南遮(D'Annunzio)的長篇小說「生命的火焰」(The Flame of Life)。唐南遮的著作我一字都未曾讀過，這本書也是從來沒有看過的，可是我極喜歡這個書名。「生命的火焰」這個名字是多麼含有詩意，真是簡潔地說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確是像一朵火焰，來去無踪，無時不是動着，忽然揚焰高飛，忽然銷沉將熄，最後煙消火滅，留下一點殘灰，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來了。我們的生活也該像火焰這樣無拘無束，順着自己的意志狂奔，纔會有生氣，有趣味。我們的精神真該如火焰一般地飄忽莫定，只受裏面的熱力的指揮，衝倒習俗，成見，道德種種

的藩籬，一直恣意幹去，任情飛舞，纔會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否則陰沉沉地，若存若亡地草草一世，也辜負了創世主叫我們投生的一番好意了。我們生活內一切值得寶貴的東西又都可以用火來打比。熱情如沸的戀愛，創造藝術的靈悟，虔誠的信仰，求知的欲望。都可以拿火來做象徵。Heracitus 真是絕等聰明的哲學家，他主張火是宇宙萬物之源。難怪得二千多年後的柏格森諸人對着他仍然是推崇備至。火是這麼可以做人生的象徵的，所以許多民間的傳說都把人的靈魂當做一團火。愛爾蘭人相信一個婦人若使夢見一點火花落在她口裏或者懷中，那麼她一定會懷孕，因為這是小孩的靈魂。希臘神話裏，Promethus 做好了人後，親身到天上去偷些火下來，也是這種的意思。有些詩人心中有滿腔的熱情，靈魂之火太大了，倒把他自己燃燒成灰燼，短命的濟慈就是一個好例子。可惜我們心裏的火都太小了，有時甚至于使我們心靈感到寒戰，怎麼好呢？

我家鄉有一句土諺：「火燒屋好看，難為東家。」火燒屋的確是天下一個奇觀。無數的火舌越樑穿瓦，沿窗衝天地飛翔，弄得滿天通紅了，彷彿地球被擲到鎔爐裏去了，所以沒有人看了心中不會起種奇特的感覺。據說尼羅王因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個大城全燒了，他可說是知道享福的人，比我們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我每次聽到美國那裏的大森林着

( 718 )

火了，燃燒得一兩個月，我就怨自己命壞，沒有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生，不然一定要告個病假，去觀光一下。

許多人沒有烟癮，抽了煙也不覺得什麼特別的舒服，却很喜歡抽煙，違了父母兄弟的勸告，常常抽煙，就是身上只剩一角小洋了，還要拿去買一盒烟抽，他們大概也是因為愛同火接近的緣故罷！最少，我自己是這樣的。所以我愛抽煙斗，因為一斗的火是比紙煙頭一點兒的火有味得多。有時沒有錢買煙，那麼拿一匣的洋火，一根根擦燃，也很可以解這火癮。

離開北方已經快兩年了，在南邊雖然冬天裏也生起火來，但是不像北方那樣一冬沒有熄過地燒着，所以我現在同火也沒有像在北方時那麼親熱了。回想到從前在北平時一塊兒烤火的幾位朋友，不免引起惆悵的心情，這篇文字就算做寄給他們的一封信罷！

十九年元旦試筆。

## 樵歌新跋

林語堂

衣萍先生：

好好的一本供人欣賞吟咏的樵歌，為什麼要做跋，又為什麼偏要叫我這對於詞學全屬

外行的人來做跋呢？却之生恐不恭，待要從命，又不願班門弄斧，況且已有邵西及疑古玄同先生各有三五千言的跋文，把詞韻應行推翻的理由，交代的清清楚楚，再寫下去，豈不成個贅瘤？無已，只得把我讀兩篇跋文後的感想，拉雜寫上，你若不嫌其爲畫蛇添足，就算做跋樵歌跋，而非跋樵歌吧。

邵西先生跋文大旨，彷彿是說凡文體初興，起於民間，都是活躍靈動，等到流入「文人」手中，先就喪盡生氣，咿唔摹倣，再自釐定繩律，加上桎梏，斲傷性靈，詭爲能事，於是而這文體的元氣盡，精髓竭，他種的文體，遂復崛起於民間，取而代之，古來詩賦詞曲的演化，都是如此。雖然文學興衰，體裁迭出，據表現主義的批評家，不僅是這麼一回事，然而世上確有低能之徒，誤認形骸爲體魄，好作詩律韻律，強使詩人騷客就範，入他們的圈籠。中國文學的這種禍階，當然要算沈約（去矜作詞韻，還是玩弄他沈家的古董。）其實詩人騷客，應酬的詞章不算外，若是有感而作，觸動靈機，信手拈來，水到渠成，何曾噴什麼詞，押什麼韻？在項羽唱他的垓下歌，劉邦唱他的大風歌時，他只是表現當日感慨，何曾是做什麼七言詩？騷人墨客，若是有點創作的感興，而不僅是騷人墨客，便要常對於這些格律不敬，湯臨川所謂「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須唱的曲調且如此，餘更可知。

所以高才詩人如太白與樂天，都不能確守沈韻，上當的還是那些限韻題詩的無知士女。就算李白借用陽韻，做一篇『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秋浦歌，陽韻又與『白髮三千丈』之句何涉？唐人以詩取士，頒行成式，這是以功令籠絡文人，文人爲求功名，想顯進，屈就功名，做轅下駒，又與文學何干？至於詞，既爲詩餘，又沒有功令仕進的關係，又是比較接近白話，當然只好隨時代與地域之不同，任其自然，惟以音韻之和諧爲主，不必說學宋本是低能，就是找到有宋『名家』的真作，仍舊要發見之佳通用，物質雜出。我們若丟開場屋時文之名舉業的見地，自然應認無拘束的音韻和諧爲詩詞的本然，而視拘泥守古的韻書爲文學橫受政治勢力干涉的變相。

像朱希真這麼一個跌宕曠逸的詩人，自然要更把詩韻，不肯放在眼內。你想唱着『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的詩人，對於一東二冬，也肯顧到多少嗎？你看他老先生過了『飢蚊餓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夢？』時，還是持那無爲主義，『被我不扇不捉，廓然總是虛空。寺鐘宮角任西東，別弄些兒骨董』，還能管到些不關痛癢非蚊非蚤的，與語言不合的韻脚嗎？所以他說『莫聽古人閒語話，終歸失馬亡羊。自家腸肚自端詳，一齊都打碎，放出大圓光。』大概他對世事



如此，對於作詩功夫，也是如此看法。倘是端詳的音韻和諧，自是暢適，若要古韻與方言音節有抵觸之處，總也不出於『打碎』之之一道。

再說到三系附聲（穿鼻的ng，抵齶的N，閉口的M）的演變，據我看來，何只是有宋以後的一段故事。樵歌時把數韻合併，算不得什麼希奇。M音的在方言中與Nng併合混用，不但「古已有之」而已，簡直是古而又古，上溯三代了；鼻音讀得不正也沒有賽過我孔老夫子。三百篇中，以M與Nng混用的幾篇除了秦風豳風各一篇外，都是大雅西周的詩，至於孔子用韻傳易，一場糊塗，Nng在混，Mng並押，與今日江浙人相上下。屈原也是有名的傲視M音黨徒，朱希真若要援古為證，正是說來話長。我且舉三百篇中ng，M互韻的例：

（秦風） 小戎：以參韻中

又：以音韻膺弓滕輿

又：以駮韻中

（豳風） 七月：以陰韻冲

（大雅） 公劉，以飲韻宗

（大雅） 蕩：以謀韻終

樵歌新跋

(大雅) 大明：以林心韻與

(大雅) 雲漢：以臨韻蟲宮宗躬

(大雅) 魯頌闕宮：以綬韻崩騰別陵弓增寺

(大雅) 商頌般武：以監嚴濫韻遑

這些誰也不能不承認是三百篇中最古的一部分，可見秦幽西周，（今之甘肅）早有不大肯斂唇的方音，不待今人才把『林』先生念爲 *Li's* 式 *Li's* 了。

至於孔老贊易，無奇不有，於艮以心韻躬正終，於比以禽韻中終，於恆以深禽韻中容終，於屯以禽韻窮。又於屯以民韻正，於革以信韻正，於節以成韻民，於觀以賓民韻平。還有更加放誕的例，如乾以元天形成天命貞甯爲韻，於坤以元生天爲韻，於訟以中成正淵爲韻，於大畜以正賢天爲韻。在這些點上的放誕。恐怕連朱希真徐志摩都趕不上孔老先生了。

據我所知，M音在秦隴方音消滅以外，鼻音的轉變，在齊魯陳宋也確有其事，陳宋桓聲讀和（姓韓轉爲姓何），齊人言殷如衣，這大概早已如玄同先生所謂法文音讀法了，也不必俟之將來。在字的通假上，人名地名的互異，也可以決言古時方音不能對於MNng十分謹嚴，如古以曾爲替，以朋爲鳳，戴勝之爲戴賃，仍叔之爲任叔，荏菽之爲戎叔，甘蠅之爲更贏，

垂隴之爲垂斂，濫水之爲隴水，這些都是周秦西漢的音變實據。樵歌的作者，真可以不管這些蚊蚤，不扇不捉，高枕無憂了，只累了我們一些不會作詩的三位骨董同志，來替他扇蚊捉蚤，想起來着實無聊。

弟語堂十八，十月，廿八。

## 隨感錄

### 四，「窮愁的自傳」中的「新興」的色彩

青見

在「蛻變了的」而且要「努力國內新興文學運動」的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二期中，我讀到葉靈鳳先生的長篇創作，窮愁的自傳；雖然因爲只有十一頁，而且「待續」，頗使人悵悵，但是我已經頗爲滿足——夠了！

我們的偉大的時代（似乎）是進展了，跟着時代的進展，在所謂「文壇」者之上也有過一番變動。據這變動的空氣告訴我們：魯迅先生「躲在紹興酒罈子後面」寫的呼喊已經「沒落」了（雖然銷到了據說是「8000」的數目，頗使漂亮的藝術家們眼紅。）「窮愁抑鬱的所謂徘徊歧途的『自我表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文壇是充滿了新鮮（！）的氣息的，處處是「新

興」，「新興」，「新興」！但是，到底，「新興文學運動」的『努力』的成績是什麼呢？——窮愁的自傳，無論如何，「窮」也好，「愁」也好，「自傳」也好，據我想，必然是一篇「新興文學」的作品；因為，偉大的時代猛進不已，決不會再有如阿Q正傳的「過去」的「傳」了，並且，何況這是載在「蛻變了的」而且要「努力國內新興文學運動」的現代小說上的呢？雖然這只是十一頁的一個開端，足以證明我的理想一點也不錯！——那是充滿了新鮮的氣息，「新興」的呀！

空口無憑，舉例為證。為公諸關心「新興文學」的朋友們起見，不惜犧牲了時間與篇幅。

「照着老例，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頁到露台上去大便。」（頁六六）——自然，吶喊的作者已經「沒落」了，那麼吶喊也會遭劫的。雖然『魏日青』窮愁的自傳的主人公，是否就是作者，不必去考證了（先生以「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買來的」本意，或者是要看以下的，終以其不革命，拿來大便了！大便不用手紙，而用吶喊的書頁，「新興」的色彩喲！我想起曾印在「戈壁」中的葉先生的一幅傑作「魯迅先生」來了！在文章中這樣的輕輕的寫上一筆，與畫「魯迅先生」而特別注意「○○○○」，不無同樣的心理吧？——這樣的寫，是表示『魏日青』先生是「新興」的青年呢，是表示吶喊的用途不過如此呢，是表示淺薄的「嫉妬」心呢？啊，我想起來了，這也許是效法於吳稚暉先生把四書五經線

裝書扔到毛廁坑的！

「我的身上果真沒有煖的（？）顏色嗎？我知道我此刻若將身向馬路上一橫，我的內部蘊涵着的『赤色』立刻便會暴露出來的。」（頁七三）——不必再疏說了：惟恐不革命的讀者會疑心到「魏日青」先生只會畫「？」號，於是「果真」，「若將」，「立刻」的說一句，於是「新興」的色彩倍加濃厚了！

「……高聳着的帝國主義豺狼虎豹的領事館，飄揚着向被壓迫階級示威的戰旗，外白渡橋像古代巨獸的遺骸一般的任着無數的蛆虫在牠的骨骼裏爬動，黃浦江中不時傳來浮水獸的吼聲。遠過去是幾家與窮人絕對無份的大百貨商店的屋頂……」（頁七四）——在「領事館」，「戰（國？）旗」，『浮水獸』上，以及同樣的名詞之上，加上一大串飽含 *Propaganda* 的意味的形容詞是「新興」的色彩的表示！

「橋影河光，市聲車跡，這是詩人憧憬都市之美的地方，這不是袋裏只有十二個銅元的我的流連之處。」（頁七五）——這是對的：但是，「魏日青」先生終於「留連」了，於是會說出「橋影河光，市聲車跡」的「詩人」的口吻的話來。穿了西裝在咖啡店中高談「獲得」之類的事，本「古已有之」的啊！

( 725 )

不再抄了。再說一句；窮愁的自傳是「新興文學」的作品！由以上數點就可以充分的證明。在我自己，已經頗為滿足——夠了。

十二月十六日午，津市。

### 五，新的啓示

木 天

兩個禮拜前，廣州某影戲院開映「浮士德」的廣告登出來了。也不知是我沒有眼福抑或哥德底不幸，竟被教育局關懷世道人心的先生們下令禁演了。禁演的理由是：「該片帶有宣傳宗教色彩……」哥德是宗教家嗎？不然他爲什麼花費了畢生的光陰來作這宣傳宗教的勾當？真是『居心叵測』了。若不是教育局先生們的關心，哼！這革命的策源地，早煊染上宗教的色彩吧？

講到這裏，我發現了新的啓示：在廣州——除了熱鬧的大街上，誰家的門牆上沒有敬神的器皿和神像呢？那一處寺廟裏不是往來着善男信女呢？那一處浸會堂的禮拜日不是滿坐着中國式的上帝底兒女呢？明眼的先生們！怎麼又啞口無言呢？

『這是信教自由呀！』法律家這樣說：

啊！這矛盾的調和是人生的真義呀！這是新的啓示！

## 六，古巴的復古運動

刈刺

昨天接得重慶的篤弟一封信，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我們學校（川東聯合師範）本期自××來校後，古風之氣日上；近日更有所謂古文競賽以作復古運動之前驅，出一題爲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義志之於道，高榜之日，竟有八十餘人榮列，我等以「膚淺癢癩」（××評語）之白話爲文，名落深山，自意料中事。更有奇者，當金榜高發之日，在學校高巍森嚴的禮堂之前，懸着帘布大小的朱紅色紙數幅，上書：「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劉，川東道道尹劉川師校校長甘會同攷取×××最優等×名咫尺高昇」繼之以鞭炮之聲，響徹雲際，全校鼎沸；一般青衣校役，奔忙於高中老爺之宅，「道喜！」之聲，不絕於耳。如置身於科舉時代喜氣盈門之高中官兒府邸然……』

這並不是一個奇蹟，在我們貴省——四川。書此不過示吾巴山古色古香，足以誇輝於世也。

十二月江灣。

## 某少女

沉櫻女士著  
實價三角

此書是一個少女寄給她所熱戀着的青年的一束情書描寫少女初戀的心情，恰到了好處，但戀愛是沒有永續的。她在最後的一封信中說：『自從認識了你，我才感到生命的意義；但也因此，此後是將無意義地生活着了。』可見戀愛在少女心中的地位了。

## 孱兒集

朱企霞著  
實價一元二角

作者是不滿於現狀，不滿於一切而希望着新生的，他選集這部作品的用意是一想藉此來凝視一下過去的究竟，來再造新生」。因自認其作品為孱兒。但本書所收的小說，都是作者懷着不肯草率的心情，寫下悲喜的遭遇。文字自關蹊徑，別有一種風格，這在明眼的讀者，自會欣賞的。



# 誦 絲

第五卷，第四二期

Thomas Love Peacock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十——

這位偉大底作家的名字，是在這連續底研究中我所曾提過的最後的了：我對於他們的目  
的，不是主使你們熟識了普通底人物，而是那些不爲一般所知所研究的人物，雖然他們是  
具有偉大底文藝底重要。凡是我已講述過的這些人們，沒有比皮哥克這個名字具有更偉大底  
重要的了。在他的生涯中，在他享受了偉大底普及之後，約有數年，他是被忘却了，或者是  
幾乎被忘却了。現在對於他的文藝底興趣又正在復活；他的作品的新版真正被那最著名底出  
版家們發行出來；並且在英文學中他彷彿是要占有一個永久底古典底地位。他不是一個普通  
底作者：他之比於普通底作者，就如同精選底酒之與普通底席酒。他向着文學裏介紹來一種

( 729 )

Thomas Love Peacock

一

新觀念與新情調；並且他給了我們時代的數百小才人們一些靈感。

關於他的生活有極少底事實是值得一提的；但這些少數是意味深長。他生於一七八五，在早年他變爲詩人雪萊的朋友。其後雪萊曾以金錢幫助他；雪萊死後，關於他們的友誼皮哥克寫了一篇極有趣底文章。雖然，這是頗奇異的，怎能這樣的兩個人總是成爲朋友——因爲皮哥克在他一本名叫「夢魘底寺院」的書裏，會非常地擲揄過雪萊。當然，那全是以假名代替的；但每一個人必定會知道那篇小說中的希斯羅蒲哥羅利是暗指着雪萊——當他既無心棄捨了他的第一個妻而又被領有瑪麗戈德文的慾望所捉捕的那一瞬間，雪萊是這樣地被輕視了。皮哥克把他描寫成爲一個在同時愛着兩個女人而不知怎樣好了的人了。對於皮哥克這是滑稽的；但對於雪萊這是絲毫沒有滑稽味。雖然，雪萊彷彿是沒有被這本書真實地激怒；兩個朋友總沒有吵嘴。

皮哥克仍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便成了政府的公役，並且他生涯的最大部份是消磨在印度官衙裏。政府的公務是允許它的服役者們在家裏從事於文藝工作的便宜——因爲那是需要很短底任務的鐘點而給頗多底報酬。有許多詩人們與作家們因爲這種理由雖曾充任政府的公役。皮哥克的全部作品是在他任職的時候寫了出來的。那只包含着八本小書；但這些東西是

用最精細底方法寫出的，那必是會消耗了很多底時間與苦工。皮哥克到一八六六年才死，——所以他是活到非常老的年紀。

他的作品是被叫爲小說的；但那些作品是與任何人所寫了的任何小說都絕對地不相像；我們所以叫它們爲小說的唯一底理由，便是因爲我們尋不出一個另外的名字可以叫它們了。它們不是那些我們只讀一次而便拋在一旁的小說之類；它們是極端精美一類的理智底奢侈品——那我們可以重覆又重覆地具有歡快與趣味地讀着。它們是最雅緻最和善底一類諷刺文——諷刺社會的軟弱，學問的空虛，青春的愚蠢，頑固的強力。爲想使你們理解它們是具有怎樣底意義，我必要告訴你們其中一兩本書的大體。「海得郎廳房」(Headlong Hall) 是一本好證例。Headlong (輕率莽撞)——關於這個字你們可以猜想出衝動底意味——這個名字用以作爲威爾斯紳士家族的名號，他的最大底愉樂是約請學者們到他的家裏，在他的飯桌上聽他們關於種種不同底定理的討論，這家庭便叫爲「海得郎廳房」。許多客人都聚集在他的房裏，有一個神學博士；有一個科學家；有代表種種不同神學底言論的人們；還有種種主要底職業的代表者們。每天在桌上，他們自然地開始討論一些流行底事件；並且他們無論是討論任何種問題若想不到落於爭辯中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些人們的意見自然是互相反對着。這

( 732 )

本書的趣味是在於這些人們的談話。每一個人只說什麼是真，或者說他確信什麼是真的；可是，每一個人所表示出的意見與其他所表示的意見仍是衝突的。要想把這種混亂整理出一個秩序，是必要具有像赫勃特斯班塞的那種系統底理智。可是這種趣味是教訓底趣味。其中是含有諷刺的；但這是一種極優良底極高尚底紳士的諷刺，他永沒有變成爲惡恨，並且總沒有無原因地傷了任何人的感情。這一類的另一本書是「哥利爾哥蘭支」(Gryll Grange)——次於「海德郎廳房」，我要推薦這本書。「哥利爾哥蘭支」也是一本會話底諷刺，但是放於更小底計畫上。主要底人物是一個牧師，一個偉大底學者，一個具有廣大智識與經驗的人，——他總沒有說過任何無尊嚴底事，任何非慣例底事，任何異教底事。但仍然他所說出來的事情你不會覺得是錯誤的。他總是錯誤的，雖然，以邏輯實例底證明他總是對的。一個人可以叫這本書爲對於邏輯的價值的精美底諷刺，——正如同一個人可以叫「海德郎廳房」爲對於一般哲學的諷刺。「哥利爾哥蘭支」只是寫於一八六零年；因爲皮哥克生活到很老。這本書高於其他有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完全因爲它是那些連續底書籍最後底一本；它是描寫英國生活中一些事情，而那現今是仍然存於其中的。「海德郎廳房」只是稍老樣式的了；——這種英國中級人們的生活自從那本書出世之後已經變了很多了。

除去那些已經提到的書籍之外，皮哥克寫了「夢魔底寺院」，「梅林庫爾」，「馬麗安少女」，「葛爾芬的不幸」，幾卷詩歌。「夢魔寺院」是一本皮哥克諷刺詩人雪萊的弱點的書。另外些卷也全是諷刺文——寫成傳奇或是小說的外形諷刺社會的愚蠢與軟弱。若說皮哥克在英文學中是次於斯威夫特的最偉大底諷刺作家，我覺得這絕不是誇大底話；但是這兩個人一點都不能互相比較。斯威夫特的時代是粗暴的，斯威夫特也是粗暴的；並且他普遍地恨忌人類。皮哥克的時代是我們自己的；是一種高尚底，容忍好性質底，知覺力遠大底時代；並且他是總沒有粗野過，總沒有怒惱過，總沒有不快過；他只是使你向着人們，向着事件大笑，並且不使你厭惡它們地大笑。這些本書使你們想，世界確實有些像這種樣子——充滿了無數種類的矛盾，不合論理，怪誕與虛榮。但是當着這些完全說了出來或是做了出來，你們仍遺留着一種印象，覺得世界是一個極愉快底地方，並且若想避免開所有這些生命的煩擾的最好底方法，便是面向着它們，而且好意地對它們大笑。閱讀皮哥克，在那種一個健康人對於那被假定為煩擾我們最多的事情的態度這一點上，確實是一種道德底訓練。把我們的怒惱，我們的虛榮與我們的狂熱，在它們的本身上多少全像是滑稽的這一點，教給我們，並不使我們喜樂，而是使我們安適的。當於能使你覺到變為惱喪是滑稽的，你便更少惱喪了。當於能使

你看出那最聰明底人們的意見也許是絕望地互相抵觸着，你將對於任何問題，在未加長久底思索之前，在未對於你自己的材幹相當地疑惑之前，要更少下肯定底意見了。假若你們問我，讀斯威夫特好呢，還是讀皮哥克好呢，我應當說，「無論從哪方面着想請讀皮哥克。」在他的書裏，有些諷言着英國習俗與英國社會底偏見的事情——那除去英國人外沒有人能了解很多的——許是很難於理解。但仍然這些諷示是算少數的；並且全部地講，沒有作家，就連斯威夫特也算上，是比皮哥克能用更清楚底英語寫作。就連麥考雷據說都會受了他的影響；並且在這兩個人的文體的透明上是有顯著底相似。在另一方面講，確實，他們是極不同的；因為皮哥克永不是嚴重的；而麥考雷却總是的。但講到文藝底秀麗，很難說哪一個作家是最清楚最精美。因為這些理由，皮哥克的作品已經成爲古典了，雖然這是十分新近底事。皮哥克是一個過於太智慧底作家，不能使大多數的讀者們喜歡他的；並且他不想試驗着成爲一個偉大底小說家。他是那些極少數的作家中的一個，不能「爲讀其中的故事」的；他的作品必須是爲理智底娛樂而讀的，或是根本不讀。並且無疑地，他將要被以後時代的人們重覆地讀着。

與皮哥克的文體的操縱，有一種相聯帶的事實要說明的。他是那些偉大底人們之人，他

們認清了那好底作品永遠是出於辛苦底工作；並且他彷彿所以得到他的文體，是從他的自我修養的特殊底練習。舉一個例來證明，據說沒有人類的力量足以引動他立刻回覆一封方收到的來信。隨着環境的不同，他肯消耗三天，或是一個星期，或是更長久的時間，來答覆一封信；並且大概每一封他所寫了的信，是在未付郵之前要抄寫許多次的。大概，人們將要設想出，像這樣底小心是指明了某種人格底懦弱——懼怕偶然地顯露出自己的不高貴或滑稽——或者是懼怕使自己被那些念於復讎的通信的人們得着利益。但在皮哥克的這種情形下，是沒有這樣含意的。關於這件事他曾極坦白地解釋過；「假若我允許我自己」，他說，「不小心地寫了一封平常信，我一定早晚會不小心地寫出許多頁的書籍來。」並且在事實上，他的作品的全部中，沒有過一句不心底句子。但又像那最好底作品一般地，一點都顯示不出來任何做作。那是一種最難人底文體——因為它念着好像是一個人的談話；絲毫顯示不出苦難。你們只能藉着堅難底文藝底經驗，才能理解這樣文體的真實底價值。

( 735 )

關於皮哥克還有一件事要說。他向着長詩的試驗是無價值的；他的才幹不是在於那一方面。但他是一個短歌的優秀底作者，特別的是滑稽歌與酒歌。你們將要尋到那些是散在他的小說中的。大概，當着寫它們的時候，他把它們想為沒有什麼意思的東西了。但是它們現在

被認為是列於從來所有過的這一類的最好底作品。

## 藍先生的情人們

少仙

我早已注意到他了。在時間即金錢的現在社會裏，他並不像個十分闊綽的少爺；有時洋裝雖然穿着也很齊整，——那是一身新流行的巴黎式而成於中國裁縫手中的古茄色洋裝，褲管很長，包住了鞋後跟。——但這身洋裝似乎專為顯現於一定場所，再不然就是適應於一定天氣。我不敢說記得十分清楚，彷彿除了在春秋佳日街靜無塵的銀座日比谷或三越的樓上，沒有看見他穿過這身洋裝；在落雨或刮風的時候，常看見他擠在神保町一帶破書攤前，或十五錢定食的廉價食堂時，老是那一身像從預科穿起一直到快繳大學院的博士論文的M大學又破又污的黑色制服，帽子像一個北方賣油條的，腦後像早已綻開了。然而引我注意的還在他多閒而喜游蕩。在留學生中如我似的多閒而喜游蕩，我自以為找不到第二個了，然而從只要我一出門就會遇見他的這件事上，可以知道他的時間似乎比我還寬裕。還有他那付像常常缺乏睡眠從未把眼睛揚起過使人疑心他眼睛也許有什麼毛病的灰白面孔，也是使我注意的一點。從種種特徵上，我早已決定：倘遇機會，一定要和他認識一下。雖然我判斷他是中國人的不



過只憑了衣服和神情上一點不可深信的直覺

昨天又落着在東京常常遇到的那種雖不能算大而却沾濡煩人的秋雨。當我擠進校門前那個廉食堂時，——這個食堂非在下雨或不得已的時候我是輕易不光顧的。——裏邊已坐滿了學生和勞動者：鍋碗算賬與喊叫聲，雖然我久經大都會嘈鬧的耳朵，也有點禁不住。所有的人被熱氣罩着，像落在濃霧裏。我正在茫然的覓坐位，那頂油帽牽住我眼睛了，原來他縮在食堂最末鋪而快伸到街心的那個黑角裏。只有他左手邊還空着一把椅，我趁機走了過去。大約他已覺到我的威稜了吧？像怕我壓扁了似的那麼向右邊的牆角擠了一下，把那個空位完全亮出。我暗暗地用日本話說了一聲：

「對不住呀！」就坐下了。可是他仍然未看我一眼。

我想既和他坐在一起，是可以說話了，然而我仍然很忸怩，因為實在不敢斷定他是中國人。在他穿上制服的舉動上看，倒有六分像日本，二分像朝鮮，一分又像台灣；那麼只有十分之一像中國人了。雖然刻在我記憶中的那身古茄色西裝，確實是成於上海裁縫手裏。然而我隨即下了決心：即使失禮於日本人臉前，也一定要問他一個明白的。我的飯還沒有端來，他那十錢一碗的蕎麥已吃光了，一面抽煙，一面用牙籤挑着牙；雖然那十錢的蕎麥中並買不

( 738 )

到可以塞牙的珍品。可是他是那樣津津有味地挑剔着。我禁不住心裏暗笑，更促起向他談話的決心了。趁他把頭抬起來，我就不好意思的問：

「你貴姓？」

他聽到我的話，似乎吃了一驚，原來我那麼注意他，他竟沒有覺到，這時他纔從那陸克式的大眼鏡中，看了我一眼，可是他的眼睛並沒有毛病，只是疲滯點罷了。

「敝姓藍；紅黃藍白黑的藍。——您貴姓呢？」他雖然遲疑了一刻纔這樣說，可是我跳着的心這纔安定了。而且是一口清脆流麗的北京話，更使我靈魂像飛起似的那麼輕快。

「敝姓梁；梁雪。梁啓超的梁，雪就是雨露霜雪的雪。——您台甫呢？」我禁不住似的說了這麼一大串。

「田石。」他大約爲節約語言起見，用食指沾了面前的冷茶，寫了田石兩個大字。隨後接着問：

「府上？」

「S省。您呢？北平吧？」

他見我三分是問，七分帶猜的論到了籍貫，忽然停頓了，抽了一口煙，纔說下去。

「說起來我大約要算您的大同鄉了。可是我只在S省住過三個月。據我父親說：我是生在S省D縣的。我父親原籍是K省，生我的那個母親是R省，現在的母親又是M省了。然而不管是生我的S省，或父母親的原籍，我統統沒到過；所以我決不定要算那省人。我最怕的是別人問我籍貫，一問到我就不得不順口扯謊了。不過我學校報着是北京籍。這固然因為我向住在北京；而大半的原因，還由於東渡的那一年北京政府還沒有倒；寫作北京比較有許多便利。可是現在我又想改了，政府不是已經南遷了嗎？而且我確不是北京人，北京除了旗人是沒有土著的。」

他這樣滔滔得使我吃驚了！初次見面，就把自己的半屬祕密向人宣佈的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又疑心他有神經病。但在外人前好像他又從未失過禮。

「你老兄到日本還不久吧？」他忽然親親切切的問。

「是的，也不過纔一年多。」

「也在M大學？」

「對了。」

「我好像在學校沒有見過你？」

「是呀！除了在電車或街上，我也好像沒見過你呀。」說罷，我們相對笑了。  
「不錯，我上課的時間很少。」他說罷像是沉思起來了，我的飯也恰好送來，把筷子折開剛預備去吃，他忽然說：

「你想我能把光陰消磨在那種使人頭脹的講堂上嗎？」他像等我給他解釋似的仰着臉，我急於要吃飯，於是順口應承他：

「對了！我們全一樣。與其去聽M博士的天皇論，實在不如看電影館前的照片。」  
大約是我的話打中了他的心，他是完全顯得樂觀了。並且對我也益行親切，於是更進一步的來表示他的好意：

「能不能到我家裏坐坐呢？我就住在附近。」

我說：「可以，請你稍待等我吃了飯。」

吃罷飯，我們一同走出食堂，穿過電車路，但他忽然變了卦：

「我們散散步好不好？剛才吃了飯。」

我口中雖答應說「好」！心裏在抱怨他失信。況十錢的蕎麥，恐怕早被那杯冷茶化盡了，還怕停在胃裏？居然要效法闊人們散步。

我們並排走在便道上，他只披着一件聊可以當襖外衣穿的土黃破雨衣。頭上的雨又落大了，他把頭斜遮在我雨傘下。

沿着S町右邊便道走，等不到上了××坂G神社的大鳥居——就是在神廟前用三支鐵柱擰起像一個裸門框似的牌樓般的東西，漢字寫作「大鳥居」。譯爲日語則讀如「窩——突利」——就望見了。灰淋中愈顯得赤條條的。我們上到用碎石攤成的廣闊的××坡上，這新識者的話匣子開開了。但爲保持我們間談話的秩序起見，得先理出個頭緒來。開始時他是這樣問，我是那樣答的。

「住在東京不覺得悶嗎？」

「初到時很悶，現在好得多了，然而總覺得不如住在國內舒服。」

「一樣的，你再住上一年保管你再不想國內了。只要把日本話練習好，大東京的好處你終能領略到。我初到時也和你一樣。——你常常到外面玩吧？」

「對了，我們不是常在日比谷一帶遇見嗎？」

「不錯，你一說我想起來了。怪不得我好像見過你。不過沒有留心瞅，還以爲你是個日本入呢。你剛來一年把老大國民的那種習氣脫盡了。從外表上看，簡直認不清你是中國人。」

不錯，不錯！我常到那一帶玩。」他說罷又像沉思起來。這彷彿成了他的習慣，往往經怎麼一沉思，他竟會前言不照後語的又談到別處。

「東京雖然舒服，然而怕的是沒有錢。」

「不只東京，國內還不一樣嗎？」我補充他的話。

「國內究竟好得多，就以北京的公寓說吧；你沒有錢時還可以欠賬。即使被掌櫃趕出，丟的只是個人的體面。在東京可就不然了。現錢交易，誰也不准賴誰，有一天的錢纔能住一天，沒有嗎？馬上滾！而且常常擔心着『支那人是毫不講信用的』這句話。倘使一個人有點好處給他們，他們只把這好處當作一個人的例外看；倘有半點壞處被他們發覺，那就連累到支那人這三個字了。這所謂弱國劣點的國際化，和強國優點的國際化是一樣的。支那人全是土匪，乞丐；也和西洋人全是博士，富豪，一樣。這就是所謂他國人的輿論。」

我的同伴像把我當作了外國人似的那麼冷笑着，使得我爽然了。然而忽然自行推翻了他的話：

「這也難怪，看看國內報紙，也真使人說不出話來！」

我聽他這麼說，知道不至再把我當作敵人看待了，於是鬆了一口氣。

「不過東京也有牠好的地方。」他又把談鋒轉換了，我靜聽他的妙論。

「就以上大學說吧，大學決不是專爲擦雪花膏抹斯坦康的小姐少爺們設的。你看那個大學裏學生不是破破爛爛呢？一身制服儘可冬夏常穿的一直穿到畢業了。這樣不但沒人笑你的破爛，有些女學生是專向破爛的制服上垂青的。所以有些矯揉造作者把新買來的黃星似的鈕扣向火上燒成一塊銹鐵；用帽子彈掉梳，以制服當地氈，更是等閒了。這樣你可以知道雪花膏和斯坦康的價值是多麼大。什麼美呵愛呵還不建築在社會組織和經濟條件上？」

我疑心他在暗譏刺我，因爲從我倆並立的色彩上，我實在要算雪花膏斯坦康之類的人物了。而他的制服偏巧又那麼破，於是我就明白的報復他：

「你穿這樣破制服是不是仿效他們呢？」然而從我同伴無心的言語上，知道剛才完全是誤會。他是這樣說的：

「說成仿效也未嘗不可；可是我實在也沒錢買新的。我並不以仿效爲不好，然而也不一定非仿效不可。穿新衣，吃美食，愛漂亮女人，我覺得是人類自然慾望，假如能夠得到，我是喜歡這些的。」說到這裏，他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瞟了我一眼！

「你老兄一定是個『金持』了！——日語資本家之意。——」說出這麼一句話。

「說不到什麼『金持』，不過我有固定的收入，每月用上百把元是用不着煩心的。」我依實的告訴了他。

「啊！在學生時代一月用百把元，那已算『金持』了！」我的同伴不禁贊嘆起來，並且接下去！

「在我每月是不能超過四十元的。怪不得你說常常遇到我；我雖每月只有四十元，然而生活是和你老兄似的少爺們一樣閒散的。因為我研究的是經濟，所以四十元支配得很得當，我勸你假如能把那百把元如我這四十元似的那麼支配。足能當二百元用。一個人一月用二百元，那已是首相階級的生活了。你看濱口每月薪俸不是纔一千二嗎？日本人生殖力是最旺不過的，我們只算他有兩個兒女和一個老婆，那麼連僕人算上一月也不過一千二。況他必不只兩個兒女，然而那已算天皇以下第一等人物的生活了。我不妨拿我這四十元來給你作個榜樣：我住的是四疊半，每月房代十元，飯賬每天平均四毛，加上車錢一毛四，是五毛四；連澡錢算上也不過五毛九。然而一禮拜有二次澡已儘夠乾淨了，不過倘把淡芭菰加進也差不多。每天就以六毛平均吧，那麼是三六一十八，加上房代是二十八。衣服可以自己洗，書我是輕易不買的；與其買書看不如上講堂經濟。況近來新出版的書簡直不如報紙了。這樣說



來餘下的尚有十二元，儘夠填補點衣服。而且看電影，跑咖啡館的錢也有了。不瞞你說，那些下女們常以金持看待我呢！——那麼你這百把元是怎麼用去呢？」我正正聽着出神，他忽然發問了，使得我即時答不出話來。

我所有的錢實在想不起是怎樣消費去。只覺得有時皮包塞得很滿，有時又很空虛，彷彿那塞滿的皮包忽然被人竊去似的，然而我知道從未失過盜。可是有時竟爲了一元新聞費也向那些不大好開口的朋友們借。

「我用錢並沒有記算過。當然我生活要比你豐富些，只就房子說吧，我一個人佔了八疊席，房代是二十塊。新聞，瓦斯，特用電燈，洗衣服，紅茶，角糖，郵票……每一項每月不能減下一元的。而且三天刷一次鞋，五天理一個髮，一天入一回浴；其餘買書，縫衣，填購各種陳列品出各種交際費，……只這些固定的用項，已計算不清了。橫豎百把元只有上月的虧空移在下月償補，沒有上月的贏餘留到下月費用的。」

我的同伴聽我說罷，又羨慕又嘆息的蹀起腳來，至把街上的潑水濺污我衣褲。

「糟糕！你這些錢可算白費了。我問你化了這麼多的錢，可買到什麼快樂呢？」

「沒有。」我說，「不但沒有快樂，反像引起許多煩悶似的。」

「是呀！你這是拿金錢出氣。你知道你煩悶的根源嗎？」

「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平日只有時非常煩悶罷了。在煩悶時固然無暇去推求根源，煩悶過後又忘却去推求根源了。

「告你說，那是缺乏女性的緣故！」他說罷把眼睛瞪住我，好像靜等我辯駁似的，果然，我不服氣的說：

「我並不希求女性，沒有女性我過得很舒服。我不習慣和女性住在一塊，有了她們只令我羞愧與虛慌。」

「噢，真的嗎？這倒特別！請問你爲什麼要羞愧與虛慌呢？」

這可把我問住了。這羞愧與虛慌的心理作用，也如對於每月費用似的沒有追究過。所以卽時答不出，底下是他說的：

「你想假如你八疊房間中有一個心愛而漂亮的女性陪你住，該是如何一種滋味？據你剛才所說你房間的花美暖適，我想像也可得到了。然而你豈是專門娛樂自己纔那麼佈置嗎？既是那麼，你待在房間裏好了，何必老在外面游蕩呢？」

經他怎麼一說，我纔知道一向煩悶的緣由了。雖然我輕易像拍污穢了自己嘴唇似的那麼

怕談到女性，而用什麼藝術呵宗教呵來克制我的性慾，然而一想到今晚又將回到那雖然華美而空無所有的房間中，不禁墮進一種空虛的懊惱中。

我的同伴見我不說話，只是低着頭走，大約是來安慰我的寂寞吧，又把話轉了方向。

「你老兄大約也喜好文藝吧？」

「是的。」我說：「生在這樣時代，除了用文藝來幻樂一刻心靈，不將枯死嗎？然而只不過喜歡而已，讓我創作是辦不到的」。

我的同伴又講開文藝了：

「據我想你也不會創作出什麼來。你的生活從外表上看似乎很優閒，適於文藝；但你內生活一定是空虛的。近世文藝離不開都市，而都市文明除開女性又別無所有了。儘管你西裝穿得怎樣漂亮，房間佈置得怎樣華美，書籍買得怎樣豐富；然這些東西除了作為引誘女性的間接手段外，又有什麼用處？而你又偏只缺少女性。女性是生命的火種，沒有火種生命絕不能燃燒，你幾曾見過絢綵的花園生在過乾枯的沙泊上呢？」

我對於這個女性一元論者沒有可以非難的話，只在心裏思量着罷了。

「我若有你那種物質的環境，作個文藝家是綽綽有餘了。」他又這樣喃喃着。

我們只管走，眼前已不曉得到了什麼地方，街市很爲生疏，好像我並沒有到過這裏。

「老怎麼向前走不覺得累嗎？倘若迷了路呢？」我想返回去，所以這樣說。

「大丈夫！——日語不要緊的意思。——這一帶我也常來。這兒是赤坂見附。東京市內十五區。除了深川和本所那些勞働區我不常到，其餘幾區恐怕生長在市內的老東京也沒有我熟習。將來如果回不了國，我預備給汽車行裏當運轉手。聽說有些畢業生回了國連東京共有幾區都不知道，然而倒每天在雜誌上發表他們什麼日本政黨之研究呵，日本帝國之將來呵了！這麼一發表就會變作新進的小名流了。——閒話少談，我們可以再向前走幾步。這兒離神保町坐電車不到十分鐘，步行也到不了半點鐘。我是不拘晴雨常到這一帶散步的。尤其是在傍晚時候，你可以盡情的賞覽西天的赤霞。你看這一帶馬路是多麼光滑油亮呵！我最喜歡的是坐上汽車溜在這樣馬路上，然而我也是喜歡這樣走走的。散步的事情也變作近代都市人一種權利了，將來你看吧，散步會同日光空氣等一樣規定在憲法裏。就是『人民有自由散步吸收日光空氣之權利。』就以我說吧，現在幾乎就需要着這種法律。我從小是從乳娘的藤椅移上了北京的洋車，又從洋車移到東京電車上的。這兩條腿除了在散步時用幾乎要忘却牠的責任了；也和久養在人家裏的家鴨失去了飛翔能力一樣。——」他說着停頓了一下，嗽着

我問？

「你老兄大約已疲倦了吧？」

我點了一點頭；他又說：

「好，我們可以到路傍那家小喫茶店坐坐，但可惜今天的預算沒有把這杯咖啡錢列入。」

我見他小器得這樣可笑，幾乎笑出聲來，說：

「我請你放心吧，這個東道我可以作。」

「不，你想我能白擾你嗎？這是外國，不比在北京呵！——但不要緊，我明天可以儉省出。」

於是我們相隨着走進路傍那家小而冷落的喫茶店了。

我們剛一坐下，就有個塗滿脂粉的足有三十歲的下女走過來。古髻高扎，臭油四散，令我不敢仰視。只這一點，盡夠說明這小茶館冷落的原因了。然而我的同伴毫不覺得厭煩的舒散散的坐下，要了兩杯咖啡。

「我很羨慕你，」他等着咖啡送到後，一面以小白洋錫匙調碗裏的糖和乳，一面這麼

說：「假如我有你那樣環境，我就毫不抱憾的可以生活在這都市中了。一月四十元有時也真感覺不足；就以今天說吧，我們雖是初次會面的朋友，假如有錢我不常喝盃皮酒嗎？然而僅能喝一盃咖啡，並且明天必須儉省出這筆交際費！不這樣我預算就不能成立了。」

「你府上難道不能多給你寄幾元嗎？」我見他說得這樣可憐，雖然明知犯了偵察的嫌疑，也不惜這樣問。但他並不顯得奇怪，略一思索就說了。

「是的，你老兄還不明白我的身世，我不妨作爲談話的資料來告訴你。」他說着從制服袋中拈出一盒最廉價的紙煙來，抽出一支，趕緊又裝回去，想怕我強奪了似的。其實那種煙即使讓我也要拒絕的。他抽着了煙，說：

「我父親是個以官爲業的人，從前清作起一直到最近纔被人革掉，據他說在前清作過什麼候補道。至於補上過沒有我也不大清楚。在清朝末年到貴省D縣作了一任縣知事；我就是於那時出生的。他青年時代官運是否亨通，我也不大明白，可是從我有記憶以來，家就移到北京，而且是很窮了。我雖不知是真窮還是裝窮，——有些下人說我父母是故意裝窮的——但父親常常爲着錢上發愁，這是實在的。那時他在X部裏作什麼僉事，可是這僉事好像是陪錢幹的；薪水領不到，還得應酬上司和同僚；一桌酒席就是幾十塊；——自然，我父親也常

常去吃別人的。——到我上中學生代，北京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餘下的是一個黯淡的黃昏，而我家也隨着這個黃昏沉下去，內面雖益形支絀，可是門面仍舊是那麽大；內裏是兩個丫頭和一個老媽子侍奉着繼母和姐妹們，外面是門房，拉車的，和專管招待賓客的聽差。這樣一來，恐怕父親的全部薪金也不夠開下人的工資，而母親和姐妹們是菜壞了就敲桌子，衣舊了就跳地板；毫不容情的向父親逼索，那無足怪，太太小姐們！至於我雖也被人跟着喊少爺，可是心裏早已被少爺的美名散滿蒺藜了。我看着父親發愁的臉，心裏着實不忍，然而無法呀，連我也是逼着父親討學費的一個！到後來父親家長的威權不但不能行於閫內，連那些聽差的老媽子也指使不動了。有一次父親一個同事到我家裏來，父親在客廳裏喊了好幾遍：『倒茶來！拿茶來！』然而沒有一個人理。最後父親發怒了，把專管客廳的叫了來，預備訓教幾句。父親剛說出一句『你爲什麼不拿茶來！』你猜他怎麼說？『那裏有茶呢？茶被太太收起；不拿出來，叫我們聽差的拿錢買嗎？』他是含着譏嘲與怨毒向父親揚着臉說的。而且當着不大常來的貴客面！我清清楚楚的記得，父親直挺挺的倒在椅子上，好半天沒說上一句話來。那位貴客看着難爲情，終於沒有喝茶就走了。這天的事給了我永難磨滅的印象。聽差的話也是實情，家裏越窮，不但各個人的東西，就是公家的東西也越變成寶貴了！尤其是母

親，恨不能把全般家產抱在自己懷裏，好像這個家馬上就要被天火燒盡或洪水衝去似的。從父親每月手裏支出來的公家用度，母親都中飽去了，以致鬧到來了客連茶都送不出來。客廳的地板沒人擦，棹椅沒有人彈，像一座不見香火的山神廟。最後窮到連父親上衙門的包月車上的乾電也沒有錢買，不得不換上石油燈，和那些野鷄洋車一樣。父親被姐姐逼着要交際費，化粧費；被母親逼着要嘮叨費，垂着頭像個泥人。有時我從學校回來，聽差的門房看見連坐都不起了，飯是沒人招顧，只得自己跑到廚房裏弄一碗冷飯吃，還不得不看那些奴才們白眼。家庭間像初出了喪似的那麼冷落悲慘。我看這樣鬧下去，父親一定要被她們逼死，骨肉要從此散夥了，所以建議父親對家庭加一番整理；把一切下人解雇，包車賣掉，不急要的衣服傢具全行賣去；然後找一處小房子，暫行住下。姐姐等可以不必再去找那些穿洋裝的少爺們，父親也不必再上那個陪錢的衙門，我呢，可以找一點相當工作；或去下工廠，或到商店裏去給人作夥計，當我把這一番話說出後，父親的嘴巴抽了幾下，也不知觸動他什麼宿痛，不禁痛哭失聲了，我也不禁倒在父親懷裏哭。然而我的計劃被父親拒絕了。他說：我們的悲運終不是我一個人所能挽回的，並且說這是上天所給他的報應。我知道父親所以哭的在這一點。『你是清白的，然而要來負担你父親的罪惡；我被虛榮所引誘，而且不聽你母親的



話，——是你真正的母親，不是現在這個母老虎；以至把你送到地獄裏去了。然而我在世一日，還要替你們擔擋一日！現在是到了破釜沉舟的最後了，還得拚命的來賭一下；我已給你設法到教育部請求留學證，假如成功了，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大約不出一年即可補上官費。只要你爭氣，事在人爲，也許能把你父親一生的罪孽洗盡，家中這一個担子要我拚掉這條老命把牠担起。……」就在那一年暑假，我就來到東京，第二年即考入M大學，不久就補上官費了。初上來很努力，而且很樂觀。前途真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不但那個破碎的家庭，好像破碎的祖國只要經我一整理，馬上會好起似的，我研究的是社會科學，有時也看點自然科學或文藝之類的書。知識慾非常興發，恨不能把全有的知識都得到，一天除了吃飯睡覺外，眼睛從未和書離過。讀書與化錢，適成反比例，所以每月七十元的官費是無論如何用不去的。從那時起我每月就節省出三十元寄回家去，暫且延長一下我父親的壽命，同時還可以滿足我的孝心。」他說到這裏不說了，我很願意他再接續下去。因爲他的故事引我到一種非常黯淡然而又非常有力的興奮境地，彷彿使我看見已離開數年而正在沒落的北京全體。並且他故事中的少年主人是一個充滿了希望而具有光明強感的奮鬥在艱苦中的戰士，絕不是游蕩在日比谷一帶及現在我面前這樣一個乏神的人物。我想解決心中的迷惑，必須使他再說下去，

于是我想法來刺激他的談興了。

「我想你老兄一定很能奮鬥了，在這舉世頹唐的時代，真正是難得的人物！」

「不，」果然他上了我的當，來反駁我的話：「從補上官費起直到去年，我生活上纔起了很大的變化。」

他大約預備再說下去，拿起久已不見熱氣的冷咖啡去潤喉嚨，不想喝得太猛了，忽然噲咳起來。噲咳了好久，才用手巾抹去嘴邊涕唾，慢慢的說下去。

「初來那幾年，一則因為剛從患難中走出，二則是被日本學生所同化了，就是相信學問這種東西不但可以解決自身貧苦，並可以解決社會糾紛，和被我們革命青年罵為馬鹿——日語糊塗呆子的意思。——腦經的那些日本學生一樣。直到去年回南走了一趟，我的迷夢纔醒過來。原來祖國是不需要什麼學問的。學問成了這個時代的障礙物。以前被我常常唾罵的那些狗似的隨在士官學生屁股後或繞轉在大會講台上的小東西們，現在都變作大要人次要人或小要人了。那些人我知道他們除了和士官學生拉皮條，或立在會場中散雪花膏的香氣外，是從未扶過學校講台的。我以前那些志願，只變作呆子的想頭。既不懂什麼革命，又不懂什麼主義，怎麼爬得上現代的舞台呢？這且不說，我同時又感覺到以前的生命太耗費，人生不是

只有一個青春嗎？然而我的青春都消耗在呆子的呆念頭上了！藉了一個同學的光，從上海到南京時，是坐着所謂資產階級的頭等客車，大約的確是頭等吧，雖然從外表上看還不如國外專載那些第三四階級的省線電車，可是車中胖太太貴軍官或什麼海上文豪電影明星之類的人物似乎的確不少。然而就在革命家所視爲的豪華中，國產的東西出現了：幾年未見的南京虫一抹就是一把血！這才真正是南京虫呢！我那十塊錢一月的小貧民窟中也從未發現過。不是正向着南京去嗎！這樣一來，我才知道中國所鬧的革命，原來和印度的甘地主義是差不多的。甘地不設法來變更他們種族的混蛋思想，反坐在牢獄裏絕食，用絕食的方法來威嚇帝國主義的炮彈，不是東方人，絕對想不出這樣懶方法、中國的激烈青年，又何嘗不是呢？他們可以厭惡帝國主義的，不在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是在帝國主義的洋樓汽車有點礙眼，就是，看不慣！所以他們要打倒，好同混在豬狗羣裏來嘗受一切日然的恩惠。自然作打倒的工作是很容易的，又不用絞腦汁，費神經，只要把洋樓拆去大家就可與世無爭的睡長覺了。那些每天在想殺人念頭費許多呆氣力而只用以來作競爭工具的帝國主義者，不是當打倒的魔鬼嗎？這也不說，到了南京後住在一家旅館裏，天氣熱，南京虫多，固然使人睡不着；而閃開一指多寬的板壁後邊的活劇，更令人爬抓不安了。後來我才想到原來旅館老板不糊板壁是藉

( 756 )

此號招生意的，那些家鷄與野鴛鴦們所以要那麼大胆狂蕩的，也是藉此向孤獨者示威！你想我是個二十多歲從未接近過女性的青年，怎禁得他們摧殘呢？我從小本來就生在那樣一個淫亂的家庭裏血管裏，充滿了頹廢的毒素，仗着一點點外界刺激，才勉強安靜了那麼幾年；這一來把我固有的毒素酵酸了！開始追悔起以往孤僧似的青春來。而所謂『志願』這一點東西，也被革命洪流給刷洗了個罄盡。從南京歸來後，我就喜歡這樣游蕩了。但物質上不允許我作過奢的舉動，三十元每月仍得往回寄，——我的父親現在變作我的宗教了！——而除去衣食住的四十元，連請她們看一次電影的餘裕都沒有！我多少受過些機械法則洗禮的頭腦又不允許我作逸出經濟範圍以外的舉動。我不是什麼詩人，所以一切享樂也仍舊屈服在經濟條件下。」他說到這裏，忽然又行停止，恰好像和愛人正兜着圈的飛馳汽車忽然破了輪似的那麼令人掃興。

「後來呢？」我催促他。

「但是實告訴你說吧，」他像並未聽見我的催促，仍然用那坦然而疲倦的聲調說。「就在去年這個時候，我開始了一種很經濟而且毫不吃力的享樂，與我這樣環境是很相宜的。

×××町向×通的轉灣處，不是有個小百貨店嗎？」

我思索了一下，忽然想起來了。

「是的，好像有個。不是門面的玻璃窗中常擺着許多鮮花嗎？」

「對了，就是那個小百貨店。在擺滿鮮花的玻璃窗左邊，有一個專賣淡芭菘的小窗洞，你總該看見過吧？」

這使我疑惑了，那個小百貨店雖是我下電車向學校去的終點和起點，但因為內中買的大半係女人和孩子們所用的東西，我從未留心過；雖然那些鮮豔的花束也常牽引過我視線，然而除花束以外我好像並沒有觀賞過別的東西。也許觀賞過而因為不注意所以過後就忘了吧？他所說的那個買淡芭菘的小窗洞，我可從未見過。只得依實的說：

「我好像並未看見過有什麼窗洞。」

「有！」他堅決的說：「那因為你沒有注意過。因為很小而且很暗，所以一般人很難注意的。可是在這小而暗的窗洞中，隱藏着在東京市上很難遇到的一隻綠色小鳥兒。我敢說：在東京我的資格已不算淺，日本女人又是全不含糊擺在外面；然而像那樣俊俏的小鳥兒，的確還沒有遇見過，她常穿着一件葱綠色的商店外衣，和三越那些鳥兒差不多。年紀總不會過二十吧？依我看假如有徵求標準的美女牌的商標這些事，捨她莫屬了。那是富於東洋柔美而

( 758 )

不失於病態的纖巧女性。自從去年發現了她，我纔開始抽起淡芭菘來，照例是兩天一盒，不到她那兒我不買。」

他說到淡芭菘，大約是拘動了烟癮，從衣袋中又掏出那一個綠盒來，抽出一支趕忙又裝進去，像唯恐人搶了似的。他吸着了淡芭菘才接續的說下去。

「我老到她那兒買，總該有點認識吧？然而老是那個樣兒：錢送過去，煙遞出來；然後是一聲『謝謝』？既不見親熱，當然也就無所謂冷淡。一年如一日，從未變過樣。雖然有時謝謝的聲音說得很低沉，可也不能遽認爲是受了什麼感情的壓抑。但這樣與我恰好，你想我一月四十元的生活費一毫沒有增加過，當然所買到的也不能超過這些兒了。」

那個三分磕睡七分討厭的老下女，眉目間愈顯得陰沉而厭倦了。我們操着滿口支那話，大約是她厭倦的唯一原因，不僅僅在兩盃咖啡喝了將到一點鐘這些事上。所以我給我同伴商議各人再添一盃咖啡，以彌補這人類間的淤塞和缺陷。然而我同伴不禁瞪着眼奇怪起來了：

「你真的有咖啡癮？」

「不，我們坐得太久了，怕她討厭。」

「那沒有辦法呀！她又沒有規定一盃咖啡只許坐多少時候。在外國是遵守法律高出于遵

守道德的。假如她厭倦，其責任我們不當負。這不仍然是經濟條件嗎？——他又搬出法律和經濟了，我只好默然。

「你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嗎？」他忽然神密的笑着，這樣問。

「誰！？」我禁不得發瞪了。

「那個賣淡芭菰的。」

啊，原來他仍舊誇着她。我只得噓了一口氣，說：

「我怎麼會知道呢？」

「她住在小石川×町——。三番；在一個小巷底。房子並不好，中下等的樣子」。

「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並不難，只要瞅准她下值的時間，跟上電車就得了。我必須清楚了她的環境，因為我早已生活在她靈魂中。她大約還沒有出過嫁？雖然常看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從她家裏走出，然而我猜想那當是她的哥哥，再不然就是親朋。因為像她似的姣嫩女子，決不會和那樣一個粗壯的鬍子配在一塊的。還有一個老太太，一定是她母親了。抱憾的是直到現在我還不知她姓什麼，叫什麼。雖然她門牌是寫着田村男雄四個大字，然而那不是她的名字是顯然的

了。也許她姓田村吧？但我常常呼她爲美子。有一次當我送她回家時，幾乎鬧出風波來。每天她下值的時間是午後六點，可是這一次特別晚，大約已有九點了吧？從她手中端着那個細花包袱忽然膨大起來，可以知道她下值後一定繞到別處去買了些東西。那個小巷在白天也顯得很暗很靜，一到夜間是更黑更靜了。況她手中又端着那樣一個大包袱！所以當我跟着她剛轉入小巷，她忽然回頭看了我一下，把脚步放緊，蹣跚蹣跚，小跑兒似的跑回去了！門響得很利害，顯然她是受了驚。雖然我在後邊暗暗的說：「請你不要怕，我是特來保護您的！」她大約沒聽見。沒聽還好，假如聽見，是更足以惹起她疑心的。聽說盜匪們當搶人東西之前，照例要說幾聲好聽話。上之如要人們之高談主義，下之如土匪們之「請財神」，這些雖是中國江湖話，然而也未嘗不能應用到國外。她經過這一次虛驚後，像唯恐見到我了。這也難怪，我的舉動不是像瘋子，就像每天出現于新聞紙上社會欄中的記事，我很知道。然而我所追求的也無非是這些，戀愛還能離經濟條件嗎？」

他拿起冷咖啡來潤了一下喉嚨，陸克式的銀鏡略整了一下，又神密的笑開了。他這種笑並不是對着我，而是向他心笑的。我像被他催眠了似的看着他。

「這是一個；還有一個叫君子；細高條兒，只要看她那細長的手指，就可斷定她是一位



不動手的小姐了。日本女性像這樣富于梅蘭芳黛玉葬花的病態美的還少見。全身被絲綢包起。一種高貴的氣氛決不在美子前所感覺的寒酸一樣。我們是在三越五層樓上展覽會中見的面。那是個幸福的傍晚，她繞着我，我轉着她的一幅一幅看那陳滿了四壁五彩斑斕的日本畫。她大約疑心我深懂藝術吧？恰好我的頭髮已到了將理而還未理的蓬鬆程度，我又裝着深懂的臉，一幅一幅毫不放鬆的都要加以推敲；遠望，近查，搖頭，幌腦；好像對着畫說話。其實我那裏懂什麼藝術！四十元一月那裏去買這些賞鑑知識？不過在消受那儻來的豔福罷了。若不是和她糾纏着，我也早和那些走馬看花的賞鑑家一同出去了。我們足足糾纏夠一點鐘。在那時我才覺悟到有錢的人所以要費那麼大的價來買這些不能當麵包的玩藝兒來的緣故。是的，那些圖書展覽會，倘不開在三越的樓上，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我對於每一個女性，喜歡用一種加減乘除的綜合方法來歸束美的最後一點。她的最美的一點要算那窩烏雲了。固然她的髮式也出不了東京最近流行的牡丹式，然而好像于任何牡丹幹兒頭上都沒有見過這樣美的頭髮。若說像天空烏雲固然有點飄渺，若說像畫工描成又覺過于呆板了。讓我看看倒像蓬鬆在淡月下的一叢花影，雖然淡月下的花影該是什麼形狀，而且該像那一種花影，我也從未考查過。那不過是屬於一種靈感的直覺罷了。當我立在她身前時，全身血液都像流到

後臂，待她立在我面前時，又覺到血液充滿臉面與心窩了。我是常常在被我喜歡的女人前來分析我自己感覺的，因為這也可以幫助我來了解經濟學上所謂「價值」的原理。我無目的地被她從展覽會中攝到了屋頂花園，又從屋頂花園攝到最下層的水果食物攤兒上。原來繞在心愛的女性前，不但展覽會會那樣神奇，就是素常所不注意的那些梨，葡萄，花紅，海苔，乾魚，……也會那麼鮮豔的清香的使人心醉了。我很想咬一下牙關買一匣標作紅玉的鮮而美的林檎，然而想到這是破戒的行爲，心又萎縮下了。我們直轉到遊人散盡店門將關的時候才出來。她一走出就跨上靜候在店門前的一部汽車，隔着玻璃瞟了我一眼，似乎想叫我隨着她走；然而那汽車虎吼了一聲，向着東京驛方面馳去了，我只呆望着蕩起的塵雲。雖然靜候的汽車還很多，然而我和君子的戀愛就怎麼告別了。

「你怎麼知道她叫君子呢！」

「當然也是我命給她的。你想每天晚上我把所有的情人背誦一遍，並且要暗暗喊幾聲；不給個名子是很易錯亂的。因為被我愛的還很多，如那有太太風度而豐滿富麗的八重子，玲瓏嬌小的惠子，和那個常常顯得憂愁的英子。這些情人們每晚要出現于我燈前被底。君子可以作爲藝術上的朋友，看她柳眉鳳目，細腰削肩，完全是個咏風嘯月的才女；至于惠子

呢？那是小妹妹，和她同進電影院或同赴各交際會，是最適宜不過的，因為那些名人才士們將圍繞起你說一大串恭維話。美子可以作為小公館裏的外室，雖然有八重子似的一個外室更好，不過八重子究竟是富麗堂皇的人物，不宜放在暗地裏，還讓她作外室吧。況她既然賣着淡芭菰，而且住在那樣的貧乏小巷底，更還要以盜匪類疑我，只好使她屈尊了！最難處置的是英子，我們已陷入那樣不可救拔的苦戀中了。她的丈夫——那是個粗暴的短傢伙，和所有的日本男人一樣討厭。——疑心她不貞，屢屢次次磨折她，可是她對我又那麼癡心，我實在想看一下她鬱結的靈魂中蘊藏着什麼悲苦。其實她還不怎樣；最多，想起她時，使我稍感不歡罷了。最難處置的還是八重子，這個浪傢伙！她的臉是那麼鮮紅，胸間是那麼隆起，後臀又是那麼肥而顫！她那兩隻水汪汪而可是像燃着火焰的眼睛，牢牢的盯住我。只要一鑽到被窩中，就和她打起來了。和住在南京旅館時一樣的常使我害熱病。只要一觸着她，那四十元就像香爐中鏽灰似的那麼想飛起；倘使我不是從貧窮中走出，早已被她拖下水了。現在作為我勁敵的仍然是一個她。然而我要把社會科學牢牢抱住，研究學問當然為戰退這些魔惑，況我一年來的收穫，已儘夠補償以往的青春損失了。誰能不破一文交際費交怎麼多的情人呢？況且……唉，我父親遺給我的是那樣一個戰慄的恐怖！……」

這個說夢者，他只管說，已看不見眼前尚有我了。他把戀愛時時列到經濟條件上，然而他又永遠游離在那樣非經濟的幻影裏。到這裏我才知道他一向所以疲乏的原因。這是不是一個舊式家庭新式都會和過度混亂中所產出的奇形兒呢？我向他警告：

「我們可以走了吧？」

他把剩在盤底的一口咖啡呷盡，說：

「可以走了。」那愁眉苦臉的老下女才接了我們的恩賜。

雨點雖然停止，雨絲倒濛濛着反密了，他向我抱歉似的說：

「今天話談得過多了，出國以後，我這是第一次遇到的朋友。同胞們有的以我為瘋子，

有的怕粘上窮毛，所以都不和我接近。——自然我也常避着他們。」

「我很羨慕你老兄的幸福。」大約我臉上有嘲笑的神情吧？不然，他不會這樣說的：

「沒辦法呀！窮人們只好這樣。」

我們默默的走了一段，到必須分路的時候了。他先說：

「再見！」

「再見，日比谷一帶！」

他微微的笑了一下，我們分別了。我看着他，把頭埋在衣領中而被輕霧所迷濛的孤獨後影，不知怎麼，心反覺得塞填起來似的。

一九二九，十二，十。于東京市內。

——違反節氣的冷雨又下起來了——

## 病室雜記

無痕

『平日時常去探望友人疾病的鼎鼎有名的寶隆醫院，今後可要自己被探望了。』

身子被放在車墊上，不由自主地東西搖幌着，一面這樣想着。不知幾時行經了什麼，什麼路，燒焦了似地橘紅色洋房，已經直立在我眼前了。扶下了車一進掛號處，就聽得有人說道：『普通掛號的時間過了；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呵！』

『掛號要一元。』

我拿了就診券步入就診室時，頭頸似乎更硬了，彷彿是怕上面的頭再加重分量，牠預先使勁承受似地。身上亦一陣陣地覺得更熱起來。迎面一位著白翼衫的醫生問我：『看什麼』

( 765 )

病？」我回答他：「肚子瀉。」他便說：「你住在這裏醫罷！這是要行注射的，往來恐怕不便。」

我們交了費就去看普通女病室，二層樓已沒有空榻了。還要到三層上去看。我見了那樓梯，好似小時候望見了教讀四書的先生底嘴臉一樣。一步一拖地走了上去朝一個病室裏一望時，感着了一種說不出的重量，只好向傍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商議着想換二等的病室。恰傍我們站有一位年輕的看護插嘴道：「二等裏每天五塊錢，」我被她一句話提醒了，隨說「我這病大約不會多耽擱日子，就在普通室裏暫住幾天看罷！」

不多時醫生來了，看過叫先靜睡着，明天再看。於是送我來的他，只得回去了。

他去後，第一入我眼簾的就是這一房間連我一共是十隻舖，除了那邊窗下兩個小姑娘之外就是我還能勉強起來向廁所去。餘的盡是晝夜仰臥，一點不能轉側。一個個睜着大而黑的眼睛，在枕上將頭朝向了我希望着，還有幾位微聲問我是什麼病的×不知是我的耳官被腦熱閉了聽呢？還是她們的聲音太微細。如沒有那兩位小姑娘在傍時時傳說，我只好說是僅看見她們的嘴唇在那裏上下運動罷了。我伸手在牀頭把掛着的一張記溫度，脈膊的表拿來看，方知當時溫度已升在華氏卅八度多了。便閉上兩眼聊且沉思。一會兒肚子又痛起來。只得跛出

房門到廁所去，記得那裏面淨桶倒七八個，但絕少一個有完整蓋子的。傍邊還放着五六個病人在牀上用的扁形的磁製的。原本就更沒有蓋，亦都舒舒服服地「橫七豎八」在地面上閣着。

這夜究竟起來洩了幾次，在第二天早上醫生問我時，我自己已經回答不出了。僅記得差不多好多次起來時，近我牀的那位據說是被汽車壓傷腿的女士，總要求我替她拿便器。等她用完時，又需給她送出去，她感激得似地連說：『不要拿出去了，就放在牀下罷！』過一息恐怕還要用，這樣麻煩你，怎對得住呢。『我幾乎要自承說：『我並不是願意替你拿，只是恐你洩在牀上臭氣薰得我難受。』可是終於沒有說出口來。一睡下去，臭虫又叢聚了來侵略我，鬧得我沒法只得把枕頭丟在牀下去，以為這回或可使我息一下了，誰知仍是四面被擾，原來並不是枕頭上特別多。就只得將平日拿臭虫的本領全部使用了出來，索性不時的在暗中逢着叮處就摸捉，終於捉到了不知其數。而這樣的消着長夜，居然也將身上發熱和頭暈的痛苦消忘了大半。

一陣陣地晨風吹着我的面部，房裏的空氣的壓度似乎減輕了不少，迎着我面前直立的粉牆，已由暗灰色漸漸轉了向。我知道已是我進院的第二天早晨了。這時擾我的臭虫，不知是經我捉完了呢，還是怕見光明？早已不別而行。我驟然得了這空工夫，便合上兩眼想睡一

( 768 )

下，而况肚痛亦稍覺減少了次數，尤覺機會不可輕失。但週身雖然深沉在困倦中，神經却反較更靈敏。忽聽得一陣脚步聲，緊隨着左右牀上齊喊『蒼蠅』來；好奇心就不知不覺地使我睜開了眼睛，四週來巡視。但見有兩位睡眼模糊的看護忙亂着替門口那幾隻牀上的病人檢查溫度，脈膊。另外還有一個手執大拖帚，身材較地上立着的那兩位看護特別高大的人，正一面將拖帚向一個牀下使勁的拖，口裏連聲答應衆人問他的話，這房間裏當時並沒見有半個的『蒼蠅』，我才覺悟到『蒼蠅』是人的名字。想了好笑，頭却痛得更厲害了。一會兒醫生進來，看過便囑我不要動，靜等注射另外再服藥。我知道已逃不出所謂「虎列拉」的瘟神圈套。問了問溫度是卅九度多了。這一日依然是洩了無遍數的膿血，幸虧還勉強得起來如廁。

午後病室裏驟然增加了許多說話，哭泣的聲音。這時差不多每只牀前都坐了或站着一兩位探視病人的親友。我望了她們覺得她們的哭泣，或竟是拿來示驕於人的，似是在告訴我：『你看！我把我的苦痛，盡移給看我的親友身上去了』，我當時一面這樣想着，却又暗裏自己着急，『怎地他還不見來呢，莫不是亦病了嗎？』閉上眼就又入了冥想的境界。忽然間一種習慣的脚步聲，嘎嘎地由梯上漸近而及於門口便驟然輕了。試睜眼向那方望去，正值他亦向這邊眺着。從不整的帽沿與衣領上，越可知那精力倦困的程度。他坐下來就說：『早



上來了曾被院役攔住不許進來，其實我也太老實了，如果乘其不見溜進來，不亦就進來了嗎？」我聽了這話不知是喜極，還是悲深，鼻腔裏一酸，幾乎亦要學剛纔別人的模樣驕人了。

聽夠了那邊牀上一位，因與所謂丈夫嘔氣而用剃自戮沒死的歷史，這對面汽車壓傷腿的又開始訴起苦來，她的話略如下：

『我是廿歲就喪了我兒子的爸了，可憐小孩子還只兩週歲，把他寄給鄰舍家喫奶，自己走了出來做奶娘，現在他算自己會得掙飯喫了；我這老骨頭還少不得要替他打算討親，作衣衫，另用；今年晦氣，投着這家東家，一早上喫點心，七八個人，個個不同樣；這個要湯圓，那個要餛飩，油條，不好了掉燒餅，麵漲價了又換燒賣，十趙八趙的跑不清，稍微來得慢些，樓上喊到樓下咯嘈罵勿息；那天就是要我燒賣去掉麵，說是立等要喫咯，我一性急，連忙來勿及看馬路上，要緊殺跑，一部斷命汽車橫肚裏衝過來，等我睜開眼來，已經來這牀上哉！屋裏兒子得信，勿曉得要不要急殺，到今天還沒回信來；來回信要一禮拜呢，唉！這條老命留在世上，總是吃勿完咯苦，還勿如當時壓死倒

( 769 )

亦省事得多，……」

『快點勿要響，老太婆來哉！』

一位看護正坐在窗沿上，連忙跳下來這樣說；緊接着門口一陣皮鞋底響，那眼睛老是闔在鼻尖上的外國女子，已進來望着我說；『你要勿要性命，』我明白她已經看見我枕邊的報紙和手裏的畫冊，我本想和她辯說；『這是畫冊，我不過隨意翻翻解悶，又不是正式用功的書籍，』但一回想，她也不過這樣照例的說話，我亦不妨照例地放開好了。晚上醫生來說，熱度升至四十一度了，必需靜睡，否則就很危險了。這夜總算我有生以來最馴服的時間，竟真地除了起來洩便連冥思亦沒敢開始。

我從熟睡中被人拍醒，方見那年紀最少的看護手裏擎着注射器，含笑向我慰藉說：『你要好起來了，熱度已減，』我說：『我要求你一件事，每次注射都請費你的力，我實在有點怕痛，另外有幾位似乎是膽小，時常害我皮膚疼痛得難忍呢。』她聽了臉上驟泛起微紅，又笑着說：『我自己以為膽子很小，倒見了這手術有點怕呢，病人却都說我行注射手術不感苦痛，這真奇了！』正說着；嘍東！嘍東！……那腿上生着很厲害的什麼病的小姑娘，在地板上來回地不住的走，石膏和紗布緊貼着，夾着的鐵假腳，震得樓板聲音很響。聽說她在這室

內，已住了三年，平日極活潑溫和，每晨給同室不能起動的人們添粥送茶，極喜歡幫忙，但一時煩悶來了，便東不是，西不好地尋看護們出氣，當時她替別人添了粥，自己却不喫，一頭睡在枕上，只管掙着兩手做一塊十字布的車墊子，嘴裏連串的說話，我因為正在看報，聽得不很注意；只聽得，『……你們自己覺得是很可驕傲了，其實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在外國人眼裏看起來，還不是和他們的「傭人」一樣，……』似乎是一位看護應聲說：

『爲什麼我們就會變了「傭人」呢？』

『哼！……你們……噫！你們還要對我擺架子嗎？……你們自己去想想看，難道是我造出來的。平常坐在外面，我們的藥都不來管賬，一看見外國人來了，連忙去換洗手的水；又快快跑過來給我們收拾這樣哩！那樣哩！你們自己要我們看不起，要我們不聽你的話，……難道是我造你們的。』看護笑着說：

『睜罷！你這樣會做花，明天也替我做對枕頭好不好。……』過了一息，我見窗沿上坐着兩個人，有說有笑地正高興得了不得，仔細看時，原來就是這位看護和那小姑娘。

○ ○ ○ ○ ○

日來醫生已不很禁止我坐起，我便得於每日下午也在看護和小姑娘常坐的窗沿上靠站，

( 772 )

或竟坐下了，除去「老太婆」要來的一定時間內，我還沒敢放肆。坐在那裏時並希望會碰着仁弟由大門裏進來時，便給我看見，誰知這願望竟一次也沒滿足。雖然他仍是每日下午不虛的來院。直等到最後這天，醫生對我下了兩次逐客令，——因為病人太多，房間不敷應用。我想如果今天仁弟太忙而不得來時，我便決計自己歸家了，心下雖如此計劃，不知怎地却總不肯將身子離開窗沿半步。偶一回頭，仁弟已在房門口笑着進來，終於還沒達到在窗口望見他進大門時情境的古怪願望。我想一定是他有隱身法，便也不去多追求。欣然地坐了車子回來。路上覺得來往人們的臉上，似乎又換上了一層彩色，雖然我依然是不知幾時行經的什麼路，什麼路！但只見矗立在眼前的房屋已將燒焦了似地橘紅色換成青灰色了。方恍然知已到了我們自己所居的陋室。

## 天真的孩子

青見

對着天真的孩子，

我由衷的羨慕！

神思已飛繞在他的身邊了。

天真的孩子喲！

你快活的過你的童年吧。

但是你不要對我自傲；

我會有歡樂的過去，

你也會有悲哀的未來。

天真的孩子喲！

你要盡情的遊玩，恣意的歡笑，

莫做什麼偉大堂皇成人的夢；

把住了這永不再來的時光——

牠不久就會消逝了啊！

天真的孩子喲！

把住了你的寶貴易逃的天真——

追着翩翩的蝴蝶常飛舞，

天真的孩子

隨着潺潺的溪水放情唱。

在沙灘撿拾玉般的貝殼，

在草地摘取纖巧的小花。

莫想着什麼求知與做人，

牠們會引着你走入了悲哀之門！

對着天真的孩子，

憶着那如夢的童年，

我心傷，一方又在陶醉了。

一九二九，十二月改作。

( 774 )

## 隨感錄

### 七，『抄靶子』

培仁

沒有膽量的人，就不該住上海。上海簡直是一片屠場，除了可以被各類的車子軋死外，尚有不幸被捕盜激戰時中傷流彈的危險。更有所謂『抄靶子』者，恐怕除了住在上海的人外，非內地人能懂得這句話的。

報上所載死於非命的人，大都是鄉下人。上海人大概是在虎口下生活慣了，所以膽量既大，危險又少。

然而鄉下人死於汜軍底下，或是誤中流彈，尚可怪他自己不小心，致遭此慘劇；若說爲了被『抄靶子』而白送了一條身命，未免太可憐了。

這是常有之事，似乎不足爲奇，橫豎中國人的身命不值什麼錢，何妨拿來作子彈的試驗品？

我們忠厚誠實的鄉下人，終年勞苦，是難得見世面的。他們雖未到過上海，也許知道上海前繁華好逛，但是，危險的事卻不曉得了。有在十字街頭，仰着頭望永安公司的屋頂，落脫帽子，碰着汽車者；有爲好奇心，站在人羣裏，看巡捕與強盜互相開槍，因而中流彈者；最多的要算被『抄靶子』而遭非命的了。他們怎麼知道『抄靶子』的意義呢？突然聽了一聲凶惡的口令，見了一枝黑漆的手槍，豈有不怕之理；於是心慌，神亂，形跡可疑，以致于奔跑：一條活潑地生命由此被巡捕開槍了結！

鄉下人呀，你們如果只曉得上海的繁華，而不明白其中的危險，那麼可以不必來吧，免得自罹禍殃！鄉下雖鄙陋，倒很平安無恙的啊。

## 八，理髮匠與照相師

如果你是酷愛自由，不願受別人束縛的，就不該上理髮室，進照相館。理髮匠與照相師是兩位威嚴的大人物；凡是受過他們刑罰的人，都會承認我的話有三分道理。

一走進了理髮室，你的頭簡直像放進狹小的木籠一樣了。倘若這是一間小小的剃頭店，

( 776 )

是更會給你慢慢地受罪。第一感到苦痛的，是紮頸項的硬布；其次是頭，左右前後，由他十指把持，像木頭般不能移動；其次是頭髮飄進衣內，觸着肌肉的痛癢；其次是敲背——亟答亟答，像筋骨破碎聲，令人難耐；其次是拉手指，——身體不甚健康，或是年老的，遭了這種苦刑，也許有性命的危險。最奇怪的，而又能令人感到興味的，要算是刮耳了。每個理髮師似乎都讀過心理學的；他很苦心地運用着刀鉗，給你耳朵內一塊一塊黃色的東西夾了出來；他不拋去，卻剩在白色圍布上，然而顧客因此覺得很滿意，有的還要拾牠到手裏摸玩，說起倒也是件趣事。

照相師也有理髮匠一樣的本領；他的目的是造成你做個泥菩薩。一進了所謂 *studio* 者，包你全身的筋骨可以立時變硬，兩隻眼睛呆得像鵝一般。如果你在那裏面受了他的指揮，坐到一個鐘頭，那麼，你出來的時候，雖說身體不變成木偶一樣板硬，但至少也有些不自然了。



# 語絲

第五卷，第四三期

## 王爾德入獄記

日本本間久雄著

士驥譯

(777)

時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英國社會上發生了一件大大掀動人心的事件。那是因為當時文壇底第一個紅人的烏絲卡·王爾德對為當時社交界底中心底一人金倍利侯爵 (Lord Queensberry) 提起了誹謗的控訴，開了審判。在此審判中，王爾德不但吃了敗訴，在第二天他以一種猥褻罪被起訴，不一會就被判決須過二個年頭的牢獄生活，因之人心更大大浮動了起來。當時倫敦底街道，全被此謠言所充溢，此謠言並傳到了美國。那麼此事件——「王爾德事件」是怎樣一件事呢？為什麼王爾德要對金倍利提起訴訟呢？為什麼敗了呢？又王爾德為什麼被提起公訴呢？為什麼是有罪呢？這徑路，是連帶着可視為一種小說的十分有味的文學史上底逸話或視之為近代社會問題之一種的性底倒錯問題。我打算在底下把和此徑路有

關的一切事件都記下來，但第一却非得敘明那時底文學家的烏絲卡，王爾德底生活及社會的地位底一端不可。

烏絲卡·王爾德於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底杜白林，父為該地底國立博物館底副館長，威廉王爾德爵，母為有名的女作家。他自早就現出天才的氣稟，長入牛津底摩特林學院，在學生時代因了他底詩才，曾得到為當時學生底最名譽的紐台凱脫獎。一八七八年出學院，一八八一年公表其詩集，一躍而為社會底寵兒。因為他底詩集是被認為因其清新的興味而被社會所歡迎的唯美主義運動底一種代表詩集的。

唯美主義，正如人們所知道的，是本來萌芽於但脫，加布利愛爾，綠賽的及霍爾蒙，哈脫等底拉飛爾前派底繪畫運動中的，其次成為了詩壇底運動，更次擴充為藝術的教養運動的一種社會運動。現在且借英國底唯美主義運動底作者伏爾太，哈蜜兒頓底學說來列舉社會教化運動的唯美主義底特色罷：第一，是愛熱烈，緊張，尤其是調子高朗之物，因為普通凡平之物，早已不能引起興味了。結果，在戲劇方面則喜亨利，歐爾文及愛能黛利底誇張的藝風，音樂方面則酷嗜羅萍修太音及華格納底歌劇。尤其是歌劇底愛好，以此際為最盛。歌劇

沒有像普通的戲劇底有墮落爲寫實主義之虞，例如就是表現人物底喜怒哀樂，是能用美麗的，不弱於管絃樂的調子的高朗的歌唱來代替普通的寫實的說白的，凡此都是超寫實的誇張的技巧。對於如此熱烈及緊張之物底愛好，在他們底日常所使用的話上也發生了一種變化。即他們常常用一些誇張的隱喻，加言語以色彩，又就算可不用最甚的形容詞的時候，也常喜歡使用隱喻。唯美主義底第二特色——這也是對於當時底藝術上凡平的寫實主義及乾燥無味的 *Pulgarism* 的反動——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離去現實。他們底喜懼安伍女王朝底十七世紀末底建築式樣，在裝飾客堂的物件中讚美古磁器類，也是從上面底要求出發的。當時底人，稱此一團以爲取此種生活態度爲當時代人底特權的人曰唯美主義者。

唯美主義者底取新的生活態度的人，似乎在什麼時代都是如此的罷，是決不被普通的世間以好感來迎受的。尤如他們底以向日葵花及百合花，以及孔雀底羽毛來掛佩在身上爲唯美主義者底標章，世間非僅對之不懷好感，無甯是一種引起反感的種子。——依哈密兒頓氏說，則他們底以向日葵及其他的花爲標章，也沒有什麼別的意義，不過是如摩漢莫德教徒底以冠頭巾爲巡禮了聖地的證據罷了。但此種式樣倒底是奇怪而討厭的，因而招到了世人底反感。

此事以烏絲卡，王爾德爲更甚。因爲他更是意識着——無甯說是更進而以之爲主義而作着奇怪的，引人注目的服裝的。

他極端地厭惡他所住的時代底趣味。而當時底服裝，也是他所厭惡之物之一。他寫了一篇題爲服裝改造論的論文，不久他發明出他獨自的服裝，他自稱之曰「審美的服裝」。關於他底穿了審美的服裝的式樣的記述在上述的哈密兒頓底書中也是有的，現且節譯一段來看罷。

「他穿着一件長長的，呆黑的條褐色的垂到脚跟的外衣。戴着常人覺得是難用的海豹皮的領頭和領結，這使他底服裝來的更是觸目。邊已磨去了的襯衣和橘子色的絲手帕，和無力地從他底胸前底鈕扣洞中垂下來的小小野菊花相稱，大大地給他底風采以藝術的色彩。」

他是穿了如此奇怪的服裝步行於畢卡特利及其他倫敦有名的街道上的，所以他總是使路過的人注目，同時世間底以反感和嘲笑來近他，也不是無理的。像本底雜誌及其他有插圖的雜誌以及報紙，都登出了他底諷刺畫，更有一個叫吉爾勃的人，在他底一篇貝生斯的歌劇中，則在舞台底一面裝飾着向日葵及百合花，以及孔雀毛，一個模做着王爾德底風采的人物在其中登場，滑稽地說着模倣王爾德的說白而博得了喝采。向日葵，是被稱爲「唯美派底花」而被用爲嘲笑唯美派的材料，凡愛讀王爾德以下的此派詩人們底作品的新女性，

被稱爲「唯美派底少女」，也成爲嘲笑之的。此種對於唯美派的嘲笑的批評，不僅是英國，不久也傳到了美國。次年一八八二年，王爾德因欲作唯美主義宣傳而渡美，當他在紐約等處作講演的時候，那些聽衆並不是來聽他底講演，而是來嘲笑他底穿着「番美的服裝」的。王爾德那時實際上是如此的成爲世間底反感及嘲笑之的的，

但嘲笑自嘲笑，一古他底文學家底名聲，却漸漸高了起來，一八八四年和法律家霍萊斯羅特底女兒結了婚，在千爾西亞底太綺脫路上築起了堂皇的住宅，藉其縱橫的機智和天才，及天生成的健談——實在他是一個非常高妙的健談家，甚至使某人說道：「生於王爾德同時代的人而不聽到他底談話，猶之住於雅典而不看見巴爾山諾。」所以他便成爲了倫敦社交界中底中心人物。

自一八八〇年末至九〇年初，是他底全盛時代，他底發盡雄才的小說及矯激而奇拔的論文，得了不少的讀者，他底富於機智的戲曲，常被倫敦第一流的劇場所排演，無論在文學上或社會上，他都是英國第一個紅人，想不到接下就會下獄的——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是由名譽底頂點到倒霉底深底——根本動機的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王爾德爲他而下的美少年

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是上面提到過的金倍利侯爵底第三子。依他底作品烏絲卡，王爾德和我說，則桃拉斯在牛津底摩特林學院讀書的時候，王爾德也是常來訪此母校的。桃拉斯底藉其學友，後來馳名爲世紀末詩人的賴沃奈兒，約翰生底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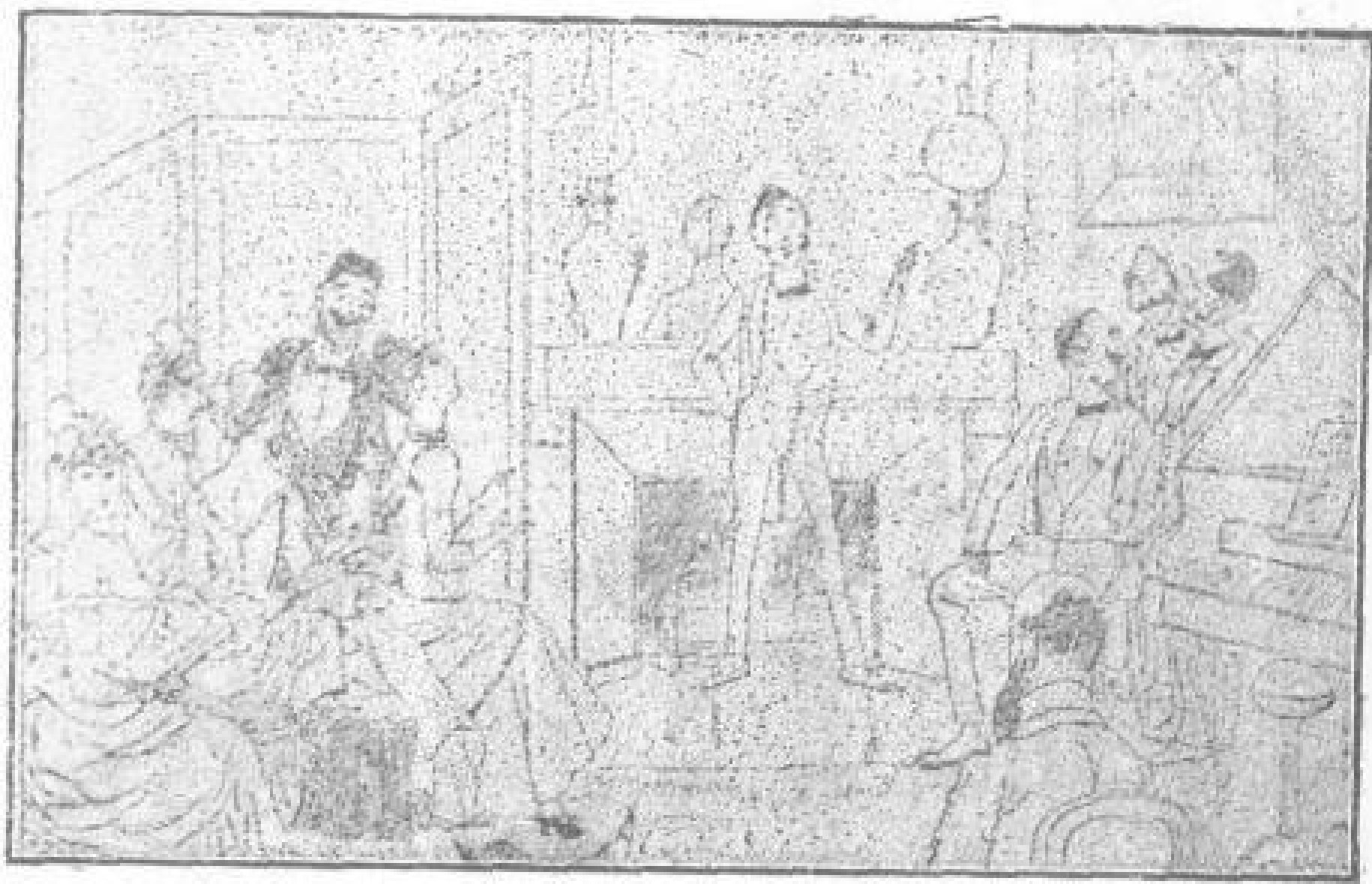
而初次與王爾德相遇，是一八九一年之事。桃拉斯廿一歲，王爾德三十六歲。正如上面所說到的：當時王爾德是文壇上底第一紅人，所以一個只是愛好文學的學生桃拉斯，以怎樣的興味來對王爾德，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加之王爾德是上述的健談家，且是個富於魅力的人，因而桃拉斯一會就被其所魅倒了。自那時起，在牛津大學及倫敦不必說，就是薩里史班里，古林及馮沁等王爾德旅行的地方，桃拉斯也如影之於形，總是一塊兒的。而二個人底友情，雖

都覺得是深的在僅僅的交友關係以上的。因此，偶然因了一封王爾德給與桃拉斯的信，遂發生一個問題

這是一八九三年初之事。有一個祇和王爾德遇到過一二次的，僅是一面之交的叫烏特的男子，忽來訪問王爾德。他因偶然從向桃拉斯討來的衣服底袋中得到了王爾德給桃拉斯的四頁信，以之爲要挾他向王爾德以往美國去的旅費爲理由，敲了二百元的竹槓。或許是欲免避麻煩起見罷，王爾德竟如其所要的地給了他二百元。但這男子却祇還了與王爾德不甚重要的三百信紙，把最重要的一頁仍帶了回去。後來由一個那時正在演王爾德底戲曲的伶人。叫皮亞母，托里的把此一頁的信底副本寄給了王爾德。托里說這是一個用匿名的人寄給他的。此後不久，有一個叫愛倫的男子拿了那張信底副本底原物來訪王爾德，強索多額的金錢。但王爾德却說「我已有副本了，原物是不必要的」而當場拒絕了。但却仍給了他五塊錢。一會又有一個叫克里巴的男子又拿了那信底原物來訪王爾德，——這是愛倫給與此男子的——老老實實地把那信還給了王爾德。王爾德爲報其勞苦起見，又給了他五圓。此消息忽被外界所知，在王爾德及桃拉斯之間遂發生了一種謠言。但在以書信爲一種藝術的王爾德自身看來，則就是被稱爲最重要的第四頁，也是不足成爲問題的，因之他就把那頁信在由桃拉斯自身負

着經營及編輯的全部責任的快燈雜誌底五月號上發表了，那信是王爾德寓居托開時所寫的，開首是“*My own dear boy*”內容如下：

「你底短詩，真是有使人恍惚一般地美。爲接吻底狂熱而造下來的你底如紅薔薇底葉的嘴唇，想不到也是爲歌底音樂而造下來的，真是一種驚奇。你底奢華的鍍了金的靈魂，迷途於情慾與詩之間。那亞羅普所瘋狂一般地熱愛着的西亞新薩斯（亞羅普所愛的少年），才是希臘時代底你。你爲什麼一個人地住於倫敦呢？預備什麼時候到薩里史班里來呢？請早一些來罷。且在Gothic式的寺院底灰色的薄明中冷却你底熱手罷。你什麼時候歡喜，就請到這裏來。這裏是心情愉快之處。祇是你不來，有些美中不足。給你不更的愛，王爾德上。」



實是在因離微妙的問題  
倫敦交際底騷擾

載一千九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紐約叢報上



這便是問題的信。王爾德自身稱此曰「散文的短詩」。但普通人却以之爲奇怪的情書。因了上面的信爲中心的強索事件，王爾德與桃拉斯更成爲了世間底談話資料。

又被人認爲是證明了此種謠言的，是王爾德底作品。在一八九〇年底里兵歌脫雜誌底六月號上已發表過，後來出爲單行本的小說道林格萊底畫像，已充滿了對於主人公道林格萊底可說一種美及青春底化身的少年底讚美了。外界便把崇拜美少年林道格萊的心情解釋爲作者王爾德崇拜美少年桃拉斯的心情。但道林格萊底畫像是在作者尚未認識桃拉斯之前寫的，所以王爾德對桃拉斯關係底不是此作底模特兒，是無須多說的。不過因寫如此作品的是這位作者，遂使世人抱了他底對桃拉斯的關係自然是一種特別關係的信念，而成爲此作品底基礎的肉體崇拜底作者底快樂主義，也是使世間相信上述一事的種子。且王爾德在一八九四年底十二月底叫卡曼龍的牛津學生雜誌上寄了一篇叫爲青年的警句及哲學的文章，內說道：「人生第一義務，是盡力地成爲誇張，(Artificial)第二義務是什麼？誰都還沒有發見」。又道：「快樂才是人所依而生活的惟一目的」，又道：「任何犯罪，均非卑俗。但一切的卑俗却是犯罪」。所謂完全的狀態，是懶惰，所謂完全那物底目的，是青春」，弄着不把當時底因襲道德放在眼中的奇怪的，矯激的言辭，因之使人覺得王爾德已自身承認王爾德對桃拉斯的關係

了，同時世間對他的反感，也更深了起來。而最先對此悲憤的，是桃拉斯底父親金倍利侯爵。

因了王爾德對桃拉斯底批評底愈超愈高，兩種被覺得是以此二人為模特兒的奇怪小說也相續公布。一在和他投寄上文同年同月同卡曼龍上，作者不詳底題目，曰僧侶和小和尚，另一是出版於次年一八九四年的先驅叢書底第一種的題曰新聞記者及小說家羅勃脫，西丁史底綠色的菊花。前者是不能說一定是以王爾德為模特兒的，但却已很有暗示了，是寫着某老僧與其侍者小和尚底男色關係的相當地充滿着猥褻的描寫的作品。後者則用波基來代替桃拉斯，阿馬林斯代替王爾德，正如使讀者一看就可推知到的，是綿密地描寫着此二人關係及和此二人有關係的家族及友人們的，當時底出名的畫家皮志里完全用了日本底歌麿底畫版為其封面畫，是當時一部特為出名的小說。

此二部小說。得到了不少的讀者，外界底批評越高，二人底關係也越被世上所喧傳，而越被以嘲笑的眼來相視，也是難想像的了。

此前桃拉斯和他底父親金倍利侯爵之間，本無圓滿的感情，因為侯爵待其夫人——桃拉

斯之母——是非常冷酷的，桃拉斯是站在母底一方面大大憎惡父親的。王爾德底和金倍利侯爵初次相識，是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之事。在爲當時底文人墨客底集會所的萊生脫路的洛耶爾咖啡店中。適在王爾德與桃拉斯吃午飯的時候侯爵撞了進來。王爾德是很知道侯爵與桃拉斯的關係的，多少是出于想調解二人底關係的婆心罷，他勸桃拉斯去和侯爵應酬一下。這時候侯爵對王爾德也別無什麼惡意，但後來二人之間底關係和上述地喧傳於世人口上，侯爵乃對王爾德寫了一封詰問的信。但王爾德却不去理他。一會侯爵對自己底兒子桃拉斯也寫了一封詰問的信，批評王爾德底人格，勸其和他斷絕交情。並威嚇他說道：倘若他不聽他底話，則將斷絕其每年寄給他的三千五百圓左右的另用錢底匯寄。但正如上述，桃拉斯對父親的侯爵是抱有反感的，所以他非但不聽他底勸告，並寄出了一封嘲笑侯爵的回信。侯爵怒，嚴重地說道，以後不再寫信了，桃拉斯竟又寄了一封較前信更爲激烈的嘲笑的回信。並連續寄了許多封信。侯爵連封也不開地原信退還，桃拉斯乃故意寄了非讀不成的明信片去，更用電報來嘲弄他。侯爵底忿怒乃更形利害起來，王爾德對此雖是無關係的，但侯爵則以爲一定是王爾德在背後作劃策，因而對王爾德的憎惡心也增加了起來。他想當面去責問，乃向了一個朋友去訪王爾德。這是一八九四年六月底某日之事，是金倍利和王爾德的第二回的會見。但想不

到這次的會見竟又造成了更壞的結果。

關於此時底會見，後來在王爾德以誹謗罪控訴侯爵的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底法庭上，王爾德大致如下地回答侯爵方面底律師底訊問：

一八九四年六月，侯爵伴了一個我從來未遇到過的紳士來訪太綺脫路底我底住宅。我向壁爐方面走了過去。一會，侯爵說，「請坐罷」。我發怒道：「我在自己底家裏，誰都不准其說此種話。我想你是因了寫給我的信而來謝罪的罷。你寫了如此的信，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誹謗罪來控訴你的。」否，那信是寄給兒子（桃拉斯）的親展信，你是不能控我的」。侯爵說。「你爲什麼如此惡狠狠地說到我和令郎的關係呢？」「不是被人看到了醜怪的行爲而足下與那人（桃拉斯）當場全無預先的通知地被逐出了薩布沃旅館嗎？」「那是謊語」。足下不是爲那人在畢卡台里租了華美的房子嗎？」「都是謊語。我從未做過此種事情。」足下去年不是爲了一封寫給那人的信而被敲了竹槓嗎？」「那信是很美的。我已把他發表了，我從來未寫過壞信」。正在彼此作如此會話之間，我說道：「金倍利卿，你是預備頂真地批難我與令郎間底關係的嗎？」「我並非說你是值得批難的。不過足下却自視爲值得的，作了一副值得的樣子。」——侯爵如此說。並添說過，倘若以後在什麼咖啡店中看見我和桃拉斯在一起，便要打我。

我乃大大地忿怒了。我說道：「金倍利一家底家法如何我不知道，但照烏絲卡·王爾德底家法，則一看見此種狀態馬上就要射殺的。」我一方要求侯爵離去我底住家。但侯爵說：「不去。」我說：那麼非得叫警察來引渡不可了。侯爵一方連連罵我，並說：「這實是倫敦城中底醜聞」。倘若果然是如此的，那麼種此醜聞的播種人，實在不是他人，是足下。足下對我所寫的信，是完全不合理的。足下是想通過我而滅絕令郎的唯一的人。啊，請歸去罷，我是不能把像足下那種似人非人的人放在家裏的。」如此說着，我走到裏面去了。但侯爵却伴了那紳士已從我後面跟來了。我乃叫出了下僕來，指着侯爵說道，「這是金倍利侯爵。是倫敦城中最不像樣的似人非人。以後千萬不許把此男子放進來。倘若他要強入，可以報告警察來引渡。」侯爵大大的發怒，大罵了我一頓而走。

王爾德在法庭上是如上地說的。自從發生了那事，金倍利侯爵更燃燒於忿火之中，他想在大衆之前罵倒王爾德，常常自這一咖啡店到那一咖啡店地找王爾德。但常因沒有機會而過去了。其次是次年一八九五年三月，正是王爾德底作品熱心底必要在聖詹姆士戲院上演的時候，侯爵用他人底名字來包了一個廂位，計劃好去妨害其上演，侮辱伶人，惡罵作者王爾德更在劇幕閉了後等作者被呼至幕前的時候用菜束來向舞台上擲投，欲給作者王爾德以大大的

侮辱。但此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侯爵大大地吃醉了酒，把此計劃洩漏了出來，劇場方面得到了報告，借警察之力不使他進場。但固執很深的他，竟想在人叢中混進去，但馬上就被發見，也沒有成功。金倍利自此便常到王爾德常去的阿爾貝馬兒俱樂部去，把寫着侮辱王爾德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圖畫倫敦報上所載。是一只太古時代底怪獸，是金倍利侯爵想嘲笑王爾德而送給在法庭上的王爾德的。所寫的字是侯爵底親筆

的文句的名刺交結了代達者而婦。金倍利至此乃公然表白了對王爾德的憎惡。

那時對自己底爲藝術家一事感到非常的驕慢的烏絲卡，王爾德，大大地忿怒金倍利侯爵，這個侮辱，也不是無理的。他馬上去看桃拉斯，怒其父侯爵底不法，說侯爵若不立即道歉，他想以誹謗罪來控訴侯爵，並詢問桃拉斯底意見。桃拉斯說到要叫他父親道歉底不可能，勸其還是起訴爲妙。王爾德乃伴了桃拉斯去訪自己所往來的律師，辦了起訴底手續。但這事底不啻爲他自己推了一個坟墓，他終於沒有想到，否，他私底下或許是想到此事的。因爲他後來在獄中記（禁止發表的部分）中追想到當時底情景道：「實在金倍利底計畫着想罵倒我，是一種就是我作了復仇或不作復仇都得被社會的地葬去的一類底計畫」。若果真是如此的，則他已絕對出放絕命底立場，或許是白暴的地去控訴侯爵的。但他底起訴立被收受，便有金倍利侯爵底拘留，其次便是如上面說到的有了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起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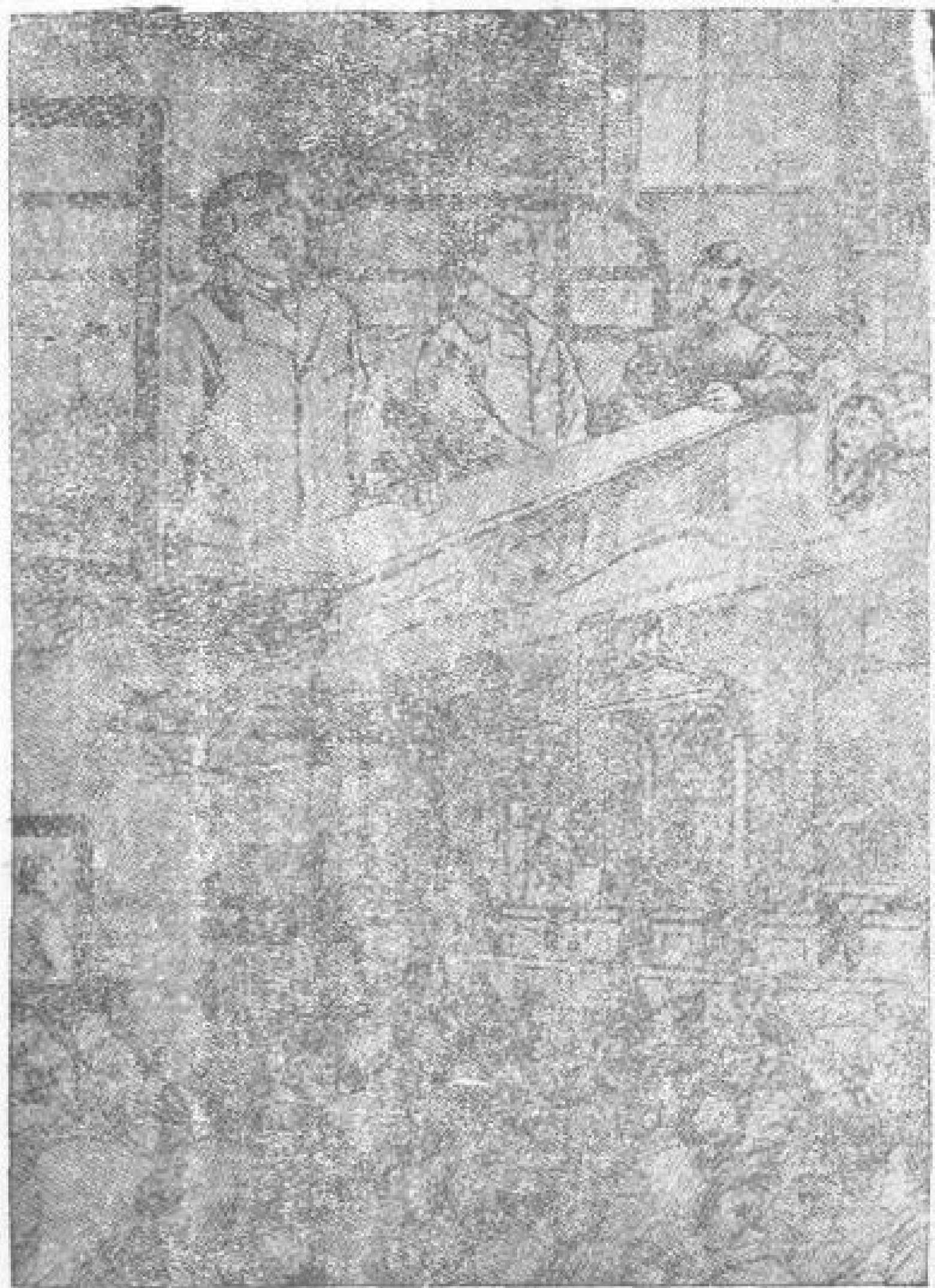
★

★

(791)

四月三日起庭，是原告王爾德方面有愛特華，克拉克卿及查爾斯，馬修士律師，被告金倍利侯爵方面有愛特華卡爾生，查爾斯·羅素，及基爾等律師而開庭的。審判官是哥林士，此法庭底爭論，一直延續至五日，結果王爾德遂得敗訴，更成爲了對他的起訴。依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泰晤士報所載的一個名法官底談話題曰王爾德審判底追憶的長篇，

則王爾德與侯爵方面底律師卡爾生的對質訊問，是一種放射火花的熱烈的爭論，是至今尚不



(圖為上) 德爾王底上庭法

能忘記的有趣事件。我們在今日就是一讀當時載有此項記事的貝爾曼爾，甲珊脫夜報，以及愛斯登郵報及其他諸新聞，也可想到此事。王爾德是以「談話王」自任的，所以他底以機智與談諧來使對乎莫知所答，是常可看到的，

了上述的王爾德底作品道林格萊底畫像及為青年的警句及哲學而證明王爾德在特種意味上是一個愛少年的男子，王爾德却巧妙地說到藝術與實際生活的無關係，非但避去了卡爾生底尖銳的論鋒，反而使他不時陷於窮地，但金倍利侯爵托檢察官及推事所收集的材料，漸次對王



爾德成爲不利，最後的勝利，仍歸了卡爾生。王爾德和卡爾生，在年齡上都是一八五六年出世的同年，生地也同是愛爾蘭底杜白林，是同在那裏底 Trinity College 中並桌在相同的教授之下切磋過學問的幼年朋友，而兩人在法庭上底互視爲敵人而口戰，可說是一種滑稽的命運罷。

那麼在王爾德方面那時不利的材料是什麼呢？那並不是別物，是王爾德所愛的少年底各個名字，身份，及把此少年介紹給王爾德的叫亞爾佛萊特，泰勒的一男子底身份及他們對於王爾德的關係在某程度上已詳細地調查清楚了，依此說，則王爾德所愛的少年，爲亞爾風史孔愛，查爾斯巴卡，亞爾佛萊特·烏特，愛特華，雪利等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其中雪利是某書店底事務員，是多少有一些教養的，此外則全是無教養的男子。孔愛是一個在伏心碼頭上賣報的少年，王爾德把他帶到了倫敦，使他完全改變了一個式樣，使他看起來像一個良家少年，常是一塊兒同着的，又巴卡本來是一個侍童，那時已離職而在閒遊，因泰勒底介紹，得與王爾德相近，王爾德因了他底名字查爾斯，常用「查理」的親切的名字來叫他，他也用了親切的名字來呼第一流的文人王爾德爲「烏絲卡」。王爾德輪流地愛着這些少年，常和他們到旅館中去過夜，給他們錢，和他們一同吃飯。尤如巴卡等人，性質不好，似乎常作賭

博，有一次在一八九四年八月中曾在正與上述的泰勒等數十名在倫敦某處賭博大酣時被拘留過。因了同此種無教善的少年接近，使王爾德在審判上陷入了最不利的地位。

總之，既已舉出了此種少年關係的旁證，因而批難王爾德為想做此種事的金倍利侯爵，遂於四月五日被宣告為無罪，快樂之餘，侯爵從被告席中立了起來，和走近欄杆來的友人們一一握了手。法庭內外，到處起了盛大的拍手，慶祝侯爵底無罪的聲音及賞讚審判官的聲音相混雜，場內一時呈了大大的喧騷。

我們底王爾德底與侯爵掉換了位置而被拘傳，是在那天底黃昏。王爾德一知道要得敗訴，馬上寫下底下的信寄給那天的晚報。信中說道：「因反對其父親而不把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卿置於證人席中，我覺得要證明我底事件是不可能的。桃拉斯卿也很想進來入證人席，但我却不願卿如此。我決心與其置卿於如此悲慘的地位，不如我從此事件中退讓出來，把從我底告發了金倍利卿一事所發生的一切倒霉及恥辱放在我底雙肩上而忍耐下去」。由此我們可知道他底先悟了。

一方金倍利侯爵方面底律師查爾斯，羅素把審判的記錄寄給了檢察官底理事。理事馬上開始與內務大臣阿史克史，正檢察官，及副檢察官等討論對王爾德應作如何的處置決定了把

王爾德起訴後，阿史克史便下了一道命令，一見王爾德就把他拘留。因為王爾德是充分有抵觸一八八五年英國底刑法修正修令中底「凡某男性對他男性犯醜惡猥褻行爲者，又作此犯罪之介紹人者，處以二年以下之拘禁」。之意之條文的。

王爾德早從他底朋友某新聞記者處知道已發了對於他的拘票了，他乃就在當時接到此消息所在的史龍路底加特根旅館靜待其命運。黃昏六時半，刑庭長及警察長攜了拘票而來了。

那時王爾德正坐在壁爐傍底安樂椅上靜靜地吸雪茄烟。室內有二個朋友圍坐在桌子傍，桌子上放有白葡萄酒的瓶，地板上滿堆着報紙，因為是預先就知道的，所以王爾德一些也不膽怯。「要去的話，我對諸君總想不要有一點麻煩」。——說着，他雜亂地穿了大衣，拿起了帽子及手套，跟在他們底後面。

### 王爾德入獄記



審判時之王爾德



王爾德敗訴底消息一傳開去，各報均用全力來攻擊嘲笑王爾德，說是一件前代未聞之醜



烏茲卡王爾德

(說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滑稽)

雜誌杜壘上)

怪事。例明回聲報，則說道：「至此最狼狽哀慘的  
 事件告一終結了。金倍利侯爵  
 成爲了勝利者；王爾德輪到  
 做『墮於地獄』的人了。他  
 在對質詢問中說世上是沒有  
 什麼所謂道德的，但現在却  
 使這主張與他底實行相調和  
 了。現在我們最善之事，  
 莫若忘却對王爾德的一切事

情。連他底不斷的驕慢的姿勢，他底唯美主義底教義，以及他底被上演過的戲劇」。即他們  
 底充滿着欲把他葬去的惡意，在這小小的記事中也看到的。且這不僅是在敗訴了的時候。

自提起此訴訟時起，就已是如此的。而王爾德底親密的朋友呢，一則爲了免避馬上就會有人來襲他的可怕的命運，一則爲了免避當時各報底批難與攻擊與嘲笑，都勸他至少在新聞底調子靜下去之前應逃避至國外。但他一則自信就算自己一時被拘，自己還是無罪的，且就算遇到怎樣的結果，他是具有把一切責任由自身來當的先覺的，所以終於沒有聽他們底勸告。當時底官憲呢，也一因當時新聞底輿論對他太酷，一因輿論底關係也覺得已是非得把他拘留不可的狀態了。而他底拘留底消息一傳出去，那時正在上演他底熱心底必要的聖詹姆士戲院，戲雖仍是續演下去的，但從廣告及說明書上把作者底名字完全除去了。劇場方面底非如此不可，也可想到是怕輿論的關係罷。

王爾德底如此被各報所憎惡，並不是在那時突如之間恨起的。正如上面已說過的那是自我打出了文壇以來的開始起就被抱着的反感，漸漸積了起來，現在則藉此次事件爲機緣而一時之間爆發了起來的，尤其在一八九四年羅勃脫、西丁史底小說綠色的菊花——以他及桃拉斯的關係爲模特兒的小說出版的時候，王爾德把西丁史痛罵了一頓，同時因西丁史是某新聞底記者，他遂痛罵起新聞主義起來，這恐怕也是他在此事件上特使新聞記者持着反感的一種導火線罷。王爾德於四月五日夜被拘留，六日在波路底輕罪法院中作證據底證定，成爲犯罪

問題的少年中一人的查爾斯，巴卡等，是被叫來作證人而受着訊問的。其記事于四月九日出版，是載於在倫敦到處街市上均可買到的題爲告發者及犯罪者的王爾德底生涯的一冊可貴的小冊子中的，現在且依此而得其一部份罷（但稍有出入的和此相同的記事，在後來梅生所編的王爾德下獄記底三次審判中也有採錄）第一此巴卡少年在審判所及金倍利侯爵方面底律師等人之前說到是取了怎樣的徑路而接近王爾德的。依他底話，則此少年是和上面說到過他底名字的亞爾佛萊特，泰勒一塊兒在一八九三年三月某日在某咖啡店中接近的，泰勒對他說：「王爾德是歡喜少年的」，約在二天後便伴了泰勒而在某咖啡店中，和王爾德一塊兒吃飯，這是第一次的會見。其次在審判官，律師，巴卡少年等人間有如此的訊問：

你從前和烏絲卡，王爾德一次也沒有遇到過嗎？——一次也沒有。是由泰勒介紹了而吃晚飯的。

有很好的菜嗎？——是的，是十分好的菜。我們吃了香檳酒。

你吸了烟嗎？——是的，吸了紙煙。

帳是誰付的？——我看見王爾德寫了張支票。

吃完飯王爾德對你說些什麼嗎？——說的，他說了「這是爲我的少年」之後，又說，「怎

樣，不和我一塊兒到薩布沃旅館去嗎？」

你去了嗎？——去的。乘二馬的馬車。適是十時光景。我們走到了二樓呢還不知是三樓的王爾德房間裏。第一進了會客室，一會威士忌和汽水都拿進來了。這時傍人一個也沒有。

後來怎樣？——他叫我走進會客室底裏面一間。（此處原文（英文）被削除——日譯者）我們乃進了裏面一間。

你（此處是被日本官憲所削除的，以下××都是此意）××嗎？——×了的，是兩個人的嗎？——是的。

你完全×××嗎？——是的。（巴卡全無畏縮地說）二人都××××××××了嗎？——是的。

被××××××××了嗎？——是的，我在那裏住了二小時光景。他給我二金鎊。一星期後又來叫我去。我又去了。是七時光景。在同樣的會客室中。吃了琴（也是一種洋酒）及香檳而和他一同吃夜飯的。一會後我又×××，幹了和上次相同的事件。我在那時住了約一小時半而歸家的。那時他給我三金鎊。

第一次二金鎊，這一次三金鎊，沒有什麼理由的嗎？——他叫我去買一些衣裳，那時他

又給了我銀子香烟盒及金鍊條。

最近是什麼時候和王爾德遇到的？——約在九個月之前了。我正在屈拉法爾史開耶步行的時候，他驅二匹馬的馬車而來。看見了我，即停止了車子而和我握手，說道：「你什麼時候都是可愛的。」

以上是記載於告發者及犯罪者的王爾德底生涯中的訊問應答底一節。並附註道，巴卡少年不僅在上述的薩布沃旅館，是在種種旅館中和王爾德會見的。其次因相同的事件而被提傳來的少年，也說了同樣的事實。而此種事實，明明地成爲了王爾德底觸犯刑法的證據。

★

★

★

★

王爾德底被判二年的禁錮，是那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事，構成了此犯罪的中心要素，是上述的巴卡及其他的少年關係。而最不可思議的，是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在法律上表面上似乎是全無關係似的。對於此，在王爾德底審判事件底最後一天廿五日，有一個陪審官質問審判長的時候，審判長却說道，在此事件上桃拉斯成爲問題的，祇是王爾德底給他的信，祇是此去把桃拉斯叫到證人席上，未免太薄弱了，且桃拉斯現在巴黎，（這是因桃拉斯怕被卷入此事件底漩渦中而離去了倫敦的），因爲表面上他是沒有關係的。並說道，「他底事情，不是



我們所當討論的」。所以在王爾德自身看來。一定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結果。即他本來是以誹謗罪去捏訴憤於他與桃拉斯的關係而欲侮辱取笑藝術家的桃拉斯底父親侯爵的，結果反而和其根本原因的桃拉斯沒有關係地因了與其他少年事件的嫌疑而得了敗訴，且嫌疑終於被認為實際的事實而不得不入獄。在王爾德自身，也必覺得那是一個連想也想不到的結果吧。他後來在獄中所寫的給桃拉斯的信中說到結果他自己成爲了桃拉斯父子底相互的憎惡底犧牲道：「你底父親以異常猛烈的熱度來憎恨你，你又憎恨你底父親。我成爲了你們二人底獵馬了。在彼此攻擊及防禦的時候都被用到」。這恐怕是真實的感慨罷。

王爾德被給了二足年的苦役的判決的一瞬間，據梅生編纂的記錄，似乎是十分可憐的。審判長向並坐着的陪審官一一訊問王爾德底有罪與否的時候，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有罪，審判長乃用嚴峻的語調來說道，王爾德是「在青年間傳播了最醜怪一類的墮落的中心人物」，所以加他以「法律所允許的最大限度的刑罰」，是至當的，當判出了二足年的苦役的時候，法庭上哄動了一時。「真不錯」！「看榜樣」！等罵聲，到處都可聽到。王爾德想走過去對審判長說一些話。但監守們却不管有無地把他拉到庭外去了。以後的二年，當然是王爾德最悲慘的歲月。而苦役完畢之後，他正如人家所猜到地，馬上渡法國，而於一九〇〇年在流離落魄之中

與世長辭的。

不過前述的審判是否是公平的呢？用法律底條文來說，則當然是公平的罷。但既如上述，王爾德是當時底一種被憎者，所以檢察官不必說，就是應得是公平的審判官，是否戴了一副有色眼鏡來對他，是後來王爾德研究者所共抱的疑問。否，不必到後來，就在判決的當時，已有一個叫道爾，揚的人公布了一冊題曰烏絲卡，王爾德辯的小冊論到此事了。他說道：「審判長雖然說王爾德是在青年之間傳播最醜怪一類的墮落的中心人物，我却至今一個也沒有聽到或看到過被他所墮落的人」。這實是很有味的觀察，和王爾德關係過的少年們，是自始就墮落——倘若是可說墮落的——着的。又從別方論到以上判決底不當的，有烏絲卡王爾德底生涯及懺悔底著者佛倫克，哈利史，及維也納人的王爾德研究底世界的權威者愛倫史脫，本滋等人。他們都從英國人底為祇重法律及制度，不解人性，不解藝術的國民的論點出發，論到此次對於王爾德的判決為失於苛酷。我底因紙數底關係而不能在此詳細地介紹這些人所說的，實是一憾事，而更覺遺憾的，是因了同樣的理由，連在下獄底表面上就算沒有深厚的關係，實成爲他底悲劇底根底底動機的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和他的內面的關係；也不能在此地介紹。事實上他對於桃拉斯就假定是同樣地爲他是少年而愛，但和對於上述的巴卡

等少年，是完全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的。那裏便存在一種可說是精神的同性愛的東西。存在着複雜而微妙的近代人底感覺底潑刺之物。欲窺到此事，最好去讀王爾德在獄中寫給桃拉斯的獄中記。但這不是今日所刊印着的從深處，是尙未發表——不被發表的一部份的日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現在公刊的從深處，是王爾德底知己及遺稿管理者羅勃脫，洛斯氏把王爾德出獄時交給他的日記在王爾德死後的一九〇五年從原文中選出若干來公佈的稿紙。洛斯爲什麼要如此呢？那是因爲王爾德在此稿中任情地寫着對於桃拉斯及金倍利侯爵一家的太無忌憚的觀察和批評的，因而若一照原稿地發表起來，一定要大大傷害桃拉斯一家的。洛斯把日記全部（當然是含有未發表的部份的）交給大英博物館保管，在一九六〇年前要照原稿出版不必說，就是人家底閱覽，也是禁止的。這是從限定了一九六〇年，則那時和此事件有關係的人已全部去世了的老婆心出發的苦心孤詣。但幸而我在去年在英國時得與王爾德底遺孀，也是個文學者的貝貝安，霍倫特氏相親近，由他底好意，得能全部抄得了他從原本中手抄下來的珍藏着的獄中記底未發表的部分。我想他日得有機會，藉了此貴重的資料而一述王爾德對桃拉斯的內的關係，說明此世紀末底偉大天才王爾德底奇怪的生活，以補此稿底不完全。

（原文載一九三〇年改造新年號）

## 老浪人及其他

——「散文小詩選譯之二」——

Ch. Baudelaire 作

石民譯

### 一 老浪人

是慶祝的節日，到處都有羣衆遊行着，熱鬧着，紛紛地擾攘着。這麼種節日是一班浪人們所盼望的——例如走索者哪，耍獅子把戲的哪，小販子哪——爲的是希望他們可以補救這一年的生意。在這樣的日子，我覺得人們都忘却了一切，憂愁和勞苦；他們變得像小孩子似的。在那班少年人，這是自由的日子，因爲在這廿四小時中是沒有上課的苦事了。在那班老年人呢，這是和人世的苦孽暫時絕緣的一天，使大家的辛勤和奮鬥得到休息。就是那班功利場中的人以及那些從事於精神的人，都難免這種「萬衆騰歡」的影響。他們不由自主地各如其份地吸收着這種忘憂的空氣。我呢，如同道地的「巴黎老」那樣，屆時總免不了去參觀在這公衆慶祝日臨時搭起來的那些炫耀的棚子和貨攤。

這些貨攤間之彼此的競爭，簡直是令人出驚的；他們吼着，號着，吶喊着。那裏是叫聲，銅器的敲打聲和花炮的爆裂聲，鬧成一團那些耍把戲的小丑們皺動着他們的櫻色的臉（這，不用說，是由於日曬雨淋的緣故）。從容自在的，如同那些胸有成竹的戲子一樣，他們彼此調弄着滑稽的言辭和謔語，簡勁的而且耐人尋味的如同莫理哀的喜劇一般。那些力士們，驕傲於他們的四股之粗大，腦兒癱腫的幾乎看不見額頭或天靈蓋，穿着緊身袴（這是專為這種盛典而新近洗過的），大搖大擺，有不可一世之概。那些舞女們，漂亮的如同天仙或公主似的，跳蕩於那些燈火之下，那光輝閃映着她們的舞裳。

滿場都是光輝，灰塵，叫喊，嬉笑，擾攘；有的是用錢，有的是賺錢；總之都是一樣快活活的。孩子們緊牽着她們的母親的衣裳，為的是要買糖吃，或者他們就爬到他們的父親的肩上去，為的是要更分明地觀看那神通廣大的魔術家。而到處瀰漫，壓倒一切香氣者，是那油炸鍋的氣味，而這油炸鍋就彷彿是這種紀念會中的香爐哩。

在那盡頭處，在這些貨攤和遊戲棚的行列盡頭處，我看見一個可憐的浪人，彷彿是，害羞似的，使他自己遠離這一切熱鬧，佝僂着，老態龍鍾，衰殘不堪，背兒靠着他的棚子的支柱；這茅棚比那最愚暗的野人所住的更可憐些，而且有兩支冒煙的殘燭使得這茅棚的淒涼更

其顯然了。

到處是，行樂，牟利，浪蕩；到處是，無憂無慮；到處是，興致勃勃。這裏呢，絕對的淒涼，這淒涼，因衣服之襤褸而更見其刺目；那些不同的布片。不是由於藝術的配合，而是由於必然的事實之結果，弄成了一種可笑的样子。這可憐的人兒却並不會笑哩！他也不流淚，也不歡躍，也不動，也不叫喊；他不會唱一曲開心的或傷心的歌；他也不懇求。他沉默着而且毫無舉動。他是已經拋棄一切了；他是已經退縮了。他的運氣是完了。

但是多麼深沈，多麼明銳，他向着這人羣和燈彩所放射的那種眼光呵！——那萬頭攢動的人海隔他的難堪的苦景不過幾步遠哩。我覺得我的喉頭似乎為那可怖的「歌斯特里亞」的魔手所扼住，而且我覺得我眼睛是被那不遵命的眼淚所蒙住了。

我可能怎麼辦呀？去詢問這個不幸的人有什麼寶貝，有什麼把戲他要在那薰臭的黑暗中，在他的破爛的幕布之內顯示於人的麼，——這詢問又有什麼用處？

責任，我不敢問；而且，雖則我之所以不敢的原故也許會使你們發笑罷，我老實說我是恐怕失了他的面子。我正已決定我經過那裏的時候放些錢于他的櫃臺上，希望他會明白我的意思，而那其間人叢却突然地起了一陣動亂「我不知道是出了什麼鬼」把我擠開了。

在我的歸路上，那印象簡直迷住我的心，我試行分析着我的那種突如其來的悲哀，於是  
我對我自己說道：「我剛纔正看見了一個老文士的寫照哩，他曾經以他的生輝之筆博得了讀  
衆的歡心；而現在，那時代是已經過去了，他却又老而不死；又如一個老詩人，沒有朋友，  
沒有家眷，沒有兒女，他的孤寂和讀衆的薄情使得他頹喪，而忘恩的世人是再不會走近他的  
貨攤了！」

## 二 姑娘們的寫照

在一間坐房裏——這就是說，在一個時髦的狎邪遊的場所中的吸煙室裏——有四位客人  
坐在那兒抽煙，喝酒。他們既非年少，亦不年老；既不醜陋，亦不漂亮；但是，無論年老或  
年少，他們都有着一種明顯的痕跡足以想見其爲歡樂場中的老將——都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  
神氣，一種冷漠的嬉笑的愁容，很明顯地表示說：「我們都會痛快地生活過了，而且我們現  
在正尋求着我們所能珍愛者。」

他們中的一個把談鋒轉到女人這個題目上來。本來這種題目，如果更有涵養些，頂好是  
絕口不談罷；不過，在事實上，有些明智的人，喝了幾杯酒之後，就不免要說起無聊的話

來。於是，既有人說就有人聽，好比是傾聽着跳舞的音樂哩。

「一般的人，」這一位說，「都會經有過天真的時代，在那個時期裏，因為得不着『林中仙女』，我們便往往摟抱着粗大的樹幹兒也並不覺得嫌惡。那就是愛情的最初的階段；一到第二個階段，我們便開始選擇了。能夠有心講究，這已經就是『頹廢』的徵候。實在地，我們之尋求美即始於此。我呢，朋友們，我可要傲然地說：在好些時候之前我就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的那種盛極的時期哩；單是美，還不夠，必得加以芳香，服以絲綢，等等。我應當老實說，我有時，彷彿期望着某種未知的幸福似的，期望着一個第四階段，到那時我便會得到絕對恬靜的境界了。但是我一生中，除了在那天真時代，我從來就是非常地容易感着女人們的那種討厭的放肆，那月難堪的俗氣。我之於禽獸所最愛的是它們的真情。那麼，你們想想看，我的最後的那位姑娘該使我怎樣地受了苦！

「她是一個親王的私生女，漂亮，是不用說的；否則我就不會選中了她。但是她有着一種既不優美又不正當的妄想，因而把事情全弄糟了。她是常常想要充當男子的那種女子。『你簡直不是一個男子漢！哼！假使我！是一個男人呀！我比你是更富於男性的哩！』這便是由那張除了唱歌就不應該作聲的嘴子所常說的討厭的話。每回我一稱讚一本書，一首詩。或



一曲歌劇，她便馬上說道：「大概你是以為那很妙罷；但你怎知道什麼是好的呢？」接着她就要大發其議論。

「有一天，她開始作起鍊藥的鬼把戲來；此後，她的嘴唇和我的之間就常常隔了一層玻璃套。而且，這還不算哩，她又是一個假正經的女子。如果我偶然對她太狎愛了，她就要掙扎起來，好像是被強姦了似的。」

「事情是怎樣地完結呢？」其他三個中有一個這樣問。「我想你是沒有這樣耐性的。」

「皇天有靈，」他說，「救星就在這災禍的本身中。某一天，我發見這個母夜叉，這樣迫切的要求那夢想的勁力，竟和我的聽差一塊兒在房子裏。那種情形使得我只好却步，悄悄地，免得使他們難為情。就在那當天的晚上，我就把欠賬都付清，打發了他們兩個走。」

「至於我」，剛纔插過嘴的那個人接着說，「我可只得怨我自己。幸福曾經來到我的生活中，而我當時却並不覺得。命運，在幾年之前，曾經給我有福消受一個女子，她實在是最溫和，最柔順，最忠心的人物；——老是唯命是從，而且老是沒有浪情。「既然你想，我當然肯，」這是她始終如一的答案。如果你搖一搖這個壁子或這個沙發，你便會從它們激起一些喘呼似的聲音來罷，而那最狂浪的歡愛竟不會使我的這位姑娘從肺腑裏發出這麼些聲音來

哩。我們同居了一年，她對我講實話，說她從未感着快樂。這種不平等的肉搏使我覺得很無聊，而這個希有的女子便嫁於他人了。後來，我偶爾去看她。當她令我見了她的六個漂亮孩子的時候，她說道：『喔，我的好朋友，作了老婆還是同從前作你的姑娘一樣地「不知事」哩。』她並沒有什麼改變。有時候我很想念她：我本當要娶了她呵。』

其餘的人都笑起來了，於是第三個說：

「朋友們，我曾感受過你們也許忽視了的一些快樂。我的意思是說那可笑的癡情，那是並非不值得驚嘆的癡情。我曾迷戀着我最後的那位姑娘：那迷戀的程度，我相信，是超過了你們之惱恨或喜愛你們的姑娘。而且大家都同我一樣地傾心於她。當我們走進一個酒館的時候，人們都會馬上停止吃東西。而睜起眼睛來望着她。連那些堂倌和那櫃臺中的女店員都響應着那種傳染性的欣暢之情，竟至於忘却了他們的職務。簡單地說罷，我當時是和這麼一個『尤物』形影不離地過活。她吃哪，嚼哪，咬哪，吞哪，喝哪，都帶着一種最輕巧，最隨便的神氣。有好久的時候她這樣使得我入迷。她有有一種嬌滴滴，懶洋洋的英國式的腔調，說：『我餓了！』她，日裏夜裏，時常露出她的漂亮的牙齒而反覆地說着這句話，那腔調實在令人動心而且銷魂呵。也許我會賺得一宗財喜哩，如果把她當作一個『貪食的怪物』陳列於鄉村市

場之上，我養得她好好地；她却離我而去了。」

「去跟一個食品公司的老闆，是嗎？」

「差不多相像，是一個軍需之類的官哩，他，靠了『幹油餅』，大概免不了要給這個小妮子安排好幾個兵士的糧餉罷。至少我揣想是如此。」

「我呢」，第四個說，「我會經感受過一種難堪的苦惱，而原因却正與通常所歸咎于女性之自私的那種情形相反。你們，洪福齊天，真錯怨了你們姑娘的不好！」

這話是以一種很正經的神氣說出來的，而且這個說話的是一個態度爽快而且沈着的人。他有着一種牧師似的面貌，只可惜那雙灼灼的眼睛露出鋒芒來——那種眼光彷彿是說：「我硬要這樣」！或「你非如此不可」！或「我絕不饒恕！」

「你，G——，我知道你是神經衰弱的，而你兩個，K，——和J——，怯懦而又輕浮；如果你們曾經和我所相識的那麼一個女子接近，你們不是自慚形穢地逃避，便會虔心崇拜地死了。我哩，你們瞧，可還活着哩。請想像一下罷：一個絕不致於有妄情或妄意的女子；一種討厭的貞靜的心性；慇懃而不做作而又不動聲色；和婉而不怯弱；活潑而不粗暴。我的這段風流史是好比經過一種明淨如鏡的水面的渺茫的航行，單調的令人頭昏，而那水面會格

( 812 )

外分明地把我的一些心意和態度照映出來，嘲笑似的，使得我神智清醒，而這樣我便不敢動手動脚或實行某種無聊的意念，因為，如果那麼一來，便即刻會感到我那不能擺脫的精靈之無聲的斥責哩。愛人竟似乎是一個監視我的女菩薩了。好些事她使得我不敢放肆，我真覺得可惜哩！我簡直不由自主地賠了多少謹慎呀！她使我喪失了從我本身的放肆中所得到的那一切興趣。她，以一種凜然不可犯的態度，防止了我一切任性的行爲。尤其難堪的，她並不要你感謝，當危機已經過去了的時候。幾多次我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扼住她的喉頭叫道：「放蕩些罷，我的死冤家，這樣纔使我能夠愛着你而不致於暢快，不致於發惱呀！」有好幾年我賞識着她，而我心裏却是滿懷着惱恨。……喔，終於死了的可並不是我哩！」

「呀！」其餘的說，「那麼她是死了？」

「是呀！那是無論如何不能再過下去了。情愛竟成爲我所難堪一種惡夢。不自由毋甯死，這本是革命家的話呵；而當時的事勢竟逼得我只好這樣了。某晚上，在一個叢林裏，在一個池塘旁邊，沈悶地走了一會，當時她的眼睛反映着那蒼空的恬靜，而我的心便狠狠地動了毒念……」

「什麼！」

「怎麼！」

「你說的怎麼回事呀？」

「那是無可奈何的呵。我素來本有着很強的一種正誼之心，不願打罵或辭退一個沒有過惡的雇傭。但這個傢伙使我心裏那樣地發惱，我便不得不稍於改變這種心意了；我必得擺脫這個東西而又不要掃了她的面子呀。她既然是那麼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非如此我可能怎樣去對付她呢？」

其餘的三個人都茫然地而且頗為呆板地睜着眼睛對着他，彷彿是假裝不明白這道理，而且彷彿是悄悄地表白着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絕不會幹出那麼殘酷的事，即使他們有充分的理由。

於是他們再叫了些酒來，以銷磨那麼難死的時光，且以激促那麼沈滯的生活。

### 三 宿緣

在一個秀麗的花園中，秋陽的光輝似乎是很舒暢地徘徊着，那上面，一片碧綠的天空，空中有燦爛的雲霞，一片一片的，浮動着，如同一些移遊的海島。在那兒有四個兒童，不用

老浪人及其他

說，是玩得倦了，便開始談起話來。

一個說：「昨天我被帶到戲院裏去了。在一些高大的半明半暗的華屋中（那後面還可以看到天和海哩），一些男人們和女人們，樣子都顯得莊重而且憂愁，但是比我們在別的地方所看見的那些是漂亮的多而且穿得好的多，他們以一種悠揚的聲音說着話。他們彼此爭執着，辯論着，他們嘆息着，而且他們屢次作勢要拔出那橫插在他們的腰帶中的的短劍來。嚇！那真好看極了！那些女人們比那些到我們家裏來的是漂亮些而且高些；雖則她們的沈陷的大眼睛和她們的火紅的臉兒給她們弄成一種令人害怕的面貌，然而你忍不住要喜愛她們。他們使你驚訝，他們使你不由自主地流出淚來，然而你却覺得愉快。而且，說起更奇怪，他們使得你很想同她們一樣地打扮，說着而且做着同樣的事，而且用着那同樣的聲調說哩。」

這四個孩子中的一個，適纔有幾分鐘沒有聽着他的朋友的話了，正驚奇地凝望着空中的某點，突然地說道：「你瞧，你瞧那兒！你們沒有看見『他』嗎？他正坐在那小小的一片雲頭上哩，正慢慢兒飄過去的那一片小小的紅雲呀。他似乎也在望着我們哪。」

「誰呀？」其餘的問着。

「上帝呵！」他回答，口氣是十分的確定。「哎呀！他已經去得遠了；再過一會兒你就不

能夠看見他了。想必他正是遊行着，查訪各地方哩。你瞧那兒，他正打那天邊的那排樹後面經過……此刻他正向下走，在那鐘樓的後面。呀！他已不見了！」這孩子正向着那方面呆呆地望了好一會兒，而且，當他望着那天地交界的一綫時，他的眼睛反映出他的說不出的迷神和惋惜。

「可不是傻氣十足嗎？他的什麼上帝，只有他一個人看得見哩。」第三個說，這是一個短小的然而富於驚人的血氣和精力的孩子。「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這是我所經歷過而你們却從未曾經歷過的，這種事情比你的什麼戲劇或你的什麼上帝是有趣的多哪。是幾天之前，我的爸爸和媽媽帶着我往一個地方去旅行，那晚上，因為我們所歇宿的那客店裏所有的床鋪不夠我們用，所以就決定要我睡在我的丫頭的床上。」他把他的同伴們扯攏來，而且用一種較低的聲音繼續說。「嚇，那種味道是怪有趣的，我告訴你，並不獨自一個兒睡，却同你的丫頭黑漆漆地睡在一個床上哩。我簡直睡不着，她是睡熟了，我使用手摸着她的臂兒，摸着她的頸兒和肩兒。她的頸兒和臂兒比別的女人們的大些，而她的皮膚是這樣柔軟，這樣柔軟——真好比是信紙或玻璃紙一樣。我覺得這是有趣極了，我很想繼續着摸來摸去，可惜我有一點害怕，第一是怕弄醒了她，又怕——怕什麼呢，我說不出來。所以，我就把我的頭兒鑽在

她的頭髮裏，那頭髮是披在她的肩膊後面，又深又密，像馬的鬃毛似的，而且，我告訴你，它發出一種香味來簡直像這會兒這園子裏的花一樣地妙哩。將來，如果你們有機會，試它一試，你們就會明白。

這個洩漏了這種奇巧的天機的小傢伙，當他說着這故事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圓睜睜的，似乎還是驚奇於他所經歷的那種事，而那夕陽的光輝，照着他的那些蓬鬆的紅髮，似乎使它們變成了一種燃燒的熱情之圓光。這很容易料想：這個小子將來不會枉費他的生命去尋求什麼真神於浮雲之中；他大概會於別處所發見神祕。

最後是那第四個說了：「你們知道，我從來在家裏就不會過過好日子；他們從來不會帶我去上過什麼戲院，我的家庭教師又是愛打人的：上帝簡直不管我和我的煩膩；我連一個足以撫慰我的漂亮的丫頭都沒有。我往往覺得：我的極大的興趣是在於不息地一直往前走，不管什麼地方，也不要什麼人來管閑事，而常常遊覽着一些新的地方。我在什麼地方都不暢快；我常常想：如果在別的什麼處所，我就會比在現在所遭逢着的地方暢快些。好了，在最近舉行於鄰村的一個市集上，我看見了三個人，他們的生活正是如我所願意過的。你們一夥子是不會留意過他們的。他們身材高大，面貌差不多是烏黑的，很揚揚得意，雖則他們穿的



是破爛的衣服，而他們表現着他們並不需要誰的幫助的樣子。他們的大黑眼，當他們演奏着他們的音樂的時候，簡直是亮晶晶的；那麼希奇的音樂呀，它使得我想要跳舞，要流淚，或兩樣一齊來，而且它許會使得我發狂哩，如果我當時再多聽些。有一個，當他拉動他的弓，撫着他的梵阿林的時候，似是訴說着他的心事，而另一個，用他的小錘子在那以皮帶掛於他的頸項的小鋼琴上敲來敲去，似乎是對他的夥伴的悲歌開着頑笑，而那第三個則接連地以非常狂亂的樣子拍着他的鏡鉞。他們是很自得的；甚至於那一堆人都走散了之後，他們還是繼續奏着他們的狂亂的音樂。最後，他們把那些丟給他們的錢都拾起來，把他們的行頭背到他們的肩上，於是他們就走他們的了。我當時就很想探明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跟在他們的後面走，直到他們走到那林邊，而彼時我就忽然明白他們是沒有住所的。

「於是，他們之中便有一個說道：『我們把帳幕撐起來罷？』」

「『用不着哪，』另一個說：『這夜晚多麼好！』」

「那第三個，一面數着那些進款，說道：這裏的人簡直不懂音樂，而那些女人跳起舞來就像活狗熊哩。幸喜不要過一個月我們便會到奧大利了，在那裏我們大概會得一些較快意的人們。」

「也許往西班牙去更好些罷；天氣是漸漸地變了哩。我們應當趁着還沒有下雨的時候走，因為不要淋濕了東西呀。」其他兩個中有一個這樣說。

「你們知道，我是什麼事都記得的。彼時他們就各自喝了一盃白蘭地，於是就睡着了，臉兒朝着天上的星子。起初，我本想要他收留我和他們在一塊兒，而且教給我怎樣奏他們的樂器；但是我不敢開口，大概是因為要下一種決心總是很難的罷，而且也因為我恐怕我走出法蘭西國境之前就會被追獲哩。」

那其他的三個孩子所顯出的那種毫不理會的神氣，給我以思維的根據，他們對於這個小朋友已經認為是乖僻的了。我切近地望着他。在他的眼中和他的額上，是有着或種神情，表出那種不祥的夙慧（這，大抵是不能得人了解的），而且，不知怎的，使我感動到這步田地——竟使我起了一種怪念頭，心想我也許會得到了一個未知的同調者哩。

太陽落了。蒼茫的夜色降臨大地。這幾個孩子們分別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不自覺地，隨着機會或境遇，去了結他的宿緣，拂逆他的家人，趨赴光榮或墮落。

〔附言〕既然在副題標明了「之二」的字樣，那當然是有「之一」在；如果讀者有興致要看，去翻本刊第五卷第三十二期及春潮第一卷第八期便是。在這種時候，却沾沾自喜地從這位

老詩人」的「貨攤」中販運着這些貨色，那實在是很抱歉的事，但是，雖然如此，譯者却很想將這些所謂「精工的廢話」全部譯了出來——雖則明知這是「費力不討好」的。

## 寄——

章依

「我那早，早已失去了的愉歡；

在你的溫存中追還；

那蕭涼，蕭涼漂泊的淒咽，

從我的眉尖輕輕消散。

「在寒露洗遍了的秋晚，

明月從雲邊偷偷窺視，

我靜視着銀燦下你的容顏，

像一朵，一朵幽芬的雪蓮。

寄

「那兩顆恬靜柔美的雙眼，

我的心如在寒風中抖戰。

只是一個，一個重罪的囚犯，

靜靜地俯首立你身前。

「願從此深葬了我的哀怨，

只要你，你能將我撫憐。

重整了那凋殘了的琴絃，

將胸中青春的火啊再燃！

十八年，十二，十三日。

四三

## 賀 東

伯 琴

朋友！聽說你要結婚了。這個意外的消息，給予我的灰色生活一個很大的激動！是的，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齡，結婚是件必要的事！

誰能永遠的孤獨的生活下去呢？

朋友！你就是一個例證。

我們幾個孤獨的朋友，算您年齒最高了。你的需要一個可靠的女性，當然也比我們更為急切！

記得以前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談到女人，談到愛情。因為我們都還年青，而且都還沒有實際的愛情的接觸，愛的經驗，所以談起這種問題的時候總是分外起勁，分外感到難以捉摸的興味！

但是結果，我們激烈爭辯的結果，總是意興索然的得出一條不移的結論：

「現在不是空嚷愛情的時候，現代社會不會給與我們相當的享樂。我們只有暫時的犧牲

了個人的慾念，爲改造社會而鬥爭。」

朋友！你該還記得，當我們得出這樣乏味的結論的時候，我們不是立刻冷了半截嗎？是的，在這個時候——黃金握着最高權威的時候，像我們這些雙手空空的窮酸，愛的王國裏如何會有我們的緣分！……

可是現在你竟得到愛了，而且目前的進行聽說還很順利。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意外的奇蹟，這樣的奇蹟會使我們的朋友幸福呢抑會使我朋友從此累入不可測的深淵！……

朋友！我想這樣的奇蹟當然只會給你幸福！我爲什麼要替朋友疑懼？啊！好幸福的朋友！我祝賀你的桃色的命運！

朋友！對於你的婚姻的成功，我是感到這麼大的這麼不可抑制的狂熱！我想像你的新夫人，必是一位容貌莊麗的姑娘。或許她有一對秋水般的媚眼，一個櫻桃般的小口。或許她也同一般美姑娘一樣的有個晴快的臉孔，蓬鬆的美髮風騷地披滿了一頭。而且她那熱情的心腸，溫柔的撫慰，更能使我這位枯寂已久的老友重新嘗到青春的風味！

你說在元旦那天，你倆要在西子湖邊會晤一次。啊！試想想，襯着那麼旖旎風光，這對

( 821 )

初見面(或許是再見)的男女會得到如何大的愉快!

啊啊!我的朋友!我這樣熱狂的憧憬着你的幸福,結果更形我自身的孤零。這裏的女人真是妖豔得可以,那般風騷的模樣叫你不能不被她們迷住!有時站在馬路上的梧桐蔭下,癡癡地看着伊我的倩影姍姍地移過。竟至忘了黃昏和白晝!

你曉得我是窮得這樣可憐,但雖這樣窮可是不能不叫我時常借錢去坐很擁擠的電車。我總是大膽的緊靠着伊們的腿部,輕輕的摩動伊們的肥腿。啊!那樣可愛的體溫!簡直使我陶醉了!有時竟至坐過了好幾站還不知道!

啊!我咀咒這樣一個龐大的上海會沒有一個愛我的女人!我也咀咒這樣汹涌的,混濁的黃浦江濤會無力全部湮沒了只向有錢人獻媚的上海女人!

過去,你也曉得的,我會熱狂地愛過我的姨母的女兒。她是那樣的年輕,只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能夠象徵她的美麗!我會不顧一切的向她追逐,我會想盡可能的方法向她獻殷勤,可是她給我的是什麼呢?啊!天呀!她連理也不會理我,她從來不會給我一次懇摯的回信。

啊!到現在我纔明白,她是另有所愛的,那是一位有錢有勢的少年!是的,我有什麼條

件足以自豪？我有什麼地方足以博得伊的歡心呢！我還不是只有窮酸？啊！我過去的努力完全絕望了，對伊我不敢再存什麼希冀，因為那都只是自己的幻想！

因此我已決心孤獨地悽涼地度過我的殘生，我要奮勇的打破自己的迷夢；因此對於你的婚事的成功，我也着實的感到幾分「顧影自憐」的悲哀！

啊！請你原恕我的這些廢話，一個人在幸福的時候，是不願聽人家的訴苦的。好，我就在這結束的時候熱情地祝你幸福！可是，我的膩友喇！爲着我的鬱悶，請你允許我最後作個自傷的歎息：

「啊！從此我又少個孤獨的朋友了！」

( 824 )

語 錄 第五卷 第四三期

四八



# 語絲

第五卷，第四四期

## 蘇俄普羅文學發達史

岡澤秀虎作  
楊浩譯

### (I) 序

文學是由作者(個人)和讀者(社會底集團)的相互關係所產生出來的。沒有讀者的作者不會有。文學是個人的產物，同時是社會的產物；是個人的意識的反映，同時是社會底集團的意識的一形態。離開社會底集團的意識而獨立的個人的意識不會有。而決定社會底集團的意識的，是社會的生活條件。所以像革命這個社會生活上的一大變革，要大大地影響及文學是當然的。

( 825 )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陽曆十一月七日)的俄國大革命，使俄國文學起了劇烈的變化。那，滅亡許多人，產生許多人。從來站在文壇的中心的文學者們的大部分，背叛革命逃亡了。這是最大的變動之一。而這不單是表面底形式底的沒落。失掉了自己的階級，自己的生

( 826 )

活條件的他們，內面底創造之道也被斷絕了。所以就是殘留在國內的人（政治底不表示反革命者），凡不適應於革命的，都漸次地滅亡下去了。在不同的社會底條件之中，從來的文學不能跑和從來一樣的方向，是當然的罷。然而既成作家滅亡了這事，決不意味着布爾喬亞已經滅亡了。反對地，在本質底文學上的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到今日還繼續着。但那是站在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上之謂，和革命一齊屈折變形來了的這些文學，和革命前的舊布爾喬亞文學自是不同。然，這樣的變形屈折，不待說不是一朝成就的事，乃是跟着革命後數年間的各社會階級的生活條件（革命雖政治底地克服了布爾喬亞與地主，但在經濟底，意識形態底上面，他們尚存在着。革命還不是無階級的時代，一時反要更激成階級的對立鬥爭的）的變化而起的。

革命影響及文學最重要的，除布爾喬亞文學的這樣變化之外，就是普羅列塔里亞文學的醒目的勃興。

革命使普羅列塔里亞特進於支配底地位，給了他創造的好條件。結果，非自然發生底的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便興起來。但普羅列塔里亞文學的運動，也跟着年月的過往，漸漸發達下去了。

關於這些的變遷的過程，試作一個精細的年代底記述如下。

從革命後到今日的俄國文學，大體分爲三期最妥當。

第一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後至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的時期。

第二期，是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時期。這個時期因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和第一期的情調非常差異。

第三期，是從一九二五年七月的『黨的文藝政策』的發表起至今日時期。這個時期，因文藝政策給了第二期的論文到某程度的解決，是個漸漸注重創作起來了的時期。

## 2 第一期

第一期就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只看『戰時共產主義』這句話便可以明白，蘇維埃的全社會，在這個時期是差不多把全部的力量都注在政戰（指揮黨軍和反革命的諸勢力戰）及經濟戰（因物質底窮乏，人人只爲着生而非費精力的大部分不可。）的了。所以這個時期的俄國文學，全在混沌的狀態中。尤其是在革命後的半年間，因社會底變動太大，文學竟一時完全斷絕了。

然，文學不久就再生起來。而第一被印刷刊行的文學是普羅文學，是極當然的事。因爲

( 828 )

革命在一切的方面，都給與普羅列塔里亞特最方便的條件。

革命後的普羅文學，以普羅教化部(Proutk)的運動的一部發生了。普羅教化部，是A. Bogdanov 長年間的理想，接着革命的好機會實現出來的東西。牠的設立在一九一八年，但倏忽之間便擴佈全俄，數月達到三百以上。這個運動的目的，不待說是在組織底地確保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化上(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分野)的支配底地位。由是，普羅教化部比誰都先提出普羅的文化底獨立問題，布爾喬亞文化的繼承問題，怎樣對付非普羅文化的問題，諸如此類的普羅當前的最重大的文化問題，來討論了。

從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普羅教化部的第一回全俄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在這會議上可決了如次的決議。

『爲要在社會底活動，鬥爭，建設上組織自己的力量，普羅列塔里亞特必要自己的階級藝術。』

比這個會議還在先，普羅教化部已經開始出版普羅文學者的叢書，爲運動的第一步了。最先出來的，是亞歷舍額斯契約夫的詩和散文集的『勞動者的槌音之詩』。

又從一九一八年七月起，普羅教化部的中央機關雜誌『普羅列塔里亞文化』發行，繼着

「鎔鑪」(莫斯科)，「未來」(列寧格勒)也出現，風行所及，更至於各地的普羅教化部都有着各自的機關雜誌了。初期的普羅文學，就是以這些雜誌為中心，而在作品方面理論方面都極形活動了。

普羅教化部，恐怕就是人類最初的普羅文學運動的母胎。所以許多堪負這樣重任的傑出的文藝理論家，齊集在那兒。第一就是這個運動的指導者 A. A. Pogdaniyev，圍繞着他的，有夫約特爾，卡里甯，巴武厄爾，麥斯沙里科，瓦列里揚，巴里揚斯其等。他們都是永久不能夠被忘記的普羅文藝理論家。

普羅教化部的文學理論，是從普羅列塔里亞特要在第三線得到勝利，必須有他們自身的文學即普羅文學這個見解出發的。而普羅列塔里亞特之所以必要自己的階級藝術，是因為那有組織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力量，能夠幫助普羅列塔里亞特的目的達成的。

普羅列塔里亞的意識形態是集團主義。所以普羅文學是集團主義的藝術。普羅文學是集團主義的藝術說，明快地規定普羅文學的根本特質，是至今日被一般所承認的理論。所以最初提唱這個見解，是普羅教化部不朽的功績；然而普羅教化部的文學論的特色，還是在乎說普羅文學須努力於集團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組織，同時不可不常意識着全人類底精神的樹立這

個目的，而立志使這個精神成長這一點。

由是普羅文學既是經集團主義而向全人類底精神的，所以說題材不得僅限於集團底現象，又說普羅文學非攝取過去的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全人類底文學，來做自己成長的糧不可。

如上述的普羅教化部的文學論，是抽象底，原始底的。這是因為在普羅教化部活躍的時代（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普羅列塔里亞特的面前雖有政治底，經濟底現實，但藝術底現實差不多完全沒有的緣故。

一九二〇年，給與以普羅教化部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一個致命底打擊了。那就是普羅文學的最有才能，最被一般所期待的理論家卡里甯及麥斯沙里科相繼而死的事。他們的過早的病死，據說是因革命後不眠不息的活動，把全部的精力都供獻了的緣故。

以失掉這個有力的指導者為一部的原因，以後普羅文學運動的中心，便移到在同一九二〇年組織出來的普羅作家團體『鐵廠』去了。

『鐵廠』是文學史上最初的普羅作家團體，在這兒，集着初期的普羅作家的全部（除開地密場揚麥德奴威）。

『鐵廠』一派的普羅文學的特色，是在絕叫底地歌咏熱情，興奮這點。他們抽象底地以字

宙底大規模，來歌唱着革命的世界底意義，解放的熱情。因為在革命的混亂中，是沒有具體底地描寫，敘述的餘暇的。『鐵廠』一派的文學觀，是登在這個雜誌第一號的宣言，及在這一年五月十日的全俄普羅作家會議（從二十五個都市集了一百五十人）的決議；那和普羅教化部的理論有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普羅教化部注重文學的內容，反之，『鐵廠』却在形式方面盡心，即理論家和作家的相異。

3. 第二期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佈告，從六月開始實施的新經濟政策（NEP），是蘇俄社會生活的一大轉換。因之，在文壇上也起了大變化。

新經濟政策把蘇俄的社會，從物質底貧困救出來了。結果，蘇俄的文壇，才能夠定期刊行和革命前同樣的大冊的雜誌。『印刷與革命』及『赤色新地』的兩大雜誌，就是在這一年的六月同時開始發行的。兩者都是國立出版所所發行，前者的編輯是盧那卡爾斯基，後者由瓦浪斯基編輯直到今日。

以大雜誌的誕生為機緣，革命後一時沉滯了的俄國文學，便重新入於發展的時期了。這一個文學發展的物質底好機，在精神底方面，是立腳於着實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的時代。（新

經濟政策便是現實主義的政治底經濟底表現。)所以在這兒所要求的文學，是現實底客觀底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最適合於現實主義文學的形式的，不待說是散文。因這樣的理由，所以蘇俄的文學，開始要求表現自己的現實的作品，和即於現實而確實地進展下去的傾向。然而從來醉心於革命成功的歡喜和理想的高唱，過信自己的力量，期待着世界革命現在快就要成功的詩人們(鐵廠一派)，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同時，精神上受着激烈的打擊，不能容易地就轉向於現實主義的精神。

這時，那親自體驗了國內戰當時的現實的，雖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也不反對蘇俄的智識階級，便開始描寫他們的體驗來了。他們因最初把新時代和新人物，具體底地示給蘇俄的公衆知道，所以受了非常的歡迎。並且受了舊文化的薰育的他們的藝術底天分的優秀，是從來的普羅作家所看不到的，這也是一個原因。關於他們，托羅茲基這樣說着：——

『他們的文學底及一般底外觀，是由革命所創造的。而他們的全部，都各各自己容納着革命。然，在這些個人底的容納之中，有着他們全部所共通的特質。那就是他們截然和共產主義區別着，常有着反對共產主義傾向的特質。他們把握不着革命的全體。所以在他們，革命的共產主義底目的是不可解的。他們多少都有越過勞動者的頭，而以希望的眼睛望農民的



傾向。他們不是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藝術家，而是革命的藝術底同伴者。」這實在是一個適評。以後他們便被稱為同伴者了。

兩大雜誌，尤其是『赤色新地』喜提供誌面給他們。因此，同伴者一躍便占了蘇俄文壇的支配底地位。若從他們的文學底才能之點來說，他們是適於這個地位的；但若從意識形態的方面來說，他們在普羅列塔里亞特獨裁的蘇俄，可以說是不適於這個地位的也未可定。因為同伴者，是反映着認革命只是政治底的小布爾喬亞（猶其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的。然而這是普羅文學未發達的時期所難免的事。

同伴者的文學，是昨日的文學到明日的文學之間的橋。在他們的文學之中，和過去的傳統衝突的沒有，但傳統的支配也已經沒有了。這樣，從他們的全盛期二一年至二五年之間，他們實在顯示了多種多樣的色彩，但其後和蘇俄社會內的階級底文化進着步同時，便起左右的分離，比里尼壓克，葉賽甯等爆露了反革命的本性，而列奧諾夫，舍夫里拿，伊瓦諾夫，耶科列夫，夫厄田，巴麥里等的傑出的作家，則漸次和普羅列塔里亞意識形態和解下去了。在這個意味上，列奧諾夫的『巴爾奴基』，舍夫里拿的『維里涅壓』，夫厄田的『都市與年』，伊瓦諾夫的『哈勃』，巴麥里的『騎兵隊』，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同伴者一躍在文壇上占着壓倒底勢力這回事，給與普羅文學運動非常的衝動。普羅文學運動應着這樣的形勢，不得不重新再整頓陣容了。而這個新陣容，不由『鐵廠』一派，而由一般新人的力量所建設了。

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同時，從來把全力傾在軍事底政治底的戰線上的共產黨員，開始把他們的力移向於文化戰野了。結果，在一九二二年之初，生出了兩個新的普羅文學團體。一個是以少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爲土台的『少年親衛隊』，還有一個是以新聞報『勞動者的莫斯科』爲基礎的『勞動者之春』。

然，在這些新進出於文壇的共產黨員之前，有非普羅作家的壓倒底優勢，及把握不到新階級(Noe)的意義的可憐的友軍(鐵廠)存在。這是他們所不能默認的形勢。結果，他們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在『少年親衛隊』的編輯室集會，組織了新團體『十月』。

在這個團體，脫出了『鐵廠』的羅朵夫，馬拉守金，朵羅哥伊淺科，『少年親衛隊』的同人亞爾登，武厄削路易，麥茲勇斯基，賈羅夫，守敏，古茲涅左夫，『勞動者之春』的同人索科羅夫，伊斯包，朵羅甯，此外列列威支，里麥田斯基及達拉索夫，羅幾奧諾夫等，都參加了。他們設立這個團體的意旨，在同日他們寄給『伊茲威斯賈』紙的書翰中說得很明白。這封

書翰被揭載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伊茲威斯賈』的報紙上：——

「最近，普羅作家團體『鐵廠』，據我們的確信，已經有着和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化戰野上鬥爭進展中所生的諸問題相離很遠的趣味，而變爲少數人的封鎖底團體了。

「在這樣狀態中的『鐵廠』，我們認爲是阻害普羅文學的新興勢力發達的機關，所以我們以在普羅文學上確立共產黨的方針，以全俄及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的設立，爲緊急的目的，組織普羅作家團體『十月』出來。」

爲着要實現這個目的，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之間，開了普羅作家第一回莫斯科會議。代表『鐵廠』的基里羅夫，攜着自派的宣言書出席這個會議來了。其他七十四人的作家來集。內容是勞動者三十七人，智識階級二十五人，農民十人，但其中五十人是共產黨員。

在這個議會的席上，『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被組織起來，（『鐵廠』沒有參加），羅朵夫的報告被採用爲『十月』的綱領了。這個綱領雖以羅朵夫的名義發表，但實在是由這一派的四五人的批評家（列列威支及其他）所合作出來的。而這個綱領。是蘇俄普羅文藝理論中最重要

的理論，可以由下面的事實證明：就是這個綱領，不單是爲『十月』一派所採用，在二五年五

月的全聯邦普羅作家聯盟的擴大執行議會，也被採爲綱領了。借着列列威支的說明，這綱領『並不是意味着把一切的普羅文藝作品導入兵營底單調，而是表示自由的必然的創造底欲求，也有着一定的意識形態底見解，以根本底見解的一致爲基礎而發達』的。這個綱領包含着一切普羅列塔里亞的領導權獲得的必要，作品的內容，形式的問題，及對同時代的非普羅文學的關係的諸問題。

#### 4 『在哨所』和『列夫』的論爭及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的結成

『十月』一派，在一九二三年月六，起始發行自己的機關紙『在哨所』。羅宋夫，列列威支，瓦進，伊列格羅夫及其他的論客，據着這個『在哨所』作文非難『鐵廠』，又對『同伴者』及『列夫』加以激烈的攻擊。這時候，他們主張在政策上，非以政治底手段來克服這諸派不可。這兒便有他們的根本底錯誤。這和普羅教化部的理論完全相反。然，『在哨所』的論戰是活躍的。這個雜誌差不多全部都登載着理論。（作品大多數是載在『少年親衛隊』或『勞動者之春』的。或者出單行本。）

在作品方面，這一派也非常活動。順應着新經濟政策的精神，堅實的敘事詩代着從來的『鐵廠』的抒情詩而興。他們不適於描寫革命的『節目』，而適於描寫革命的『普通日』。但這不

待說不是意味着『鐵廠』的詩作的無價值。各是各時代的必然的必要的產物。

在散文的方面，也出現了不少於『同伴者』的人材。雖同是描寫革命的現實，但他們是以前衛的眼睛來觀察的；在這兒有他們絕對的優勢。在這方面，舍拉費莫威支的『鐵之流』，麥仁斯基的『一週間』，格拉特科夫的『水門汀』，忽魯馬諾夫的『賈巴厄夫』，馬拉守金的『達尼爾的沒落』，法梯厄夫的『潰滅』等，都是可注目的作品。

應着『十月』一派的攻擊爲同伴底力說他們的偉大的社會底意義的，是托羅茲基與瓦浪斯基。猶其是『赤色新地』的編輯者而直接幫他們的瓦浪斯基，當着『十月』的陣頭大奮戰了。這兩派的論戰是蘇俄文藝批評史上最可注意的事，在那兒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文藝問題。做擁護同伴者的根柢的，是托羅茲基的普羅列塔里亞文化的否定論。然而他們仍然是普羅列塔里亞特所生的文學（他們稱之爲革命的文學）的熱心的同情者；不過不像『在哨所』一派似地那麼極端支持他們罷了。公平看起來，他們的理論，比『在哨所』一派遠示着深刻的文藝（文藝的特殊性）的理解。

『列夫』也從牠獨特的立場應戰『在哨所』了。『列夫』（藝術左翼戰線）是應着未來派的『20』的變形。這是在一九二三年三月，舊未來派的同人爲主，結成『藝術左翼戰線』，開始發行了

機關雜誌『列夫』的。

在『列夫』的創刊號上，題爲『綱領』，登載着三個宣言及詳述着此派的藝術理論的久賈克的長論文『在生活建設的旗下』。要點如次：——

『列夫』要依自治團體的精神來煽動藝術。

『列夫』要和舊布爾喬亞文學（生活破壞的文學）戰，而產生生活建設的文學。

『列夫』對於藝術諸問題，不像那只重視思想的最左翼派（在哨所）似地依多數來解決，而  
要由工作來解決。

但如前述『列夫』的前身『未來派』，是以布爾喬亞文學傳統的文學底否定者破壞者產生出來的。所以生活意識底地否定布爾喬亞文學，要把這意識都取入藝術的內容，事實上在他們是很困難。在這一點，他們到底不及普羅文學的理論。然而在形式的範圍，他們比誰都過激地把過去的傳統破壞了。他們想把藝術的形式和生產的形式混在一起。由是他們不單在文學方面，在繪畫，音樂，工業的方面也進出了。這一點他們和構成主義一致。所以這一派的作品和Zepd一樣，一時雖示着寫實底散文底傾向，但後來漸次變成構成底起來了。而比着同伴者的文學農村底，他們顯著地是都會底的。在最近少年蘇俄的智識階級，也很多示着這個傾

向。『列夫』的藝術理論，是現代的藝術理論最可注目的之一。

對於『在哨所』的攻擊，『鐵廠』也應戰了。第一彈就是在前記的普羅作家第一回莫斯科會議朗讀了的宣言。這個宣言在一九二三年的『普拉烏達』報第一八六號發表了。可是這宣言含着許多的矛盾。他們無視了他們從來的藝術底情調，單單爲着理論底對抗而大言壯語。然，無論怎樣想在理論上求補救，他們的藝術底情調也已成過去。如印格羅夫在『在哨所』的創刊號所指摘似地，從傾向上說，『鐵廠』是已經滅亡了的。因這結果，『鐵廠』常常要起分裂。然，他們的一部分還想挽回頹勢，以天才詩人卡根爲中心，在一九二四年的六月，發行了『勞動者的雜誌』。可是列列威支在『十月』的創刊號上，作一篇論文論『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之道』，給與『鐵廠』致命底打擊了。

( 839 )

如上所述，第二期是『在哨所』所捲起的批評的時代，論爭的時代。這個論爭的激烈，教示着政治底意義的重大，而使俄國共產黨注意到文藝界來了。（這一點是『在哨所』的大功績）結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爲要決定黨對文藝的政策，由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刷部的主持，開了一個討論會。在這個討論會，有三個不同的立場。

第一是托羅茲基及瓦浪斯基的立場，擁護同伴者和『列夫』派，反對『在哨所』的普羅文學運動之要政策底地壓倒他們。

第二是『在哨所』一派的立場，絕叫普羅文學的領導權獲得的必要。就是要求共產黨直接干涉文學。

第三是布哈甯及盧那卡斯基的立場，這是折衷前二者的理論的。

這樣分成三派，終於不見有什麼解決，黨的政策決定急速定不下來。

在這個中間普羅文學運動的陣容，由『十月』一派的活躍，全國底戰線統一成功，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成立了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於第一次的大會，瓦進的報告『意識形態與文學』，被採用為決議案了。這個決議，是非難托羅茲基及瓦浪斯基的立場，徹底地要實現己派的主張的。

然，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發表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在文藝領域的黨的政策』，終於否定了他們的主張。（但普羅教化部以來的理論領導權獲得的要求，被認為正常的了。）

這個文藝政策給與從來的論爭一段落。由是文壇生出新的氣運來了。



黨的政策導普羅文學運動進入了新的方向。舊的『在哨所』消滅，新雜誌『在文學的哨所』代着發行了。加了『文學的』的文字，是大有意義的。這個雜誌，以實現由文藝政策所指示的方針爲目的。在一九二六年三月發行的這個雜誌的創刊號上，由編輯者之名，否定從來的『在哨所』的指導理論，述着如次。

『注意的焦點非移到創作方面不可。獨習與創作與自己批判是普羅作家的根本標語。』

由這個方向，他們開始努力要實現普羅列塔里亞特的文化底獨立。然，不肯拋棄從來的『在哨所』的立場的瓦進，列列威支，羅宋夫三人，終於脫出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離開大眾去了。

『在文學的哨所』的理論，是普羅文學運動最後的理論，因此也是最近的理論。在這個雜誌出現的一九二六年，普羅文學運動的陣營裏，已經集到許多不劣於任何派的天才。所以由作品的競爭上說，也已經有着足以獲得蘇俄文壇的領導權的實力了。

一方面那承繼着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的同伴者的文學，因在普羅列塔里亞社會生活之中，已經過了十年，當然要受着影響，也漸次與普羅列塔里亞意識形態融合起來了。這個傾

( 842 )

向，使普羅文學與其他的文學非常接近了。結果，爲要堅強地實行，保證在革命期的文學者的共同任務，共同利益，至一九二七年，『蘇俄作家總聯合』便被組織起來了。這個聯合，從來的一切的團體（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全俄農民作家同盟，『列夫』及其他）都參加了。

這只是聯合而不是合同，所以個個的羣還保持着牠們本來的形態，但這相當強固的聯合機關的組織，對於革命的目的之完成，使文學的偉力比從來的大很多。

並且在這個文學底努力的中心，普羅文學已經在質上或在量上都要握到政權了。  
這是最後的形勢。  
1930, 2, 7, 譯。

## 三個朋友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暉譯

古時有個可怕的大城。那裏住着許多人。這些人當中祇有一部分是富的，這富的一部分人支配其他所有的人們，強人們爲自己作工，多數的人同小孩子一起挨餓，時到寒冬，差不多凍死還得不到一塊破布的工錢。其時這可怕的大城有三個朋友。其中的一個是年老的賢明的人物，是一生爲着要知道怎樣纔能改不正爲正義的原故研究了世上一切書籍的人物。爲這

事業他的身體完全屈曲了。因此，走路的時候他長的白鬚幾乎垂到地面。

其次是一個不得已在某資本家的工廠作工的工人，他每每痛感人們儘管一生必得飢餓，懶惰的過奢侈的生活却不以為怪。第三是簡直是個小孩子似的很年幼的青年。但是一個僅有一塊小地和一匹瘦山羊的貧農的兒子。這農夫青年的名叫做卡斯巴兒。這卡斯巴兒驚於財主的膨大的地和家畜的羣，又見自己父親貧弱的地和瘦的一頭羊，從小就醒悟世界的不正了。

紀念日的前夜，工人梅希奧和卡斯巴兒時時到老人巴塔扎爾那邊去。他們坐在巴塔扎爾的屋頂下的房間，談日間所見所聞種種的事情，其中成為最談得多的話題，是，認真工作的人們能好好地生活的世界要怎樣纔能建設起來的問題。巴塔扎爾戴正了眼鏡，取過一本厚書來，打算借助牠來解決這個難題。梅希奧本同老人要好。就以天真爛漫的態度，嘲笑地看定自己頑強的拳頭。說：「巴塔扎爾，不是你難懂的書，是這頑強的拳頭同工人的弟兄們的拳頭合成一起來建設新世界的。」

但是，在耕田或拿草來喂瘦山羊的時節東想西想的小卡斯巴兒却說。

「我却以為是知識和拳頭合做一起來造世界的。」

不久。冬來了。風雪交加，寒氣貶骨的冬天來了。窮人很苦，可是誰也不想去救助他

們。

某晚的事情。卡斯巴兒跑到朋友的家裏來。他拂着帽子上的雪昂奮地說：

「請你聽，我昨夜做了一個怪夢。我看見沒有際涯的漆黑的大海，海面上打着怕人的風暴。青電從雲間輝閃。波濤像屋頂般高。在海上漂着的許多船都被吞到海底去了。我一留神，已在大波打上的船上，駭怕得什麼似的。可是忽然空中發亮了，從漆黑的夜的雲間出現了奇怪的赤星。於是風止海靜，發出平和的青輝。船滿載着一切有用的物品，美麗的物品。駛入曙光曦微，正在向明的港去。我同別的船員們一齊上陸，莫名其妙的走入美麗的城市了。那裏毫沒有難看的屋宇和狹穢的街道。所有的人都住着院子圍着的美麗的房子。他們的體格和顏色都很好。看起來又快樂又幸福似的。我在街上曾叫住一個人問『我現在在着什麼地方？』

『你所在着的是作工作者的幸福的城。在此地凡是認真作工的人都可以好好地生活的。』他說給我聽了。我想起自己和自己城中窮人的事情，再問道。

『怎麼樣纔能到這城來呢？』

『請跟着赤星來罷！』他答。到這裏我就醒了。

三個朋友於是長時間的談這怪夢，大家研究究竟有什麼意思。卡斯巴兒說。

「我從此每晚眺望天空，如果發見了赤星，就跟着牠到工作者幸福的城去。城找着之後再帶你們和所有的窮人來。」

翌晚，梅希奧在戶口的地方叫「我昨晚也見赤星了。」

兩人「講給我們聽呀講給我們聽呀」地叫。於是梅希奧開始說。

「在我面前展開無人的荒野。從荒野的兩端有大的灰色的砂烟互相捲來。仔細一看，原來在遠方有交戰着的兩個軍勢。一方的軍勢，服裝很美！兵士騎着漂亮的馬，使用世界中一切種數的武器，開始的時候，人數上較敵人優勢。別方面的軍勢，衣服襤褸，兵士赤腳，鞋也不穿，幾乎連極貧弱的武器都沒有。於是我一留神便已在襤褸的兵士中間，同他們一齊作戰了。可是，着好服裝的軍勢漸漸陷我們於非常的苦戰，紛紛追攏來了。我們這方面看着就要敗的樣子。這時，不意回頭一看，不是新的着襤褸的軍勢從四面八方飛捲而來，新手次第增加，做我們的援軍作戰着嗎？恐怖的戰爭開始了。大砲轟轟，槍聲劈拍地响，火藥的煙瀰漫得四近完全不見。我的周圍戰友紛紛倒地。因此我也漸漸不安起來了。這時，突然，濃灰色的煙一裂，看見頭上高高的天的一角輝着赤星。同時，着襤褸的軍勢閃然一聲衝上前去，把敵軍擊破了。這時候我就醒了。」

「你也做了赤星的夢真奇怪了。一定有什麼道理的。」卡斯巴爾說。

「完全是，這樣，我也想同你一齊跟赤星去了。」梅希奧點頭了。

但是巴塔扎爾搖搖頭。

「夢這東西是靠不住的。不要做這樣的蠢事罷，關係性命的妄想還是不做好啣。」

梅希奧要怒了，但卡斯巴兒說。

「我們等着巴塔扎爾也做不做赤星的夢好了。」

「那很好，如果我也夢見赤星定同你們一齊去。」老人答。然而這樣說了他的他的老瘦的腿恐怕不堪這旅行罷。他在心中暗暗的歎息。

「可是，單祇我們去是不行的。因為要着檻樓的通通給我們加勢時赤星纔亮，我們纔勝利了的。」梅希奧主張道。

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如果那夜巴塔扎爾也夢見了赤星，便無論男女小孩一城的窮人一個不剩的一齊帶去。

翌晚，梅希奧和卡斯巴兒將進未進巴塔扎爾的房間時，齊聲問道，「見了赤星嗎？」

巴塔扎爾老人點點頭。於是他做着非常認真的，然而很悲痛的面孔說。

「兩位，在未說我的夢以前，有不能不對你們自白的。昨日你們說要跟赤星去時，我所以嘲笑你們的夢的，實因為我怕長的旅路，荒狂的大海和戰爭。我又不願離開你們。爲這原故我纔阻止了你們的。請原諒我罷。」看着巴塔扎爾老人怪可憐的後悔而且悲哀，卡斯巴兒抱着他的頭，梅希奧撫着他的背安慰他。

「什麼，不要緊的，老人。我們什麼也沒怪你。」

「好了，好了，快點講你的夢罷。」卡斯巴兒不能忍耐似的說。

巴塔扎爾依他的話開始說。

「我分開密林登高而峻峻的山。一邊有怕人的深谷。一方在漆黑的夜色鎖着的三步以外看不見物事的地方樹木叢生着。樹根和灌木蔓盤地上，但仍不能不向這不可名狀的艱難前進了。天空遠遠的上方，正當着大樹的梢，赤星曦微地光着。我這時已身心交疲，只靠自己斫來做好的大樑木棍子支撐一步一步地前進。俄然，我恐怖起來了。我不知道我怕什麼，祇覺得心臟的鼓動鬚髯就要跳到喉嚨來，冷汗點點的從額上滴下來。路立刻通向漆黑的深的洞窟。走着走着一看裏面時不禁毛骨悚然，原來一個怪物在裏面呢。猛禽的爪，骸骨的頭，插雲般高而瘦的女人，躺在土上，看我來了。却爬起來，一跳，舞踊到我的面前。她用劈耳般

的聲大叫道。

『這傻東西，你說要跟赤星去是不是。你以為你可以通過我的洞邊嗎？像你這孱弱的樣子勝得過我嗎？當心點，我是住在這鬥爭林的最猛烈的化物的。就有彷彿到我的洞前來的，給我敗了的就有千人，他們的骸骨都在林中晒着呢。』

『你是什麼呢？』我顫抖着問。

『我是卑怯精，』女人答。於是這東西的身體越看越大起來，恐怖也就一刻一刻的增加上來了。看着看着我怕得幾乎精神都顛倒了。此時我充滿着恐怖仰視天空。見赤星閃閃的輝耀着。恐怖立刻爲之一掃。於是我揮起大槓棍，痛毆了三下那怪物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頭。怪物發出悲鳴，倒在地面死了。於是我洋洋前進。忘記了一切恐怖和疲勞。不久走到一眼泉水的地方來，蹲下去飲這清水。一隻鵲鴿在泉石之上飛來飛去。我總想這小鳥好像再三的在招呼我似的。我想太不講禮不好，於是行禮了。於是小鳥開始歌唱。不意我居然懂小鳥的語言。小鳥唱，『朋友呀，你雖然驅除了鬥爭林的可怕的怪物，現在還非殺黃金岩上曝日的龍不可呵，這樣做了以後到工作者的幸福城的道路纔開呢。』

『可愛的小鳥呀，那是怎麼樣的龍呢？』



「是叫做資本的龍。那東西從一百年前就貪吞人類和財富，至今還沒有吃飽的樣子呢。可是你用不着怕牠。用勤勉的拳和正當的知識這兩個武器就能夠殺牠了。」

「怪可愛的——小鳥姊，我單單只有知識呢。」我心慌地說了。可是小鳥却笑着唱道：

「請看看後邊，請看看後邊，」依牠的話向後一看，梅希奧不是站在弟兄們的前頭進行着來嗎？——從後頭，卡斯巴兒也跟着朋友們走來呢，這一來，確信勝利是我們的了。我們合做一起進行到黃金岩來了。龍正在岩上卷蟠着吐火呢。我們把牠打殺了，洋洋地向前進。直到遠遠地看見工作者的幸福城的塔尖和屋頂的時候纔醒了的。」

於是，三個朋友商定於次晚同男女小孩及城中所有的窮人一齊出發，跟着赤星去。他們站在衆人的前頭出了城門。看見天上赤星閃耀着。他們就跟着赤星走。同三個朋友夢中所見一模一樣的事故完全發生了。他們不能不通過鬥爭的林與怪物戰。他們不能不在曠漠的原野同着美服的軍勢激戰。不能不橫斷無涯的暗黑的大海。而且險些在恐怖的暴風雨中失掉性命。

然而，他們終於能立在工作者的幸福城的門前了。這時，卡斯巴兒指着赤星，發生歡呼之聲說。

「看呀，引導了我們的星真是我們的星呀。在我們的星的正中現着勞動的象徵的斧頭與鐮刀。」

他們皆舉起歡呼之聲，因為勝利地英勇地通過城門了。

## 兩首關於社會問題的民歌

辛木

### 短序

近人搜集民間歌謠，大都注意於歌詠愛情方面的，至於關於社會問題方面的，却少有人注意到了。今年春天，我曾下決心搜集廣東客人的關於這類的民歌，結果搜不到什麼驚人的成績；暑假時，遠在櫻花島國流浪的好嬖，却寄給我不少這種材料。因此便把有系統的長篇情歌，和這些民歌編成了一本因為妳，交廈門某書社出版。下錄的二首，是描寫婚姻問題的片段，至於歌詞的哀婉處，只有讓愛好民歌的讀者去體味了。

再：歌詞中有幾處與因為妳中所搜集的，稍有出入，蒙老友C君給我截正了幾處故也。

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最倒霉之日誌。

寡婦怨

後生無夫正孤淒，  
後生無夫正苦情，  
妹今不講叔不知；  
妹今無雙係一人；  
肚中有事無人講，  
三殮食飯無雙對，  
長輩面前不敢亂言語，  
夜夜睡覺自己眠，  
幾多抑鬱在肚裏。  
轉側單身正傷神。

後生無夫不威風，  
後生無夫苦難當，  
單隻屐子無一雙；  
食飽飯子入間房；  
十八妹子來守寡，  
睡到半夜思想起，  
無人牽起湊成雙，  
左右摸到空眠床，  
問到長輩詐耳聾。  
自想命歪無親郎。

兩首關於社會問題的民歌

後生無夫心就冷，  
後生無夫正淒涼，  
無夫妹子人看輕，  
單身獨步守空房，  
爺娘遺下有家業，  
半夜想起親郎事，  
兄弟姊嫂日夜爭，  
眼淚流來水般長，  
心中敢怒不敢聲。  
爬床挖蓆不得到天光！

後生無夫氣得凶，  
後生無夫日夜昏，  
燈草打結屈在心，  
心肝哭痛眼哭紅，  
妹子好比竹子樣，  
頭不梳來面不洗，  
月月生長肚裏空，  
七七四九未曾出房門，  
枉了一生在世中。  
命歪妹子攪水都不混。

後生無夫正淒涼，  
後生無夫日夜長，

丈夫死了無生養，  
枉屈妹子好難當；  
有花開來無子結，  
有花開來無子結，  
枉屈一生命久長，  
十月懷胎奈何養，  
糞酒好食我無嗜。  
妹子心中正難當。

等郎嫂

十八姐嫁到七歲郎，  
晡晡夜夜移檯上眠床。

「不是看你爺娘面，  
三拳兩掌打你下眠床。」

(晡晡夜夜，每天晚上也。)

「隔壁姪嫂你愛賢，  
帶大丈夫不過五六年；

初三初四娥眉月，  
十五十六正是月團圓。」

「隔壁叔婆你不知，  
等到郎大妹老呢！」

兩首關於社會問題的民歌

等到花開花又謝。  
等到團圓月落西，  
有錢難買少年時。」

「哀婊子！ 賤東西！ 喊到媒人嫁了你，  
嫁了你來討也過； 看個人材靚過你。」

「隔壁叔婆敢做我敢當，六月花草不怕霜；  
洋船專門漂江水。 鐵杓專攪滾油湯。」

「臭爛貨！ 臭賤貨！ 捉到你來灌狗屎。  
喊你爺娘來當面看， 斬你脚骨做鼓錘。」

一九二九年的歐美文藝界

## 北歐諸國

一九二八年度的諾貝爾文學賞，已經授予諾威婦人作家季克麗德·文德塞特夫人了。

夫人是丹麥人。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日生，今年五十歲。畢業實業學校後，服務於克利斯查尼雅市政廳，一九〇七年發表她的處女作，二年後（一九〇九年）退出市政廳，過她作家的生活。

一九二〇年出版三部作，「克利斯謙·拉維浪紫達特爾」使她成爲顛撲不破的一流作家。現在正又從事第二的三部作。夫人的作品，大抵以十四五世紀前後的世界爲題材。她所得的諾貝爾賞金據說都捐予慈善事業了。

一九二九年是北歐文學家生辰最多最熱鬧的一年。瑞典作家維涅爾·方·海典斯譚，和諾威的克努特·哈謨遜，都是在這一年做七十歲的壽辰。我們或者還記得罷，海典斯譚在三十歲所作的「文藝復興」嘗給了塞爾瑪·拉格列夫女士很大的刺擊，使她作浪漫主義的作品呢。

其次是瑞典的世界的作家哈瑪爾·左靄格亞堡，和丹麥的馬爾情·安特生·涅克蘇的六十壽辰。涅克蘇這幾年來都住在德國，去年爲着六十歲的生辰，特意遣歸他的故鄉，聞說今

後將不再過異國的生活了。近作『在鐵時代中』，描寫一農村青年，在世界大戰後混亂的世  
界中，成就了他道德的破產。

比利時現代最高詩人文·德·斐沃靄士特努，在附近岡晤的別莊死去了。享年不過五十  
一歲，使同國的文壇深置悼惜。

悲報傳出之後，其未亡人第一個接到的就是皇太子列奧頗爾德親王的吊問。『對於佛列  
密休偉大詩人嘉爾·文·德斐沃靄士特努的死去，謹表深厚的哀悼。請你許我分你的悲戚。』  
接着旅行中的國王也送來他的吊意。

斐沃靄士特努自十六歲以他的處女詩『克羅諾斯』震驚文壇以來，即常在新聞雜誌發表他  
的批評，隨筆，及小說等，他的純真而高雅的表現，使他成爲比利時第一流的作家。晚年任  
岡晤大學的文學教授，及學士院的會員。

### 德 奧

奧大利的戲劇家育俄·方·霍夫曼修泰爾於七月十五日以急病逝世，年止五十六歲。他  
最近因爲心臟病正過着退隱的生活，他的兒子又爲神經衰弱而自殺，他傷心的結果，使他先  
其兒子之葬儀而長逝。



霍夫曼修泰爾自一八九一年十八歲發表其處女作『明日』始，至一九二七年的『塔人』，中間以有名的戲劇『倚窗之女』，『冒險者和歌手』，『愛列克特拉』等，為新浪漫派的主將。此外有隨筆集四卷。

德國的小說家，戲劇家赫爾曼·茲德爾曼逝世了。他生於一八五七年，享年七十三歲。他在十九世紀後半，一時與哈普特曼並稱，小說的『猫橋』，『憂愁夫人』，『過去』，戲劇的『名譽』等，使他博到世界的聲名。自然主義的傾向，交錯着神祕主義，充滿着憂愁味的他的作品，很適確地描出了二十世紀初頭德國社會的形態。晚年雖有如『狂教授』的大作，但作品的通俗味，似乎使他漸為德國文壇所淡忘。

作家竊力希·馬利亞·盧馬爾克，以其小說『西部戰線無變動』震驚世界的文壇。他是歐洲大戰中的一個兵士。小說的內容是描寫戰線上的生活及當時德國國民的情形。該書在正月印刷初版三萬部，不二三月接連賣去百萬部，並為荷蘭，瑞典，丹麥，法國，挪威，匈牙利，西班牙，捷克斯拉伐亞，波蘭，意大利，猶哥斯拉維亞，俄國，拉斯託基亞，勞蘭，羅馬尼亞，美國，英國，日本，最近中國等所傳譯，至七月為止賣去的冊數，計美國二十一萬，英國十九萬五千，法國二十一萬九千，又如日本等編成戲劇上演，轟動一時，這都是文

壇上驚異的記錄。

奧大利的陸軍大臣。嚴令軍隊圖書館不得購買『西部戰線無變動。』因為這本小說是使軍人精神沮喪的。一個責任者會這樣說。

以勞動階級生活爲中心，世界大戰爲背景的列奧納德·法郎大的小說『嘉兒和安納』改作爲四幕的戲劇，在德國國內劇場上演，以其奇怪的科白，及舞台的效果，給了戲劇界異常的興味。

捷克斯拉伐亞的普拉格市劇場，一九二九年最成功的戲劇，爲路多夫·經迭克的『史維埃克大佐』。內容是描寫世界大戰中該國軍隊的活動。作家在戰前是個小學教師，詩人。戰後改業新聞記者。評壇上對他有可以置諸戰爭文學上位的批評。

### 蘇俄

勞農共和國聯邦蘇維埃大會選舉新中央執行委員，全數五百八十五名，內婦女百二十名。在新中央執行委員中，有馬克沈·高爾基。他本沒有出席，是以特別的決定再選出來的。

高爾基的勞作『里路謨·桑金』第二卷出版了。這是續『四十年』的第一卷的。以一九〇五

年一月的血星期日的革命終卷。但據說還要繼續第三卷呢。對於第二卷的一般評判，不見得樂觀。在這些作品中，高爾基的特異性，令讀者苦悶到窒息的那種色彩，似漸稀薄，而且隨便轉動人物削弱了焦點的存在。總之高爾基的作品，在藝術上很難說他有什麼新的進境。這是一部分人對他的批評。

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指導者布哈林，已失去了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勃拉烏達」編輯長的地位。據共產黨所聲明的理由，為因布氏反對蘇俄共產黨的政策，加入右派機會主義的陣營。

託爾斯泰的末女，亞力山大·留奧復納，現在經營託爾斯泰圖書館，曾到日本作關於圖書館的現狀，及託爾斯泰著作等的講演。

莫斯科的藝術座，舉行創立三十年紀念的慶祝。在當日選演五個代表的戲劇。這五個戲劇選擇的目標，在使觀眾能一目了然三十年間俄國演劇的展開。入選的劇本為「札·費奧多爾·約伐諾維齊」和「亞莫列莫列德·託列英」。後者是以共產黨革命為主題的。此外是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陀斯妥夫斯基的「加拉馬佐夫兄弟」，及「三姊妹」。一批評家評柴霍夫的「三姊妹」的演技，謂可從我們的社會組織，一掃對於勞動的一切睡魔，冷淡，及腐敗的無聊

云。

南歐諸國

意大利戲劇界的明星馬爾可·普拉加死了。享年六十八歲。他生於密蘭。他的初期作品『兩個家庭』，『朋友』，已經使他在國中享了聲名。大家都知道他是最冷嚴的自然主義系統的作家。農民劇『處女們』和『理想之妻』是他得意而且是成功的作品。他從純正的現實主義與費爾加相對立。不過最近殊為不振。

意大利的內務部禁止郭果里，陀斯安夫斯基，杜格涅夫，託爾斯泰等，舊俄羅斯文學家的作品在國中流行。理由為俄羅斯的文學可以供反法西斯帝宣傳的手段。所以一律禁止發賣云。

意大利建立了新的意大利學士院。由政府指名選定會員三十名。鄧農庶，辟蘭吉羅，羅塞帝，馬柯尼等的選拔是沒有疑問的。克羅捷，和費列洛，因有異議，尚未決定。

法國

法國的老前輩佐治·克里孟梭，去年已八十八歲，他為他的親友，法國的大畫家克羅德·莫涅寫的傳記，已經脫稿。莫涅死於一九二三年，八十三歲。克氏以簡動的筆致寫這本

「莫涅」，敘述這大畫家的生涯，及自目以來兩人親密的交情。

一九二八年的光庫爾賞金，落在莫里斯·曼斯唐唐·烏爾伊愛的作品「昂南讓·斯·彭塞·庶爾·梭·拔塞。」

法蘭西·亞卡德密賞金，爲安利·馬塞斯，和安多列·多育梅莊所獲得。馬塞斯獲賞的是他文學作品的全部。多育梅莊則是他的小說「利維爾·德·別特·克·盎亞倍爾·索伐捷。」馬塞斯是法郎士的弟子，由柏萊士轉入柏格森。這作品是短篇所集成，以非洲爲題材，以野獸，蠻人，能得到愛撫的，人道精神爲中心。

約翰·柯克託的「康·路·納維爾」及助爾·羅曼的「萊·張方·託列布爾」以其爲描寫空想的作品，成爲評論界的問題。

### 英美

埃齊·季·威爾士的映畫希納利奧脚本「會王之王」已以單行本出版。這是因爲他的第三子在映畫公司服務而寫的作品。其內容是標榜平和主義，以爲戰爭是可以人類意志避免的。可惜映畫業者因爲競爭權利甚激之故，還沒有映畫化。

威爾士著作的版權常發生問題，而且竟有不相干的書店出他的書，威氏很憤慨這種實

一九二九年的歐美文藝界

狀，馳書英美的書店，囑他們如果看見招搖撞騙的書店印行的本人的出版物時，立即報告。在書店方面則宣言要取相當的手段。

爲紀念前年死去的英國唯一的，而且是世界的女優愛蓮·特蓮女士，在倫敦發起了設立演劇博物館的計劃，並且立刻發表了此舉的旨趣，以蕭伯納氏爲委員，着手捐款的募集。

美國作家塞奧多爾·杜萊扎，爲女流作家杜羅特·湯生夫人所告發。原因是杜萊扎的新書『杜萊扎所見的蘇俄』，內容竊取她曾在新聞上發表過的俄羅斯觀的一部。杜萊扎的辯解，則謂夫人所發表的，正是本人的意見，是本人在俄國同夫人住在同一旅館時對她說的見聞記呢。她是美國第一流作家希列克列亞·留意士的夫人。

愛德華·嘉本特，於六月二十八日逝去，壽六十五歲。他是華爾特·惠特曼的友人，發表詩集『向民主主義方面去』以來，以思想家見知於世。更對於藝術，社會，及婦女問題，發表獨創的意見，博得世界的聲名。名著『愛的成年』，『文明的原因及結果』，以及其他著作，皆廣爲世人所愛讀。他的思想，以人道主義，愛，及自由爲目標。以社會主義爲基礎。

英國的戲劇家，亨利·亞薩·莊慈，於一月七日死去，年七十七歲。他自一八八二年以一篇『自銀王』得名於劇壇以來，一八八四年又出『聖人和罪人』。又上演『猶大』『誑者』等皆大

成功。其後繼續出版許多喜劇。與亞薩·波涅羅共占近代英國二大作家的位置。

拉多克利夫·霍爾女士的小說『寂寞的井戶』以壞亂風俗之名禁止發賣，抗議先從柏爾朱謔和愛爾蘭提起，繼成爲英國文壇的問題。理由是它是復羅意德的思想，描寫性慾交錯的。蕭伯納爲此也曾抗議過。著名的作家書店，提出「專門家」的反證。當局對之，這樣答覆道：「問題是，無論專門家怎樣證明，與裁判所是沒有關係的。作品寫得怎樣好也不成問題。如果都以專門家的證明來故盾牌，不但許許多多敗壞風俗的書籍都不受發賣禁止，而且寫得好的壞書將會更爲多數人所閱讀」云云。『寂寞的井戶』在英國誠然被禁止了。可是在美國却像生了翅勝似的暢賣呢。

#### 印度

泰哥兒第三次到日本。他先是到美國去的，因爲對於美國移民官的態度太感不快，纔又折回日本講演『有關哲學』。初本預定在日本多住的，因爲老病復發，遂匆匆歸國。

## 讀會家父子合譯的肉與死

乖 乖

你以為看見了『貨價真實』的牌子，就可以相信他店裏的東西一定是『貨真』，『價實』麼？先生，你真太天真了，假使真是這樣想的。

你要一個例麼？好，*Je Vous!*！（恕我有時在這裏插幾個法文字。這並不是賣弄我的法文本事，這是只因為『洋涇浜』說慣了，中外文同時自然混和了想來，手裏便自然的把牠們寫下來也。）

「……我們譯者的態度，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我們……譯成後仍交互的和原文對勘；有時為了一字一句的懷疑，似對敵似般尋瑕索癥，不少寬假，實行鏗校的古義，雖謬誤或隱晦仍不能免，然比較的自信忠實了。」（肉與死後記之7頁）

這本病夫虛白父子譯的肉與死，實使我小子驚詫到了萬分。我素常聽說曾老先生的法文好，而且也曾拜讀而又讚嘆過他譯的 *V. Hugo* 之幾篇戲曲 (*Bien entendu!* 我這裏不是來說他的文章的好不好，雖然魯迅先生稱讚過他的孽海花『結構工巧，文采斐然』的。) 但這回却給了我一個完全的欺騙（我以前——於今六七年了——的讚嘆他譯的東西，也許是沒有和原文對讀的緣故。）

他在譯文的字句上，確是在求『忠實』，於是：



“Un bruit de voix venait de l'entrée.”必得要翻成

「一陣人聲來從門口。」(頁一五五)(可惜不是「一聲的人來從門口!」)但這是他翻譯的格式，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可是譯文到底是「忠實」麼？

“…… Converté seulement d'un cote par un vaste flot d'or de cheveux.”(只半身為金浪般的頭髮遮蓋着——我這裏所加的翻譯，不過是說明這句的意思罷了，並沒有「該譯作這樣」之意。)(頁一)

變成了

「……旁邊湧起如浪的頭髮。」

曾先生這樣翻的時候，大概還沒有看到下節的文字，

“Elle couvrait la moitié du dos, S'étendait sous le ventre nu brillait encore auprès des genoux en boucle épaisse et arrondie.”(牠遮住了背的一半，鋪到裸着的腹下，還變成厚而圓的球在膝的四週閃爍着。)這一句便是前面那一句“…… Converté seulement d'un cote”的實地的描寫。曾先生以為是寫出的，翻出的，便過去了，可以不管，於是把這一句翻

讀曾家父子合譯的肉與死

成了！

( 866 )  
『：牠一半披在背上，一半直鋪到赤裸裸的腹下，還閃爍在帶着圓滿的膝蓋邊。』(頁一及二)

會先生這樣翻的時候，當然已經完全忘却了他剛才曾經寫過這樣一句：『：旁邊湧起如浪的頭髮』的。因為他假使沒有忘却，便立刻要覺得他前後所翻的矛盾——描寫的矛盾，而覺得自己的錯誤，加以更改——除非他覺得這是 P. Louys 的錯誤。

我們試再比較一下原文與會譯。我說會『譯』，因為他這個文章，自以為是照了原文寫譯下來的；實際呢，會譯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文章；我們試把會『譯』的再譯成法文，便變了這樣的一句：

“Dont la moitié couvrait le dos, l'autre moitié s'étendait tout droit sous le ventre nu et brillait encore auprès des genoux épais et ronds, ornés d'anneaux.”

我敢請會先生把他文的法譯與 P. Louys 的文字比較一下，看看牠們的不同處。

好好的法文中『亞西亞的』，或簡單地『亞洲的』，會先生把牠釋成了『亞西利亞』(頁二) 原文是 *Asiatique(s)*，我不知他怎樣譯的？他為什麼不也替牠做一個『註』，像『亞利哀納』

『加利利』一樣？他大概也查究不出來這個『亞西利亞』！

我起初很起勁的翻開這本肉與死來讀；但只看了七行，便見了這樣的譯文，心裏不禁暗暗喊着糟了！糟了！』但還提作精神讀下去，勉強完了一章。（二十二頁）你要知道我所發現的錯誤的數目麼？大大小小，不可寬恕之點，竟有百數十處……我沒有勇氣讀下去了……但我的手隨便又翻到了九十二頁；眼光到處，又按連發現了五個錯誤（在兩行中！）……我的手又翻到了一百二十六頁……心裏却決定不高興看了，立起來坐到鋼琴前去彈奏了一回，寬了我的心……仍舊再回到寫字台前坐下，從一二六頁起看下去，一直到了二百頁。你不要以為我是感到了什麼興趣，所以一口氣看了這許多！並不。我到處逢到一大堆一大堆不可寬免的錯誤，但在這些錯誤中我想，找些平日瞻仰的曾先生的文字的好處來；但是竟也完全失望。……

我這樣的寫也許曾先生要以為我是在胡言八道；所以請語絲的編者及讀者，更寬許我些地位及時間來檢些最最『乖乖了不得！』的例子！

『彷彿她的懷孕……』（頁三，第四行）  
彷彿，原文爲 *Comme*，應作『因爲……』

( 868 )

『——太陽才起來，他說。』(頁八第五行)

原文——*Au lever du soleil, il a dit……*，這是跟了上文葛麗雪的問題來的，應譯為

『——在太陽起來的時候，他說……』

『——你全攔着……我交給……去。』(頁九·末二行)

原文：*Je les mettrai tons……güe je paie…… Va* 應譯作：『我將把牠們都帶上……我

出錢僱來的……去。』

『自己穿着……』(頁十第三行)

自己穿着原文為 *S'effirer* 伸腰也。

『她自己也幫着……』(頁十二第六行)

這裏的『她』還是指印女奴而言的。想曾先生沒有注意到這印奴是女的，所以一見 *elle* 字樣，便以為是葛麗雪自己。*D'ailleurs*，這一段譯得完全一場糊塗！

『在圓滿的後臂……』(頁十四第二行)

後臂，原文為 *la croupe*，臀部也。

『從乳上……』(頁十，九末行)

乳，原文爲 *le rein*，腰部也。在頁一七四頁三行，有同一的錯誤。曾先生又連上三次把 *après* 當作 *suprès* 譯成了「在……近旁，」（頁一七三之第六行，頁一八四之第一及二行，頁一八九之第三行），*S'accoouter*（憑肘）譯作了「緊靠着她的肘」（頁二三〇之第七行，）*goûter* *Pas perdu le temps en conversations*（我沒有把功夫白丟在談話上。）變成了「沒有功夫同她談話，」（頁一三三之第五行，）*il Posa Silencieusement un baiser entre les seins Pythias* *le lui rendit sur la bouche……*（他默默地在乳間親了一個吻，比蒂亞在他嘴上還敬了一個……）變成了「他默默地按了兩人的吻，比蒂亞也回了他一個吻……」（頁一三七之第七行）*Bonne*（雄山羊）變成了「牝牛」（頁一三八之第八行）*etc. etc.……* 最有趣的，把 *cela n'empêche pas que*……譯作「因此……定要……」（頁一三四之第七行。）譬如我說：「曾先生是被人尊崇的小說家，但 *cela n'empêche pas qu' il fasse des fautes formidables dans la traduction……*」若把這下字句譯成「因此」他「定要」弄些了不得的錯誤在翻譯裏……「曾先生你看行不行的？！還有，他把 *intéressant* 譯作「去留心」（頁一三一之第八行。）假使我現在說：「曾先生，你的翻譯 *n'est pas intéressante du tout*，」這並不是說「你的翻譯「不大去留心」，定說「你的翻譯「不行」就是了！

( 870 )

但是，你要以為這些「臀部」變了「後臂」，「腰」變了「乳」，「雄山羊」變了「牝牛」一類的錯處，是算不了什麼的？你還要規模更大些的錯處麼？先生，你不免苛求了些！但是，*Je suis entierement a votre disposition*—

我們現在是到了頁一九一，第三卷第一章『到。』我們先來讀原文的第一句話：

“*Bacchis etait courtesane depuis plus de vingt-cingans E' a est a dire qu'elle approche de la quarantaire etque sa beaute ……*”

P. Louys在這裏所說的一個妓女叫做Bacchis的，是操了神女生涯者已經有二十五年多了；是說她將近四十歲了等等。……你知道曾先生怎樣翻的麼？這裏便是他的譯文：

『巴葛唏是二十五歲多的女妓，人家說她將近四十歲……』

一個二十五歲多的女人，人家竟會說她將近四十歲，這個在在下看起來，倒是個新聞！隨便怎樣老相，便是二十五歲的男子，留長了鬍子，也決沒有看去像四十歲的，何況是一個女子？這個事實，不必要有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及科學家的觀察體驗的精神才可知道。……而且這個也不必要曾先生花了腦力去推想，P. Louys在第四卷之第二章裏，借了Philotis的嘴，說得明明白白，說起她——Bacchis——瘦得已要用項圈去遮掩她頸子上的深窪，「胸部

扁得已需用假乳，太陽穴部的白髮已需染黑，頭髮少得要戴髮套……（肉與死頁二八八）曾先生也許沒有看到這裏（因為肉與死從第四部起，是他子官譯了。）他或許也感覺到他譯出的有些不近情理，但因法文文理究竟不十分高明，看來看去，還是那樣的意思，於是隨她去了，一面心裏在暗暗笑着P. Louys的觀察不週到也說不定！便在這一章的起始，不過隔了一小節，又弄出了一個笑話。這下我要請你們先看了，研究了好的譯文後，再看原文。譯文是：

「她很能知足的祇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準備將來叫她每年生育……」（頁一九一之第八及九行）

想你們都看懂的罷；她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來預備將來生育的？好，請再繼續看下去：

「……七個非常美的女夾種在女奴腹裏種出來了，也生了三個男孩……」（頁一九二，第二及三行）

（871）  
「七個」女夾種，加上了「三個」男孩——當然也是夾種！——一共十個孩子，從女奴的腹裏種出來了。這女奴，當然便是那十歲的黑女，（因為Bacon很能知足的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也。）現在從這個十歲的黑女的肚裏，忽然接連種出了十個夾種來！！真是了不得！你們

( 872 )

懂得這個訣巧——會先生這樣生育的訣巧麼？即現在世界上研究馬種，及一般生物學者，生理學者，恐都懂不了這個生育方法！所以我勸你們也不必白費心血去研究這個 *Ultra-rapide* 的生育方法，且來讀 *PLOYS* 的原文：

“.....elle avait su secontenter pendant dieans d'une seule negresse et parer a e avenir en la faisant feconder chaque anee.....”

意思是：「她十年來能夠滿足着只用一個黑女，叫她每年生育以救濟將來……」只是這樣極簡單的意思，*PLOYS* 並沒有說出黑女的年歲，也沒有傳授她特別生育的方法。女奴既服務了十年，每年生一個雖然已很吃力，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了。……

我想這些例子，一定已經很能滿會先生的要求了。這還不過是在我所看過的一百二三十頁中發現的錯誤中之百分之一二呢！從這些錯誤中看來，我還得誠心勸告會老先生多下些文法上的工夫，將來再翻譯的時候，一定不至於有這類的笑話了。

可是在結束之前，我還得說句公平話。虛白譯的部份比他父親譯的要好多了，雖然還到處可發現錯誤。不過無論如何，這部肉與死的譯文，配不上掛起『貨真價實』的招牌。

九月下旬在客邸



# 話絲

第五卷，第四五期

## 唐堇寄秦珊

少仙

恐不能再見的秦珊：前幾天于曇花月刊上讀到你那封長信；當時就想答覆，大約又遇到什麼事吧？直隔到現在。

你似乎還不能忘情於我們的過去，所以屢次用戀戀的字眼，寫到二年前那個春夏；我覺得你如果專為在曇花月刊上顯示你優美的文才，是不妨那麼寫出的。若為了使我看見動情，秦珊，你這就錯了！幾曾看見用水澆石，水沁透過石心裏；况那已是陳跡；陳舊得如荒古秋風，更不能使埋在我胸中的死灰復燃。

( 873 )

我現在所以要給你去這封信的，並不和你寫信時心情一樣；想使過去復活在現在。是因爲你信中對我有許多誤解，我不得不向你剖白。固然，也許你並沒有誤解我，是爲了給世人賞鑑，不得不寫出些好聽的言詞來。如果是這樣，我也並不反對，不過我終竟怕你誤解了

我，因為我們認識的機會很偶然，而聚會的時間又極短促；況且你眼瞳中又蒙了理想的雲翳，恐怕沒有看見我的真面目，所以才使我有再向你捉筆的機會。

你說：「永遠忘不掉發亮的皮綁腿向我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好吧，就從這個「軍禮」說起罷。我們發生關係，是從這個軍禮開始的。那是二年前的春天，櫻桃正紅的時候，我們相逢在玄武湖畔。

寫到這裏，又勾引起我思念舊友的傷懷了！你大約還沒有忘記高個子的馮大個兒吧？我順便告訴你：他現在已死了；死在且河邊的戰場上。就是去年十月間南方報紙上遍載「我軍大捷」的那個狂喜消息下的犧牲者。他的尸體我沒有找到，因為那一場大捷死去的大約在三千左右，並且是「大捷」，所以戰後隨即掩埋了。可是你不必為大幹子傷心，在得到他戰死消息的那一晚，我以四兩白干，早經向他祝過福了。你以後將永遠不再聽他多事的嘮叨，見他常裂的笑口，也當祝福他比我們早得到黑酣的永息。

我不知道你怎樣和馮大個子認識，可是我們的相識，是經馮介紹的，在未和你相識之前，他曾這樣告訴過我：「老唐，我送給你一個花束好不好？可是你不能留戀花束，就不到前線去。」我鄙笑了他一下，說：「我不曉得什麼叫留戀，因為我從來沒有留戀過。」說罷

這話的第二天，就在玄武湖畔紅熟的櫻桃林中遇見了你。

你說「永遠忘不掉發亮的皮綁腿向我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我也說：「永遠忘不掉黑色綢裙，紫藤羅春衫，握着一束紅櫻桃向我鞠躬時那個柔曼的嬌態。當你的臉從蔭幽的碧林中映出時，那是個乳白色的夢幻！玄武湖的春光，頓時翳曇在詩神的薄翼下。我那個軍禮好像被一種石火似的電覺衝激而出的。你的柔曼的鞠躬，難道不是因了我的衝激而纔格外嬌怯嗎？珊，悔恨我們何不把當時的初逢倩一個名畫家描出呢？固然在現在想來是無聊，可是天地間比這更無聊的事不是永遠被人類保存着嗎？」

那一天的游玩，我記得很清楚：錢太太，林小姐；我們這一邊是四個男的。可是七個人中，除老馮已死外，其餘的也不知飄飛到那裏去了！那個矮個子尖喉嚨的曹軍法官，聽說回他們廣東去了。連那匹銀色馬也算上，我們是八個生物。珊，這八個生物的集團，你何以單單記得我一個呢？並且在半日的游玩中，何以又僅僅記得我向你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我騎着馬在夕陽道上護送你回家時的情景，你已忘了嗎？

珊，我提起向錢太太家裏移居時——就是你的臨時寄宿所。——的往事，更不能不酸心於我老朋友馮大個子的過去。這個撮合是他向錢太太提議的。搬到後好久，錢太太才向我說

過。原來他說我沒有享過家庭幸福，自幼漂流在外面，想使我嘗味一下家庭的滋味。他從前嘗說我所以有那麼多的冷酷的思想的緣故，完全是養成在野地裏；就和游蕩在山野裏的孤狼一樣，不惜把殘酷的牙爪，偏偏向人世最溫愛的處所撕裂。大約他想趁這個機會把我消融在母性的家庭下，好變成一個世人所喜好的家畜。他這番苦心，我實在無處捧獻我的感謝，在他熱血沁乾在戰場以後。「大人心長，」馮大個子的仁愛，可以從他高大的體格上找到。然而馮大個子的仁愛，並沒有變過我一根毫毛，直到現在還讓我狼性的殘酷存留在人類裏。

搬到錢太太家裏後，你的好意從外面看，我總算接受了；可是珊，讓我實招了罷！我不過惑於你十八歲的青春，密黑的髮和淺紅的面。要說把真心供給你，——就是生死以之的那種愛的狂迷。——在我辦不到。我不是戀愛一元論者，我之戀愛你，也正如我之從事革命一樣。在我從事革命之初，並沒有接受過什麼主義；也沒有歸依過什麼宗教；更沒有感到過什麼壓迫，有不得不革之勢，無非被一種好奇和遊戲的本能衝動着，奮起罷了。記得好像俄國有一個文人說過：「我們所以從事革命的，因為革命是世間無可比擬的奇險遊戲。」恰好說明我自己的心理。所以在遊戲的本能衝動過後，即使革命的狂潮還在激蕩中，我也棄之如敝履了。也正如在萬象昇平的時候，我忽然會舉起手槍來暴動一樣。對於你的戀愛，也是這

樣。所以當我被性慾衝動起而面對你密黑淺紅時，倘有什麼阻力來阻止我向你的狂擁熱抱，我會以我的性命爲賭博和中間的阻力角賽的；可是衝動過後，你的密黑與淺紅，眼淚與口涎，會從我瞬轉中逝去。珊，經我這樣說明，你還能對我們的過去迷信嗎？

經你提起錢太太家裏那幾株黑越越的梧桐來，我又想起那個蒸熱的暗夜；假山石上的癡狂！那夜的機會，是錢太太故意造成的。原來在我們昏迷中，老馮和曹軍法官恰好到前院來找我；錢太太告訴他倆說我們剛才上影戲館去了，若坐上快車，還可以追到。所以他倆趕忙追去了。豈知我們藏在後院假山石後……！

曹軍法官對你的心跡，我早已看到。然而所以不喜歡他的，不是爲了嫉妬。他的人格根本使我看不起！但你不要誤會，這裏所說的「人格」，並不如世俗所說的一般解。曹軍官的人格，就世俗看來，也許倒是典型的人物。我所以看不起他的爲了他是個鄙俗的概念論者。在他頭腦中，日夜所扮演的是邏輯，是系統，是至美至善，是聖賢英雄。所以當他無論談到了列甯，談到了孫中山，甚至談到了莫索里尼，一樣顯着緊張興奮。他常笑我不讀書，頭腦沒有系統，情感沒有軌道，信仰沒有標準；然而這些他認爲神聖的業績，都在我日夜計劃着破壞中的。不過對人世的競爭，他常占我的勝利；而對女人的競爭，他不得不甘拜下風了。

他常失敗在「狀元不如生殖器」的那個笑話裏。

你不能忘情我對你的施與？其實不只你，凡是女性，我都不吝惜我的施與的。我有討女性喜樂的口才，有使女性眼中燃燒戀火的體格，有為女性犧牲一切的精神。你之被我迷惑，正如凡屬健全的女性都不能不被我迷惑一樣。我再告訴你兩樁犯罪的證據：錢太太也會在我擁抱下擺脫過她早寡的枷鎖，林小姐我也替她掘開過處女的牢牆。我為免除你們間不能制止的衝突，所以這個秘密直保存到現在。對這兩個可憐的女性，我也竭盡我的本能向她們施與過了。我這樣對你說明，你不至再把我施與你的認為祕寶吧！

我沒有過過家庭生活，這是你所知道的。聽說家庭是女性的藩籬，也是女性的王殿；這只是聽說而已，究竟女性在家庭中是可憐的羊羔，還是可怕的魔王？我都不大清楚。不過自從我搬進錢太太家裏後，我彷彿變成了大家開玩笑的工具。她們有什麼話都不當着我面公開的談，老是藏在暗地裏咕咕噥噥，吃吃作笑。我不願讓人們把我當作生疏者看待！所以有一天向錢太太提出了抗議，說她不誠心招待我，至使得我雖處家庭，如居古寺。然而錢太太笑了，她說：「所有的男性於家庭中都是被這樣待遇着。女性除了和男性講那男女間共同的事外，是有許多處所不能和男性公開的，這正是家庭之迷人與惱人處；也正是一般男子嚮往

着家庭而又離棄着家庭的緣故。」她並誇獎我沒有家庭間所固有的概念，所以一切舉動，顯着滑稽而可愛，婦女們所以喜歡我的，就在這一點。

然而錢太太對我的恩惠是很令我感激的。而且她家庭的寬敞與幽涼，深沉與瀟灑，那是絕妙的避暑地；雖居城市，如在海邊。那一個幸福的暑假，談起來不但你不能忘情，就是我也幾分戀戀。每天和你糾纏着，和錢太太隱約着，和林小姐暗牽着；在我流浪生活中，實在是最富於微皺波紋的一段。如春風吹在萬紅競豔的湖面上；花搖水幌，月碎雲崩；藤攀蘿附，蓮醉桃羞的那麼微顫作一片！

錢太太竭盡她主人的心思來招待我。她沒有把我當作客人，是暫時把我奉作家主了。有一晚我們在燈前對坐，她八歲的女兒小青也在。看見了小青，我纔想起她錢先生來，就問她錢先生死去了幾年？她說：「和青兒的年歲一樣。」由青兒的年歲，又聯想到錢太太的年歲，原來她和錢先生的結合，是世人所認為不當的。她十八歲上嫁給錢先生，二十歲上錢先生就死了。錢先生總算有良心，把留在南京的財產，全部贈了她。據她說錢先生真正的籍貫，連她也不明白。他大約留學過日本，所以在世時常和幾個日本人來往，能說很流利的日本話。當她嫁給錢先生那時，他是第三師長兼蘇常鎮守使。和她有一樣地位的，當然不止她一個。

可是她要算最得寵了，不然錢先生不會把那麽多的財產贈給她。直待她說出這一段往事，我纔對女主人的背境略爲明白了點。馮大個子介紹我來時，並沒有把這些話告訴過我。而且她和馮大個子又是一種什麼關係？我也不明白，更不用說和錢太太的關係，和林小姐的關係，以及住在她家的嚴氏夫婦關係了。——我猜想嚴氏夫婦，一定是和錢太太有密切關係的人，不然錢太太不會像婆母似的高臨着他們。

八歲的小青，有一種峻峭的美，尖銳的眼光，鋒芒的談吐，和錢太太完全兩樣。據錢太太說：「像她死去的父親。」那不愧是個「將門之女」了。錢太太逼着她喊我那個怪難爲情的尊稱，就是：「喊他爸爸！」不但那女孩子腮紅，連我也臉熱了。然而她扭着勁兒不喊。最後錢太太有點憤怒，預備要責備她；我只得替她解圍：「喊我哥哥好了。」我撫着她頭說，錢太太從慘白的電光下，掃射了我一眼！我知道這掃射中含着的憤怒與嘲笑。

錢太太常說我是個「非常的人物。」這「非常」的意思。並不一定是好，不過是與衆不同罷了。她說我仁慈起來過於六十歲的老媽媽，殘忍起來簡直是匹野獸。丫頭給我倒了一杯茶，我總要立起來說聲「謝謝！」然而當她向我剖腸解肺，裸跪在床前流淚時，我簡直輕蔑得欲吐而後已。可是當我高興時，又會把她抱起來像想咽進肚裏似的那麼咬她。總而言之：我在任



何人的眼中，也是個變態的人物。

你和錢太太林小姐間的感情交錯，到後來我漸漸明白了。要不是我，我們間不曉得要發生什麼慘劇！錢太太不過是以你爲餌，想把我釣住；而林小姐又是以錢太太爲幃幕；好在幃幕後作她祕密相思的戀夢。至於你呢？本有全個俘獲我的權利，徒以寄人籬下，不得不勉強遷就罷了。而錢太太所以要讓林小姐也加入我們戀劇中的，無非欲分你的寵愛，仍然是她老猾者的策略！我既是把這一幕劇分析了個清楚，所以周旋在你們中間，可以盡興的操縱了，最後的勝利，仍不能不歸我。

珊，你恕我說句不大合乎邏輯的話吧：我是個戀愛客觀論者。據現今一般人所持的戀愛最高標準，是兩個主觀的最高最洽的吻合。然而我沒有主觀的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就是任何婦女我都願遷就。所以最下等的娼婦，我也願揀適合於她的胃口的施與她。然而在你們三人中，若用世俗的眼光，不是分不出高下的。林小姐是一個幕後的幽魂，而錢太太又是晒在太陽下的一塊臭肉。求一靈魂與肉體完全具備的還是你。然而這不是我自己主觀對你們捨施的不同，實在是你們向我要求的各異，我不得不尊重你們的意見，奉行罷了。

說起林小姐。我又想起像幽蔽在地窖下的那枝憔悴的花芽來。她那夢寐的眼睛，永久睜

着那不可實現的幻影。在她蓬鬆得如雲鶴般的烏髮下，也包藏着如雲鶴般的少女之戀愛的幻夢。你看她是常怎樣的瞪着我呀！在梧桐樹下，在後院假山石前，在那含怨的琴音裏。你在和錢太太高壓之下，是生在你們蔭影中而得不到溫陽和甘露的小草。她的一舉一動，都得仰承你們的鼻息。我在你們嚴重的監視下，也從不敢向她獻殷勤。只有一次，就是馮大個子邀你們去下關看兵艦，而我剛從上海趕回沒有得加入你們團體中的那一次。林小姐恰好留守在家裏，我方得傾吐我的曲衷。珊，你恕我曾在她的面前說過你的壞話，我說你是被虛榮心役使着的浮華少女。我想得到她的歡心，不得不扯個毫不破費的謊。她知道錢太太沒有資格來作她的情敵，作她情敵的只有個你，所以我不得不單對你攻擊。我又向她說了許多夢寐相思的話。並且痛恨受你和錢太太的鉗制，不能自由和她親近，商量着預備去別處暗租一所房屋，作爲我們幽會的祕宮。她向我說會在你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吻過我的衣裳；搯出我衣袋中的手巾來擦她的眼淚！並且把我送給她的那張武裝小照，每天藏在懷裏，每夜抱在被底。並且說：生活專爲流淚給我的！珊，我知道對於這樣一隻患着戀病的乳燕，當怎樣處置。所以最後她哭倒在我懷裏了！我舐乾她腮間的眼淚，汲盡她唇邊的甜涎，並揉癱她無骨似的全體……！把所有獻給過你的溫存，也都獻給她了；並添上兩行你需要不着的淚線。珊，你

當不至罵我不忠而羨妬她的厚福吧？

然而你終竟是鳳凰；在你容態中特具的莊嚴與華奢，是於半老徐娘的錢太太，幽姿憔悴的林小姐身上所發現不出的。你是太陽的光芒，她倆不過羣星的暗閃，寒月的青燐而已！

馮大個子常說你「性情驕縱，語言尖刻，襟度扁狹，不能容物。」我曾替你辯護說：由你的驕縱，纔顯得名貴；由你的尖刻，纔看到才鋒。至於說你「襟度扁狹，不能容物，」那正如土撥鼠之不能光中跳舞，夜鶯之不能望陽而鳴一樣。只能怪自身先有了缺陷，不能怨太陽之不能相容。假如地球還在冰河時代，我們也能怨地球不仁，不能容現有的生物嗎？馮大個子的話，是有所爲而發的。她見你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敷衍，尤其是對於曹軍法官那付嚴峻的態度，恐怕於你將來黨部的工作有礙。其實是荆棘叢中，終非鳳凰久棲之所，除非那荆棘變作了梧桐。曹軍法官對你的樣子，常使我冷眼，寒心！他以為對付任何女性，只要唇邊塗滿了糖飴就完了。然而偏偏遇見你這喜歡辣椒的人物。所以他不得不失敗！我先前已說過，他是個鄙俗的概念論者。依他的概念，女人是專爲適合他胃口而生存的，不但女人，就是地球也專爲娛樂他才能存在。不然，他會咒詛，會頹喪，會自怨自艾，會舞動他的邏輯向人世進攻；好一個蠢豬！然而他是以絕頂聰明自居的，因爲他不但會背誦「總理的遺囑」，更

( 883 )

( 884 )

深懂馬克思的資本論！

你不要疑心我是爲了你才這樣攻擊曹，其實假如曹比我更合於你的嗜好，我甘心退避三舍。戀愛總當以女性爲主，我不願把你據爲我的所有，願把我變成你的一部。假如你以爲我不如曹，儘有權利來把我剷去。然而你之不能容曹，是出於你的自主，並不是我使你這樣。固然，謙恭點說，也許我不如曹腦紋豐富，然而當他那小小的腦袋只能達到我胸尖，尖銳的喉音被我洪鐘似的言語所掩蓋時，不知怎麼，我就感到一種驕傲。只覺得你的豐滿身軀，除我以外，倘和他配合在一起，那不僅是滑稽，更是一種污辱！像曹似的人物，除了錢太太那個尖嘴的丫頭，是沒有第二個女性可與他相稱的。

馮大個子是東方君子，無怪乎以我們施諸曹者爲烈。然而常癩蝦蟆垂涎天鵝肉時，你不當給牠個嘲笑的嘴巴嗎？

馮大個子有一天告訴我：曹將爲你自殺了！曹向他表示過決心，假如此生得不到你，他甘願獨身一生；假如此刻得不到你，他甘心自殺。我不禁哄笑起來。馮大個子見我哄笑，眼中充滿了血絲，——我這是第一次看見他這樣！——罵我沒有人類的同情，時常賞心人類的疼楚，如以爪牙撕剝寡婦掌中的孤兒的豺狼一樣。我說：「曹軍法官不是要以他全身精力供

獻於學問，再以學問來拯救全世界在劫的人類嗎？何以此時要爲別人毫不以爲稀奇而且將被玩厭了的女子自殺呢？」你猜馮大個子怎麼說？他說：假如你助給他的燃料，他這架「救世機」纔能開動。好一個巧妙的譬喻！原來他缺乏燃料。馮大個子並責備我假如我對你不是忠心相愛，即早把你讓給曹軍法官。原來他已於錢太太和林小姐身上發現我對你的不忠了。這糊塗而可愛的馮大哥！

馮大個子爲我設想的前途，頗爲美好。他說我年歲還青，又有滾在現代潮流中的勇氣和智慧；假如和你結了婚，攜手走向光明的大路，也是人生一種完成，人間一件藝術品。然而後來屢次發現我傑驕如故，殘忍仍昔，而狡獪更甚，他對我也有幾分悲觀了。然而他不能放棄對我的友誼，因爲我本身有許多牽引他好奇與美感的優點。他比起曹軍法官來，算是略能領略官感的人物。

你總該記得有一個午睡，你展開胸膛任我撫揉那雙乳時我說出的那句「害死人」的話吧？你不要誤會我會被你雙乳害死，那害死是指曹說的。你那雙乳固然比錢太太的顯得緊足，比林小姐的顯得豐滿；然而經過在掃葉樓頭月夜下那一次偷撫後，我對你棉團的乳峯，已失去好奇的驚嘆了。就是你的紅唇，也只有後院假山石上那晚顯得香膩。然而曹正爲着我嚼贖

的餘渣發着狂！這種人我怎得不鄙笑呢？虧他還大言不慚的在我面前高唱革命歌！

然而錢太太家裏的光陰，畢竟是浪漫而沉酣的。白天是鶯咤燕妬；夜間是溫珠軟玉。無怪乎總部裏那些「五皮」英雄們二八月貓狗似的向錢門爬滾了。連住在錢太太家裏的嚴夫人，腮間也透出紅潤。春天是使人年青的，徵之錢太太家裏的光陰而益信！

珊，我實在不是你理想的那麼完全。照你的立論，我對你是犯了罪的人，對於你的罪人，還那麼戀戀，在你是一件蠢事。你對我只是個皮相的觀察，看見我外表的英俊倜儻，像一個中世紀歐洲騎士似的，就把你整個的信任交给了我，那是你的錯覺。你怎麼不來分析我的靈魂呢？假如你解開我靈魂的黑暗面，當着見多少殘酷與荒唐，那麼你對我也許就不再迷惑了。我不過把你當作一塊橡皮糖來吮吸。把你的甜質吮吸盡，你就變作一團海綿似的無味東西了。所以從玄武湖櫻桃林中那個夢幻起，我開始向包圍着你的祕密抽剝；從手心抽剝到唇邊，從唇邊抽剝到胸際，從胸際抽剝到……。不及半年，你的全身已被我抽剝盡了。開始時，每抽剝一層祕密，我有一次驚賞與陶醉，直剝到最後核心為止，你的祕密已完，同時我也如吐一個果核似的把你棄掉。然而你是多麼傻！在我的抽剝中間，你竟會那麼迷惑陶醉與發狂！固然這是女性的運命，然而你何以毫不加以抗拒呢？假如你不想把我失去，當先知道

「飢則就，飽則揚」這種平凡的道理。你對我太過忠實了，幾乎有求必應的那麼忠實。然而這正是你所以失敗的原因。有時你的給與竟超出我所要求之外，如比我向你索手，你竟把朱唇獻上；剛吻住你的唇，你的腰又貼來了。我知道這是你熱情的結果，然而熱情在愛的場合中十個有九個失敗，你何以豫先沒有想過呢？固然，你那些話還在我耳邊繞鳴，「只要你高興，我什麼都可供獻你；」「對自己的愛人，不是不當吝惜一切嗎？」可是珊，愛情這種東西，極奢侈而又極吝嗇的。你只想到什麼都可供獻給我，可是沒有想到我的慾望無窮，你的供給會有盡。人生不過數十年，假如你善用你的愛，我們未嘗不能相偕白首，然而你把你的愛像日本櫻花似的不及半年就揮發盡了！

你說經我撫過的乳峯，會於夢中發現我的手印；經我吻慣的唇頰，夜間往往像浸在冷水裏似的被冷淚所冰醒。珊，這些話是很足以迷人的，當我讀到了時：恍惚又回到二年前錢太太的西齋下。那一張蒙了紫地綠花紋天鵝絨的長沙發，和那一張發亮的鋼絲床。我們曾於這上面毫無羞恥的發揮過我們的愛！你那曼長的腿脛，只要我一閉眼，就會在我黑暗的靈魂中發亮。那是怎樣牽引着過去的回憶呀！你那身梅點雪的雲羅睡衣，配上你小小的頭頸，小小的朱唇，小小的顏面；蓬鬆得如戴着一頂雲羅冠的濃密的剪髮，游泳在藍霧色的電光裏，

珊，你美麗活潑得如出於日本現代畫家落谷虹兒手中的少女。我曾在你的蔭影中，發現過宇宙的神密，看見過美的夢景。我是怎樣被你顛狂着呀，在那靜寂無聲餘暑已退的夏之夜。你比起那蹣跚臃腫的錢太太，只有一張臉，看不見頭髮，頸頸與腰腿顯出一樣粗的錢太太以及我永遠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實體的林小姐，珊，假如我有半分審美的良心，能說愛他倆不愛你嗎？——不，能說愛她倆和你一樣嗎？在你面前只要想起錢太太來，我就會感到一種嘔吐似的難忍。然而我背着你也把她愛了。她知道我的變態，所以能以她的污穢，來填補我的缺陷。在我的靈魂中，天堂與地獄，神聖與魔鬼，臭與香，美與醜，是同時存在的。所以爲了你的美而會流淚，爲了她的醜而也會垂涎。我所以瘦損在那個暑假裏的，倒是因了她的成分多，而因了你的成分少。她那二十八歲早寡而盛夏的威炎，加在我堅強的體格上，也有着不能勝任之感。

你說在未和我相識之前，好像已於夢中見過，不然，就是前世。我又何嘗不是呢？大約我是你愛想的夢描，你是我標準的圖案吧？說也奇怪。不但你，就是錢太太林小姐以及馮大個子等等，在未識之前，也都像見過似的。我是這樣一個多幻覺錯悟的人。我和馮大個子相識，是在一個不同席的酒樓上。他那付鬆懈的表情，不知怎麼，引起了我的愛好，好像一眼



就看透了 he 整個人格似的。第一天見面，我就睡在他房間裏。當我們談起何以一見如故時，他說被我白驥般的俊美所吸引。他說：在我的外表上，有着閃電般的颯急，和初春般的鮮美，幾乎是浪漫派小說中的人物，看不見世俗的灰塵。他說能遇到我，簡直是一種夢想！

馮大個子對我過重的友誼，常招世俗所誤解。有一天當我走進他房間時，親耳聽到總部裏馬九章嘲笑他，說他「愛小白」，「有斷袖之癖」。這是暗指我說的。若在傍人，也許被這話所招惱，然而我不但不惱，反補充起老馬的意見，說：「凡是稍具靈魂的人，沒有不被上帝用甘露作成的精靈所陶醉；只有土牛木馬，穢豕蠢鹿，這些下等畜生，笑才映不進地琉璃丸的瞳睛裏！」說着了老馬的隱處，他臉忽然通紅了。我那馮大個子，哈哈的笑倒在藤椅上。

然而後來向主任告密的，未嘗不是老馬作的事？那一天主任訓話時的眼光，不住的瞟着我，好像專門爲訓教我才有一場訓話。我心想：「你不用瞞，誰不知道你和女祕書的勾當呢？這告密的人，不過是得不到葡萄吃的狐狸罷了！明槍正馬的爭不到，就來放暗箭，真是最下等的畜生！主人憑藉他的位置可以雇女祕書，難道我們就不可以憑藉先天的特長嗎？」幸而那告密的畜生是說在總部後面的草地上，珊，我們不是沒有在草地上……過嗎？那麼那一場風波，似乎與我們無關了。他們總不能禁止我們到錢太太家裏去。

珊，你當知道總部裏有多少人爲你想瘋了！你一個人使得那麼大的一個總部，害了錯亂的神經病。一切捏造出來的之乎者也的命令，都被你無形的武器所撞碎。前線不利的消息，一天加緊一天，然而總部裏的人員是誰都拖不到前線上。這一個告病假呀，那一個死了母親呀，……鬧得個總部七零八落。我那時早已知道革命的勢炎，是再不能逾江一步了。金陵自古爲銷魂之地，陳後主隋煬帝明惠帝以及不久以前的太平天國，那一個不是亡於金陵呢？然而這正是金陵之所以爲金陵的美處。埃及雖亡，金字塔永爲後人所憑弔；希臘雖逝，然而歐洲的明珠，不是仍在巴爾幹半島嗎？我在那懷傷錯亂中，才真正感受到金陵氣氛；那頹唐的美！

馮大個子在談話中，每每暗示着你是禍水。不但你自己的位置，恐怕我的位置也被你連累。然而我知道不要緊，只要我在主任面前能低首下心的多說幾句話，我們的位置會成爲鐵鑄。按生存的原則，不是弱小者纔被淘汰嗎？然而馮大個子常常爲我們暗地裏捏着一把汗。這好人是個多世故的悲觀主義者，依他的哲學，世界只有最壞的東西方能適於生存，人類要算生物中的最狠毒的東西了，所以地球上方能佈滿了人類。你看這好人——不，好生物，——的哲學是多麼荒渺！

其實他是個撞碎在暗礁上的迷船，那裏知道危險中的祕密？我的上校的頭銜，豈真是從腥風血雨中換來的嗎？假如是的話，我早已把這頭銜投進廁所了。我那時所以保存着牠的，就因為我毫沒有作過呆事就把牠得來。這是一個靈魂的保證，證明着凡是聰明人，上帝都會安排他的幸福；只有傻小子纔會把蠢愚的生命賣給那一角錢一顆的鉛鐵。

據從前線「溜」回來的顏向山說：跑了兩晝夜，沒有找到火車。先前還有大餅啃，到後來連小米稀飯都不容易得到了。因為江北老百姓們對我們這邊軍隊看不慣，所以不給飯吃。看不慣的理由，是說我們軍隊裏夾着女人，傷風敗俗，有失官統；寧願受軍匪敲剝，不願此看不慣的現象出現。我說：「軍隊裏夾帶女人，不是也經過革命家的焙製嗎？難道這還有錯？況我們時代據說已到了三十世紀，連欺侮我們的日本此時還以女子剪髮爲『不良』，而我們剪髮女子居然遍地跑。等他們也遍地時至少還得經過十世紀吧？那麼我們的確已到了三十世紀。據說三十世紀的人，是需要不着作工，只需要玩玩文筆的，而我們的文學家社會科學家也的確是滿坑滿谷！……」顏向山說又「神經復犯，」可是他明知我是譏嘲他，仍不能不被我的話所感動。他素常是以一個過激主義者自命的，然而經過二晝夜的疲勞，大餅與稀飯的恐慌，那過激主義的哲理和藝術，都變成了戴尖帽穿紅衣的西洋小丑，在他眼前飛舞嘲笑。最

( 892 )

後他頹然的說：「你見過腐尸嗎？我一想到沿途所見的腐尸，就覺得以前所理想的是發瘋。造物主不過以他殘酷的手，造成了被殘酷的人類，來滿足他的最慘酷的享樂。所以人間世者，簡簡單單，如此而已！回家去，賣田去，賣了田到上海享樂去！享完了樂向坟墓腐爛去！！」他最後的話，變作歇斯的里的叫。這過激主義者原來這樣的易碎！我只在心裏暗笑，這真所謂「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我要永遠冷眼看着他們的悲喜劇。

然而顏向山畢竟是有果斷的人，第二天他就走了。他之離棄革命，也如當初從事革命時那樣乾脆。

不過珊，你也有一般人的傻思想，你屢次對我說想到前線看看。其實有什麼可看呢？灰塵，炮火，驕陽，人尸，完了！你的華奢的身體，怎禁得這些？固然你倘不到前線，人們對你失去信仰，說他違反時代，也和舊時代看見了大姑娘立在門傍一樣，然而你又何必甘心討世俗的歡喜呢？違背了自己意見而去討人歡喜的，我總認為蠢愚。因為前線究竟不是你所願去的地方。

珊，在和你一起時，我不得不照一般公認的戀愛方式和你迴旋，於是也向你說過許多盟山誓海的話。這不過只求得到你的歡心而已，——也可以說我們也只能拿愛情來這樣消耗而

已。我們之不能如山之高且長，如海之深且遠，也正如我的上校的頭銜不能永遠守住一樣。你又何嘗不知道呢？我既是無心來使我位置永久保持，當然你在我眼中也不過剎那的一瞬。然而你對我誤解的就在這一點。你把抹在我口唇邊的甜蜜，誤認爲是我心底裏的真情了。所以你對我漸漸沉溺下去，癡情妄想，無時不在你胸底萌動，從你的談話上可以見到。

珊呀！我絕不是個十六歲的中學生，所以也絕不會被你癡情所羈。你之所以顯得有皇后般的驕貴者，不過倚勢於我上校徽章，和一百七十圓的折扣過的月薪。自古多情美人，都是在油漆過的紗窗下；即使出身華戶的西施，也一定等到獻上吳王而後貴。我是個到處流浪的人，沒有金屋，怎麼能貯藏你豐富而又遠久的愛呢？

然而新式的戀愛，是必須和愛人滾在鎗林彈雨下，飢寒困頓中的。並且愛的效力，會使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都能沾到雨露，於是戀愛不忘革命呀，革命不忘戀愛呀，都從我們革命文學家的口中高呼了。連坐監上法場，都得和愛人在一處。不然，革命文學家會不給你以血火的歌誦，而死也成了毫無價值的棄灰。珊，你也是這樣一個幻想者！

可是我不能照那麼作去，甯願看你作一個養尊處優的娼妓，不願看你作一個尸橫疆場的烈女。照世俗的解釋，就是我願負你肉體上的享樂責任，不願負你心靈上的麻痺責任。所以

當秋風在錢太太庭前的梧桐樹上報告秋意時，我不得不把上校的徽章送給別人了。同時你也不得不從我懷中滑去。因為已沒有保障你絲綢裹着的肉體的蔭庇。

當我告訴你我上校的徽章被別人搶去時，你似乎顯得很驚惶，從你忽然蒼白了的面色上可以看到。然而你是多麼不禁嚇呀，我在告訴你的時候，臉上可有過一絲變動嗎？難道我那樣笑着是故意安慰你嗎！我之不被忽然被搶去的徽章所激動，也正如當日忽然交給我手時一樣；我是那樣用冷冰冰的手把牠接來，又同樣冷冰冰的把牠還回的。

然而那好人——馮大個子——也被這突然的事變所凝凍了。他責備我既是知道這事件的原委，何以不預先告訴他？好去給我轉圓。我說：「我餘下的生命，被鑄就在徽章上了嗎？」那好人不說了。

然而好人向來是不聽我話的。所以我雖然那麼搶白他，他仍然去暗地裏給我轉圓。在事件發生的那一晚，他就過江上前線找老總去了。這事只有老總方能挽回，因為是出於主任的自動。主任想先拿我開刀，以警其餘。錢太太家裏的荒唐行爲，主任全行知道了，那些失意者更誇張其詞，說總部有的女同志，一到晚上就聚到錢府裏；而且是由我一個人招引上的！我告訴你到上海找朋友的話，實在是托詞。我不過要找到海口，以便奔向我海闊天空的

前程。錢府上爛熟的餘渣，再不能使我容留。錢太太從頭到腳的祕密，固然咀嚼了個透熟；就是隱藏在你少女青春期的所謂「神性」，我也掘挖了個罄盡。你已不是在紅熟的櫻桃林中那個深躬淺笑的森林神女，而是裸陳在沙發上的一具僵屍罷了。我怎能仍住在你們的週圍呢？

我們半年的熱情，就從你們擺着的白手巾中消去。當火車馳出了站台，我憑着車窗向南京回顧時，猶看見輕軟而狂歡的夏夜之夢，在那灰迷的雲霧中閃蕩。心上像忽然卸去了一塊墜物的那麼輕快，然而同時又很空虛似的微微的歇斯的一下。但最後我是輕笑了，因為不可測的前路又在等着我，而我確實是被火車拉着個壯健而靈活的肉體。我感到有對這肉體照着自然的規律尋求最完美的形式使牠消耗的義務。

在這兒我略覺不滿的，是沒有能看到馮大個子的白手巾在高出你們的搖擺中閃動。他竟那樣快的拋掉他旅路伴侶而先歸去。我們的相識不過僅僅一年！

秦珊，我願再告訴你一點別後的事。

爲了吃飯，從總部走出後，我曾投効到那時所謂敵軍裏。以我在南京所得的豐富知識，敵軍是對我大大的歡迎了。況他們那時對南京還存着神祕的迷惘，好像南軍陣中有什麼魔術

( 896 )

似的那麼害怕，因為那時離開所謂「誓師北伐」還不遠。那邊前線總指揮特來請教我，我彷彿巫臣似的把南軍所有的秘密告訴了他。於是不久我們這邊也應有的盡有了：宣傳部，標語，傳單，女宣傳員。總指揮是樂得接受我的策略的，這樣一來，既熱鬧而又豪華，更能多一筆宣傳費。於是不久我們軍裏也充滿了女英雄男藝術家之類的時代產物。慰勞會上演着亡國之音的京劇，女的唱上海洋場中流氓拆梢之類的小調兒。兵士們是軟蘇蘇的打着哈哈，連深坐在荻蓬中的總指揮濃鬚鬚也裂開一道縫。我領着這一團男女到被軍隊剛才姦淫擄掠過的鄉村上去宣傳南軍的共產共妻，老百姓只瞪着驚昏了的呆眼看着我們。然而我們都是激昂慷慨的。有個老頭子大約誤會我是長官吧，跪在我面前來說怎樣被我們軍隊所姦掠，請求加以保護。我斥責他的冒昧，啓示他的蠢愚，說：「我們只管宣傳，不管這些事！」揚着臉走開了。剛走出村外，第二陣的姦掠又降到這村上！……

然而這一邊畢竟比不上南京，宣傳費被上面扣去已經所餘不多了，而又是在日夜與砲火死尸見面的前線。我們住在農莊上，吃的是乾饅頭大頭菜之類的鄉村珍饈。我曾於濃臭的濁茶中，想起了南京冰淇淋；乾枯的旱田間，想起了錢太太的後花園；菜面柴骨的鄉婦身上，想起了你襯着沙發鋼絲床的華豔肉體！……而且我晶黑的頭髮，被沙塵陽光炙成了亂麻；臉



面失去了青春的香澤；手足都在皸裂起來了。前線像雪山似的那麼向四週崩潰，鄉村，田野，人畜，遊蕩在砲彈煙塵的瘋狂裏。我們本隊的女宣傳員開始在外面失起踪來。有一天我親自在一個鄉村外的破廟裏發現了一具女子裸尸；展陳着被縛在灰敗的香案上，像一個剛褪掉黑毛的祭豬；尸體還新鮮白膩。近前一看，那是女宣傳員江寶珍，也不知是被軍隊還是鄉人強姦死了，肚上有可以塞進一個蘋果的傷痕。她是前夜開始看不見的。

我知道此處已不能再容留我存在，於是趁着向後面撤退時，爬上了向W鎮去的兵車；跑掉了！

逃到了G城後，不久又被當作嫌疑犯，關在監獄裏一個多月，和那些死囚們關在一處。珊，假如你要愛聽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點監獄的故事。

這是專為收管臨時緊急罪的臨時監獄。說成監獄，不如說成豬蓬好。因為確實是用蘆葦扎起的天蓬。不過四週用整形的樹木密密插起；然而我們仍如在野地裏一樣；原始人的天惠，並沒有給我們減去；風雨霜雪這些大自然的恩惠，我們完全享到了。夜間睡在污泥裏，早上醒在霜露中，三間大的地面上睡着五六十個囚犯。我的位置是在尿桶傍，夜間沒有燈，那些撒尿的同居們就立在我身上撒，像暴雨下的溜簷似的那麼日夜嘩嘩着。這樣住了一禮

拜，只待有一個早晨拉去了三個不再回來，我才尋據了他們的位置，而離開黃藍色的湖濱。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死這件事。雖然誰都躺在死的鐵砧上。我們對於死的威嚇，倒沒有對飢寒的威嚇來得利害。那已是十月天氣了，夜風像針似的那麼尖銳，我還是一身單薄的夾衣，被尿水露濕潮成了霜似的蕉葉，披在身上。管監的不給飯吃，一天只兩梢桶稀飯；當那雙梢桶塞進木柵時，囚犯們真如豬似的擠在梢桶傍：喧嘩、跌撞、搶奪、也活像滾在食槽邊的一羣餓豬！在這樣情景中，誰還會想到死？即使想到，那死也像華麗的休息室似的等着我。然而對於眼前的景況，我也並沒有嘆過氣。這使我納進另一種生物的生活裏，倘不是悲觀家，在這裏邊也能發現出安身立命的天堂來。於是我每天翻騰我自己的生命，看看柵外的野景和天色，再和死囚們調笑一通；忍着飢寒的光陰，也就偷偷的溜過了。至少在我是沒有想到死。

然而常每次向外點一批名時，誰的臉色也要焦黃一下的。因為據幾天來的經驗，被叫出去的一批，總要短幾個回來。這批留下的固然有放向人海去的自由之魚，而更有送到地獄之門的自由之鬼。

我們同伴中有一個操着關外口音的大漢子，頭髮紛亂，面目猙獰。據說他犯着是一搶盜

殺人」罪，死刑已定了，就只沒有執行。因爲他鬧得最凶，所以我們倆最要好。他能唱牧虎關的黑頭，唱得沉鷲滑稽。又善於使人笑。在搶飯時他也最猛烈，睡覺時也睡得比別人長久。這是一位樂天家，而是所有囚犯的天使；我知道若沒有他，獄中不知要怎樣被沉默所壓死。然而他的笑鬧中，也往往激起囚人們銳利的悲哀來。他告訴過我他犯罪的事蹟：「……媽的巴那小娘兒們，我說：『你要叫我宰你！』話沒有說完，媽的巴她叫起來了！」拍，」給她預備的那顆子彈穿進她腦殼裏。……」

他會唱各地的小曲兒，會說各地的故事，並且懂得江湖上各種秘密。囚人們餓癆的肚皮，全仗他的言詞填補。

我是和他一批叫出的，然而我被放到人海，他被送進鬼門了。在軍隊的監護下，我向他道了聲：

「老鄉，回頭見！在我們老家裏。」說這話時，他全身已上了所謂「五花大綁」。出了牢獄後，不久又被送到醫院去。

害了什麼病？連我也不知道！未送進醫院之前，似乎發過幾天熱；頭痛過嘔吐過；其餘的是昏沉惡夢。趕清醒過來，已到醫院裏。當然是被幾個新交送進來的。這幾個新交，從牢

獄把我救出，趕忙又送進醫院。

大約我的病當屬於內科的？然而是在外科裏。據說內科是被什麼司令們住滿了，原來這邊的軍隊已撤退到G城之北。現在的G城，是屬於南軍了，所以逃不掉的司令們只得躲在醫院裏，因為這醫院是外國人開的。

外科病室中住滿了傷兵，南的北的都有。有的炸掉了胳膊，有的打斷了腿，呻吟叫喊，哀懇乞求，這那裏是醫院，簡直變作了屠宰場！

白刃與血肉互映，腥臭與藥味相纏！……

然而珊，你不要怕我寒心，除了病弱以外，我是冷冷的看着這些呼爹喚娘的。比剗他們的醫生還要冷冷。

在那時我曾想起顏向山說的話來；「……造物主不過以他殘酷的手，造成了被殘酷的人類，以滿足他最殘酷的享樂！……」這一點真理的祕密被他發現了。若拋開了主觀地位來觀察宇宙，解剖人生，我是贊成他的話的。尤其在這樣高揭着「求幸福」之旗的時代下。你沒看見嗎？整批的送向戰場，整批的斬殺轟擊，再整批的送到醫院來；醫好了，再送到戰場。

從古到今，是這樣循環着！從中到外，是這樣照演着！

這邊剛通過醫學博士的論文，那邊又在授陸軍大將了。殺人利器，展覽在衛生病院；紅十字會公然的在戰場中活動。

珊，想到了這些，我還能對周圍的受傷者發生憐憫嗎？他們都是造物主的忠實奴隸，連我也在內。

不要再談這些高雅的問題吧。這些問題只好讓給那帶眼鏡的博士們和熱血沸騰的革命家！

在醫院裏住了一月多，我的健康恢復了。美麗與歡樂，又籠罩了我的生命。從鏡中看見了煥發的臉，青春的羽毛，生滿了兩脅。我抱着復生的甦醒，從醫院飛出來！

在「青天白日」下，我謀得了G省女子中學的教職地位，直到現在。這中學像皇宮似的把我圍起來。

( 901 )

珊，假如你不惱，我更願把使你嫉妬的學校生活告訴一點。有人說青年美俊的女學教員，是「南面主席」所不易的。果然，兒女實勝於英雄！脂粉的溫香，遠過於砲火的臭味。當我握住那真所謂「柔荑纖手」時，以往銜鐵的感覺，會在我心上顯一條寒烈的溝痕。我會於這樣比較下，來選擇人生的幸福。

( 902 )

我是全校的「北辰」，也是全校的嫉妬與羨慕，歡樂與苦痛，祕思與暗咒的焦點。我是飲着少女們的眼淚和嫉妬者的苦唾而生活着的。

然而學校因我而繁榮，學生因我而幸福，友人更因我而尊高了。造物主既賦給我美的利箭，我是毫不吝惜的要一枝一枝的射向那些柔嫩的心板上。使她們於疼顫中享到了昏然的陶醉。

珊，聽我一句話告訴了你吧：就是把往日對你的一切，也有過而無不及的施給了她們，我的學生！

至於朋友呢，和在總部時是兩樣了。現在的教育界差不多成了革命家的租借地。每天所聽的是咒咀，所見的是激烈，所領教的是主義，所受惠的是熱情。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是所謂「在野黨」，所以他們反對專制，同情窮民，也正如「在朝黨」之講秩序，愛和平一樣。

我冷眼觀察了二年，得到兩種結論：做了官殺人自由；不做官罵人自由。有的今天還在罵人殺人，明天他也動手殺起來了，有的前天還在殺人，今天反對起殺人來。這種變遷，是不足責而更不當怪的。因為我們的運命又被送進「階級」裏，只要不是時代的落伍者，誰敢不忠於他自己的階級呢？殺人者的階級和被殺者階級。

「珊，你不要疑心我在譏笑誰，顏向山不是已經說過了嗎？……誰有權力來反對造物主。不過也有，你沒有聽見過什麼「家」什麼「者」都在高唱着反叛之歌呢。」

說到了朋友，就引起怎麼多的閒話來，實在因為朋友中有過馮大個子那樣人物，不談主義，只開着笑口的朋友。可是此地不但沒有馮大個子似的人，就連顏向山似的賣掉了田到上海享樂的朋友也招不到了。因為我不懂得什麼奪取政權的祕密工作，所以無形中被時代們拒絕着。幸而還好，我是處在女學校裏，她們是只問臉白不白；不管腦皺不皺的。這許又是階級的意識作用吧？她們和你，錢太太，林小姐，等差不多。只喜歡笑鬧，發愁，被美所顛倒，被夢所憧憬，強力的擁抱，溫柔的撫慰，荒唐的行樂，鋒芒的鬪嘴。……最怕的是談教說理，讀遺囑，聽主義。……

所以你不要怕我寂寞，只要青春還在，美麗未消，女人沒有死盡，我總不會寂寞的！

你想我還會有什麼怨望呢？經過了戰場，牢獄，與醫院。假如有一分靈感，也不致再對什麼憧憬與抱怨了吧？現在所餘剩的只是一個赤顛顛肉性享樂的單一體。我要從造物主的指縫中暫逃掉一切的捉弄，因為造物主的面目，我是多少窺到了些；他曾把我放進過烘爐裏。經我剖白了一切，你總不會再那麼迷信我了吧？倘見不到你的面，我絕不會戀想你的。

( 904 )

請你在未見到我之前，也不必再戀想我。至於過去的事，更沒有一提的價值。你不是仍在青春美貌嗎？何不趁此機會，多去尋幾個男性呢？睡在過去的坟墓裏，實在是一種損失。

別的不談了，就此祝

你的美麗！

你的朋友唐堇  
在G城  
一九二四年四月

## 譯 Henri De Regnier 詩一首

石 民

### I

「我不願任何人臨近我的愁苦。」

我說，好人兒，我，我的愁苦，

甚至於受不住你輕緩的足音，你羞怯的流盼，

甚至於不許你纖柔的手兒輕率地，

觸起這閉合的書中——那褪色的花瓣。



算了罷，我的門兒是關住了，這一天，  
煥發的曙光也不會闖入我的窗櫺；  
我的心兒是一所客堂，已收拾起，  
等候着悲哀，那渺茫中的和靜的女神。

伊來了，怯怯地來自伊的縹渺之境，  
呵，請肅靜些，別蒙胡了伊的聲息；  
任何人，生活着，歡笑着，癡迷着的，  
到其時，都得聽取伊所啓示的祕諦。

II

「我保存了這明鏡，可以在這裏面看見你。」

譯 Henri De Regnier 詩二首

我依然不曾攪亂了那一片清流；

那深處曾經留下

你的影兒於他的無翳的透明裏；

時值明媚的初夏。

原來這平靜的流水，實在，並不安然，

悄然展轉於潭內，

彷彿是懷想着那昔日的娉婷的人兒，

擾亂了它的夢寐。

喔，好人兒，我的心已苦於長久的煩惱，

却也還暗自珍藏

那已逝的嬌豔的風韻之記憶呵……

你的往昔之榮光！

Henri de Regnier (1864—) 是現代法國詩壇上一個傑出的人物，屬於所稱爲象徵派者。但他後來却從事於小說的創作了。他的詩，大都是採用自由詩體，情辭幽婉，使讀者於「恍惚」中感着真切，蓋有得於 Mallarmé 的「暗昧」之說也（按「暗昧牌」的詩也會出現於我們的詩的市場上。）譯者曾經從「Six French Poets」中譯過他兩首，收入「良夜與惡夢」，其中一首裏面有着如下的句子：

悲哀成熟了她的幻影之果

在我們的幽靜的夢之園裏……

這位詩人的詩，據譯者所讀過的，大都可以作如是觀。

這回所譯的這兩首，是根據 The Modern Book of French Verse 中的英譯；在原文大概並非自由詩體，所以譯文的形式是比較整齊的。——譯者

( 907 )

憶

章依

那逝了的愉快，眼前的憂戚；

都不堪我坐在燈光裏，靜靜地

靜靜地從頭兒追憶——

凝着傷愁的眼，幽幽太息！

滴滴，煩人的寒雨呵，滴滴，

天像年青的寡婦在牆角哭泣。

不知伴着西子的你，

會否在記憶中，將我想起？

看着呵，看着你，你的依

獨自低着頭，浴在黃黃的燈光裏；

默默地寫着，寫着

相思的情緒呵，隨風遙寄。

別愁却總是那麼淒淒迷迷，

虔祝着天，願我倆再不分離。

忘却身心之倦疲，

聽那淒涼憤慨的，一聲晨雞！

十九，一，十八夜，上海。

## 病中雜記

無痕

### 二

( 909 )

她收拾了牀鋪想睡了，又傾耳聽了聽隔房，覺得已是安靖得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了。臉上顯現出輕微的笑容，於是伏身去脫鞋子。忽然一眼望見了桌上攤着的賬簿，眉心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漸次牽引變成了兩道緊貼的線紋，呆了一息，似乎又想着了什麼，匆忙將未全脫下的

鞋子，重新披上，走到書架邊，伸手取本德文的原本，回身從桌子抽屜裏，找出一束未譯完的稿子，一齊放在桌上。心想這點稿子雖不多，如果明天拿到有稿費的地方去，多少也可夠兩天的菜錢了。便移身又坐在桌前，攤開那未寫滿的一張稿紙來續寫。

一聲長嘆，驟發於隔房，繼之以一種夢魘似的叫喊，她手中的筆不知不覺地擱下了。兩隻脚也不禁離了坐位，但又止住不動，只站在桌前發呆。這時夢囈又起來了。她終竟走了過去，摸索着開了電燈，輕步趨近牀邊；向牀上睡着的青年，問是「怎麼了。」他只哼了一聲，轉臉向裏又呼呼地睡了去。她立在牀前覺得天氣很冷，冬風一陣陣從窗縫裏吹進來，隨手從椅上取條舊氈子給青年蓋在被上，重新回到自己房裏，一頭倒在鋪上，入了冥想的境界。她想着了讀書時代的空想，覺得那種空想亦頗能增進勇氣，現在雖仍免不了時時發生空想，但已絕對沒有那種增進勇氣的效力了。她知道了這便是她失了力量的原因，也不禁微微嘆了口氣。隔房又起了夢語，她傾耳聽着也不過去。忽然電燈亮了，那青年叫了聲「宏姊！」她纔走了過去。這回進門，只見青年已醒，烏黑的長髮散在枕上，緊皺着雙眉，兩眼注視着對面書架說，「請你把靠邊的那本哲學書給我，她忙着去抽了出來遞過去。隨手拿起茶杯來倒了一盅茶，放在桌上，以為他或還有話說。候了一息，見他將書翻了幾頁又放在枕邊閉上了眼

睛。她知道他又是睡去了。隨熄了電燈輕步回出來。這次她一回到房裏便將房門掩上。坐在桌前，眼望着賬簿出神。過了許久，仍將賬簿合上，放進抽屜內。皺着眉頭又去握起筆來。寫不到三數行，只聽青年又在叫了。收拾了紙筆，開了房門去。隔壁已是連聲地叫『可以起來了，不見天已大亮了嗎？』她說：『我還沒睡呢，真的却又天亮了。』說着一面隨去預備早飯，他一面穿衣，一面說：『今天可不得了，共是六點鐘的功課，另外還有兩個會議。趕快就須走，不然要趕不上上課了。這樣忙法，人生實在太無味了。明年一定要減少鐘點才好。但是這樣也還不夠用，再減少時怎麼辦呢！』她說：『我亦可以出去任點事呵！』嘴裏這樣微笑地說着，一眼望着青年那高聳着地兩肩和灰白色的臉時，立時又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力引她實行不了她的主張似地。立在地當中，手裏捧了一塊手巾發着呆。青年說：『那又何必呢，』又催促着道：『還不快點，你看已是七點半鐘了！』她方像驚醒了似地忽忽地跑下樓去。

青年手攜了書包，說聲：『我去了，桌上那兩封快信和要匯的錢，今天無論如何要替我辦的！』她放下手裏洗的碗，答應着就送了出去，在晨光熹微中望着他慢慢地影子小了不見了。回到樓上忽忽收拾着鋪蓋桌子。聽得下面敲門聲，又忙忙跑了下去。

門開了，走進來的却是在她這里日常受課的女生潤生，她高興得很似地說：『正好你替

我望一下門，我要出去一趟呢！」潤生笑着答應了；她便拿了信件趕出去叫車，一口氣被拉到郵政局，還未到蘇州路轉灣口，便已望見那門前站立了七八個人；局門却還沒開，這纔朝鐘上看時却已是八點鐘，她下車立等了許久來的人越多了。看看已過了十點鐘，還不見開門，便問了傍邊的警察，據說；要下午纔得開呢，今天是什麼雲南起義紀念日。上午放假。她只得悶悶地回家。這日下午一連來了幾處收賬的，一一被她回了去，要他們過幾天再來。看看鐘已將報兩點，她又忽忽趕到四川路，郵局門口仍舊是擠了許多人在那裏候着開門。她這回幸而手中帶有一本小說，便走到橋上倚着欄杆看起書來，只聽傍邊有人問，

「爲什麼還不開門呢？」

「要打過三點鐘纔會開呢！」

緊接着就是一個回答的聲音。

「開了門，也不定擠得上擠不上，這許多人，時間却只一個鐘頭。」

這一個似乎廣東口音的隨便這樣地自己說着。

她一面聽着這些話，心下更着起急來，書也看不懂了。眼睛不住的向鐘上望，心裏惦記着，「他大約將回來了。茶也忘記泡了，他還要去開會呢？」看着過路的閒人，她想；這許



多人中，如果有一個能替我寄這信件的就好了，不然便託他到我家裏去代我招呼他的茶水也好。」恰巧她一抬頭，傍邊却站着一個不相識的人向她笑了笑。她覺得立刻週身都熱了起來；以爲這人好像已窺出她的想利用人的心，不然便是知道她家裏是離不開人的。她正窘着，郵局的禁門却已有了響聲。同時就有人在說：

『來了！來了！』

不道纔響了一聲又寂然了；她便合起書本走了過去。這時天已下起小雨來。等她好不容易在那五六層石塔上擠到一塊立腳的地方！那站在上面石塔上的人，又一齊退下來了好幾層。原來呀地一聲，這回可真開了。她被後面的人，夾着聳進了門口，這纔看見了門裏面的石塔，趕着跑了上去，只見有一半人又在裏面那層鐵柵前立定了，她立即明白，這是匯兌處還沒開門。於是也便隨着另外那些人的樣子，站在那里等，低着頭數起脚下的花磚來。傍邊忽然有了北方的口音說：

『下禮拜一來罷！今天沒有了！』

她抬頭望時，一個身着制服的郵局人員，板着石彫似地青黃色臉，正圓睜着兩個良鄉栗子一般地烏眼珠向着她重複說着這句話呢。

「下禮拜一來罷！」

於是她轉身就出來了，出了局門，望見一部電車，跳上去坐下想：「下禮拜一，知道又能否有時間出來等呢！又不知他現在開會的時間有沒有到？唉！這電車也像是特別會停；怎末又停住不動了呢？」

「新靶子路到頭了！」

她聽得喊聲，舉頭再看時纔知真地已到了。走到家里，知他已去開會，書包留在樓下桌上，樓上的茶已冰冷，似乎也沒喝，這從茶杯的沒移原來地方可以想見。她廢然地坐在椅上，又入了人生問題的冥想境界。

## 隨感錄

### 七 三等車中的西裝先生和中山裝同志

曾今可

K因爲有事要上南京去一趟，就走到上海北火車站，在賣票處擠了半天才買到一張三等車票。上了車，人已經坐滿了，K因爲來得遲一點，座位全叫別人佔去了。好在他沒有帶行

李，就提着一個公文皮包再走到別的二等車廂去碰碰機會，或者還有空位置也說不定。果然第二個三等客車廂裏人要少點，但亦找不到空位置，不過發現有兩位搭客是橫睡在坐椅上，一個穿西裝，一個穿中山裝。一個人睡下來便要佔去三四個人的坐位，K以為他們二位是看見客不多，有空位，所以落得睡下寫意一下，若再有搭客來找坐位時，他一定會坐起來讓別人坐的。他懷着這樣的心情以為是不會錯誤的，就似乎意識到在這個車廂裏總不至於失望了，所以他使走向一位穿西裝的睡着的搭客面前，點了一下頭，說：「對不起，請你坐起來給我一個坐的地方。」他說完之後以為他一定會坐起來的，那曉得他只翻着他的白眼睛看了我一眼，轉一個身依然睡着不動。K心裏想「可惜我不是一個時髦的女子！否則他一定會站了起來歡迎着我與他並肩而坐吧。」而且K穿的又不是西裝，那位穿西裝的先生自然是比他更文明更有程度了，焉肯讓他所佔有的地盤給K分去幾分之幾哩！並且此時車還未開，憲兵亦還沒有上車來，在二等車裏面自然是無知識的人居多數，像這種穿西裝的人是很少有的，或者穿了西裝便可在三等車裏面自由坐臥，沒有誰敢來干涉他。K這不識相的人碰了一個釘子自己固然不敢再和他理論，車中的人亦無一個敢說一句公道話的。那邊還有一位穿中山裝的也是睡着，K想，「他既是一位革命者，一定比這位穿起碼西裝的要來得文明一點。」

( 916 )

於是實行第二次北伐走到他的面前說：『這位同志，請坐起來好吧？』穿中山裝的同志，照那位穿西裝的人一樣向K翻了一個白眼，臉朝着裏面依然睡着；接着還有一位兇狠的勤務兵走了過來，向K着實的釘了一眼。K又只好識相一點，略微移開幾步來站着。此時K心裏想：恐怕今天要站着到蘇州吧？到了蘇州，一定有些人要去的。

一陣鈴聲，火車開了。

查票員走進了三等車艙，各人拿出車票給他查驗。接着憲兵亦進來了，兩位睡着的搭客都自動的坐了起來。K就再不講客氣就近在中山裝同志身旁的空位上坐了下來。查票員到了K的面前驗過了K的車票，向那位中山裝同志說『票子！』他——中山裝同志，拿出一塊布符號證明他是一個排長；查票員說：『這個不行！蔣總司令乘車都要買票，排長可以不買票嗎？』接着憲兵過來說：『補個半票吧，否則下去！』結果是補了張半票。一個堂堂的排長，若是在老百姓面前那還了得！甚至在縣知事面前都可耀武揚威的。然而，然而在查票員和憲兵的面前却分文不值。連兇狠的勤務兵此時也躲在男廁所裏不敢出來。查票員又走到那位西裝先生的面前了，K一來怕排長同志要惱羞成怒會向他革命，並且那位兇狠的勤務兵等憲兵走過了也一定要打從男廁所出來，說不定又要把他當反革命來肅清。二來也很想到西裝先生

面前去看一看他與查票員的交涉。所以K又狹着皮包別了排長坐在西裝先生的左邊。他們的交涉開始了：

——「我是黃埔軍官學校畢業。」

——「你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得買票才能乘車。」

——「這個我知道，不過我沒有錢。」

——「既沒有錢買票就不能乘車，在前面的車站下去吧！」查票員說完就走了。

——「可是我今天晚上要趕到南京去見校長——蔣總司令，我是爲黃埔同學公事去的。」

西裝先生對兩個憲兵這樣的說。

——「無論如何得補半票，否則只好請你在前面下去。」一個憲兵說。

——「恐怕是一個共產黨，我們要檢查他一下。」又一個憲兵對他的同事輕聲的說。

——「我本想坐在頭等車裏，只是沒有錢——補半票不要錢嗎？」西裝先生答。

——「讓我檢查一下看你身上到底有錢沒有錢，」兩位憲兵就要動手。

——「不行！爲什麼我要受你們的檢查？」西裝先生說完就馬上將西裝的扣子扣好，似乎是以資防禦的樣子。兩位憲兵看見他拒絕檢查，更覺得他的形跡可疑。

( 918 )

「我們在車上隨時都有檢查旅客的責任，非把你檢查一下不可！」結果自然是西裝先生抵抗不過，只好讓憲兵檢查。經了兩位憲兵的一番檢查之後，共產黨的證據倒一點也沒有，却在他褲袋裏查出兩張十元的鈔票。憲兵對他說話了：

『有錢不買票，真不要臉！』

『……』西裝先生沒有說話，他臉上忽然好像搽了胭脂似的，在三等車中更顯得他是出衆的美麗。由憲兵強制執行的代他補了一張半票，他仍舊沒有說什麼，只無精打彩的又好似怒髮衝冠的很不自然的看着報紙。

一九二九，五，十，在上海

## 通訊

魯迅先生：

素不相識，請恕冒昧通信之罪。

爲的是關於中國小說的一件事。在你的小說史略中，曾講過明代的一部言情小說：玉嬌梨，真如你所云，此書在中國雖不甚通行，在歐洲却頗有一時的運命。月前去訪耶魯大

學的德文系主任，講到歌德的事。他說：歌德曾批評過一部中國的小說，頗加稱道；於是他就把校中「歌德藏書室」中的法德文譯本的玉嬌梨給我看。後來我又另在耶魯圖書館中找到一冊英譯。

在學問方面，歐美作者關於歌德已差不多考證無遺，——獨有在這一方面，講到玉嬌梨的文字，尚付闕如。因此我想，倘使能將我國人所有講及此書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公諸歐美研究歌德的學者，也許可算一點貢獻，雖是十分些微的。但是苦於學問不足，在此又無工具可用，竟無從入手。因此想到先生於中國小說，研究有素，未知能否示我一點材料；關於原書的確切年代，作者的姓名及生活，後人對於此書的記載及批評，為幫忙查攷？此信擬由小峯先生轉上，如能公開了，引起大眾的興趣，也是件「美德」。

祝學安

柳无忌上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魯迅謹按——

( 919 )

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因為要教書糊口，這纔陸續編成的，當時限於經濟，所以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嬌梨』所見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無從查考。那時我想，倘能夠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麼，從板式，印

章，序文等，或者能夠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能，然而這希望至今沒有達到。

這三年來不再教書，關於小說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因此並沒有什麼新材料。但現在研究小說史者已經很多，並且又開闢了各種新方面，所以現在便將柳無忌先生的信，借『語絲』公開，希望得有關於『玉嬌梨』的資料的讀者，惠給有益的文字。這，大約是『語絲』也很願意發表的。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



# 語絲

第五卷，第四六期

## William Blake

小泉八雲講  
侍 桁 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一——

在十八世紀偉大底文學家中不下四個人雖是瘋狂的。其中的一個，在他的全生涯中是確實地瘋狂；另外的人們只是在不規則底間隔中。他們中的兩人完成他們的工作只是當他們的心靈在健康狀態的時候；另外的兩人只在精神錯亂時作了他們的極好底作品。在一種特別演講的進程中，這四個人是全值得談論的；但是關於斯微夫特我無需多告訴你們。關於他你們應當知道的，大概你們已經讀過了。另一個人物，那關於珂波爾(Cowper)的，我相信你們是相當地與他熟識了。在布雷克(Blake)與斯瑪爾特(Smart)的情形下便是不同了。就是在英國，關於這兩個奇異底人的研究也是較新的；並且這兩個人的最好底作品只是在最近才能以便宜底版本達及一般讀書界。

(921)

William Blake

布雷克當作一個詩人在一個很長久底被忘却的時期後才復生了，——主要地緣於當作一個藝術家與一個畫家的他的特殊才幹的新認識。斯瑪爾特的復生是比布雷克的更爲新近的事了。布雷克的復生是多因爲那英國畫家先拉菲爾派愛慕他的藝術產品的強壯底興趣所惹起來的。斯瑪爾特的復生全部是緣於已故的偉大詩人羅勃特·布朗甯的熱狂，關於那可憐底斯瑪爾特的值得人們記憶的那單一底創造，他曾寫了一篇詩文。布朗甯的詩的題目我們將要轉來再談；但是現今我們先說布雷克了。

威廉布雷克是生於一七五七年，約在次一世紀的第一季的收尾死了的——我相信，是在一八二三年——生活到一個極老的人。他是一個買賣人的兒子——平庸境遇的小城市商人，這些人們的財富不足供給他們的兒子受大學教育，但是歡喜使他作彫刻師的學徒，因爲這個兒童在繪畫上顯示出特殊底才幹。最初是希望他學習繪畫；但是當這位青年人知道了這樣教育需要很多底金錢時，他極高貴地告訴他的父母，只是爲他而出這樣底浪費，對於他的兄弟姊妹們將是一種不公平。所以他自己滿意地學習着一種職業；並且在那上他變成了極巧妙。工作於雕刻約有數年，他自身落在一種與一個姑娘結婚的地位，那位女兒是分有着所有他的情熱與志望。在他的工作上她是能夠幫助他的。最後他棄捨了一個彫刻師的普通工作，而

開始作書——詩歌，寓言神祕底夢想，所有的這些是驚人地被他自己加以繪圖，有些時候只是用黑與白兩色，更時常地是用奇異底彩色。他發明出一種新類的色刷；但是許多繪圖是用手着色的。藝術家們與一些文學者曾注意到這些書籍是多麼美麗多麼驚奇；但是一般大眾並不購買它們；布雷克到底怎樣能夠生活那是一個大謎。雖有一切這些失望，無論如何，他活着而且工作着直到七十歲，——身後遺下一百種以上的冊卷，驚奇地插畫了的，全是沒有付印。他的妻是比他多活了些時候，但不幸的是她把這些書籍信任於一個牧師，而他相信布雷克是一個危險底思想者。他讀了這些書籍，很被在書裏他所尋到的一些思想所驚震；於是爲着防止它們腐化了基督信徒們的心靈，決定它們是應當被毀壞了。因此這位可憐底熱狂者費了兩天去燒布雷克的書籍。對於藝術的損失，可以從這種事實判斷，那現在遺留給我們的布雷克的作品少許，——現在是保存在英國博物館裏了，——是值數萬鎊的；同時在他的生活中出了的書籍，那買價只有一個富人才能付得起。

布雷克的藝術作品我們無需再多佔我們的時間了；我們必須只論這人與他的詩。這種詩，在它出產當時，是與英國文學中的其他任何作品都不相同，並且就是今天它仍在它的同類中幾乎是無比的。它們中的精粹你們可以幾乎在任何好詩文選集中尋到；——我設想你們

必然曾讀過他的一些斷片，這例如，那有名底「虎」，這是在英語通行的世界的每一部份，兒童們都暗誦得過來。在那種情形下，你們必會注意到這些詩是多麼驚人地單純，而它們仍然在心靈裏遺留下怎樣一種奇異底歡快。但是大概你們在詩文選集中所尋到的布雷克的那些詩，是不能普遍地代表出思想家的這個人的文藝底特色。他詩中的一些是絕對地不可理解。沒有人會能夠解釋它們，並且十中之八九沒有人會想要從事。這種理由蓋是，布雷克，在他的全生涯中，是瘋狂的，他的瘋狂，無論如何，是屬於極溫和一類的，並且只是在他的少數詩中顯示着。那一部份是一種宗教底瘋狂；但一部份，無疑地，是一種遺傳。所有他的生涯，在他的周圍，他看得見每一種幽靈，清楚得就如同他們是活着的人們一般。當他只是四歲的時候，他看見上帝從一個窗口看着他；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他到野地間去遊玩，他看見天使們坐在樹上，並且他看見小妖精們在道邊候着他。他想信他生涯中的每一種動作是被精靈們感印了的；並且就是在死床上他還說，他所歌奏的詩全是被天使與精靈們誦讀給他的。一種事實，可以部份地說明這種心靈的特殊情況，便是那布雷克的家族曾是斯威典包爾哥的教條的熱心底追隨者；並且那斯威典包爾哥主義是這個兒童的心靈的最初發展的特殊媒介。但是我們找到這類想像的地方，我們時常尋到與它相聯結的叡悟的特殊材幹。在布雷克

的這種場合，我們有這種力量的奇異底例。他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有一天他的父親領他到一個有名底雕刻家黎朗子的家裏去；這個孩子說道：「父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面孔；他看着好像一個定命被絞死的人。」十二年後，黎朗子被判為死罪，處刑了，絞殺死。像布雷克所有的這樣底一個心靈，就是在宗教的園地中，若不能看到他的時代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東西，那才確實是奇異的呢。並且像這樣底知覺作用在他的詩文中是不缺少的。例如：下面這超羣底短詩，題名為「宇宙底人性」；你想是怎樣。

當這種子渴望地等候着守望它的花與果，  
它的小靈魂注視那明晰底蒼穹，不安地  
看是否那飢餓的風與它們的不可見的衣裳已經展開；  
於是「人」便在樹，草，鳥，與獸類中察看，  
集合起他的不朽底體幹的分撒着的部分，  
作成那生長着的萬物的原形。



痛苦地他嘆息，痛苦地他勞動在他的宇宙裏；  
鳥類噉着深淵而悲嘆，或是狼在吼叫  
俯視着那被慘殺的同類，並且家畜與風是在怨鳴。

★

★

★

★

凡是一棵草生長的處所

或是一片葉子的發芽便看見，聽見，感覺到那「永恆底人」

與他的所有的哀愁，直到他再返到他的古老底幸福。

布雷克當時的人們關於這樣詩節必要怎樣想呢？定然是，他們必以為這些詩是瘋狂。無論是否是被瘋狂所感印了的，它們所表現的思想在今天必不能想是瘋狂了。這簡直是那論所有的生命是一個的十九世紀哲學的常套語；並且這詩中沒有東西是東洋哲學的學生所不熟識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找尋到布雷克在這樣底極頂上。他的普通底形勢是更多單純——簡直單純到欺詐的限度。我所說的這種意思，你們最好從「經驗之歌」中選出來的一例可以理解了。

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

「沒有東西愛旁的像愛它自己，

或是同樣地尊敬旁的，

或是知道更多的比它自己

對於思想這是不可能的。

「父親，我怎能更多地愛你

或是我的任何兄弟？

我愛你像這小鳥

那在們邊啄食着碎屑。」

牧師坐在一旁聽見了這兒童？

在顫慄着的熱意中他捉住了他的頭髮，

William Blake

他曳着他的小衣服牽着他，

所有的人們全贊美這僧侶的盡職。

高高地站在祭壇上，他說：

「看哪，這裡是怎樣底一個惡魔！」

他指示出理論來判斷

關於我們的最神聖底神祕。」

哭泣着的兒童不能聽見，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他們剝他到了他的小衫，

並且縛他於鐵索鏈中，

焚燒他於神聖底地點



在那裏許多人們是會被燒毀：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這樣底事情是會行在阿爾比安(註)的岸邊？

當然，詩人是簡單地說着異端審問所的故事；——兒童同它父親的說話是代表出人類說向宇宙底父親。在這些動人底詩節裏有一種極大底種類的情感底真理。把所有的異端審問所的歷史的不主要底敘述除去；那因為不能信那不可信的男女兒童而被焚燒的慘暴，在這些詩行比在一大本歷史中所能顯示的更強有力地顯示出來。另外的，並且是更熟識底例，關於布雷克的單純的深厚，每一個人必要知道。那取了所有的詩的最單純的外形，——那母親搖着他的嬰兒睡寢的詩。

### 搖籃歌

睡呵，睡呀，光輝底美麗，

William Blake

夢在夜的歡快裏；

睡呀，睡呀；在你的寢睡中

小小底哀愁坐而微泣。

甜蜜底嬰兒，在你的臉裏

輕軟底希望我能尋跡。

祕密底歡快與祕密底微笑，

小小美麗底嬰兒的奸計。

我撫着你最柔軟底四肢，

那像是清晨底微笑，偷過

你的頰上，與你的胸脯

那里你小小底心兒在停留。

啊，狡滑底奸計那匍匐在

你的小小沈睡底心懷！

當你的小心兒醒了，

於是那可怕底光線將要破開。

這是什麼？在實體上它是很像那日本諺語「不知是神仙，不看見樂園」的同樣思想。這篇東西的力量是在收住那最後詩節的兩行上。當於兒童的心與兒童的腦覺醒於人生的現實，——於是來了所有的情慾的痛苦，失意，悔恨與恐懼——那可怕底光線，所有的歡快成了哀愁之源，並且在這世中是不能有純然底幸福。大概在最初讀時你們將不多想這首詩；但是你們每次重複讀它，你們將更被它歡喜了。這些小字句是多麼無技巧地美麗呀！我幾乎無需告訴你們。那形容詞「狡滑底」是用爲撫愛底意義的，一個母親時常用它說那在兒童中的智慧的最初魅人底症候。

布雷克在一種極神祕底方向中感到宇宙的哀愁與神祕；不只是在幾首同樣描寫的詩中他曾表現了關於人生的空洞的他的觀念。一個好例是他的「夢之鄉」。

( 931 )

醒啊，醒啊，我的小孩！

你會是你母親的只有底歡快。

爲什麼在你的睡眠中你哭啼？

醒啊！你的父親守護着你。

兒童作了一夢，使他在他的睡眠中哭泣了；父親，喚醒他，告訴他不要害怕。因爲在第二行中用了過去的動詞，我們知道那母親是已經死了。事實上，兒童是正在夢着他的死了的母親。

「啊，夢之鄉是何種土地？

什麼是它的山，什麼是它的泉？

啊，父親！那里我看見了我的母親，

傍着淨明底水在百合花叢。

大概是天國的百合——但這暗示只是那兒童看見了那生長百合花的天國的圖畫。父親安慰他並且同他談話——告訴他他自己也會夢見過這樣美麗底鄉土，但是只能遙遠地望着它。

兒童答道：

「父親，啊，父親！我們作什麼在這裡，

在這無信仰與恐懼土地？

那夢之鄉是更多地美好，

在晨星的光明的上邊。」

並且對於布雷克的自身總彷彿像是這樣的。他生活在夢鄉裏，並且感覺現實——或者至少是那世界人所謂的現實——正如同那僧人感覺着生存的虛榮以同樣底輕蔑。所以十八世紀的詩，波浦與哥雷派的意圖，形式與規則的大問題，絲毫都沒有影響他。他只注意形式當它在它的自身裏表現真理的時候。這也便是爲什麼能給與他的脆弱底詩歌以這樣底價值與薰香，——這種詩歌頗使人想到那野花。稀少地他提起他的時代的任何詩人與詩章。無論如何

( 933 )

關於這樣詩，他的意見曾一度地表現過；並且於是那也便是以大作家的姿態表現出來的。關於他自己的時代的詩他所說的話，可以以同樣底真理說向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英國詩。在這篇請願裏他所取的音調是多麼與衆不同啊——

給詩神

無論是在艾達（註）的陰暗底額上，

或是在東方的寢室中，

太陽的寢室，那現今

古代的美調已經停聲；

無論是在天中，你漂蕩底佳人，

或是地上的碧綠底角隅

或是空中蔚藍底地帶

那里美調的風曾經生長；

無論你徘徊在結晶底石上，

在海的胸懷下，

漂泊在許多珊瑚叢中，

美麗底奈印詩神，棄捨着詩歌；

你會怎樣離開了古代的愛

那使你歡快的古歌古！

沈鈍底琴絃幾乎已不再動，

音浪是勉強的，調子是稀少！

這裏我們有了這位詩人對於十八世紀古典詩的空洞與不自然底荒蕪的觀察。以布雷克的意見，詩神們已經不再感印它；他們在一些地方藏開了他們的自身；是有充足底韻文的，但

沒有詩底精神。這對於布雷克彷彿是一件極嚴重底事。在他的一篇斷片中，我們尋到下面的奇異底觀察：「詩鎖人種以足械。國家是毀壞了或是豐盛了與她們的詩歌，繪畫，音樂是毀壞了或是豐盛了成爲比例。」大概這不是正確地真實；但它包含着很多社會學底真理，以致於使我想赫勃特斯奔塞先生將在它的裏面尋到很多可以註釋的。

無論如何，不是在那些布雷克隨着藹麗扎貝斯時代的大作家們所研究的詩歌的體裁中他最好地顯示出他自身——我是說的那題名爲「詩底小品」的作品；因爲在這里形式常常是比思想更佔地位的。這甯可以說是在那兩卷名爲「天真的歌」與「經驗的歌」的集中罷。這些書，各自地取用人生的歡快底與黑暗底各面，具有最大底價值，因爲在這里神祕底與哲學底要素占着優勢。就是在像如同「一個失掉了的小姑娘」這樣一篇奇異底闡發與纖巧底東西裏，我們仍有一種意義的；布雷克只是取用那美麗底中世紀的迷信，那是說一個處女是不能被一個獅子或一個老虎毀壞了的。所有的迷信，或是幾乎近於所有的，無論是包含着或是暗示着一些真理的胚胎的，布雷克是特別迅速地會感覺到這樣底一種原子，而且發展它。在這里這原子當然是以天真的價值作爲一種護佑的——不是肉體底而是精神底。在這些小集中，每一種瑣碎，無論是可解的或是不可解的，至少總是驚異底。它們中是沒有十八世紀的任何質份。看



( 937 )

看這篇！——

蒼蠅

小小底蒼蠅，

你夏日的玩遊

我無心底手

擦損了你的生命。

我不是像你一樣

一個蒼蠅？

你不是似我一般

一個人？

William Blake

因爲我跳舞，  
飲酒而且歌唱，  
直到一個盲目底手  
將擦掉了我的翅膀。

假若思想是生命，  
是呼息，是力量，  
那思想的缺少  
便是死亡。

所以我總是  
一個快樂底蒼蠅，  
假若我是生  
或者假若我是死。

就連田尼孫的自身將怎能以更少底字句表示更多底意義呢？——並且只有田尼孫在他的最輕妙的時候，他有布雷克把握瑣碎的這種力量。不留心地一個善心底人殺死一個蒼蠅，並且這首詩體現出這事件所引起的思想。正如同他不留心地殺了蒼蠅，同樣有一天他自己將被死的「盲目底手」突然地擊毀了，並且對向着死的面，一個人是比蒼蠅更好得多麼？這全要靠這問題是否思想是生命。假若思想是生命，假若心靈是不朽底，那麼一個人無需關心於他的身體。但是還有這個「假若」呢。

我給了你們這麼多底例，只是希望覺醒了你們對於布雷克的好奇心。在未離開他之前，只有關於他的超羣底散文詩還要說一些話的。這種作品的宏大底部份曾是被毀壞了，所以我們領有的只是些斷片。這些斷片的主要部份便是那以「豫言底書」的題名而為一般所知的。這些作品是極其有趣，極其奇異——雖然不總是極可解釋的。比說布雷克是十九世紀的窩爾特惠特曼的一種，更好地我將不知怎樣形容它們的文體了。像這位美國人一般地，在這些詩文中他不注意所有嚴格底規則，雖然把這些詩文是分成為幾乎相等長短的行列而具有不規則底隔離的長段。他的靈感的來源，彷彿一部份是於聖經，一部份是於「奧先」【Osian】。『豫言

( 940 )

底書」描寫人物多像舊約創世紀中僧正的那些，但是更怕人了；這些故事是被設想爲指示作者對於善與惡之間的鬥爭的觀念，在這個世界中的與在宇宙的那方的。有些時候這些詩文顯示出一種極高級的抒情底美；有些時候它們是猶惡並且確實是以它們的粗暴底力使人驚呆；有些時候，奇異極了，它們接在卑猥的邊緣上。但它們總是值得一讀的，——如同下面的詩可以顯示出來：——

於是年老底蒂力爾站着說道，「雷是睡在哪里？

哪里他隱藏他的怕人底頭？並與他的迅速底兇暴女兒，

哪里他隱覆着他的兇暴底翅翼與他的頭髮的恐怖？

地球，這樣我踏着你的胸懷！從他的洞穴激起地震，

經過裂開的大地抬起了他的黑暗底燃燒着的面孔，

用他的雙肩衝推着這些城砦。

在一些較長篇之外，有很多充滿奇異美與神祕的斷片底作品，但想舉出所有的例是十分

不可能的。無論怎樣，關於許多事情的意義，讀者必須要決定他自己的心。時時很難於尋出那布雷克所說着的，是否他確實想要說那真理——因為他給許多作品的題目，是把他自己的情感隱藏了而罩以假面。舉一個例看，那「地獄之諺」——這個表題是暗示着那作者以為這諺語是誤認的麼？我實在不能說；——因為它們彷彿時常說出優越底真理。這裡是證例：——

一個呆子看不見那聰明人所見的一底樹。

鳥一個巢，蜘蛛一個網，人友情。

現在證實了的從前只不過是幻想着的。

從停滯着的水豫期着毒藥。

激怒的虎比受訓練的馬是更聰慧。（假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從恐懼與哀愁比從任何種教訓都能更快地學得生活的方法，那它是極真實的。）

當於鷹屈服地學習雞鳴它總不會失掉很多底時間。

每一件事有信仰的可能便是真理的一種意象。

以這些引來的詞句我們可以收尾了。所有我希望作的是使你們對於這位奇人的作品發生興趣，他在兒童的明白底單純下，時常隱藏起上帝的智慧。

(註I：阿爾比安(Albion)者即Great Britain。註II：艾達(Ada)，山名。)

這是這本小書——「英文學的畸人」——的第一篇，但反最後譯了出來，因為有一篇附錄是和它討論同一作家的，為讀者的便利，——假若有讀者的話，所以把它們緊連着發表了。——譯者。

## 故鄉的殺人訊

少仙

旭初兄：接到你報告趙君死於慘殺的信，使我不快了好久。也許是階級作用吧？剝手，剝足、繩穿腿肚倒吊，好像已加到我的身上！由這一點小事，——哎！我不能不說是小事！——可以看出紅槍會對學生是什麼心理。你說專爲了報復江某人的仇，我不以爲然。生在現代中國的學生，是到處都可遇見這種待遇的。十字架已放到學生身上了！這種背景中，含有幾千年的歷史：在從時間上看，紅槍會是我們歷史的翻板；從空間上看，紅槍會更是現代中

國的縮圖，我們絕不能輕輕看過！

江某在北平被槍決的事，我在北平報上曾看見過，絕沒有疑心內中有人主使。我們縣裏還沒有過夠得上登報資格的人，私衷常引爲慶幸；然而想不到江某被殺，會引起記者先生的注意！說實話，江某的被殺，也使我快過好久。雖然趙君和江某都是與我素昧平生的人。你也許以爲我不當爲江某可惜吧？不，我絕不那樣想！在此刻現在的中國，黨派儘管分歧，階級儘管不同，然而對於殺人的事，總是整個的。從法律上看，我們還沒有脫出「報復主義」的歷史。當先生給我講法制史時，說到野蠻時代的法律，完全是爲報復，如比：殺人頭者；人亦殺其頭；剝人目者，人亦剝其目。我每每聯想到中國現在。我們實在還有沒走出這個歷史的階段！雖然有些青年說中國已當向二十一世紀去了，國民政府也正在高呼「撤廢領判權」。然而我對於這個熱烈的運動，非常覺得寒心。他們所以要取消領事裁判權的，並不是爲什麼國家體面，民族光榮；而實在爲得不到外國人也來嘗一點殺頭，刀劍，剝手足的滋味！假如我說得不對，那麼我們小民每天輾轉在刀鋒中，不值政府一顧，而何以偏偏要向洋大人示威呢？天下恐怕沒有這種因果倒置，出乎常識的笑話吧？我並不懂什麼策略，只知道事實，這些話倘被有熱血的愛國青年看見，一定要罵我剛吃了三天日本飯，就預備亡國滅種

( 943 )

呢！

說起來江某之被殺於軍隊，和趙君之被殺於會隊，有着因果關係的。中國人見殺一個土匪，總說：「大快人心；」見殺一個好人，總說：「羣情甚憤，」這是中國特有的術語。我常常引爲奇怪。於是掘墓鞭尸呵，亂割王莽呵，某一個忤逆子被陵遲處死呵，都成了中國一般人所謳歌的故事，在我這軟弱無能的人，不知怎麼，每聽到這些故事時，就要不寒而慄。在南京首都時，我曾看見兩顆人頭掛在我每天吃飯所必經的大街上。時候大約在夏天？只記得那人頭上糊滿了蒼蠅。據說，這是兩個殺死監獄看守而圖躑牢的逃犯，所以被割頭了，一般人也總以爲是應當的。不知怎麼，我有好幾夜沒有睡着，只想脫出南京，脫出中國去。這兩顆人頭實在使我看見了幾千幾萬的人頭都在血腥中轉動。什麼主義，什麼政策，什麼偉人，什麼學者，都無非爲拿着槍刀遊戲，看着人頭取樂。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在上者既以提倡殺人爲英雄，在下者焉得不效法呢？我們既是以槍殺土匪爲「大快人心，」那麼土匪當然要以槍殺我們爲樂了！

現在不知怎麼，我總以爲中國早亡一天，中國人早幸福一天。你現在是教育人，我現在仍舊被人教育。你可曾想到過你的學問所及於社會的是什麼影響嗎？你教給他們會讀書，識



字、會看主義、誦遺囑、寫標語、講演、喊打倒帝國主義，……這些究竟與人類的幸福有什麼關係？我現在是正留洋，想一想整批的留洋生回國，幹了些什麼？我們把以往的糊塗賬，來清算一下！你決不能以搖鈴上堂聽鈴下課就算盡到自己責任，我也不能以會背刑法第幾百幾十幾條就算盡了留學的義務。我們假如不再「自覺」，那一切全是廢物！中華民國已有了十九年了，我們除了以帝國主義者的槍砲來打自己外，可曾有過什麼變動？一切軍匪，看見了女人剪頭髮，男子穿西裝，總是討厭的；然而決不討厭手槍盒子砲！你明白了這一點心理，對於全中國的動亂，就可思過半矣。

我這既落伍而又過激的話，是任何方面都討不到歡迎的，我非常清楚。家中嫌我不能做官，朋友罵我過於消極。這種奚落，我是早已受夠了。然而我並不引為恥辱，因為我實在不懂殺人的妙趣。

今日哭，明日笑，這家因為無兒的哭泣，那家因為多子而發愁；一方面唯恐四萬萬的同胞不足數，一方面又唯恐怕豫陝甘災民死不盡。肺菌一般的生殖，肺菌一般的死亡，電報、傳單、小說、經濟、法律、打倒、取消、哭、笑、斬、殺、……如此而已！還不是中國的拿手好戲嗎？

( 946 )  
我們假如思索一下每天所作的倒錯矛盾，真要嗚然而涕，啞然而笑呢！然而我們不會以爲痛苦，因爲我們也和有牙片癮的人一樣，離開牙片，是不能生存的。

本是想對趙君慘死的惡耗，發抒一點氣憤，不覺跑開野馬，又扯上國家大事了！然而沒有法，我是喜歡窮究根本的，所以窮究到結果，連我自己也失其存在！這已不止是一次了。

最後我要向你說的是：希望你把這些常識多告訴學生們一點；趙君之慘死，其罪不在紅槍會，而在社會的本身，也不在社會的本身，而是在我們知識階級。想一想我們求學的目的究竟在什麼，難道專爲考三民主義而入國民黨嗎？我們所以要求學問的，一方面是爲戰勝自然，一方面是爲戰勝人事。一句話：就是爲從自然和一切不合人類幸福原則的習慣的手中把我們幸福奪回。我們既不願被人殺，首先不要殺人。不要以爲紅槍會可恨，當原諒他們的無知。對於一件事情，不能只憑直覺，當解剖事務的核心。你想你們以前既快心於江某之被殺於北平，焉得不傷心於趙君之被害於家鄉呢？他們環境，容或有不同，然而殺人總是一樣。對紅槍會取敵對和報復的行爲，我總以爲不是知識階級所應作的。也許你以爲我是說着風涼話？然而我對於中國人的心理，自以爲很清楚，因爲我是在那樣環境中長大的。我們故鄉自開了殺戒以來，這樣循環報復，已不只一次了！怎麼樣來使這種慘劇不再發現？其責任在我

們知識階級。古人云：「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爲也」，我覺得正是中國現在的好藥石，也是故鄉的好箴語！

知道你常常看語絲，所以在語絲上發表給你看，更願使在留的同鄉一讀。

一九三〇，二，一五，於東京。

記者先生：這封信的內容，大略是這樣：有趙某人者，是敵縣人，在敵省某一個高中讀書。以陷害敵縣紅槍會小頭領江某人的嫌疑，被紅槍會綁去，——連其父兄——先剝去手足，復以繩貫其腿筋，倒懸樹上，用亂刀扎死。因爲趙某人是學生階級，所以全縣無論家居留外的知識份子，都大起恐慌。紅槍會之仇視學生，本不自今日始，這一次不過小試其技罷了。國內的報紙雜誌各級黨部，都在熱烈的主張要求撤廢領事裁判權，說帝國主義者野蠻不講理。然而我們文明而講理的國家，是這樣的文明講理！出國以來，每逢日本同學問到國內狀況時，常常慚愧得說不出話來。有的人說國民政府外交過於軟弱，我想假如強硬了，也不知該怎樣？是不是要使全世界都變作剝手足的文明現象呢？我以前也常常擔心着亡國滅種這些事，現在纔知道那種思想幼稚得可笑了。在印度和朝鮮的國境內，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像出現於「青天白日」下的慘酷現象。然而在留的

( 948 )

呀，打倒什麼什麼呀之類……記得一年前曾爲某女士一篇批評留法學生的文，某女士所特別指點的是里昂中法大學。巴黎方面也發了傳單，結論彷彿是這樣：「我們用功的留法學生，對於某女士的文，侮辱我們的，應該如何……」（我忘了。）其實，照我想來，某女士所批評的當然是不用功的學生，不知那些用功的學生，爲什麼也要——當時發的傳單是不署名的，據說是巴黎的理科學會所做的。理科學會的一部分人所做的。而其效用呢，是在各中國飯店分發一下，使大家知道知道，用掉紙若干張，油印的墨水，想來至少也該用一瓶。照我想來，假使是用功的學生，我真替他們可惜做這一類事，幸而我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還不至於替他們「惜」呢；

每次拿到中國傳單，使我聯想到我故鄉的「地壁書，」——這是因爲人家沒有油印機器，所以只好買幾張白紙，自己寫了，貼在各大街的拐角，最好是毛廁上面，這，可以使更多的過路人詳細看到，其內容，大都是：「張阿大家的二姑娘與三廟弄口的皮匠司務不端——」「二廟的小師姑結識洋貨店夥計」這一類妙文。而其效用呢？……

巴黎的傳單，也似乎——其效用呢，最大就像國家主義青年團的打一頓趙領事，而其效用呢？……

(三) 沉思的時間

我看到「許多」——許多兩個字不過是「文學上」的形容，請不要誤會。——戀愛者，熱中於戀愛者，一天到晚，兩個人在一起，似乎非那樣不可似的。戀愛本來是間暇的東西，一個忙亂的人，決不會去費心思寫了情詩送給他——或她的戀人。我每次看到那些在一起的戀人，我就這樣問道：『他們不覺得煩膩麼！』——好像兩個人彼此整天的看守着，『他們不覺得厭倦麼？』

或許因為我不在戀愛的幕中，所以這樣，我每見着一個朋友，比較要算是不十分陌生的朋友，在二小時以上的工夫，這簡直對於我是受罰了，——在各人工作着的當然不同，在一點事不做，而只談着從肚角落裏找出來的話的時候。在我簡直是不可能，我需要一個沉思的時間，每天，一個給我安置我孤獨的靈魂的時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晚

(四) 新不如舊

A女士 (面色漲紅了，興奮地) C待我才好呢！唉，那真是太好了，輪算到我的朋友中，要算他待我是最好的了。

B博士 (傻傻地) 巴黎沒有這樣一個對你殷勤的人麼？

( 950 )

A女士 這那裏算得上，找得出呢？就說一點再也不會有相同的特別之處罷，別人想不到的事，C會替我想到，有些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事，他也同樣的會爲我想到。（忽然說到這裏，感慨起來了。）講到那些新朋友，那真是新不如舊，一代不如一代了！

B博士 這不是一律如此罷？（取笑地）譬如X光罷，先前沒有的，這總不是新不如舊罷？譬如無線電是到有了有線電才發明的，這總不是新不如舊罷？

A女士 （笑了出來）「咱們兒」不同你講這個，「咱們兒」講做人之「道」。

B博士 （傻傻地）那你很懊悔離開中國，離開那位C先生，到巴黎來的了？

A女士 （自信地）「懊悔？那也不見得，」憑良心說，「你待我也不錯咧！」

B博士 這話是真還是假？（傻傻地）喂！這是真的麼？

A女士 「咱們兒」說話沒有假！你是博士咧，做「博士」的太太還不榮耀麼？C不是博士。

（兩個人得意的笑聲吃吃地。）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

## 一九二九年的日本文藝界

人嵐

引言

一九二九年日本的文壇依然承着年來的傾向，已成文壇及作家日見凋零和沒落，而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則日趨強壯，浸浸然有取舊文藝勢力而代之之勢。尤其是去年一年間事實的表現，已成文學作家雖在極力掙扎，然其精神的疲勞，及與時代乖離的痕跡，已不可掩，其純熟的作品，有時亦未嘗不放出些怪瑰的光芒，可是一般皆認為反照的迴光而已。反之新興勢力方面，殊為活躍。新進作家漸漸取得了中堅作家的地位。而最足為日本文壇生色者，尤其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在小說，戲劇，評論，三方面，皆有偉大的劃期的收穫，奠定了普羅文學的不拔的基礎，其成就之宏有非他國所能及者。茲分小說，戲劇，評論，三方面簡單的介紹讀者。

### 小說界

創作壇不振一語，正如年來產業界及一般市面上之所謂「不景氣」一樣，成為年來日本文壇的口頭禪。這一個口頭禪在序述去年文壇經過的許多執筆者中，已經少有人提出了異議，以為「昭和四年」的小說壇確呈近年來少見的活氣，正如滯水漾波，古木抽芽一樣，使人感着文藝傾向正有問明日的文學躍進之喜。這就一般的傾向上說完全是對的。可是創作壇不振一語，雖然是數年來舊文壇已經衰老，新興文學尚屬幼稚時代的一句老話，但到此刻依然

還用得着，不過這一個輓語得要認清往既成作家的門口送去。如果有人懷疑這話，我們到好是請他們去領教感覺最尖銳的那些大腹書賈，他們每年出版的各雜誌的新年號，照例是將既成作家的尊容和作品特別的裝飾起來的，可是今年的新年號却兩樣了。書賈先生已經將一些新人代替了他們。

不過，我們仍然依着一般的慣例，從既成作家起，而新進作家，而普羅作家的順序，序述起去罷。

一九二九年一年中發表創作最多的小說家，及成績最優的小說家，依筆者的記憶有——  
既成作家——寶生犀星，佐藤春夫。島崎藤村。

新進作家(藝術派的)——淺原六郎，尾崎士郎，龍胆寺雄，宇野千代，岡田三郎，橫光利一，犬養健，十一谷義三郎，中本塔加子，井伏鱒二，檜崎勤等。

布羅作家——林房雄，片岡鉄兵，前田河廣一郎，少林多喜二，岩藤雪夫，德永直，武田麟太郎等。

島崎藤村發表了所謂畢生的大作『夜明前』。內容是展開他從幕末維新以至今日所見的社



會及人生的姿態。用的依然是自然主義的老手法，雖不見得有什麼新的意義，但圓熟的境地，和忠實厚重的風格，當能維持讀者的信賴。完成後，不失為作者的一個歷史的紀念碑。

佐藤春夫『有曩沙蘭記錄』，『陳述』等。『陳述』全文皆用註音字母，日本所謂片假名，於新案的形式之上，有精緻的心理和性格的描寫。當不失為這一類小說的代表作。

寶生犀星同前年一樣、寫了許多小說。他破了東洋的風雅境地，表現出荒野的魄力，以他強銳的凝視，和描寫的鍛鍊，作品處處放出怪異的光芒。『浮氣文明』，『我的白牙』等，其手法亦表示出『到今日的強去』的轉向。其製作慾之盛，為既成作家中所僅見。

谷崎潤一郎發表的有『卍(萬字)』，『里見彈有』『大地』前者描寫病的性慾，後者寫人生的一個誠實——都能表現作者不倦的探求，只惜稍背時流。

此外田中純有『夏的悲劇』及其他二三作品，沒有什麼新的印象。長與善郎的『辰子』，『鶯』有如小春日和，明朗的東洋風，使人想見其心境的圓熟。志賀直哉雖有三作，但都是旅行記的體裁。德田秋聲作品比較的多，惜都是心境的淡彩。廣津和郎告白他彩生活於新時代的焦燥，作品『探海燈下』寫的是社會運動家的浪漫斯，但看不到作者的社會觀有什麼更變。武者小路實篤，宮地嘉六，吉田位二郎等，不過有二三惰性的作品而已。相馬泰三的『目

( 954 )

算差異，『豐島與志雄的『傷痕的背景』，久米正雄的『孟。亞媚』，及希罕的永井荷風的『單相思』，森田草平的『第四十八人』——這些作家都是一年一作了。

觀上述的事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這些既成作家，有些如深秋寒蟬，有氣無力的在曳它憂傷可憐的尾聲，又似西風中的流螢，在淒涼寂寞地閃它憔悴無聊的餘光。有些不甘於沒落，還努力掙扎，希望尚可以拖得着時代的尾巴，繼續享文壇的聲譽。我們看年來有不少的老作家相率旅行外國，一時成爲時髦的風氣，這無非是表現作家的疲勞，想借新的環境，刺激出些新的什麼。但是死抱着舊的社會觀，和不容易了解這個新時代，無論他們怎樣不願落後，結果仍難掩他們與時代的乖離呢。

二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所謂新進作家的成績。橫光利一的長篇小說『足和正義』，『掃溜的疑問』，持病和彈丸』都是傾全力的作品。以上海爲舞台，取材於國際資本戰，民族問題，勞資爭鬥的，前田河廣一郎的『中國』，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無太陽的街』，岩藤雪夫的『鐵』等，都是光輝的一九二九年日本小說壇的大作。國際資本戰，也爲中本塔加子及其他作家所描寫，可說是一個新流行的題材。前述的諸作，與十一谷義三郎的『時的敗者』——

唐人亞吉』等，是所謂『經調查的藝術』的第一步。

淺原六郎是作品最多的作家。如『女羣行進』，『大樓與小便』，『生存的亞士辟克特』等雖是非常粗雜，然於現代知識階級，及月薪階級的生活，毫無粉飾地暴露出來，實建了新寫實主義的基礎。

此外寫得最多的作家爲龍胆寺雄，尾崎士郎，岡田三郎，宇野千代，中本塔加子，林房雄等。作品『燐黃和卡克特爾』，『拋日拔林』等的龍胆寺雄氏是近代的浪漫主義者，然花花地描出了新裝飾的生活樣式。是含有許多「愛羅迭希自姆」和「能羨事」的明朗——所謂摩登尼特的作家。這二者較龍胆寺雄略淡，然而很善描出者爲檜崎勤的『上層的風』，『冰到明日去』等作。岡田三郎除於作品『三月變』以共產黨事件爲題材之外，主要的是寫珈琲店女侍們頹廢生活者之異常的性生活。下村千秋的『朵諾旅館的殺人』等則寫賣春婦。尾崎士郎在『搜悲劇的男』，『在京郊外』，及其他作品，以種種的形式，表現他的詩情和知識階級苦悶的交錯。宇野千代的『月夜的消息』等都可說得難得的佳作，惟感傷地不斷歌咏女性特有的微細的感情，不無遺憾。間宮茂輔的『將朽的望樓』以一漁島爲題材，好像想編一個小社會經濟史似的，可謂爲野心的作品。犬養健的『亞刺伯人愛爾亞斐』及『聖比諾捷特』工作，前者配亞刺伯人的馬

拉桑選手和作家安多列季德，是個寫潑辣的生活力的傑作。此外如谷他倍三郎的『三面鳥』，石濱金作的『大珈琲時代』雖非成功之作，然大抵都能把捉時代的一端。

上述的新進作家們，承既成作家的不振，在這一年之間漸鞏固了中堅作家的地步。他們明敏而活潑的反映現代小資產階級的一般生活，可說是站在現代頹廢生活的尖端。

## 三

最後讓我們來序述這最成爲日本文壇的問題的所謂普羅文學方面。日本文藝界收穫之最大者莫如一九二九年普羅小說的成績。關於此點在日本文壇上已成爲一致的論調，即所謂布爾喬亞的批評家亦不得不爲之首肯。原來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無太陽的街』，岩藤雪夫的『鐵』等力作，都是劃時代的偉大作品。不但使他們一躍而獲得個人堅實的地步，且奠定了所謂普羅文學的不拔的根基。『蟹工船』是在資本主義的全社會機構之下，集團地描出奧霍克海的蟹工船乘組員的大作。『無太陽的街』是從各方面，而且是全幅的展開大印刷工場爭議的長篇。『鐵』是描在鐵工場經濟鬥爭發展過程中對於勞動者生活實感的力作。

前田河廣一郎旅行中國之後，以中國革命爲題材寫了許多作品，如『中國』就是一篇大作。林房雄發表了『興比爾斯克號事件』，『獨房之筆』，『S半島的輿論』等，連日撒布明快的饒舌，

和漂亮的插話，在普羅派看來，對於其近代性雖褒貶各半，但為普羅文學作了一個新鮮明快的型是無疑的。片岡鐵兵的『綾里村快舉錄』，『那樣的男這樣的男』等表現了作者更大的努力和進展。

這派的先輩如葉山嘉樹，平林泰子等去年比較沈默。藤森成吉除『土堤的集會』外，佳作較少。黑島傳治的『冰河』以西伯利亞出征為題材是成功的作品，獨惜只此一作。此外新人之成功者如武田麟太郎，藤澤桓夫，中野重治等皆表現了佳妙的文體。還有橋本英吉的『一九二八年的記錄』，窪川伊澄子的『烈士特蘭。洛陽』，鈴木清二的『巷的斷層』等都值得我們的記憶。

#### 四

年來日本文壇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聞及婦女雜誌的通俗小說，又所謂大眾文藝的特別發達。有些作家因為稿費優厚的關係，大家都願意去寫這類通俗小說，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另有個可以注意的原因，就是有些享盛名的既成作家，因為懶得去追逐時代，也自知追不上時代，便很順當的以通俗小說做了他們的出路。通俗小說最得人望的作家仍然是菊池寬，中村武羅夫，加藤武雄，三上於菟吉，佐藤紅綠，上司小劍，細田民樹等。新進作

家如片岡鐵兵，岡田三郎，小島政工等，他們在文藝界是別有天地的存在。

### 戲劇界

戲劇界與演劇界普通大抵都有着密切的關係，年來日本的情形却不如此，其原因之最顯者，爲，從來演劇界的主流依然爲歌舞伎劇所支配，簡直沒有用新劇本之必要。即有時偶用新作，大抵不出岡本濟堂或劇場附屬作者的東西，其他作家的作品，一年之中，是屈指可算的。作家祇是受雜誌的囑託而寫作品，與劇場的關係向來都很稀薄。加之築地小劇場的運動，沒有大衆的發展，上演的劇本，多採用翻譯的東西，作家同劇場一向也是很疎遠的。

一九二九年度最特殊的現象，就是打破了這一重多年的間隔，兩個世界以急速之力結合發展起來。

這當中有很重要的幾個原因：（一）向來支配戲院經濟的弟兄制度的崩壞，（二）歌舞伎劇本質之脫落和俳優聲價的失墜，（三）新劇運動之左傾化及深入羣衆。

往日歌舞伎俳優的月薪，從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單是東京就有十五人之多。從這高價的薪金可以察知俳優的聲價。但去年以來，一方面伴着經濟界的蕭條，上述的數目便減到了四分之一。俳優聲價的失墜，歌舞伎劇的脫落，以至觀察的減少，劇場老板的手段，便只有

要求新脚本一條路，因此，作家和劇場的關係便自然密切了。

同時，普羅演劇的勃興，築地小劇場的分裂，和左翼的進出，喚起了普羅作家以外的人們很大的驚異，因為上述的幾種現象，一般劇作家直等於失去了上演自己作品的劇團。其結果，或由於思想的共感，或由於現實的利害，遂產生了不少左翼化的作家。這種傾向，正在逐日發展之中。

上述的日本劇界的推移，將會產生克服向來減低作品之藝術價值的危險性，和向來的非大衆性的，真爲大衆所了解之藝術的脚本是想得到的。

一九二九年與劇場結合而活躍的作家，有長谷川伸，高田保，北村小松，額田六福，岸田國士，中村吉藏，金子洋文等，據金子氏的批評，以爲這些作家的脚本，是否算得優秀的藝術的作品，和究竟高明了多少，尙是疑問。就中有一篇是值得欽佩的，這就是未經上演的小烏勗的『羣盜』。有名普羅戲劇家村山知義的『暴力團記』，雖博了異常的喝彩，但缺乏執拗性和現實味，未見得是他第一等的作品。

此外應該述及的有久保田萬太郎，前田河廣一郎，池谷信三郎，宮島資夫，藤森成吉，中村吉藏等。藤森的『光和闇』，中村的『大津事件』，都是公認的佳作，尤其是前者。在青年

作家方面，可舉的有上田文子的『三角謎』，岡田禎子的『夢魔』，太田黑克彥的『河童淵』等。但比之從來的戲劇並不見得進步。上田文子聞正在向左翼轉化中，但尚未見此類的作品。中村正常，坂中正夫二人在『悲劇喜劇』發表的特異的作品，在同雜誌上又有舟橋聖一描寫三角關係，發表布爾喬亞的有趣的東西，可是這樣作品的發展性是很缺乏的，劇界權威金子洋文氏說：『布爾喬亞演劇和戲曲；止於後轉文化的道路，行將因普羅列塔利亞演劇之日益發展，而為與演劇運動結合的作家所壓倒，是無疑的。』

### 評論界

一九二九年日本的文章評論，以前年留下來的『形式主義論』，引起了激烈的論爭。

近年來，日本文藝評論壇，有完全為普羅派獨佔之觀。然自所謂『藝術派』代表的新進作家橫光利一，中河與一，池谷信三郎等，再加上新感覺主義的人們犬養健氏等，在『形式主義』旗幟之下，積極的向普羅列塔利亞挑戰以來，文壇一時呈異樣的活氣。

這些人們本來是作家（不是批評家），論理的進行理論，和用語的定義，比較上非其所長，故雖同是『形式主義論』，而各有各的內容，沒有人把它來論理的統一或整理，往往暴露自派方面議論所含的矛盾，結局毫無所得。



在普羅列塔利亞派方面，因此刺擊，亦發出了由從來自然主義的手法解放的呼聲，在文學上形式的重要性，由是亦遂為一般所認識。不過，所謂重形式，與形式主義者是各別的問題。

跟着『形式論』，成為重要的論爭題目的，為『政治的價值和藝術的價值』這問題。一九二九年的日本文藝評論界，差不多以此問題始以此問題終。

在三月號的『新潮評論』發表的平林初之輔的『政治的價值和藝術的價值』，對於在左翼文藝陣營中的獲得領導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原則，投下根本的疑問，果然在全文壇捲起了波瀾壯闊的論爭。

但是普羅方面，沒有一個贊同平林氏主張的，勝本清一郎，青野季吉，川口浩，小宮山明敏，細田民樹，青木壯一郎，大宅北一諸人皆一致反對。這樣的此酬彼應，一時所有的文藝雜誌的評論欄，以至於同人雜誌，完全為這問題所充滿。

於反對論中，勝本氏的議論似乎多少使平林氏表示承服。可是是部分的。他始終固守他『懷疑的態度』。

一般以為平林氏提出問題的方法不是辯證法的。中途復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歪曲的地方

是無理的。認真徹底的追究平林氏的立場，無疑的會到達新康德派的文化哲學。

在『藝術派』方面，『形式論』以外，看不見說得上論爭的論爭。祇『新潮』雜誌十月號所發表題爲『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理論及其作品的吟味』的，中村武羅夫的論文，指摘了些普羅派的弱點，可是已不像前年的『是誰，鬧荒了花園的！』那樣成爲問題。

說到建設的方面，文藝評論已從從來抽象的原則論進展到具體的技術的法則的問題。新文學當然非有新的技術的法則不可。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最近介紹到日本文壇來的海外新興文學之代表的傑作，格拉託可夫的『士敏土』和傅埃季埃夫的『壞滅』等影響之下，藏原唯人等遂樹立了普羅列塔利亞刻實主義的原則。可以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及『不在地主』，德永直的『無太陽之街』，貴司山治的『止，進！』可爲機緣，這些作家及左翼評論家之間，很熱烈的討論關於新興文學大衆化的問題。至今尚未得到明確的結論。

此外，柳澤健，武林無想庵，辻潤，中村星湖等，以由法國歸來發表日本及日本文壇觀者爲主，大都是復古主義的東西，沒有直接給文壇什麼強有力的刺戟。

新進評論家如『戰旗』的川口浩，『文藝戰綫』的青木北一郎，山村梁一，『文藝都市』的雅川滉等諸氏，各有部分的可取的地方。此外不出什麼成爲一般的批評對象的人物。

另外，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評論界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谷川澈三，三木青，石濱知行，大森義太郎等，一向活動於文藝以外之文化分野的人們，積極的參加文藝上的論爭，對於每月發表的作品揮其批評之筆。他們不單是從來的喜歡玩玩的人，而是有相當自信和教養的，這樣的批評論家裨益於文壇的很不少。就中尤其是『社會科學』九月號發表的三木青化的『爲文學理論』，可算得是去年評論界最大收穫之一。這樣的傾向，實示從來文壇的基爾特組織的解體，而消溶於一個大的綜合的文化之流中。

## 自殺的方法

王 蘇

“Comrade, look not on the west:

I will have the heart out of your breast;

I will take your thought and sink them far,

Leagues beyond the sunset bar.”

A. E. Housman

人生好比作一埭渺茫而又低狹的隧道。你要是呵着腰，似乎已發見了人生鵠的般地一逕

自殺的方法

四五

向前奔求，直到掙扎不動了硬殭殭倒翻爲止。如其在半途中因爲偷懶——或者也可以說是因爲澈悟了——而不自然地躺下：便是自殺。

有人說自殺是勇敢，也有人說自殺是卑怯；終于自殺是對不對的，讓他們好辯的哲學家去討論罷，我們可正懶得想。當然囉，能夠不自殺那是最好；不過當一個人立意要想自殺的時候，忽然因爲念起了他或她的愛人或別捨捨不得的事情而不忍一死，亦許是有的，但我想總不會因爲覺得自殺是罪惡，于是便毅然中止。自殺和「爲X而X」那些團團轉的時髦口號不同；這後面還有更慘酷的背境；它乃是必不得已的最後退步——「活不下去了！」

但是一提到死總不免令人心寒，那蒙着面首死神的像便就可怕得很。自稱爲「萬物之靈」的動物在生時既老是向安樂這邊躲，到最後豫備着「涅槃」，有些還忘不了想找一個無所痛苦的死法。以前有一位故明遺老，鼎革後要想殉國，可是又怕痛苦，于是便採取了信陵君醇酒婦人的方法，後來死卻終竟沒有死得成，不巧之至，此君的背影已駝得像彎弓一般，因而有了「人蝦」的雅號。但這也不是完全可笑的；要曉得自殺非關愛死，而是惡生。所以爲厭世者著想，「應當怎樣死法才好？」倒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問題。

別的事情，如你不甚明瞭，可以去問問曾經閱歷過的人，所謂「識途老馬」；關於自殺的

方法可便不能。雖則據說通幽法連西洋都流行起來了，但頑鈍的仍很難相信，至少沒有實驗過，那些懂懂的鬼魂會從墳墓裏爬了出來，向生人講述他們「豐富的經驗」。所以對於自殺的先覺者（我可以這樣稱呼嗎？），苦于無從問詢起。至于這些要自殺而沒有自殺成功的人，那是一班「不澈底者」，當然不足為我們師導，而另一方面自殺方法又有如五光十色的主義一般底多。在此祇能就我想像力所及而言。究竟還是那個方法比較好點，卻也難說得很。

講到最普通的方法，當然要推自縊，好在簡單之至，只消把褲帶解下，向樹柯裏或牀檣上攀住便行；而且據說一套進這圈兒之後，那兩隻手便再也提不起來了。所以除非不巧被人救醒或繩脆自斷，決不至于有欲死不成的危險。不過此種死法，大概是非常難過的；否則七孔不會流紅。即如脫出了眼球，拖長了血舌的樣兒，想起來就令人毛豎。

同樣的，你以謂淹死是像游泳後漸漸地睡了下去這樣適意的嗎？不，你可曾見過從水裏撩起來漲得駭人的屍身？那手足上又每每青腫，指間還夾些泥土，據說是因臨死時在水底掙扎的原故。可是看看綠濤濤的水卻是何等的柔美！有時竟不信像這樣膩滑的東西會殺人的。歷史上屈原與李白（可不必再遠遠地向外國去找什麼被尊為第十位女詩人的薩福或安琪兒般的雪萊）都是此道的先驅者。在海底裏或許不至於像世上這樣枯寂吧！

( 966 )

若是嫌自縊與自沉死得太慢，要求其在一剎那間便了結這個臭皮囊，莫妙于用手鎗自戕，自能照舊法用白刃自刎則更有趣思。明晃晃的是刀鋒，紅噴噴的是熱血；最雄壯也沒有。但這是僅限于能橫着心幹的人才可行得，譬如神經懦弱者最好不要嘗試；否則萬一刺得不夠深或打得稍偏點，變成祇割斷了喉管或損壞了後腦的半死人，那可真糟透哩。

其他如吞金與吞土，雖然也是很普遍的方法，卻覺得不甚可取。在生時銅臭與煙氣已聞得儘夠，到死時我想不如免了罷！新近有人吞花露水自殺的，倒頗有香草美人的遺意。但是否靠得住必定能畢命，還是難問。

總之，人生十全完美的事情是沒有的——何況是「人死」！

不過若能無所顧戀，祇求其解脫（？）得爽利，柔美，雄壯或芳烈些，死神已很殷勤地安排好一切。

語 絲

第五卷第四十七期

戲劇之唯物史觀的解釋

荻原

誑

侍柝

心琴的葬曲

戚維翰

太湖遊記

鍾敬文

一九二九—的一本偉大戰爭劇

彥祥

隨感錄

裹脚與包脚

陳光遠

( 968 )

想。斯丹達爾(Stendahl)在拉興納與莎士比亞(*Racine and Shakespeare*)中，記有這樣的一回事——「去年(一八二二年二月)在巴爾狄謨劇場中看的兵士，看到這悲劇第五幕 Othello 要殺 Desdemona 就大叫道，「在咱們所在的地方讓黑種惡人殺白種女子麼！」那個兵士就開槍打斷了扮演 Othello 俳優的腕。」這是演劇所發生的幻想之力。再舉黑爾鏗拉特所說的另一事實罷——在荷蘭布拉般地方小街，演了血腥的戲劇。幾回殺人的事，接連發生。兩三回中，沉默看了之後，平和善良的市民們已經不能夠忍耐了，他們大舉而上舞台，「血流得很多了！」這樣叫着戲也停演。這是目擊者告訴我的。(E. Fagnon, 古典劇近代劇)這兩件事實充分證明了演劇能夠給與我們以現實生活之幻想到如何程度，以及能夠使我們發生如何的影響。(譯者按：中國小說上也有樵夫看演岳傳，上台斬死扮演秦檜者的記載)因為，這影響實在是毫無可疑的餘地。斯達耳(De Staël)夫人在其所著德國遊記 *De l'Allemagne* 中述有這樣的事實：釋勒(Schiller)強盜上演的結果，為強盜偉大首領所感動的幾個青年，竟決心來做效了。他們叛逆社會，為作盜賊生活匿於森林之中。孟德斯鳩說克勒比昂(Crebillon)的 *Sémiramis* 和 *André* 將他投於「巴加斯巫女陶醉之中。」賀拉西(Horatius)甚至於舉悲戲使一個觀客瘋狂的例子。



演劇將有野心的，嫉妬的，戀愛的，或是復讐的主人公之生活展開於我們之前，刺激我們的情熱。善良的人們之成爲劇之對象者，是罕見的。爲什麼呢？因爲德行者，是無興味而使人疲倦的東西。法格氏也極妙地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沒有什麼可說』這句話是極普通的法國慣用語。這就是『一切都做得很好』的意思。實際上一一切都做得很好之時，就沒有『什麼可說』了。幸福的人是沒有歷史的。」（法格前書）幸福者的生活，在舞台上也是灰色的單調的。過於理性的戀愛與家庭之幸福是不很有趣。這，就是劇作家所以特殊描寫惡德，情熱和相思的原因。大衆在那時候加以深刻的注意，共鳴於他們所喜歡的典型人物。福爾特（Voltaire）說，「大衆總是反對非主人公的丈夫，而常站在爲戀人的主人公一邊。」要之，舞台者是反映人類情熱之鏡。

現在，要看一看經濟底及社會底諸條件怎麼樣反映於演劇之中罷。爲這目的，要將演劇之起源研究一下。演劇在原始民族是直接從他們的經濟生活進出的。初期之舞台上演者，一般地是啞劇，在這裏跳舞占最重要的地位，表現出民族生活的情景。狩獵民族排演狩獵及動物的生活，畜牧民族排演家畜的生活，而農業民族則所演的是田地勞動，播種或收穫。參加這有廣大的性質，屢屢展開於月光之下的這些啞劇的，是種族的全部。極長的時期演劇具有

動物啞劇的性質，喜歡將在經濟生活上演最重要腳色的動物放在舞台上。譬如，在古希臘山羊是最有用的動物，於是從這裏產生了 Tragedie (悲劇) 這個名詞 (Tragos, 山羊之意)。爲對於演劇與種族生活之關係得一明確觀念起見，且引用澳大利亞民族啞劇之敘述於下：「指導一切的首領，以說明啞劇舞台之歌伴奏。在以大的火把照耀的森林空地之正中。在月光之下開演。樂隊 (Orchestra) 係由將近百人的女子而成；觀衆約有五百之多的土人。最初的場面表現從森林出來吃草的動物之羣，如是黑人演員化粧，模倣得維妙維肖，做作各種動物的動作態度忠實得可笑。有的睡着吃草，有的站着用自己的角摩搔後脚，有的舐戲牝的。其他則將自己的頭和自己配偶的頭親親密密地伸出來接着。牧歌底戀愛詩繼續了一會，第二幕開始了。幾個黑人出現，土人在這時候總是以深的用心走近動物之羣的；他們十分靠近的時候，就用矛刺倒兩匹動物，這博得觀衆熱門的喝采了。」 (Grosse, 藝術之起源)

這樣，演劇在原始時代，是諸民族經濟生活之反映，然而漸漸隨着文明的進步，這反映由直接的而變爲間接的了。今日，舞台是我們社會生活，我們所關心的，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思想的鏡子，忠實地反映着我們的風俗習慣。劇作家使自己適合民衆的趣味，不然，他的戲曲就失敗，或爲觀衆所不能理解了。因此，各個民族創造最能適合於自己趣味，所最足以

反映其心理的獨特的演劇。盧梭在論演劇的信中說：「勇敢真誠而殘酷的民族，喜歡勇氣與沉着所輝耀的殺人或者危險的比賽。兇暴而激烈的民族，需要血與戰，和猛烈的熱情。享樂的民族，喜歡愛與禮儀。輕漂的民族要求戲談和滑稽。Trahit Sua Quenque Voluptas(人之所好各有不同，)爲使他們愉樂，使他們所好的滿足的演劇是萬不可少……：舞台者，一般地是萬人心中所原有的人間情熱之畫圖。」(盧梭，論演劇與達蘭貝爾的信)

爲證明經濟底社會底諸條件給與演劇的影響，我們且將莎士比亞的戲曲，大革命前法國戲劇，小仲馬的戲曲以及易卜生的作品來研究一番罷，我們將到處看見社會環境之忠實反映與給與劇底創作的階級心理極強的影響了。

###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他不會放眼一看勤懇奉仕御用的宮廷之狹隘地平線以外的世界……  
他沒有想到在王室或貴族環境以外，還有到達悲劇尊嚴的地方

—— Earnest Crosby

我們已經說過，舞台是集團全生活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之鏡。而在社會上，與他們互數世紀的鬥爭直接發生的多少不同的階級心理，占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同樣將其難以磨滅的記印也刻在舞台底創作上了。如是，即今是最偉大的劇作家，似乎高飛於人間生活之上，投全身於理想之雲中的，其實其深根也存於這樣的階級心理心中，又他們的戲劇也反映着這階級的意識形態。

說到莎士比亞也是如此。人們輕易相信這樣偉大這樣世界的天才，在其作品之中一定網羅整個社會，將一切階級一切職業的社會典型示於我們罷。人們是這樣想像，以為莎士比亞從一切社會階級及其劇之主題，將貴族，資產階級或平民的熱情，醜行，失敗明白地寫出來了罷。

沒有比這還錯的。因為，在莎士比亞的時代，貴族支配國內，獨占物質底富與精神生活之故，又因為與模形於詩人及劇作家者也是貴族之故。所以據有伊麗沙白時代之舞台者是貴族。在哈孟雷特 (Hamlet)，李耳王 (King Lear)，求利斯愷撒 (Julius Caesar)，阿賽羅 (Othello)，羅密訶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馬克白斯 (Macbeth)，安敦尼與克魯佩托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等作之中，莎士比亞以描寫王室及貴族之宮廷為主，其主人公

是帝王，撒撒，王子，大臣，大使，貴族，騎士等等。莎士比亞的戲曲，要而言之是歷史上貴族之戲曲。

自然，這並不是說，在他的劇中，我們遇不着其他階級之代表者。其他階級代表者也是有的。不過主人公常屬於上層階級。僅僅在『*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莎士比亞十分表現了資產階級。但是他將資產階級滑稽化了。他喜歡的環境常是帝王或貴族之宮庭；只有這才有成爲悲劇根底的價值。在他的時代，人們不知道爲什麼資產階級不能上演，又以爲這事實是在與高尚感情不合的。不僅莎士比亞是貴族之歌手，他同時代的波孟和佛來哲（*Beaumont and Fletcher*）也完全和他的見解相同。在他們的戲曲的開場白（*Prologue*）中，他們表現着一個資產階級者。他飛身舞台之上，宣言謂演劇已經將貴族十分表演了。現在是應「爲都市商人之名譽」而作戲曲的時候。他想看一看「食品店中做冠冕堂皇事情的」主人公。聽衆大部分是倫敦的商人們，他們不知道被人玩弄，聽見這話反而高叫起來了。

這事實，在貴族作爲舞台之君主而支配的時代有深長的意味。「因爲，王子是天照自己的像所造的模特兒」，莎士比亞藉 *Simonides* 的口這樣說（見 *Pericles*）。貴族是比平民高上的人種，就是變裝人們也可以藉其態度和顏面表情認識他們。所以從僕們以 *Ogob* 上品風度

而認識他，在亨利八世之中，*Wolsey* 大僧正是極卑賤的出身，是屠夫之子。然而他好像是什麼非常可恥的事情似的，幾不說他的出身。在亨利六世之中，*莎士比亞*描寫 *Joan of Arc* 的肖像，然而因為她沒有所謂王室血統的名譽，不過是一個鄉下姑娘，他將她非常侮辱，浴以最粗野的唾罵。

對於民衆，我們的著者是不客氣的，在種種機會，摘發他們的愚劣，動搖，憎惡，復讎的感情。*莎士比亞*不獨不理解下層民衆的悲哀，反將他們看做「愚蠢的烏合之衆」「帶有污穢氣味的賤民」「惡人之羣」「賤民之集團」。他如是托 *Clod* 的口氣這樣說羣衆——「狂吠的獵犬之羣，我和討厭那有毒氣的池塘臭氣同樣地厭惡那種氣味。我以為那種愛和污穢我呼吸的空氣暴露在外面的死骸同樣。求利斯愷撒之中，護民官 *Marcius* 叫道：「愚蠢的民衆，比無感覺的木石還要蠢啦！」而這，也是 *莎士比亞* 的意見。

貴族之高揚，其他諸階級之輕蔑，好像支配着他所有的戲曲。在社會下層 *Type* 之評價上，*莎士比亞*完全站在貴族之見地；他怎麼樣地表着卑下階級之代表人物呢？——在如願 (*as you like it*) 中牧人 *Cohen* 這樣說，「先生，我不過是勞動者。我靠自己謀自己的衣食。我既不憎任可人，也不羨慕哪一個。我喜悅他人的幸福，我安分忍從自己的不幸。所以，我

最大的本領，就是看我的羊子吃草，我的羔羊吞乳。」這是被壓迫者的理想。什麼人也不憎惡，爲自己主人的幸福而喜，自己的不幸則以安分聽天而忍耐。

這樣，莎士比亞與世人所極其常說的民衆底劇作家實在相距很遠了。他，在爲如哈孟雷特奧賽羅，或馬克白斯等永遠流傳的若干典型人物之創造者上，在爲人間之情熱，嫉妬，復仇，戀愛等深刻的畫家上，是永遠不朽的。然而他不外是一個貴族之劇作家。其喜歡描寫爲支配階級時代的貴族之環境。他深深輕蔑資產階級和民衆。他看來好像不過了解自己的階級，將其表現於舞台而加以讚美似的。

### 大革命前法蘭西戲劇

十七世紀後半期及十八世紀法國戲劇，是刻記社會構造上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之顯著的標誌。當時社會，分爲距着不能越過的藩籬的兩個階級——即貴族與第三閥 (Le Tiers-Etat，舊譯第三階級不當) 兩個階級。貴族掌握政權，兢兢焉惟恐其特權之喪失，而華麗地裝飾了路易十四的宮庭。與這相對，資產階級常發展其力量，集中物質底富於其手中，漸次在精神

( 976 )

也提高了。粗野的 *Turcaret* (*Le Sage* 之喜劇——譯者) 之子孫們，現在受過陶冶，受過充分教育，擁有學問和文學了。要之，一個新階級開始向政治權力上昇。

· 路易十四的宮庭中貴族最後之光輝，在科爾尼 (*Cornille*) 及拉興納之悲劇中很好的反映着。泰納 (*Taine*) 說：「其一般的筆致，是打算投王侯廷臣之所好的。」作家將那些殘酷，暴行，呼號，呻吟，總之一切有害那慣於 *Salon* 之優雅的觀客感情的東西隱藏起來。同樣的理由，排斥想像與幻想之輕浮，在一切上，鋪張音韻悠揚的漂亮鏗鏘的對話。悲劇的主人公是宮庭中人，帝王，女王，王子，王妃，大使，大臣等等。一切是高貴的、優婉的，殷勤於婦女，忠實於門第家世的。伊坡利特和布利達尼鳩斯，非德爾或亞達利 (皆 *racine* 悲劇中人物——譯者) 就是在他們激烈情緒發作上，也守 *Salon* 的言詞，即在呼吸之時也作正確漂亮的演說之發音。

這是貴族的文學。這是非在這優雅的雰圍氣中不能產生的。這是在路易十四保護之翼下發達的文學。路易十四之浸於優雅的精神，以致即令吐極度之怒罵時，也不過看出這樣的話：「吾兒乎，是所云者得毋全與平民相似乎！」

然而平民無論王室如何輕蔑，終呈可驚之生氣。偉大的人們之一羣由此而生，達精神之



頂點；例如，窮鐘錶舖的兒子盧梭，棄兒達蘭貝爾（D'Ambert）；鄉村成衣舖兒子馬孟泰（Marmontel）公證人之子福爾特，鐘錶舖孩子波馬爾雪（Beumar Chais）皆是。第三閱從長睡之中覺醒，意識自己之力而主張其要求。在政治底及思想底領域與貴族開始鬥爭。莫里哀（Molière）之喜劇與菲加羅之結婚（波馬爾雪之作——譯者）已經宣示後來到一七八七年發生的可怕戰爭，而成了所謂大革命遠的先聲了。

試想像有一個貴族在嘆賞了 Oreste（希臘 Euripides 的悲劇——譯者）， Bajazet Andromaque（Racine 的兩個悲劇——譯者）之後，現在再看莫里哀喜劇表演的情景罷。在其中他看見克理查爾呀，阿爾公呀，亞爾巴公呀，覺丹呀（莫里哀喜劇中人物——譯者）等人。他們有他們獨自的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民衆率直的談吐。這戲在貴族認為可厭可怕的東西，他們不快地憤然外出怕是不待言的。

波亞洛（Boileau）描寫貴族歡迎莫里哀道：

「無知」與「謬誤」和他的新戲曲同來，  
衣侯爵之服，總伯爵夫人之裳，  
爲中傷他的新傑作而來，

戲劇之唯物史觀的解釋

在最美的地方搖他們的頭。

爲巴黎資產階級之子的莫里哀，和科爾尼及拉興納相反，表演他的階級的代表人物，美妙地描寫他的環境。在他表演貴族的布爾喬亞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於宮廷之時，貴族們以爲將下等的存在，將商人看得這樣好，實在是體面的污點。但是因爲路易十四有比較優良趣味，很尊重這喜劇詩人：「莫里哀，你從前沒有做這樣有趣的東西。你的戲曲實在是美妙啊。」

但是莫里哀不僅描寫他的階級，他甚至於敢痛烈地攻擊貴族。在凡爾賽即興詩中 (L'Impromptu de Versailles) 他以異常的大胆嘲笑當時有力者，明白地宣言：「侯爵是今日喜劇的丑腳。好像從來一切喜劇常有笑聽衆的丑腳的跟班一樣，今日我們的一切戲曲，總少不得使客快活的侯爵了。」

這樣的宣言並不是這時才說的，成爲莫里哀嘲笑之的的這些可憐侯爵們的憤怒，也不難想到了。仗王室保護而有力的他，尙以「Tartuffe」繼續攻擊。這打擊太厲害，使僧侶全體憤怒，甚至惹起拉莫安尼益大主教激烈的抗議了。巴黎一個主教將對於莫理哀的控告「過去歷史上出現的人類中最厲害的玩世不恭者而且無信心者，長着血肉作人類服裝的惡魔」直接送

到皇帝。路易十四准許這戲曲禁止五年之後才能上演。爲了解對貴族放爆竹的路易之自由主義，只要想拿破崙一世的話就夠了：「這戲曲要是在我的時代作的，我恐怕也不准排演哩。」華活納爾的見解，很可作這時代之特徵。染於貴族理想的這偉大的道德家，正確估定了莫里哀之才能。但是他以爲將資產階級表演於舞台上未免是過於卑俗的主題而加以非難。「莫里哀——他說——取過於鄙俗的題目，我覺得總有一點可責備的。」他又指責使用平民的俗語代替沙龍的上流話，斥其爲「奇怪而不適當的表現。」

這才氣縱橫的貴族叛逆者，在大革命中，德穆林(Camille Desmoulin)(法國雅各賓黨領袖之一——譯者)將莫里哀尊崇爲先驅者而稱之爲完全的「雅各賓黨」時，正確地被認識了。波馬爾雪繼續莫里哀所開始的工作。他對於資產階級的抗議，在他的劇中更遠爲強有力更精力地表現着了。

在他的戲曲兩個朋友(Tes deux Amis)中，貴族們已經覺得不滿，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叫道：「著者不免是舊衣店小兒之見，較農園的代理，商人更高貴的，什麼人也沒有看見。他所探求表現於法國舞台的貴族之友，是在商店之堂。」波馬爾雪對於這話勇敢地答道：「嗚呼，紳士喲！至少，應該從假定非不可能的地方將他們提出。倘若要從圓窗之室(凡爾賽宮

中之一室——譯者）和奢華的馬車中選出真正的朋友，你恐怕更加要笑著哩！」

菲加羅之結婚 (Marriage de Figaro) 做得更為深入。因為其描寫封建制度最可厭的特權，在輝煌喜劇形態中含着貴族制度辛辣的諷刺。菲加羅嘲笑支配者，非難他們官吏選舉的方法：「為填滿尸位起見，必須用計算者，而得這位置者是跳舞家。」他對於官職買賣奮起指摘了，「賣官鬻爵真是最大的濫政……是的哩，不過賣的人更好。」他反對人生來就有特權，「偶然造成差別。不過只要藉精神可以變化一切的。」他攻擊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在大人物上寬大，在小人物上苛酷」的法律，大臣和領主。他向送其寄生生活於宮庭的貴族放箭，「廷臣，這是很困難的職業呀，有人這樣說——受，取，要索，祕訣在這三句中。」如我們回顧十八世紀後半法國深刻社會擾亂的時代，則不難想到第三閱的人們對於表現他們內心思想的這些話的狂熱喝采罷。這自然也同樣地鼓舞其本領氣色勝過領主的奴隸了。而菲加羅的嘲笑，從這時候就有革命的意義。

到了後來，最初小戰鬥在一七八九年起於巴黎之時，人們看見馬拉 (Marat, 法國革命領袖之一——譯者) 在道上讀盧梭的民約論，演講，博得團聚在他周圍的聽衆大羣狂熱的吶喊與如瘋的喝采了。這思想與生活一致之實例，物質前進之處所息的精神的姿態，沒有什麼

有比這更美的。所以人們在這裏也可以看見所謂“*Spiritus flat rhi vultu*”（精神存於自己所安之處）的舊觀念格言，不過是一句誑語而已。

亞歷山大·仲馬

演劇在以某種方法理解時，得以其討論社會問題，而大有救濟於現在狀態。……它能夠使必須崩潰者破壞，使尚未萌芽者自己開花。

——A·仲馬·

小仲馬的戲曲，是一八〇五年法國資產階級道德精神的繪畫。當時資產階級關於其家庭生活與風習，感情問題，戀愛，通姦，賣淫的見解完全反映在上面了。他們在小仲馬之中提起使他們苦惱的一切問題，看出勤於解決當時問題的美妙的代辯者。這是他的戲曲未曾有的成功及流行於世界的原由。因為他的登場人物（*Dramatis Personae*）是社會的原型，他們的心理紛爭是萬人所感到的。仲馬劇中所表現的思想，恰好地適應資產階級之道德見解與心理，他舞台上的解決隨即在他們生活之中採用了。——資產者的世界——小說家愛理克說——

爲指導家庭事件接受小仲馬的忠告。……看上演之時丈夫聚精會神的顏色罷。他們來看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大方的修飾，今年流行的服飾。成千的商人將回到家裏斜着眼瞞自己的妻子，心中暗想，他們是否模倣得像那時在舞台上議論風生的社交中人罷。」

小仲馬是社會劇作家之典型。他以爲，作家必須有的極重大的任務，是應該指導大衆道德見解的，導於有德之道而使避惡德之道的。不以完善，道德化，理想，致用等爲目的的文學——他說——一言以蔽之，是發育不良，不健全，死產的文學。」這箴言照着他一切演劇的創作。

引起最大反響的仲馬最初戲劇是有名的茶花女。這戲連續演了二百回，這事實在當時真正差不多是難信的數字。這故事是人所熟知的。阿芒·杜佛戀着美妓馬格哩脫，決心與她一起終老。藉愛情之力，妓女完全變化圖恢復其名譽。然而極端固執的道德，擾亂了她的幸福。杜佛之父聲明爲他兒子的將來，要求她離開他的兒子。於是，馬格哩脫爲他愛人的幸福，作這崇高的犧牲。單純而含淚的故事，搔亂了感傷的靈魂。仲馬所表現的主要思想，異常明瞭的浮出。——妓女是爲社會所排斥的。資產階級道德主張她不能進這「可敬」的家族之中。無論她怎樣因愛而純潔化，無論她的性格怎樣的崇高，據常人的眼光，她總是下等之存

在罷；而社會的幸福已經爲她所不能享受了。這是代表「公衆道德」的杜佛之父在馬格哩脫之前所說所想的：「這種結婚——他對她說——如沒有所謂貞操的基礎，則宗教也不贊成而家庭也是無結果的。青年恐怕是不要緊的這件事，在老人未必也可以麼？他是否能抱這樣大的野心？他會有一個怎樣的前程？……世間，尤其是鄉村的世界，是吹毛求疵的。雖然你因爲感情的感化在阿芒的眼中和我的眼中，能看見是怎樣純潔，然而世人的眼光怕未必都覺得純潔罷，世間對於你不過只看你的過去，對於你無情地將門關着罷。」

*Dura lex, Sed lex* (無論如何，法律總是法律) 馬格里脫失敗心碎，不勝自失之感而失敗了。家庭遂可以得救了。

第一回上演之時，杜佛的說教只有兩句，口笛就吹起來了。將這事實傳出來的仲夫尼爾斷定這是爲作這一晚資產階級道德之化身而表現的演員的風采而吹的。不過僅此也就是抗議。因爲無論何人都承認杜佛之父所說的道德律之正確。

同樣的思想在淪落之女中也看得出來。仲馬在其中向我們表示一個與社會忤逆的淪落女子的命運。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她不能找到他的丈夫。因爲如其中之一人說的，「妨礙你的結婚者不是我。理性正義和社會法則，命令正直的男子須娶正直的女人。」

更遠爲重要的，是名爲金錢之問題一劇。我們在這裏明白看見金錢在資產者家庭中占如何的地位，又對於家庭之幸福給以如何的影響。陳列社會種種人物，開始就是暴發戶約翰季羅。他本是貧窮植花爲業者的兒子，然而現在在香塞利塞有了地基，又有每月揮霍五千法郎以上的情婦了。爲大規模金融業者及投機業者的他，可笑地這樣放言高論：「買賣，這簡單得很，是別人的錢。」

我們再看杜略的家庭。其中金錢演主要的脚色。「在生活上，夫婦的一方面將錢給與夫婦的另一方的，其優越地位，是無可反對的。」因此，杜略娶沒有嫁錢的妻子，覺得她是一種奴隸。我們看破產的倫克爾的一家。女郎愛利莎在「沒有嫁奩的女子不是結婚，只是買的」社會上，沒有嫁奩。再看社會主義技師開約爾。他解決金錢問題。這是小仲馬從關係很深的 *Entantia* (十八世紀聖西門派社會主義者——譯者) 氏所受的暗示，將資產階級的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混合而來。他主張取得金錢唯一的手段只有勞動。不幸很多的人不願勞動，於是不得不努力於克服他們的怠惰了。「你不勞動固然是自由——他說——但是總應該有什麼來替代這。那麼，你爲替代你勞動沒有財產的人，每年將充分的錢給與我們好了。」開約爾預言利己主義於是消滅，一切人的由廣大的愛之力而勞動，如是預言金錢豐富之日對於人類有一



個更好的將來。

這可笑的樸素的解決，同時在當時豐富肥滿的資產階級是危險的事。而公衆與批評使仲馬浴於讚賞之聲時，銀行家米烈斯在 *Constitutional* 中激烈地攻擊他了：「從你的作品發生的一般印象，不是對於資本集團及在這上面活動的人們的盲目的非難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不是什麼差別也沒有的將真正污辱刻在我們時代偉大金融活動是什麼呢？」

在其他戲曲私生子中，仲馬又論到道德問題。在公證人亞里斯提德之口中，表現着他與當時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樣的見解。他說：「人們只要占在家庭外部，子爲子，夫爲夫，父爲父，是不對的。自然之目的，在人類有很多的兒女，在使兒好好撫育而成爲有用的人，在幸福的地愛。或則在健全的時候結婚，不問哪一階級，選擇康健貞淑的好女子，以全心全力愛之，做一個良妻賢母，養育兒子，死時將自己生涯的模範留給兒女——這是真理。」中流法蘭西人「喝采歡迎這話是不難想到的。仲馬在舞台上所擁護的，是他們的家庭，他排斥娼妓，以通姦爲重大之犯罪。爲使家庭爲社會健全細胞而不倦的戰鬥，是他們的主張；女子欺騙男子時仲馬從舞台叫道，「殺之！」（男女）因爲爲家庭的名譽應該如此。他犧牲一切，爲防止家庭之崩壞。他的戲曲示我們以其罪惡，同時抱着將其矯正的目的。但是，如戈諦（Gautier）

Stor)說的，「書籍是隨着風俗的，風俗不隨着書籍」——頹廢總是繼續下去了。

伊卜生

世界上最強的人類，即是最孤獨的人。

——H·伊卜生·

完成小仲馬最初的工作者，是挪威偉大劇作家亨利伊卜生。但是如前者資產階級社會批評是皮相輕微而薄弱的，那麼，在後者就變為勇敢大胆而深入了。他有銳利的眼光，伊卜生檢討社會組織全部，看出指摘其所含的腐敗的東西。在他的劇中，他把家庭之崩壞，教會之虛偽，支配階級之偽善與腐敗，婦女痛苦不正當狀態，因遺傳及酒精的頹廢，告訴了我們。伊卜生告發社會這些一切的缺陷。他想將這些東西消滅，然而同時又感覺這腐敗是根深蒂固而且遍地都是，在現在狀態中真不知怎麼辦才好。這就是透過他的作品常常是一種偉大革命

的號筒，對於這麼樣許多弊害的反抗，有一種精神的無政府主義貫徹着的原故。這時候將無政府主義伊卜生和道德家伊卜生混合，羅德(Rod)精密地認識這個狀態這樣說：「伊卜生是

加上華勒斯(Jules Valles)法國社會運動家之一，巴黎公社之一員——譯者)的路德。」

戀愛之喜劇及傀儡之家反映夫婦互相不了解，偽善及傳統虛偽之波下崩壞下去的家庭。在前者之中伊卜生表示資產社會的戀愛不過是污穢行爲之淵藪，不過是「在一切希望之中以死的衰弱的虛偽的石灰造成的窒息的墓。」傀儡家庭中，爲當時極流行的女權論觀念所染的伊卜生，以婦女自由的名義，傾覆結婚制度。娜拉和赫爾美爾之結婚在根底上是錯誤的。卽女是爲父母所溺愛，情熱的，是良妻也是賢母，有一種渺茫的希望，期待什麼非常的東西，爲丈夫的幸福犯了錯誤以致犧牲其一身。男子是嚴格的官吏，是精細而利己的律師，沒有什麼高尚的感情，在快活的樣子下有不寬大無理想的心。這麼樣兩人長期間相互沒有理解地一起生活，完全是門第的婚姻。但是娜拉一旦澈悟了。一天發現赫爾美爾不過是淺薄的利己主義者，於是捨棄家庭丈夫和兒女決心而去了。她向驚訝着的丈夫滔滔說明她的女權論思想。這地方差不多不是她的本來面目，伊卜生用自己的口表現他對於社會婦女地位的思想了。

伊卜生的哲學在國民公敵劇中也分明地表現着。斯托曼醫生——這有點是著者自己——對於周圍虛偽偽善鬥爭。伊卜生造成他的人格，同時又這樣說：「斯托夫曼醫生和我極其相似。雖然這更其善良的醫士在許多方面和我不同。」醫生謹直而純真，憧憬於理想，充滿良

善的意志。然而在他之前則是些只顧自己利害，只是盤算自己利益的卑怯而利己的人們。斯托夫曼以真理與正義的名義主張改革爲全市得其利益的浴場。但其同國的人嘲笑這理想，決計拒絕碰着他們利益之源。與他們戰鬥之後，失敗了，斯托夫曼退息於自己家中，看見爲自由人之唯一結局，即閉門隱於孤獨之中。「世界上最強的人類——他說——就是最孤獨的人。」

這是伊卜生思想的頂點。他常爲個人之權利，爲現代社會所放逐的真理之勝利而鬥爭。然而看見虛偽之潮完全將現代社會浸着，他絕意於世，向孤獨前進了。「我愛孤獨中的快樂——勃蘭德爾在“Rosmershoem”中說——因爲，我在那時候，有十倍二十倍以上的快樂。」完全不管社會，退守於自己的巢，僅爲自己爲自己的幸福而生，又必與無知的愚蠢的羣衆遠隔。他在一八七一年說，「大衆的騷亂使我吃驚，我不願意自己的衣服爲街路上泥濘所污，我想穿着清潔禮服以待晴朗的將來之日。」

自是以後，伊卜生成了最明白的個人主義者。他切斷將他結合於社會的一切束縛。他曾經在社會棟樑之中已經告發那不能創造真正社會的支配階級與有權力的人們之腐敗；現在他不過爲個人之改善，爲個人向道德界及精神界之提高而鬥爭了。在羣鬼之中，他描寫無辜的

兒子不得不補飲酒放蕩的父親的過的遺傳的頹廢之暗影。此書出世之時，世人說他不道德，一切報紙說是醜聞。伊卜生受所有的人的攻擊沒有一個例外。只有 *Bene stiel Nebjillinson* 敢爲他慷慨辯護。這事件使伊卜生的精神非常憤慨，他對於社會的憎惡更其增加了。

但是還有一個主要的觀察——伊卜生批評社會一切基礎，不過決不談到私有財產。這在他似乎是一種良好正當的制度。他想不到首先將經濟霧圍氣澄清而變化道德霧圍氣。不僅如此，在我們世紀之初還正在著作的伊卜生，完全不知勞動階級之存在。勞動者在這強有力的劇作家覺得是可以忽視的力量。因此，他站在不通的路中了。他因其偽善，其組織的缺陷，其腐敗之故，排斥資產階級社會。一方面，他不知道勞動階級。因此，他開始脫離自己的社會，創造個人主義的哲學，他在完全的隔離孤獨之中尋求一切幸福。

這樣，伊卜生完全失去理想，作爲頹廢哲學的病的個人主義所到達的黃昏世界中作家狀態的古典的一個例子而殘留着。

此篇係譯自法國 *M. Ickowicz* 史底唯物論之光下所見的文學 (*La Littérature à la*

*Lumière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中論戲曲之一章，又翻譯時參考日本石川湧氏之

譯本頗多，於此聲明。

一九三〇年，二，譯者於東京。

## 謊

日本谷崎精二作  
侍 析 譯

K書店主人，前些天到我這裏來了。他閒談着說，半年前所履的一個年青底用人現在是被辭退了。

「啊，那個東西實在是太好說謊了。可被他害苦了。」

他這樣說着，笑了，他的笑與其說是由於怒惱，不如說是由於滑稽。若據他說來，這位青年伙計是奇異地陰沈而不歡喜說話的男子，對於書店的事情是十分盡心，每天出去到各方面張羅着出版的事。

「今天到小說家S先生與M博士處去了，S先生近來因為是被各書店爭強着，這次談判是稍費了些力量的，以印稅提高的條件，好容易才得了他的承諾。原稿聽說是在本月中全部送了來。——M博士的論文集也都商議妥了。」

每天傍晚歸來，是這樣地報告，主人以為是得到了能幹底用人，非常歡喜。但只是森尾

——那個伙計是叫這樣底名子——的話，說得非常圓滿，所約定的原稿，却總不見到來。時常主人一催問森尾，總是

「今天到S先生處去看過了。因為過於忙碌了，所以遲了些，這一星期內便可以完全送了來。」這樣地回答着。

可是無論經過多久，S先生與M博士的原稿總也不見送來。兩次三次地若一催問森尾，也總是「兩三日便要送來了。」這樣地周旋着。著作家們無論是怎樣地好擺架子而且是懶惰，但是想來也未免過於無責任心了。主人既然是感到不安，為書店起見不能不對於事情稍加以干涉的，於是在兩三天前，直到今天總是森尾去的著作家的地方，便親身去了。可是使人吃驚的是，S小說家回答說，叫森尾的人來確是來過的，但關於著作集出版的事是沒有答應，同時M博士那方面，說根本就沒有見過那樣底人。主人氣極了，回到書店裏立刻便把森尾解雇了。

( 991 )

「無論到哪里去，總說事情是定妥了，而以後原稿是絕不見來到，本來就想着是非常奇怪的。原來是信口開河，也不管結局怎樣，便說了謊話，真不明白他最後想怎麼辦呢！這怕是一種病症能。——是的，一次還有過這樣底事，夜間十點多鐘醉着回來了。他說，到了法

學博士處催稿去了，博士覺着稿過遲延了實在對不起，想請他去喝一杯酒，於是便把他領到神樂板的飯館裏，大請他吃了一頓。當時我還說，這很不錯，T博士真是好說話的人，現在回想起來，所謂T博士者，把來催原稿的書店小伙計領到飯館裏請吃飯的這種事，簡直是絕不會有的。森尾這個東西，一定是用自己的錢喝了酒，還回來這樣地亂說，真是什麼奇怪底人都有！」

他說着又笑了。

K書店的主人回去後，我把我學生時代的同學最有名說謊話的時永君的事情回憶起來了。說謊話的這種事情，一定完全是一種精神病。正好似絲毫不愁生活的貴婦人們，在洋貨店裏看見了一些零碎應用的物件就想要偷去是一樣的，他們在某種機會，一接觸上謊話的誘惑，無論如何便不能不說謊了。更適切地說罷，他們要對於所有的人們顯示好意，要供給所有的人們他們所希欲的東西，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於是便把事實虛構了，簡直是一種氣軟底博愛主義者。當然，在世上那種出於可賤底利己底動機，說謊話以瞞騙世人，謀自己一身榮達的人們是有的，但前邊所說的K書店的伙計與我的舊友時永君等，絕不是這種利己底意識底說謊。他們明知結果是要招自身的破滅，而仍禁不住要說謊的一種不幸底精神病的好



人。

我在W大學預科上學的時候，時永君是從學習院高等科轉學來了的。他是較我大兩三歲，所以那時大概是二十二三歲罷。在骨格衰弱底紅臉上，生着濃髭的眼邊，怎麼也似柔和底青年。他是某高官的兒子，使我們這些貧窮底學生們，對於他從學習院轉學出來的這種事一點不起反感地，他的態度是那般慇懃，是那般快活。我們這羣朋友們，特別是那陸軍將官的兒子山下，是因為當時在學習院上學的朋友們很多的緣故，立刻便同他親熱起來了。於是向來是山下的最好底朋友的我，也便同樣地與時永交接起來，時常我與山下到麴町區的時永的家裏去玩。

那時候，文壇上武者小路氏在白樺派中旺盛地發表着力作，我們文科的學生中，很多是他的作品的愛讀者。於是看出我們的這樣子的時永，甯可以說是意外般地說了。

「是的呢。你們這樣愛讀着武者君的東西麼，那是好極了，武者君在文壇上一點還沒有被人們承認的時候，我已經是他的愛讀者了。在學習院時當然我的班次是比他低的，可是我們非常親好地時時在一起玩耍。約兩年前，我同着鄰居的F女戀愛了。到後來因為某種事情的關係，雖然是得到了她的心，可是沒有得到她的肉體。有一個時候我把這次戀愛的回憶寫

了出來，拿到武者君的家裏，讀了給他聽。於是武者君非常受感動地，說道，啊，世界上有這樣美麗底戀愛麼，真有這樣純潔心的青年與少女麼？一晚間只握着我的手哭泣。」

這一段話是時永君對於我們說的最初的謊話。因為在那次說話的大以後，我的一位友人會遇見武者小路氏，問他這種話是否確實，但他說所謂時永這樣底人在學習院時代是沒有會見過的。

但是在當時，我們都信了時永的話，只以為他是武者小路氏的好友了。

「今天收到武者君的一個信片，約我在這個星期日一定到他那裏玩去。你不一同去麼？一會着他，你知道那是很易於交談的一個人呢。」

有一個時候，時永向着山下連這樣底話都說了出來。那一天山下大概是以沒有功夫拒絕他了，他若是真答應着一同去，時永將怎麼辦呢？

我最初知道時永說謊話的事，是在他轉校過來的翌年的正月。有一次我們在學校中約定，星期日我到他的家裏去玩。可是當天是異樣地寒冷，在正午前少落了雪，又因為我也有些傷風，所以沒有去。第二天到學校去遇見了他，向他道歉昨日的違約。

「你太糟了！昨天因為想你一定要來，因此從早到晚悶在家裏，只被等候着的煩擾所

苦。」

他的表情並沒有特別怒惱，只好似覺着殘恨般地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真沒有話說了，只請你原諒罷。」我重覆地向他道歉。

這時下班的學友走了過來，在時永的肩上拍了一下。

「喂，昨天謝謝你。但是很快樂呢！」

「哼，我也很愉快的。坐電車到家裏，已經十一點過了。因為連晚飯都沒有吃便瞎跑去，所以回來的時候肚子真餓極了。」

我雖是就在身旁，時永絕不在意地，同着F說了他們昨天瞎跑的愉快。

「怎麼回事！昨天一天在家裏只苦悶地候着我的話，完全是瞎說，你不是同着F到外邊玩去了麼？」

我雖是這樣想了，但看時永說話的樣子，是太無心意，太無責任，並且也是太無自責之念了，反到呆然地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從他那奇怪底病底同情心，一見我向他道歉，便不能不作出一種被失信了的苦臉色來。因為這方是連次的道歉，他想定是另有約會了，所以也便把那苦感覺更誇張了。其後這一類的謊話，向着我與山下曾說了好多次。

( 995 )

那一年的夏天，學校試驗開始了。

試驗的最後的一天，我到學生休息室裏去，一個姓武藤的同班生走到我的身邊來。凡是文學的學生，奇異地都是四五個人造成一小羣集，而互相地睨視着其他的羣集，可是武藤君總是孤立着不屬於任何的一羣，到了休課的時候，同着旁人談話的事是很稀有的。許是呼吸器等處有病吧，總是蒼白底臉色，時常不能到校。當然，我也是向來沒有同他說過話的。

「你好像是與時永很親熱的，你可知道他是K先生的姪兒麼？」  
突然他這樣向我問。

「不，沒有這回事的。怎麼了？」  
我返過來問他。

「那麼，我是完全被他欺騙了。」

這樣說着的他把其中的詳細告訴我了。兩三日在電車裏他偶然見了時永。他向時永閒說道，這學期因爲病常常告假，K先生担任的斯哥德的「湖上的美人」是很難，現在預備試驗是非常苦的。這時時永露出同情的樣子。

「好吧，我把這次要出題的地方告訴你吧。但是你須要絕對地秘密才行呢？先生是我的

伯父，我常到他的家裏去。昨天我去過了，把這次出題的地方問了來。」這樣說畢，把「湖上的美人」中，從幾頁到幾頁是將出題的地方，告訴了給他。那嚴格底K先生，無論怎樣有伯姪的關係，把試驗問題的內容洩露給時永的這種事，想來是有些可怪的；但是時永的態度，非常認真般地，屢次囑咐說，絕對不要說給旁人，結果他也不能不信時永的話了。於是他只把時永告訴他的地方，溫習了起來，並且很安心了。可是昨天到了K先生試驗的日期，到教室一看，所出的題目，完全與時永所說的，相差得太遠了，因此答題一概沒有寫出。

「實在沒有方法了。本來輕信時永的話是根本自己不對，但因為考期逼近，無法預備，也真是為難住了，而結果完全為他所騙。但這與旁的不同，一切都要憑着問題的答卷的，時永君也未免太無輕重了。實在，也是因為自己軟弱呢！」

聽了武藤君的說話，我禁不住地洩露出奇異地憂鬱底微笑。當時永在電車裏遇見了武藤的時候，聽了他不能預備試驗而在苦惱着的這種話，定是十分同情的，而在他，同情又總是變成爲說話的外形出現了。「自己若是K先生的姪子一類的人，把這次試驗問題偷偷地聽了來，告訴了他又有多麼好。」於是起了這樣底空想，並且隨着空想信口開河地說了出來。這是怎樣地爲善良軟弱底人們設想，而結局反倒更陷其人於不幸的謊話呀！

但武藤是完全絕望了。「去年我便因爲病有半年多沒有到校，也沒有受學年試驗。今年若再不能升級，太沒有臉見父母了，簡直是真無法想。」

他這樣說了。

我對於他是異常地同情，很想設法幫助他。商議的結果，是到K先生那裏，把一切經過的全部說明，請先生給分數稍放鬆一些，除此而外也實無辦法了。但懦弱底武藤君，一個人好似沒有去會先生的勇氣，於是當天晚上我同他去訪問K先生了。

K先生的家是在麴町區的靖國神社的近旁，直到如今是從沒有訪問過的，只是有兩三次在散步的途中，曾從門前通過，所以知道的。先生是在家了，立刻便把我們引到書齋裏去。

「雖是非常匆促，但實在因爲是有過甚底拜託的。」

我們說完了客套，隨着便把事情的始末，對先生說了。當然，先生對於時永是什麼關係都沒有的。我把時永說謊話的實例說了給先生聽，就連那謹嚴底先生，也不能制止地散動着鬚鬚大聲地笑了。於是又把武藤君的病體，去年便沒有受進級考試的事說了，以求先生的同情。

「完全是這種理由的；自然，武藤君也是過於輕率了，但絕不是功課不成的人，此後想

認真地努力，請先生對於這一次的採點寬大一些罷。」

我這樣請求了，K先生不作難地答應了。

「好罷。答卷還沒有看呢，既然有這種事實，我總想法給你及格的分數罷。但此後務必要用功呢！」

因為我的請求成功了，武藤君也好似很安心的。

「結果時永君倒沒有給我作下什麼禍事。因為我就是努力預備了，這次是否準能及格，也不還是問題麼。」

他好似把對於時永君的怨恨忘了般地，這樣說了。

（附記：這一篇是從作者的小說集「美人」中選譯出來的，作者在日本文壇上，是被定為二三流作家的，但他的作品除去文體的缺陷外，比他們所謂的一流作家並不壞的。）

## 心琴的葬曲

威維翰

會幾度緊張起我的心弦，

心琴的葬曲

想獨自把幽幽的衷曲，  
彈奏在知音的跟前。

但終於像怕羞的少女，  
雖懷着無限的深情，  
也奏不出曲中的半句。

這，並非我沒有勇氣，  
只恐要引起她的共鳴，  
把煩惱深種在她的心裏。

我不忍她爲我煩惱，  
因爲她呀，她已是  
一枝人家園中的花了。



呵，不如忍痛剪斷了弦柱，

把心琴永遠地埋葬——

埋葬在自己心坑的深處！

十八，十二月廿四於北平師大。

## 太湖遊記

鍾敬文

在蘇州盤桓兩天，踏遍了虎邱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藍碧如蠶液的吳中第一泉，也已欣然嘗到了。於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奮着餘勇，轉赴無錫觀賞汪洋萬頃的太湖去。——這原是預定了的游程，並非偶起的意念，或游興的殘餘。

我們是乘着滬寧路的夜車到無錫的。抵目的地時，已九句鐘了。那剛到時的印象，我永遠不能忘記，是森黑的夜晚，羣燈燦爛着，我們冒着霏微的春雨，迷然投沒在她的懷中。

雖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為身體過於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陳設並不十分惡劣之故，我終於舒適地酣眠了一個春宵。醒來時，已是七句餘鐘的早晨了。天雖然是陰陰

(1001)

的，可是牛毛雨却沒有了，我們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帶着一本從旅館賬房處措油來的無錫游覽大全，坐上黃包車，我們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進發了。

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樣經驗到的吧，當你坐着車子或轎子，將往名勝境地游玩的時候，（自然說你是個生客）你總免不了要高興地嘮絮着向車夫或轎夫打探那些，打探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詢問，自己儘先把他胸裏所曉得的，詳盡地向你縷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並非無私地想盡些義務教師之責。）我們這時，便輪到這樣的情形了。儘着惟恐遺漏地發問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問不可的以外，是不願過於煩屑的。在他們不絕地問答着時，我只默默地翻閱着我手上的游覽大全。那些記載是充滿着宣傳性質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錄的那些名人的詩，在素有韻文癖的我，諷誦着，却不免暫時陷於一種『沒入』的狀態中了。

我們終於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剛進山門，兩旁有許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們見了它，好像得到了一個這山是怎樣『不斷人迹』的報告。車夫導我們進惠山寺，在那裏買了十來張風景片。登起雲樓。樓雖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頗佳，不但可以縱目遠眺，小坐其中，左右

願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呢。昔人題此樓詩，有『秋老空悲客心，山樓靜坐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遠寺深』之句。現在正是『四照花開』的芳春，（樓上楹聯落句云：『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真是佳句！）而非『紅樹迎霜』的秋暮，所以這山樓儘容我『靜坐散幽襟』，而無須作『空山悲客心』之嘆息了。

天下第二泉，這是一個多末會聳動人聽聞的名詞！我們現在雖沒有『獨攜天上小圓月』，也總算『來試人間第一泉』了！泉旁環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一泉』署額。另外有乾隆御製詩碑一方，矗立泉邊。我不禁想起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滿洲皇帝，他巡游江南，到處題詩製額，平添了許多古蹟名勝，給予後代好事的游客以賞玩憑吊之資，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呢！我又想到皮日休『時借僧廬拾寒葉，自來松下煮湯汲』的詩句，覺得那種時代是離去我們太遙遠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揚起一些悽傷之感於心底。

因為時間太匆促了，不但對於惠山有和文徵明『空瞻紫翠負躋攀』一例的抱恨，便是環山的許多園臺詞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籬呢。最使我歉然的，是沒有踏過五里街！朋友，你試聽：

惠山街，五里長。

踏花歸，蹊底香。

你再聽：

一枝楊柳隔枝桃，

紅綠相映五里遙。

在這些民衆的詩作里，把那五里街是說得多麼有吸引人的魅力呵！正是柳絲初碧，天桃吐花的豔陽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間事的使人拂意的，即此亦足見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真的『踏花歸』時，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是以慰平我缺然不滿足之感了麼？那未免太把感情凡物化了。

爲了路徑的順便，我們又逛了一下錫山。山頂有龍光寺，寺後有塔，但我們因怕趕不及時刻回蘇州，却沒有走到山的頂點便折回了。這樣的匆匆，不知山靈笑我們否？辯解雖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他也許能原諒我們這無可奈何的過客之心呢。

梅園，是無錫一個有力的名勝，這是我們從朋友的談述和游覽大全的記載可以覺得的。當我們剛到園門時，我們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滿着希望與喜悅了。循名責實，我們可以曉得這個園里是應該有着大規模的梅樹的吧。可惜來得太遲了，『萬八千株芳不孤』的繁華，已變成

(1005)

了「綠葉成陰子滿枝」！然而又何須斤斤然徒興動其失時之感嘆呢？園裏的桃梨及其它未識名的花卉，正紛繁地開展着紅，白，藍，紫諸色的花朵，在繼續着梅花裝點春光的工作呵。我們走上招鶴亭，腦裏即刻聯想到孤山的放鶴亭。李君說，在西湖放了的鶴，到這裏招了回來。我立時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憑欄眺望，可以見到明波晃樣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嶺。我至此，緊張煩擾的心，益發豁然開朗了。口裏非意識地念着昔年讀過的「放鶴亭中一杯酒，楚山鬢鬢水鱗鱗」的詩句，與其說是清醒了悟，還不如說是沉醉忘形，更來得恰當些吧。」

出了梅園，又逛了一個羣花如火的桃園；更經歷了兩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徑，管社山南麓的萬頃堂是暫時絆住我們的足步了。堂在湖濱，憑欄南望，湖波渺茫，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來出沒其間，是臨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項王廟。這位天亡的英雄，大概是給司馬遷美妙的筆尖醇化了的緣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樣的喜愛他，同情他，爲他寫過了翻案的文章，又爲他寫過了頌揚的詩歌。文章雖然是一語都記不起來了，詩歌却還存在舊稿本裏，年來雖然再不抱着那樣好奇喜偏的童稚心情了，可是對他的觀念，至少却不見比對於他的敵人（那位幸運的亭長。）來得壞。我的走進了他那簡陋的廟宇，在心理上的根據，並不

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腦裏，以為他的神像，至少是應該和平常所見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樣，是神勇赫然，有動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實上所見的，竟是「白面，黑鬚，衰冕，有儒者氣象，不似拔山蓋世之壯士呢！」（括弧內所引，為近人王桐齡江浙旅行記中語。）我想三吳的人民，是太把英雄的氣態剝去，而絕予以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們離去管社山麓，乘着小汽船渡登龍頭渚了。渚在充山麓，以地形像龍頭得名的。上面除建築莊嚴的花神廟外，尚有樓亭數座。這時，桃花方盛開，遠近數百步，紅麗如鋪霞綴錦，春意中人欲醉。廟邊松林甚盛，蔥綠若碧海，風過時，樹聲洶湧如怒濤澎湃。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態千般。我們在那裏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與天隣，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數隻，風帆飽力，疾馳如飛。有山峯幾點，若濁世獨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顯出它的深宏壯觀了。

我默然深思，憶起故鄉中汕埠一帶的海岸，正與此相似。昔年在彼間教書，每當風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往個人徒步海涯，聽着脚下波浪的呼嘯，凝神遙眺，意興茫然，又復肅然！直等到遠峯雲濤幾變，或月影已漸漸傾斜，才離別了那兒，回到人聲擾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幾年前的了，但印象却還是這樣強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圖畫的話，那末，這

總不能不算是很有意味的幾幅呢。

聽朋友們說，在太湖上，最好的景致是看落日。是的，在這樣萬頃柔波之上，遠見血紅的太陽，徐徐從天際落下，那雄奇詭麗的光彩是值得贊美的。惜我是迫不及待了！

我想湖上，不但日落時姿態迷人，月景更當可愛。記得舒立人月夜出西太湖詩云：『瑤娥明鏡澹磨空，龍女烟綃熨貼工。倒卷銀潢東注海，廣寒宮對水晶宮。』這樣透澈玲瓏的世界，怪不得他要作『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著我一扁舟』的感嘆，及『不知偷載西施去，可有今宵月子無』的疑問了。

接着，在廟裏品了一回清茗，興致雖然纏綿着，但時間却不容假借了。當我們從管社山麓坐上車子，將與湖光作別的時候，我的離懷是怎樣比湖上的波瀾還要泛濫呵。

——四月廿七日追記。

## 一九二九的——一本偉大的戰爭劇

查 群

五年的大戰，犧牲了一千萬以上的生命，損失了幾達五千萬萬元的財產，我們所得到的

一九二九的——一本偉大的戰爭劇

四一

(1.08)

是些什麼代價呢？假如有人這樣問，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就是那些擺在你的書桌上的各種描寫戰爭的作品。沒有戰爭，牠們是無從產生的。」

但是真正的偉大的作品並不產生在戰爭的爆發期中，往往在罷戰以後若干年纔發表出來。這是因為在當時和危害兇暴相距太近，接觸太多，自然地鼓起了他們的熱血，他們讚美戰爭，或咒詛戰爭，只是一種因刺激而引起的反射，由於這種刺激，他們直覺地，「義憤填膺」地喊出「為祖國戰死」的呼聲，或是像那種淺薄的人道主義者似的輕輕地作着和平的祈禱。但是當戰爭停止時，情形似乎不同了。他們已嘗過了各種的辛苦，他們的心坎中都已中了很深刻的創痕，他們對於戰爭確已感到厭倦了，於是他們透過全身的精神迸發出一種極真摯的文字來，正確地告訴我們所謂戰爭究竟是什麼。德國雷馬克的那部偉大的不朽的傑作「西線無戰事」直到去年纔貢獻出來就是一個明證。

假如「西線無戰事」可以稱爲一九二九年的小說代表，那麼無疑地戲劇界的代表是應該讓給「路的盡頭」一劇了。牠和「西線無戰事」一樣地是以戰爭爲題材的，而且一樣地是在大戰停止後的去年中轟動了世人。

「路的盡頭」(Journey's End)一劇不僅是一九二九年間倫敦舞台上生命最久的劇本，而且



是響應了世界劇壇的。在短時期之中，沒有其他英國的劇本曾經用了這許多國的言語在這許多的地方上演過。其實，「路的盡頭」一劇並非一九二九年的作品，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裏倫敦戲劇協會就第一次排演過了。

作者 R. C. Sheriffe 從前並未會有過任何戲劇作品，但自從發表了這劇本以後，立刻得到了劇壇上最高的榮譽，許多批評家都稱牠是「成功的劇本」，「偉大的作品」……其實，這些評語對於「路的盡頭」一劇並不能增加多少價值。從劇本的結構方面說，牠不如那些 *Drawing Room play* 的謹密，嚴格；講到藝術上的創造，牠也不能藉此得以稱爲不朽之作。牠所給與我們的只是用了幾場地穴的景和少數人物的動作，寫出在西部前線上兵士們所遭遇的一幅真實的圖畫而已。不過就是這一點，其他劇作家不得不自愧弗如了。

但是不幸地如其他偉大的作品常被讀者故意地非難一樣，「路的盡頭」在出世不久之後，也遭了許多攻擊。尤其是那些大戰時曾在前線上服務過的回來的軍人。他們都很忿怒地向世人述說，這劇本完全是毀謗英國長官的；像這種敗壞一般軍人名譽的作品，世間只有美國允許牠在國內發行。有一個曾經始終參與大戰得有各種獎章的陸軍上校甚至說：在前線上，像那個 Stanhope 連長那樣喝酒的人是絕對沒有的；在最後一幕中，那個年青的 Raleigh 爲了一

(1010)

個他兩天前纔第一次見面的朋友死了，便大聲地呼號起來，那種下級軍官敢于如此，這簡直是對於英國的青年的侮辱。……

其實這些憤懣的批評家都忘却了 Stanhope 連長雖然是一個好飲酒的人，但是他在劇中依然是一個很壯嚴的軍人，他的手下的兵士們都是很信服他的。你不聽見那位連副 Osborne 說麼：『Because he's stuck it till his nerves have got battered to bits, is called a drunkard.』這些刻意吹求者顯然是未曾明瞭全劇的意旨所在，所以他們對於這劇之成功不能不有着懷疑和嫉恨了。人們之所以推重「路的盡頭」，不僅是因為牠描寫戰景之真切動人，實是因牠能使我們重憶起那恐怖的戰爭的殘酷的印象。這確是自來以戰爭為題材的戲劇中的最有力的一篇；自始至終，牠彷彿在告訴我們：『這就是戰爭，你們滿足了麼？』

去年十一月，倫敦的一般名流曾設筵為「路的盡頭」的作者慶祝成功，列席者達三百人。在那次席上，R. C. Sheriffe 對於那些批評「路的盡頭」的各方面的意見有幾句簡要的答覆，表示他自己的態度。他說：

『我寫這劇本的時候，並沒有想到營業上的失敗或成功，也沒有想到要宣傳什麼和平或是表揚一些戰爭的光榮。我寫這劇本只是為了滿足我自己。我只是想趁我的記憶未曾死滅以

請留下一段自己所知道的關於戰爭的簡單的故事……我覺得有許多批評家都誤會了我的意思，他們都帶着自己的很深的成見來觀察我的劇本，於是他們有的是狂喜，有的是暴怒。我並不蔑視軍人，我最討厭的就是說戰爭是破滅人性的話。……」

關於這劇本，去年九月間還曾發生了一件使人驚異的事。據說有一個美國女子，名叫 Katherine Berke Sherman 的宣佈說，「路的盡頭」一劇是抄襲她的作品的。爲了這，她特地寫了一本小冊子，在英國的各處散發，聲言 R. C. Sheriffe 的劇本是根據了她的三幕劇『Flora and Flowers』一劇中的第二幕的，不過稍加修飾而已。她的劇本作於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并且在那年的七月曾在美國註冊局立過案，「路的盡頭」一劇發表後於她，其爲剽竊無疑云云。但是 R. C. Sheriffe 却是這樣地回答：

「假如她以爲我是剽竊她的劇本，我是很抱歉的；但是事實是我從未見過她和她的劇本，而且也從未聽見過她和她的劇本。」

二，一八于廣州，魚塘邊。

(1012)

## 隨感錄

### 一〇，裹脚與包脚

陳光堯

周作人先生在貢獻四卷七號裏有一篇「裹脚與包脚」，答覆指正我前次在「談毀身主義」一文中所說：「周先生引喃喃錄中男子裹脚之說或有疑義」，我才知道當初我將周先生的意思給誤會了。

不過據我的經驗：當數年前我在北平時，我們家裏用的有一位「門房大爺」，他不但穿的鞋子窄小，襪子窄小，（這是布襪子，不比所謂的「洋襪子」可以鬆開）。而且布襪子裏面還有一種很窄的軟布條子纏繞在足的前端，以使其狹小。據他說：「不這樣，足指便要像鴨子爪爪似的鋪開在地上，很不好看。」

此外，當地有許多男子和天足的女子，他們她們似乎也很愛穿窄小的鞋子和窄小的襪子，自然亦誠如周先生所說。但這裏面還有一種人，很喜歡在窄小的布襪子外面再套一雙

「洋襪子」至於冬夏冷熱，一概都不過問。其所以要穿「洋襪子」者，為的是在求「時髦」；其所以要在「洋襪子」裏再穿一雙窄小的布襪子者，為的是在「時髦」之中還要使足不至放大「不好看」為「鴨子爪爪」似的也。

我自己見過的事實是這樣，周先生文中所說周先生見過的事實大致也是這樣；於是我就以為周先生解釋喃喃錄文所說的，「原來男子的裹脚自明代已然」中的「男子裹脚」，就是我和周先生在北平所見的這種男子裹脚了。

我和周先生所見的這種男子之裹脚，雖然不像舊時纏脚的女人要使足部弓彎尖小，故將足指要壓在足底下，連脚跟也包在「脚帶」裏；但他們的裹脚，實在和有一般男子之以方塊的「包脚布」包脚不同。因為以方塊的「包脚布」包脚，目的在使襪子不易污損，並不是要使足的前端狹小。而且這種「包脚布」只要外面穿的襪子大。它在襪子裏是可以鬆開的，絕不像「門房大爺」足上的布條子，和舊時女人足上的「脚帶」纏在脚上不能有所活動寬鬆也。再反過來說，只要穿的鞋子窄小，襪子窄小，（尤其是布的），就是沒有「包脚布」在裏面，其脚之受損和身體之被毀也如故。（註）。

註：上面的話都是比較着說的，嚴格的說來，這「包脚布」自然也是毀身的工具之一

種，閱者如以我爲代「包脚布」辯護則誤矣。

所以如果就狹義說，不但中國有鞋襪階級中的男子沒有天足天身，（對毀身說，下同），就是周先生曾經說過有天足資格的日本人，他們有「足袋」階級中的男女們，天足天身恐怕也是很少的。真正十足的天足，其惟日本的或其他各國的乃至於中國的農夫們有之，因爲這些農夫自出娘胎以來足上很少有束縛也。如果又就廣義說，不但日本人都有天足天身，就是中國一般用「包脚布」包脚的「文雅分子」們，也未嘗不可以稱爲天足天身，這因爲「包脚布」尙不至將他們的脚包成肉粽子肉佛手似的也。

總而言之，用方塊的「包脚布」包脚固屬毀身無疑；但穿布質的小襪子和坤式的男鞋子，其毀身恐怕還在用「包脚布」包脚之上。現在的一般喜穿布質小襪子者無論矣，惟有許多愛穿坤式男鞋子的人們，其間有一點小聰明的，自己還很喜歡根據住甚麼「衛生原則」，去攻擊一般女子們的着高跟鞋，以自鳴其腦筋新穎，思想正確，然其實這種人亦纏布條子着高跟鞋之流耳。

# 誦 絲

第五卷，第四八期

## 革命十年間蘇俄的詩的輪廓

黑田辰男作  
楊 騷 譯

### 一，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詩

在文學的諸形式之中，詩是最單純的形式。由十月革命而進出於社會第一線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學的領域內，先求表現形式於詩，是自然的現象。而且他們所要說明要表白的內容，盛在詩的這個容器中是最適當的；因為那些內容與其用說明來表現，不若用叫喚來表白確切。革命後產生出來的普羅列塔里亞詩人及普羅列塔里亞詩，數量非常多，恰如雨後的春筍，完全把俄國的詩壇遮蓋了。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不在散文的領域，而先在詩的領域內，獲得支配權了。事實上，我們一看革命後的蘇俄的詩壇之時，便曉得在那兒，普羅列塔里亞詩以外的詩，已經離開了詩的主流，而多成爲傍系底存在，且質量都在減少低下。其中只有未來派詩人的一派『列夫』，以天才底詩人馬耶科夫斯基爲中心，保持着比較底可觀的

(1015)

勢力而已；然而他們不久也就漸漸從智識階級底觀念形態，轉向於普羅列塔里亞底觀念形態了。

看這些事實，蘇俄的詩，就說牠是普羅列塔里亞詩，也不會有大誤謬的罷。現在我們爲着要說明蘇俄的詩的輪廓，將具體底地據着這些詩人及詩作品，以觀察這十年間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成長發達的過程。

## 二，地密揚·麥德奴威的傳記及其詩作

在蘇俄普羅列塔里亞（以下簡稱普羅）詩人之中，最早露出頭角來，而且最多得到勞動者的讀者的，是地密揚·麥德奴威這個人。據說在蘇俄的勞動者中，無論那一個，最少也曉得他的詩一篇的，他被稱爲『最初的普羅詩人』，實在名副其實。

他以單純的形式，單純的文章，來作諷刺底寓言詩。他的形式方面追隨有名的寓言詩人克魯伊羅夫之後，大衆性和涅克拉蘇夫有相通之處。而在他的語言及內容的單純而且易解之點，則沒有誰能爲和他比較。只要粗懂文章的勞動者，便能夠理解他的詩。而且他的詩，有教訓勞動者，激發勞動者，煽動勞動者的力量。將他的詩，認爲列甯·幾諾威夫等普羅列塔



里亞的指導者的論文的最優秀的藝術底註解，雖不能說是完全正當的見解，然而從他的這一點說起來，是可以令人首肯的罷。種種的許多的勞動者，由他的詩而受感激，而受教訓，而普羅列塔里亞底地尖銳化起來的實例，蘇斯諾夫斯基在他的論文中舉出了許多許多。麥德奴威的詩的這樣力量，到底潛在何處呢？要之，是潛在他的詩的單純和平明之中。詩的單純和平明，有時是最低級的東西，有時也可以為最高價值的東西。能夠以單純和平明來表現最高價值的東西，並不是凡庸詩人所能做到的。要修得這樣的技倆，在詩底天分之外，還須有對於辭句不倦的修練，和有勇氣。剝去詩的神祕底粉飾，不把詩看為美的神，而當她為單純的少女的真理而表現，實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單純地，明瞭地，明確地說，這是意味着把握到應該表示與讀者的東西，就是把持着確固的內容的。把握不着這個內容的詩人，或是這個內容很貧弱的詩人，常常是徒以言語的粉飾為能事，而想把辭藻來遮飾內容的薄弱。

麥德奴威在一八八三年，生於亞歷山特羅斯加耶縣赫爾遜斯基郡古保夫科村的一個半農半勞動者的家庭。父親在市內的工廠作工，母親在古保夫科的農村生活。他的幼年時代在這個農村過活了。十三歲入陸軍幼年學校，畢業後，從十九歲至二十一歲之間，在愛里雜麥特格拉服軍務。到一九〇四年，入彼得堡大學的歷史言語科。

他最初發表詩作的，是在一九〇九年的『俄國之富』的一月號上，用着伯里圖羅夫的姓。從一九一〇年起，他便在雜誌『星』的上面，以地密揚，麥德奴威的筆名，開始發表寓言詩。從一九一二年，他則在『現代世界』上繼續地發表這樣諷刺底的寓言詩。在革命年間（一七——一九年）他的詩集已刊行不少。至一九二三年，他的大冊的作品集由『鱒』社出版，這個作品是集錄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他的作品的全部。至一九二三年，一部批判他的藝術的書，即法圖夫教授的『地密揚，麥德奴威論』，由『少年親衛隊』社出版了。

從這個很短的略傳，我們可以曉得他的出身是農村人，他的教養是智識階級人。但是他普羅列塔里亞底突進，不讓他單單作一個農村詩人或智識階級人。他有像鋼鐵似的普羅列塔里亞意志，同時有極好的俄國語的詩底把握，這是使他成爲一個最優秀的大衆底的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詩人的原因。

### 三，據着彼得羅格勒的普羅教化部的『世界主義者』詩人的一羣

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後，許多詩人，和普羅列塔里亞的勝利同時，從普羅列塔里亞階級中輩出了。他們大都是在各地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proletcult）的機關誌或報紙上，發表

他們的詩作的。

革命爆發後的普羅列塔里亞的一般底霧圍氣，即激烈的革命底熱慕，革命底浪漫主義乃至英雄主義的反映，從這一般普羅列塔里亞的新詩人的詩作，很明瞭地表現出來了。一讀這個時代的普羅詩人的詩，我們便可以明白這時候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社會底空氣和生活感情是怎樣的。從一九一七年至二一年這個時期，在蘇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歷史上，因這時代的詩的性質內容，被稱為革命底浪漫主義的時代，又因這些詩人都是盤據在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的，所以也稱為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的時代。

在這各地方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之中，輩出着最優秀的詩人的，是彼得羅格勒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站在這時代的詩壇的第一線的普羅詩人，都是以彼得羅格勒的普羅教化部為中心而集攏着的詩人。莎莫勃威尼克（本名馬西羅夫），伊里亞·沙朵毀厄夫，額斯契約夫，破莫爾斯基，克萊斯基，麥爾尼科夫，路易巴茲基，亞爾斯基等便是，後來又有一羣的青年詩人（馬仁，蜜尼夫，盤毀羅夫，奧克設諾夫，厄斯尼那等）參加進來了。

他們發行機關紙『未來』，在這機關紙上發表詩作。至一九二一年，他們奉着沙圖毀厄夫所提唱的世界主義，自稱為『世界主義者』而顯現了。所謂世界主義，便是沙圖毀厄夫的詩集

『力學詩』中的詩篇『寄宇宙』，『全世界的同志』等所表現的抽象底的浪漫底的國際主義。然而他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主義開展下去。革命的主調和時代急激地轉變了。以抽象底革命的讚美和宇宙底規模，以高聲激昂的調子來歌唱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非在着實的乾燥的日常生活之中歌唱革命不可了。這個轉機完全是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所招來的蘇俄社會革命的道程的對於詩的反映，——到這個時機，世界主義者的他們，便專心於詩底技巧的修練，研究普希金等的俄國的詩的古典，立脚在歷史底現實之上，而總要爲着普羅列塔里亞特，掘到新的力的源泉了——在『文學週報』的二十四號上，他們這樣地宣言着：

『從世界主義到現實性，從空想底要素到個人底社會底要素的最大的表現的最偉大的象徵的普希金——這是我們今後的道程。若不把握着普希金底的要素，我們畢竟是無力的；我們要容受他的要素，而使融合在自己的創造之中，那時我們的詩，才得成爲生活的偉大的刺戟，才不至於止跑在抽象底的世界主義的旗幟之下，而會跑到生的人間性的旗幟之下去的。』

然而這宣言終是止於計畫，不見到具體的實現。其間這一羣的詩人便解體下去，繼着他們之後而起的莫斯科的普羅詩人的結社『鐵廠』，承着這個計畫而立，但依然不得成就，直至『十月』時代，才看到實現的。

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至一九二一、二二年這個期間的普羅列塔里亞詩，是始終於這個普羅教化部的抽象底的革命讚美的。

四，關於額斯契約夫，沙莫勃威特克，破莫爾斯基等的傳記及詩作

在這『世界主義者』的一羣之中，創作了最有特異的獨創性的詩的詩人，是額斯契約夫。他的詩集『勞動者的打擊的詩』（一九一八），多是集着以散文寫出來的詩，但可以說是很能夠透徹於工廠的精神的優秀的表現。『我們從鐵之中生長』一篇，是這個詩集有名的序詩，完全是工廠的精神的具現，是融合於機械和鋼鐵的普羅列塔里亞魂的具現。『我們要勝利的』額斯契約夫以這一句結束此詩。這不單是煽動的確信，而是普羅列塔里亞特的必然的發展的生活底結末，鋼鐵的生長的當然的結果。機械，在他看起來，不單是物體，而是勞動者的集團底精神的凝結物。而這個集團底精神，是生存在勞動生產的一切部分之中，激發普羅列塔里亞的勇氣，引導普羅列塔里亞勝利的。機械的發達和勝利，便是意味着普羅列塔里亞的發達和勝利。

像這樣對於機械和鋼鐵的特種的愛——機械和鋼鐵是普羅列塔里亞魂的象徵，其中有着

普羅列塔里亞魂的搖籃這樣的信仰——是額斯契約夫的詩的根本思想。而這個根本思想，就是使他成爲一個有着異常的肉搏力的普羅詩人的重大的要素。

他的詩被稱爲傑作的，是『比言語強的東西』，『鋼鐵的脈搏』，『軌道』，『我們到達了』，『門』等篇；這幾篇都是有着獨特的強力的『鋼鐵似的』詩，能夠使勞動者讀了感激，又對於許多詩人，能夠給與新的創造的刺戟。

然而有着這樣獨特的內容的他的詩，在表現形式上，也還未能夠說是達到完成之境似的，他所喜用的散文詩形，使人想起那個人道主義詩人的費特曼 (V. Fritman)。那還不明瞭地成爲『自己的東西』，而且也未完全地適合於普羅列塔里亞——這是批評家卡里甯評他的詩所說的話。(普羅列塔里亞批評之道與額斯契約夫的『勞動者的打擊的詩』——『普羅列塔里亞文』一九一九年第四號)。雖然，無論如何，他在這個時代的普羅詩人之中，是站在優秀的位置的獨特的詩人，而他的詩，是普羅文學的重要的礎石之一，是不能夠疑議的。

以沙莫勃威特尼克的筆名，更爲人所曉得的詩人亞歷舍·伊瓦諾威支·馬西羅夫，也是這個時代的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他在詩集『在赤旗之下』之中，敏感地豫感着，確信着將來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勝利，喚起反叛和革命，指示勞動者到必來的『自由的生活的光明的殿堂』之

道，激成他們爲要跑此道的鬥爭，教他們組織。『勇敢地向前方去！』他這樣喚着。而他沒有布爾喬亞詩人常常要用似的詩底粉飾，很單純明確地描畫着普羅列塔里亞的世界，『大光明的世界』，『光明的生活的自由的殿堂』。

他在一八八六年，生於彼得堡的下級勞動者的家庭，因家庭的貧困，從十歲的時候起，便當金屬工場的一個小學徒去勞動。在這個極苦的工場生活之中，他的詩底天分，和重壓對抗着成長起來。他在當時才抬起頭來的勞動者的革命運動上，發見了從這個重壓的生活逃出來的活路。一九〇三年，他和進步的青年勞動者結合起來，參加黨的工作，幫助着祕密出版的組織。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他，是一回爲着更強的鬥爭的好洗禮。從此以後，他一面轉轉於各工廠之間，一面努力於革命運動的組織。從一九〇八年至九年的反動期之間，他一時中止勞動運動，就學於里哥斯基人民學校，在這兒他開始詩作的嘗試。一四年他站在勞動運動的第一線勇敢地活動了，但終於在一九一六年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至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勝利，他才得回來，以後便專以一個普羅詩人在繼續活動着。

但他本來不單是個詩人。如這個略傳所述，他是最勇敢的普羅列塔里亞鬥士的一人。雖他的詩，離形式底完成性還是遠，但依然能夠強烈地打動讀者大眾的心，恐怕是由他的實生

活所得來的力量罷。

最後，舉出透澈於革命底熱狂，以激昂的調子作詩的反叛的詩人亞歷山大·破莫爾斯基來罷。他在一八九一年，生於以猶太小說的作家知名的勃爾讓斯基之家，就學於中等學校，後來參加於革命運動，爲俄國共產黨員，在烏克蘭那，高加索等地和白軍打仗，遍歷了俄羅斯全國。後來，和沙莫勃威特尼克同學於彼得堡的里哥斯基人民學校，加入文學團體，從一九〇八年開始作詩。在一九一六年出第一詩集『鬥爭與悲哀的普羅列塔里亞的歌』，一九一九年出了『反亂的花』。他的詩的特徵，是在革命底情緒的剛強和昂奮。這在選入詩選中的『勞動者的歌手』等，很可以看得出。然而同樣地，他在表現形式的方面，也是太過粗笨朴訥了。這個詩底技巧的不備，決定地阻害着他的詩底天分的成長。

這些詩人之外，屬於這一羣的詩人的，在詩選中還選着沙朵毀厄夫，亞爾斯基兩人，他們的詩和前述的三人，有着很多共通的雰圍氣，從他們的詩篇可以即刻看得出。

#### 五，鐵廠的形式，及其詩

一九二〇年五月，全俄的普羅作家會議開幕，結果創設了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MAP)，



創刊聯盟的機關誌『鐵廠』。基里羅夫，格拉西莫夫，奧勃拉圖威夫，亞歷山托羅夫斯基，斐立勃淺科，沙尼科夫，卡真，馬卡羅夫，破列達厄夫等，新的有才能的詩人，據這個雜誌，開始發表詩作。從這個時期至一九二三年結社『十月』的成立之間，被稱爲『鐵廠時代』，蘇俄的詩壇，在這個期間內，呈着被這『鐵廠』的詩人們所盡占領了之觀似的。

『鐵廠』形式的時期，和蘇俄社會的新經濟政策的布告（一九二一年二月布告）的時期，差不多是同時開始的這個事情，是我們所不能夠忽視的。新經濟政策，是由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太左傾太走於革命底熱狂了的蘇俄政治經濟的政策的事實主義底轉換。就是蘇俄的社會，現在已經由抽象底快樂的革命底熱狂的陶醉中醒轉來，而跑到非開始建設，組織堅實的現實生活不可的時期了。

這個社會底鬱悶氣。不待說在新經濟政策布告以前就開始醞釀了的。這個，在詩的領域內，也顯現着尖銳的反映。浪漫底地歌唱着抽象底革命讚美的世界主義者的詩人們，開始失掉歌唱之力，在這兒臨着新的危機。而這個『鐵廠』，也非臨着這個危機不可了。

由是，『鐵廠』在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技巧底形式底修練之中，發見了新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道路。又在內容之點，則想從一般日常的現實生活之中，從革命的具體底的事象之中，找

出革命的意義。

『鐵廠』的詩人們，在詩形的完成之點，得遠凌駕着先行的普羅詩人們了。然而要在平凡單調的日常生活之中，探求革命底意義，比在革命底熱狂之中，以浪漫底感激來抽象底地歌咏革命，是困難很多的事。這些詩人，內心依然蘊藏着革命的興奮，依然在非表白浪漫底熱狂不可的狀態中，而却要適應着新社會的新容，非歌咏那完全別個的，不在自己的心中的事物不可。在這兒便有隱藏不了的矛盾，有詩人的慘痛的苦惱，有深的失望和疲勞的顏色了。這個事態，成爲阻礙『鐵廠』一派的新步程的發展，只止於若干的形式底完成的原因。這樣，『鐵廠』一派漸失了他們的社會底內容而沒落，不久年少氣銳的普羅詩人的結社『十月』便繼着而現出來了。

#### 六，『鐵廠』的詩——牠的工廠，集團主義，『鐵廠』的沒落

詩的世界從抽象底的革命讚美移向具體底的現實去了。爲『鐵廠』的詩的第一個主要的題材的，是費勞動者最多的時間的工廠。

許多的『鐵廠』的詩人們，開始忠實地描寫工廠，和在工廠內的勞動者的生活的實景了。

額拉西莫夫的『豎坑』，卡真的『天國的工廠』等，可以當做代表底創作之例看。然而，這個敘事底的工廠的描寫。不久便移而存在工廠裏的勞動者的勞動，思想，感情等的表白了。

像這樣地，工廠成爲『鐵廠』的許多詩人的詩的主題，可是這樣被歌咏着被描寫着的工廠，因各詩人的個性和資性，色彩多少各有不同。例如在浪漫主義者的額拉西莫夫，工廠有被幻想底的色彩飾着之觀，是普羅列塔里亞特的愉快的樂園，在那兒，他『在被黑烟埋着的室中，鍛着鐵的花』而樂，在基里科夫，則工廠就是『通必來的未來的光明的普羅列塔里亞王國之門』，他的工廠之歌，令人感到就是『必來的黃金時代之歌』的先驅。

從描寫工廠，歌咏在工廠裏的勞動者的生活，不久便轉而至於把握着，歌讚着君臨於工廠生活之中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精神了。而這個精神就是集團主義；他們這樣認識着；那是排斥一切布爾喬亞底個人主義，而要突進融合爲一個統一體的集團的精神。像批評家柯根所規定着似地，若說工廠是『鐵廠』的詩的第一主題，那麼集團主義便是牠的第二主題。在那兒，在前代的象徵主義詩人（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的詩篇中，所常常要反覆着而顯現出來的華麗的『我』這個語言，差不多連影兒都沒有看見，而代着『我們』這個語言可以隨處看得到罷。詩人已經不是一個人在獨唱的了。歌，是和同志和集團共唱着的。這，只要看到許多詩是怎樣

地有着表示集團的題名，（如『把自己獻給集團』，『普羅列塔里亞特』）意味着集團的語言（如『羣集』、『大眾』、『大隊』、『隊列』、『勞動者軍』等）是怎樣地佈滿着詩中的隨處，便可以首肯的罷。

和這個集團主義關聯着，使『鐵廠』的詩有特色的一個性質，是根據唯物底世界觀的唯物主義。他們在人生中現實上，不認有何等的神祕底超現實底現象或力；他們相信唯一的真實的科學，蔑視與此相對敵的宗教而神祕主義。他們很曉得宗教對於普羅列塔里亞是一種阿片劑。約給在地上喘息於苦難中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天國的薔薇，不過只是使普羅列塔里亞的鬥爭力麻醉，使他們陷入甜蜜的夢中去的東西罷了。這樣，破壞一切既成的神，神祕，宗教，普羅列塔里亞創造了新的神，就是以科學之力武裝了的『人類』。而天國，便是存在這個地上的普羅列塔里亞國家蘇維埃。

在『鐵廠』之中醱酵而擴大下去的如前述的不安的霧圍氣，漸使『鐵廠』趨向於急運與沒落了。到一九二三年，『鐵廠』臨着這個危機，因要重新改建而再生，在『普拉烏達紙』上發表了宣言。這個宣言共有十九條，在其中，『鐵廠』斷然宣布着立脚於共產主義，課自己以創造普羅列塔里亞自己的樣式為第一的職務。然而這個宣言雖多是理論底綱領，但不是不能夠使『鐵廠』的詩人們蘇生。他們不能夠把『立脚在共產主義的階級直接的且現』的詩，在實際上

表示出來。由是，和前述的宣言的發表同時，失掉了因絕望於這新容而脫退結社的額拉西莫夫，基里科夫，亞歷山托羅夫斯基等的中心詩人，『鐵廠』便失其社會底乃至詩壇底勢力，終於解體沒落起來了。而『鐵廠』所希求而不得遂行的『立脚在共產主義的階級直接的具現』，便讓給繼着他們而起的少壯詩人的一羣『十月』了。

屬於『鐵廠』的詩人的，除開前記的中心詩人們之外，還有從前代就出現，而參加入這個結社之中的，沙莫勃特尼克，沙朵毀厄夫，破莫爾斯基，亞爾斯基等，又有更早的守克里厄夫，尼厄買厄夫（初期的勞動者詩人），年少詩人朵羅哥伊淺科，羅朵夫·耶羅奧伊，馬拉守金，斯德勃諾伊，西瓦契夫，德火密羅夫。幾甯科斯幾諾夫，麥麻特尼科夫等，又小說家卡沙特金，里耶守科，尼厄羅夫，諾伊科夫，勃里奧伊等亦屬之。但是這些年少詩人的大多數，在『鐵廠』不得顯示他們的活動，據着後來的『十月』，才開拓自己的路起來。

七，額拉西莫夫和基里羅夫的傳記及詩作

關於『鐵廠』的主要的詩人們，現在稍具體地來詳述一下。

密海爾·額拉西莫夫，在一八八九年，生於勃勃爾斯蘭市附近的沙馬羅·茲拉托斯托鐵

道的鐵道看守小屋之中。父親是鐵道工人，能夠寫讀，母親是個無學的鄉下女子，在鐵道管着搖旗之職，一箇月領三盧布的薪俸。額拉西莫夫的少年時代，在這廣漠的曠野和鐵道之中過去了。至九歲的時候，便在鐵道路綫上工作，搬運土堤的土，或剷除雜草。初在維涅里斯卡耶的二級制學校受初等教育，後來就學於沙馬拉鐵道技術學校，在這兒，於一九〇五年入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共和黨，參加了勞動運動。因此，翌年被捕入沙馬拉的監獄，及一年的刑期終了後，在一九〇七年出獄；據說在這個監獄內，他以獨學學得許多事了。在出獄這一年，和哥哥並着的他自己的家被搜，一些武器，爆彈和同住者都被檢舉。但他却巧妙地逃脫，走芬蘭，到外國去了。以後他在法蘭西或比利時的鐵道，或火車汽船大砲等的製作所服務，東跑西跑，或當坑夫勞動，在這個中間，他習得了法國語，再到巴黎來，或作酒館的洗窗板的，或在汽車工廠當一個鍵匠，或當一個電氣技師。其他，或當一個火夫，或當一個點油的在汽船中工作，到地中海，北海，巴爾梯克海去。他的足跡，無論海陸，幾及歐洲的全部。在歐戰時，他以一個志願兵加入法國軍隊裏打過仗，但在一九一五年之秋，因不順從軍紀的理由，被送回俄羅斯來，一六年被捕入沙馬拉的監視所，至一七年的革命，便完全成爲自由之身了。到一九二〇年，爲『鐵廠』的創設者的一人活動着。他的詩人底經歷從一三年起

始。詩集有『春的呼聲』(一七年)，『蒙那里雜』(一八年)，『春的工廠』(一九年)，『鐵的花』(一九年)，『四個敘事詩』(二一年)，『電化』(二二年)，『電氣詩』(二三年)，『鐵的開花』(二三年)等，其他還有短篇集『火之下的花』(一九年)。

以上的略傳，大體是取材於他的自傳，由此我們可以覺得他是個生於曠野，養於鐵道，活於工廠，而過着流浪生活的詩人。所以在初期的他的詩作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曠野的詩。他在這兒以一個隱藏着一個『黑暗的力反抗的力』的巨人，愛着曠野。後來入工廠，他便在鋼鐵與機械之中活着了。機械最初在他的心中喚起咒咀和憎惡，但不久他便從機械之中，從工廠之中，吸收到普羅列塔里亞的意志的力，對於普羅列塔里亞的意志的具現鋼鐵及對於機械的愛，洶湧起來了。一方他的生活的困窮使他深思其原因，助成了他對於革命的突進。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他的詩，在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意味上，示着可驚嘆的進展了。於普羅詩人之中，對於形式特具敏感的他，充分地創造了優秀的藝術底表現。批評家在他的詩作中，認着『表現集團底感情的才能』及『綜合工廠的光景的能力』。然而這『恐怕是對於額拉西莫夫的詩的一部分的評價，因為他現在很明瞭地向在成長，要把他就這樣地評斷了是困難的罷。』這是勃留索夫的評語。真的，雖『鐵廠』一派的詩人，現在都墜於不振的狀態中而在沒

落下去，獨額拉西莫夫還在示着不絕的展開，在蘇俄詩壇的今日，還占着位置。他決不把詩的技巧疎忽的；恐怕就是他對於這點的不絕的努力，賦與他的詩以高的詩底價值的罷。

烏拉幾密爾·基里羅夫，依他的自傳，是生於一八九〇年的。父親是斯莫甯斯克的書店  
的店員。少年時代在農村過活至八歲，在初等學校只學了兩年，從九歲至十一歲止，去當靴製造所的學徒，其後去做黑海艦隊的見習水兵。十六歲的時候被捕，被流配到奧羅哥特斯卡耶縣去。就在這個流刑的時代，他學得了詩作。他開始作詩是在一三年，處女詩集『未來的曙光』在一九一八年出版，其後的詩作多在『普拉烏達』紙上發表。又他也曾在外國住過。

基里羅夫的詩，因為其戰鬥底性質，在蘇俄中是最廣大地受着羣衆歡迎的詩中之一。在一九一九年，他的詩的一句『我們以明日的名義，把拉法厄爾燒毀罷』，將要成爲標語了。

然而這個戰鬥底，煽動底，絕叫底而且抽象底的有從生活遊離的傾向的他的詩的要素，是他的詩的一面，在他方他的詩，是有蘊藏着『心臟的鼓動』和『荊球花的甜的心』的『像花瓣似的溫柔的辭句』的。（里奧夫·羅額契厄夫斯基的見解）那有時候且要過於感傷底了。可是這明白地誘惑了他和單純的方向，和有色和香和苦惱和歡喜的地上接近了。假使說前者的要素有着許多巴里蒙特的影響，後者的要素很明白地是有着普希金的影響的罷。



然而這兩個要素，基里羅夫不能夠使牠們達到於渾然的融合之境。在這兒便有基里羅夫的藝術的弱點。加之，他對於形式太過無關心，對於辭句的修練太過疎忽了；因此，以一個革命底浪漫主義的時代的有光輝的煽動詩人出現的他，有好像已經終結了之感。他的一要素的普希金底要素，在他之中好像不見充分地生長就完了似的。詩選中所選出的『我們』和『都會的人』，爲他表現這兩個要素之例最代表底的詩篇。

八，奧勃拉圖威支，斐立勃淺科，亞歷山托羅夫斯基，卡真等的傳記和詩作

舍爾格·奧勃拉圖威支，在『鐵廠』一派之中，是最富於抒情味的詩人之一。他在一八九〇年於莫斯科的市梢，以一個勞動者的兒子出生了。詩作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他有一部『街』的詩集，而實際上他就是『街的孩子』。他都會底要素很多。而這個都會底要素，使他幾分成爲懷疑家了。他在這個如火的革命的信仰時代，恥而且恐露骨地表現出自己的懷疑主義，但那自然地在他的詩篇中，成爲甚深的反省力而反映着。在革命勃起，市街充滿着革命的火炎的時候，他作出許多對於市街的優秀的讚歌了。『炎的港灣』是一篇最好的例。

伊凡·斐立勃淺科，在『鐵廠』一派之中，是最煽動底詩人之一。於一八八七年在沙拉托

夫縣以一個農夫之子生下來了的他，以獨學習得許多學識，後來在賈尼耶夫斯基大學聽過講義。從一九〇五年開始詩作。他曾入過羅斯托夫及瓦里茲威列的監獄。自一九〇七年到一二年之間，他在製本所工作。他讀着許多詩人的詩。而這許多的詩人——費特曼，厄爾哈寧，巴里蒙特，勃羅克乃至尼采等——的影響，很明瞭地在他的詩篇中反映着。由這一點，他的詩實是多面多角，的確沒有統一似的，他，說起來是多受教養而寫詩的詩人，而非從自己之中歌唱出來的詩人。他是理智底的。他的詩很少有純粹的抒情味。在這一點，他和奧勃拉圖威支剛在相反的位置。在好的詩說起來，他是個頗優秀的敘事詩人，但一看到他壞的部分，他只單是個宣傳詩人。他把自己的詩集之一，命名為『光榮的世紀』。題辭寫着『我親愛的偉大的階級，熱血沸騰的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喲，我以愛獻給你們此書——』，第一頁以選入這詩選中的『把自己獻給集團』一篇開始。由此，大概便可以曉得他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罷。

亞歷山托羅夫斯基（一八九七年，斯莫寧斯卡耶縣生）也是很知名的詩人。他以『反亂』、『北方』（一九一〇年），『朝』（一九一二年），『太陽之道』、『炎的撒布』（詩集一九一二年）諸作著名。他還有着許多舊的的要素。厄爾哈寧的自由詩和涅克拉索夫的調子，很明瞭地在他的詩中顯示着。有

時候連純主觀底主題都可以見到；又他的愛的詩，有些竟墮到極平凡的戀愛詩中去了。然而至於他的好作品，無疑地可說他是個好詩人，尤其是他的普羅列塔里亞底題材，很奏着效果。

瓦西里，卡真（一八九八年，生於莫斯科的水道工人之家）是個韻律上有很好的感覺的青年詩人。他尤其會巧妙地把勞動者的生活和自然結合起來描寫，又以獨特的風格描出都市來。詩集有『勞動者的五月』等。

此外在普羅詩人之中，特以『優雅的詩人』知名的是破列達厄夫，『夜鶯之歌』一篇，不但是他的傑作，而且被稱為普羅列塔里亞詩的主要的作品。又關於同樣地作着美的詩式的詩沙尼科夫（一八九八年生），馬卡羅夫（一八九六年生，有詩集『春的合金』等，非稍為說一下不可，但因他們不是『鐵廠』的中心底詩人，所以在此割愛了。

#### 九，『十月』結社的事情，『十月』的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青年普羅詩人們結起『十月』的社，對『鐵廠』布告了宣戰。揭在下面的，就是發表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普拉烏達』紙上的他們宣言書：——

『在一九二二年之初所結成的普羅列塔里亞詩人作家之羣「鐵廠」，在最近，據我們的確信，則已經和在意德渥洛奇 (Ideologie) 戰綫上的普羅列塔里亞特進展着的鬥爭諸問題，有着不一致的趣味，而變為少數者的退嬰底之一羣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因認「鐵廠」於阻止着普羅列塔里亞文學新鮮的力的進展的組織，下記之人的一部分，宣言脫離「鐵廠」和署名於這個宣言的其他普羅作家們，共同結成一個普羅作家之羣『十月』，而且宣言這個結社，是以在普羅文學上共產主義底方向的確立，和確保普羅作家的全俄及莫斯科協會的組織，為最先的目的的——舍爾格，馬拉守金，舍密勇，羅朵夫，A·朵羅哥伊淺科，肯那梯·科列涅夫，A·麥茲密勇斯基，A·達拉索夫，A·賈羅夫，里麥田斯基，亞爾梯姆·羅削爾威，A·索科羅夫，伊斯包，M·古茲涅造夫，G·列列威支，G·守敏，伊凡·朵羅甯。』

像這樣地，『十月』對於墮入厭世主義及形式主義的『鐵廠』宣戰，在蘇俄文壇的第一線英氣勃勃地出現了。由是，這個『羣』創刊機關誌『在哨所』，在創刊號發表了由同志羅朵夫所起草的十三條綱領。要知道蘇俄的普羅文學的發達，這個綱領極重要，但在這兒沒有詳述牠的餘裕，只簡單地把大要說一說。

——『十月』主張蘇維埃社會的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然而在文化藝術的領域內，承認普羅列塔里亞還沒有着『自己的東西』，意德渥洛奇及形式還都是『借來的』的事實。而普羅列塔里亞主張非以一定的秩序創造自己的文化藝術不可；宣言以辯證法底唯物論底世界觀立這個秩序，把文化藝術的目的，置在普羅列塔里亞的心理和意識的統一組織上。牠的意德渥洛奇底方向，自然決定牠的文化藝術的內容和形式。在內容方面，因蘇維埃的過渡時代階級鬥爭的種種雜多的相，自然地牠的主題須取自種種雜多的現實——即廣汎的現實；在形式方面，則排斥構成主義，未來派，象徵主義等的要求，不限於一個狹小的形式，廣汎綜合利用所有的形式，而圖創造新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形式。又要求以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的抒情詩中心對立的現實底敘事詩底態度，來做這些的一個具體底方向指示。

宣言的大要大概如上所述，要之，具體底實現底方法，在詩的意德渥洛奇方面則確立共產主義，在形式的方面則歸着於敘事詩底態度。

在『十月』的一派中，開始發表他們的新敘事詩的詩人之中，最出名的是麥茲密勇斯基，朵羅伊哥淺科·友寧，馬拉守金，列列威支，羅朵夫等，但除開前的兩人之外，其餘的主要是盡力於論戰方面的。

## 一〇，『勞動者的春』的一羣

和『十月』結社的成立差不多同時，而且和『十月』的傾向主張相同，以新報『勞動者的莫斯科』為中心的勞動詩人及作家們，或發行週刊，『勞動藝術』，或印行同派中的詩人朵羅寧的詩集『花崗岩的草原』，不久便出版了詩文集『勞動者之春』兩冊。普通被解為『勞動者之春』的，就是指着這一羣的作家。這一羣是由完全的勞動者和赤衛軍兵士們的六十人所組成，他們的作品，因為強烈地反映着革命意識，而且以簡素易懂的形式把勞動者的生活明確地描寫出來。所以很能夠牽引許多的勞動大眾。

他們的詩非常粗雜，韻律常常脫軌。然而這並不足奇；因為他們無論在何處何時都不能夠受到詩底教養。他們都是一些工廠和農村之子，十二三歲便要在機械的旁邊，在工廠裏勞動，為着一片麵包而繼續長期間辛苦的工作來的人。到革命成就，剛有學習的可能性的時候，又要因同胞戰爭而執銃鎗，非站在前方去擁護勞動者階級的勝利不可。而有的便失手毀足地從戰爭歸來了。這些詩人的多數，大概是還依然在機械旁邊勞動的，但有的是為着學習，為着黨的工作，或為着在赤衛軍隊裏服務，而把機械丟開了的人們。

『勞動者之春』的中心底詩人是伊凡·朵羅甯和尼科萊·古茲涅左夫兩個人。關於這兩個人的事，讓在後邊「××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們那裏說，這兒，把屬於這一羣的以下數個詩人簡單地記述出來。

在這詩選中的爽朗素樸的佳作『我的丈夫』的作者姑舍妮耶·勃威科娃，是一個從少女時代便在殘忍的榨取者之下工作，深嘗到了人生的苦味的女勞動者；她雖出生於農村，但却和都市融合，以都市為她的詩的主人公。『我在這兒的野原生下，但我的生命和都市融洽；我完全是個女普羅列塔里亞』，這是她的自白。

孔托拉省……是個剛曉得寫讀的，汽車修繕工廠的勞動者。他的詩多是模倣，主要是模倣科里左夫。其他如大劇場的舞台勞動者亞歷山大·安特列夫，因同胞戰爭失掉兩足的廢兵，善作快活而且幽默的詩的克拉西科夫，又朵爾奴威科夫等，也屬於這一羣，但他們都是純粹的勞動者，缺乏詩的教養，所以詩作雖多有很好的普羅列塔里亞性，但表現法很拙劣，可以當做詩讀的不多。要之，這個『勞動者之春』可以當為從純粹的勞動者層，有着詩人底才能的人們，勃然地顯現出來的一個有重大興味的事實看。又這些詩人的一部分，有參加在『十月』之中，在繼續他們的藝術底活動的。

## 一一，『青年××同盟』和『少年親衛隊』——的傾向

因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被組織起來，一般少年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青年們，有了勉學的機會，許多貧窮的普羅青少年便從工廠，或從農村，或從邊境，齊集到這個同盟的旗下來了。在一九二二年二三年之頃，當『十月』的結社成立時，從這個同盟之中出了許多少年詩人作家，多數加入了『十月』結社；但一方面比『十月』的成立稍先，於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時候，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文學部，已自發行了機關誌『少年親衛隊』。那時差不多所有的××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作家們，都據着這個雜誌裏發表他們的作品。在『十月』的詩人之中，先前介紹過的麥茲密勇斯基，『勞動者之春』的朵羅甯，古茲涅左夫等，也都是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出身，『少年親衛隊』實是他們的母胎。

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們，在當時大概都是從十歲到二十歲的少年們，就是現在，已到三十歲的人也很少很少。他們完全是由革命所產生，由革命所養大的少年蘇俄的新時代人，而且是受着新××主義的文化教育的新智識階級人。這個必然的結果，他們的詩的性質，自然是年少氣銳和爽快健康，和前代的只充滿着憂鬱和反抗的普羅列塔里亞詩截然有



別。在這兒，反映着少年蘇俄的充滿着有光輝的勝利的的生活。

由『十月』所提唱的敘事詩底傾向，也是這一般詩人的詩和過去的普羅詩人的詩區別着的一要素。他們已經不主觀底，不抽象底地歌唱革命了。他們極素朴地描寫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現實……那是工廠裏的勞動，××主義青年同盟的生活，或是在普羅化了的新詩中的他們的的生活。在他們的關於這些的描寫中，有意義的感動底情景，好幾個都描寫得出來。他們還都是太年輕，沒有充分的藝術的修練，所以作品大都是未完成的，可是在那兒有着『青春』。而這個『青春』便足夠有希望了。以下關於他們的主要的，代表底的詩人及其作品，約略說一說來。

一二，麥茲密勇斯基及賈羅夫

在××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之中，占着中心底位置的，是麥茲密勇斯基。他的傳記，畫在筆者的手中的材料，不幸很簡略而不得知其詳，但他是個還不上三十歲的詩人，生長於革命年間的，所謂『十月之子』這事，是的確無疑的。他有一部題爲『生活好香啣』的小詩集，據說在××主義青年團的許多詩集中，沒有一部詩集比這個更響亮的。在這個詩集中，麥茲密

勇斯基以爽快的勝利者的感情，以廣大的包容底愛，對一切的生活，自然，人類。在這兒，已經沒有像過去的普羅詩所見的悲劇底分子，疲勞，黑暗的追憶。一切都充滿着爽快的笑聲。在這兒沒有憎惡憤怒，所有都以豐富的愛掩護着。所以他的詩，沒有像以前的普羅詩似的狹量，眼界廣大，題材也豐富。

不待說他是『市街』的人，『工廠』之子。但是像以前的普羅詩人所持似的對於農村田野的輕蔑排斥的態度，他是沒有的。他好像慈母在撫慰赤兒似地對着農村。……『在我的面前站着農村，那完全像個病人……你今天好呀，老孀孀……』……他以這樣的調子叫喚農村。像這樣充滿着幽默的愛，在過去的普羅詩人的詩中，決不能夠看到的。他以和此同樣的態度對着舊時代。他有名的詩『黨員證』很能夠證明這個。

在『黨員證』之中所顯現的母親，決不是『革命家』的母親，而只是以爲頑強的兒子不飲盡牛乳，比千百的政變還可怕』的普通見慣的母親，不絕地悲嘆着傾倒於××主義的『兒子的運命』的母親。然而××主義者的他，是以這樣的愛對着這個母親的。在這兒，沒有描寫着那從來常常表現於文學上的『父與子』的時代的不絕的鬥爭的悲劇。連這個悲劇，也使其淨化爲豐富的幽默的這個明快，這個青春，很明瞭地是『新的東西』。這就是受惠於革命勝利者的

少年時代的感情罷，「我們年長者，不但由麥茲密勇斯基得以充分地理解那從我們出發，而繼着在進展的新時代，並且能夠不遺憾地感得着牠（新時代）。這是托羅茲基所說的話，真的這個明朗的愛和自由的情緒，是蘇俄的少年時代的特權，而這個新時代，好像是產生了麥茲密勇斯基來作牠的好代表者似的。」

同樣地具有這個明朗和青春的詩人，還有一個亞歷山大·賈羅夫。（一九〇四年生）他的詩無論是內容，無論是形式，都和麥茲密勇斯基非常近似。

他有着如太陽的光輝和溫和。他觀察一切的現象而容受了。地雖是工廠之子，鬥士，X主義者，但這些事不會妨礙着他的享樂自然，愛美麗的愛人。以前被視為相反的兩個要素——勞動與人生歡喜，他在「X黨少女」的一篇詩中，使牠們融合為一，又在題為「朝」的詩中，把自然和勞動結合起來了。

像這樣地，他容受一切的現實，而不斷剛強明朗地呼着新的生活。

在詩形和技巧之點，則他被稱為最優秀的普羅詩創造者了。他的詩，充滿着像「透明的花邊」似的新鮮芳菲的言語。在這一點，當一個詩人的他，是要更被評價得高的罷。他的詩集有『更新了的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心話』（二五年），『流冰』（二五年），更新了的大地

(二五年)等。

一三，朵羅甯及古茲尼左夫

以一個『勞動者之春』的中心詩人知名的伊凡，朵羅甯（一九〇〇年生），依他的自傳，是托里斯卡耶縣的農民之子，從十歲至十五歲之間，當園藝的助手，十六歲的時候從那兒跳出來，到銃器工廠去工作，直至二十歲為止。以後入赤衛軍，在戰線過了一年，而後在莫斯科生活一年，又投入赤衛軍隊裏去了。『花崗岩的草原』是他有名的詩集。

他被稱為把勞動者與農民，工廠與農村結合了的『結合』的詩人。在他看起來，『捲髮似的蕎麥』的野原，充滿着鋼鐵機械的音響的工場。都能夠給與美的詩感。他自己表白着說：『我是個勞動者，野原的歌手，是野原的機械的歌手』。他的詩的題材是農村和工廠，那決不能夠說是新的；但是他的態度，的確可以說是獨有的，新的。他所描寫的農村的光景之中，常常潛着都會的力。而假使是前代的農民詩人（如葉遂甯，克留厄夫），便會以咒咀描寫，假使是普羅詩人基里羅夫，額拉西莫夫等，便會表現着激烈的鬥爭的農村之姿，他却以美的調和的調子把牠描出來：這在他的詩『勞動的歡喜』一篇，很可以明瞭地看出。他愛着農村。

但不是愛惜着那「毀滅下去的農村」，而是愛着新的，「在變更着的農村」。他只如實地以簡素新鮮的詩形，來描寫這個勞農自然地在結合着的農村。

尼科萊·古茲涅左夫，是生於一九〇四年，而在一九二四年，僅僅以二十歲而自殺了的。一個天才底少年詩人。他的死，的確可以說是蘇俄的普羅詩壇的一大損失。他是一個在工廠生，在工廠養大的，完全的工廠人。

他的詩，是描寫着赤衛兵，司機者，及其他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現實生活的敘事詩。他率直地，不掩飾地把自己所見到感到的寫出來。沒有受到充分的教養的他所寫的這些敘事詩，還離着充分的藝術底完成很遠是自明的事，但他那以單純和真摯一貫着的詩，的確可以說是得到某高度的詩底完成了。

然而他到底爲着什麼，僅僅二十歲就自殺了呢？關於此事，伊里耶，甯這樣說：「古茲涅左夫跑到都會住去了。要得到文學工作方面的完成，要把自己完全獻給詩歌的渴望，把他從機械拖開而去了。他離開「她溫柔地凝視着我空色的眼睛」的女工們去了，離開那養他的詩情的環境去了。這樣，他把從前對於一切勞動階級的孩子們，爲着鬥爭，苦惱，要征服不幸和貧困而給與了的援助的力，失掉了。」

如果他是因爲失掉了他所賴以生的階級底支持，即工廠，才演成這個悲劇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感受而且理解蘇俄的××主義少年和工廠的有機底關係之深了。

一四，斯厄特羅夫，耶斯奴威與哥羅朶奴威

其次，關於烏克蘭那出身的三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斯厄特羅夫，耶斯奴威及哥羅朶奴威——說一說。

這三個詩人是同鄉的朋友，於一九二三年夏，相攜到莫斯科來，參加入『少年親衛隊』，至翌年，又一道同移入以『赤色新地』的編輯者瓦龍斯基爲中心的雜誌『山頂』，因此，一般都說他們離開了××青年同盟的中心，意德渥洛奇(Teoloch)落伍而放浪化了。

他們三人的實生活雖有這樣地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的個性却各各不同，這不同的個性，在他們的詩表現出來。斯厄特羅夫愛革命，歌咏革命。但他，不能夠以唯物史觀把猶太民族的自己的舊夢完全拂開，他對於自己幼年時代少年時代的追憶，也以愛慕歌咏着。在那兒有烏克蘭那的自然！有猶太人的傳說。『秋把樹葉……』這篇詩，是說明他這種心情最好的例。但同時他覺得應該從這些離開，所以他喊着『到××主義青年同盟的旗幟下去罷。』然而這個

情景，即使不是悲劇底，也帶着幾分哀愁說的。在此，便暗示着他不是『市街之子』，而是烏克蘭那的猶太人之子，有從『少年親衛隊』脫退的運命似的。又他的詩，在表現形式上，有許多象徵主義的影。

耶斯奴威沒有具着斯厄特羅夫似的哀愁，但是具着復讎；他是貫徹着被壓迫的猶太民族的傳統底復讎心的。選入詩選中的他的詩『兒子』，我們可以看到他還在反覆着同胞戰的惡聲。他不能夠忘記復讎，而誓復讎，喊復仇。

然而這個復仇的絕叫，在他並不是宣傳底，綱領底的东西。他只是從他的現實，從日常生活，感受到這個感情和印象的。在這兒就有他的復仇的絕叫的真實性，有迫人的力量。但他又決不只是個這樣『陰鬱的，鐵似的』復仇的戰士似的；在他的另一面，也有着不少的愛和溫柔，有着人性有着柔順。最近他的詩現出疲勞之色，盪漾着衰頹的氣概。但這也是從他的實生活生出來的，所以有着『美』，有着『詩』的味。從這一點看起來，說他是個普羅列塔里亞，不如先說他是個人。

密海爾·哥羅朵奴威的詩非常少年氣，那還未判然地成模型。他空想底地說着許多××青年男子的戀愛，（請看『來罷』的詩），他的詩更有着優柔的臃腫的響響。但選入詩選中的

另一篇詩『我所以來這個世界的……』，調子却很有英氣。他的詩在蘇俄的詩壇要怎樣生長下去，那好像是屬於『明白的詩』的問題似的。

一五，馬拉火夫，由甯，守厄朵夫等『山頂』的詩人之羣

舍爾格·馬拉火夫（一九〇二年生）在以敘事詩爲主的××青年同盟的詩人之中。尤其是個敘事詩人。他的詩是描寫着××少年團，赤衛兵，勞動通信員等的生活的細畫。他具有寫實主義者的非凡的才能，而這個才能，他多在短篇小說中表現着似的。

此外『少年親衛隊』的詩人，還有生於高加索的，抱着被壓迫民族的悲哀和自由的翹望到城市來，給城市的孩子歌咏了許多愛的密海爾·由甯（有詩集『洪水』）從農村出來，入於都會的工廠，巧妙地描寫了現實的工廠生活的耶科夫·守厄朵夫（一九〇六年生，有『六點鐘』的詩集），及伊斯巴夫，巴斯伊諾夫，拉虛爾羅，科烏威涅夫等的詩人，但這些都還年紀極輕，他們的活動，多是屬於『明白』的。

又屬於如前述的以瓦龍斯基爲中心的在一九二四年創成的一羣『山頂』的詩人，有包厄爾，朵爾幾甯，那舍特金，勃里勃爾朵奴威，羅幾翁，亞克里信，安冬……等。這一羣繼續



(1049)

在三月發行一回的『山頂』發表作品。然而關於特別着力於『反映現代文學所未觸及的近的過去及現在的新工廠生活』的創作，嚴格地要求着『語言的藝術』的這一羣詩人的事，還是該讓他們多出了一些詩作了的未來才來論述的妥當罷。

總之，由這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所創作的詩，的確可以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特異的現象』，『若文學不是觀念的蒐集，也不是什麼綱領問題，而是表現人的心中自由生出來的思想的自由的藝術創造的意味，那麼，這些便真是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了。』（根源）；蘇俄的詩壇，的確可以說到了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才得到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的普羅列塔里亞的詩罷。

一九三〇，一，二六夜譯了。

## 樹 下

葉蒼岑

看這濃綠的，繁密的小樹，

這是我親手栽的；

那時，它還是一棵幼芽，

我是個天真的孩子。

那情形我還依稀地記得，

樹 下

三五

正是在晴朗的春天，  
我從鄰家姐姐底手裏，  
捧到這小小的花園。

鬆軟的黃土把它栽培，

稀疎的蓆子把它遮蓋，

一天我看它三回，

早晚用清水兒灌溉。

它得着新鮮的滋養，

抽出柔嫩的枝條；

我感着無名的歡喜，

對着小朋友們微笑。——

孩子底幸福容易消逝，  
人生是一段勞苦的匆忙，  
我要去追逐人生底滋味，  
我不能長住在家鄉。

在一個淒清的晚上，

我立在小樹底面前，

慇懃地向它告別，

獻上我臨別的贈言：

我願我們離別以後，

努力地各自去生長，

在春天感味着陰雨，

在冬季忍受着風霜。

(1051)

更願你的花兒鮮麗，

更願你的果兒馨香，

而我呀，也有着收成，

和你的收成一樣。……

颯颯地吹過一陣微風，

它向我頻頻地點首，

這樣，我們便相別，

相見呵，在十年以後！——

時光似無聲的流水，

人們該怎樣地辛勤！

樹 下

我除此却無所做作：

糟蹋了可愛的青春！

時光似無聲的流水，

小樹結果兒纍纍，

碧油油的枝葉交加，

影兒珊珊的滿地。

我此次才于樹下，

臨風曾幾度地摩挲，

憶起那舊日的殷情，

熱淚滴滴地滾落。

三七

## 盛年

契芝

敏子噓了一口氣，接着緩緩的說。

『有時感情的問題，很使我陷入了苦境，唉，我竟不知道人爲什麼這般不易超凡入聖的，……』

『像我這樣一個人，已受到感情的劫難的人，自問該可以不常動感情的了，唉，有時候，很使我陷入了苦境。』

坐在福端椅上的映沒有回答，只是笑，竟不易猜測他還是同意敏子的話，還是有一點譏嘲的意思，——願意他陷入這苦境的意思。

敏子與映是朋友，而且在外界的人看去是一對要好的朋友，人家還說他們是曾經相愛過的，這是真的麼？但他們自己却不知道，或許是愛過的罷，但過去的夢痕，向那裏去找呢？況且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

窗外正沉沉地下着雨，雨聲穿過空院子，填滿了室內的空虛；爐火的光紅紅地，火光的

暖意熏得人懶懶的。

『等雨小了些，我走。』映說，其實是還很想坐談一下的。

『雅近來有消息麼？』靜默了一下，他這樣問。

『雅，他近來倒是很安靜的，唉！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答允他了……』

『怎樣答允？』映出驚地問，變了色，接着又不自然地取笑道：『那我們要吃喜酒咧！』

『我說，我是不想結婚的，他說那如果想到結婚，就一定與他，好，我就這樣答允了。』

『這是什麼話？我看你這個人，你這個人，要糊塗「掉」了！』映正色地說：『我真不懂這是什麼約！』

『那麼照你說怎樣呢？訂婚罷，就乾脆訂婚；不然，就不要那樣糊塗。』

『這意見不錯，好，那就訂婚罷，好麼？』

但是映沒有出聲。

( 1053 )

『敏子，怎麼辦。我昨夜一整夜沒有睡，仔細想過以後，終於決定今天就對你告白了，我本來是願意守着我的苦心，不就對你說，但怕你自己要糟蹋了，同時則又怕對你說了，怕擾亂你現在的求學的專心。但是我終於現在對你說了！』這是一個午飯以後，敏子正在雅的

房間裏玩，在一個衣櫥的面前，雅忽然擁住了她，這樣說，一邊就把嘴送了過去，吻着。

敏子爲避他的吻，把頭低了下來，扶住了牀角的欄杆，匆忙地說：「真的麼？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是一個被人吻過的女子，照中國的風俗，你覺得值得愛麼？」

「這是應當的，他對你是多年的朋友。」——「這是應當給他的。」

他們坐下來了，雅坐在牀沿上，把敏子擁在他的膝上。

「在四個月之前我已經開始想你了，但我總阻止自己不要想，可是每想一次決定可以愛你的理由更深一重，你知道我不是文人，我歡喜走實道，不愛玄想，終於我自己覺得照光景是我可以達到的。」

敏子呢，她溫和地說：「你覺得照光景可以達到的麼？哦！這多麼奇怪，這不是奇怪麼？我呢？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所以我真簡直不明你剛才對我說的。因我沒有預備過的。」

「我還以爲你裝傻，「從來沒有想過」，可見你心腦中從來沒有我！」

「那也不見得罷！」

「那你爲什麼從不想我呢？」

「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敏子笑起來了。

「敏子妹，我真想得我是幸福的，要是常能像此刻一樣，坐在我的膝頭，你看，這樣吻着她。要是將來結婚，我更將怎樣幸福呢？」——「唉呀！我真是幸福的！」

「你能這樣容易滿足麼？」敏子笑了說。

「當然！」

靜默了一歇，敏子說，「這恐怕是理想罷！」——「大部份的男子是——唉！我還是不說罷！我很悲哀，我從此失掉了一個好朋友了！」她嘆了一口氣。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麼？你在想做我的丈夫，我不是要失掉一個好朋友了麼？」

「又做丈夫，又做好朋友，好不好？不最好麼？」

敏子沒有說話。

「你對我說一句：『我不配愛你』。那我也死了心，因為從你親口說的話，我必定絕端相信；不然，我就希望你回中國去結婚，那我也死了心。至於我呢，我也不想活久了！」雅吻着她的額，滴了眼淚。

此刻從敏子心頭展起的回憶，好像把她又送還了「那個時候」似的，可是立刻，她又消沉

下去了，她想：『人的生命差不多全是在感情的逆流中消去的，其餘還有些什麼呢？——空虛！』

巴黎的天氣，自入秋冬以來，很少能見着有一絲晴明的光，不是陰霾，便是濃霧或迷雨，牠們就造成了一個黯黯的世界！

離家，國，朋友，而不遠萬里來求學的人，除了上學校外，就是在自己的一間小屋子裏讀書，——當然也有許多是不同的，有的往跳舞場去過夜，有的在咖啡館裏度日。——要是愛讀書的人，那簡直就無相當的娛樂了！

『寂寞！寂寞！』敏子當一個人恍恍惚惚走在路上時，這樣想：『寂寞，還不如說是空虛！空虛！空虛！』她抬頭望一望那陰暗的天色，她覺得天也快掉下來了。

『人生，是什麼呢？就是空虛！空虛？就是說人對我沒信用，我對人也沒有信用！信用，這個字不對，該用「趣味」，趣味，也不對，該用「信仰」！信仰，這字是可笑的，只有在宗教裏才有這個字！我不是教徒！』她且走且想。自己發出了癡笑。

『一個有伴侶的人該不會感到這種空虛罷？——或許他們比孤獨的人更感到空虛也說不定，人的靈魂差不多孤獨的，而且牠才有一個孤獨的秘密。』末後她這般想，引起了一個問



題，她覺得該問一下有伴侶的人，究竟是怎樣的！

『雨好像已止了罷？』映特然地說，這話打斷了敏子的思慮。她急不待思索的說：『是的罷？是的罷；』

呆坐着，映好像豎起雙耳，凝神地。

映走了。

她坐着不動，直聽着那腳步的聲音從走廊裏遠去遠去，直到穿過院子，直到從她的耳際，完全消失了？

『敏子妹，你望着看：你妬忌麼？』雅擁着敏子，站在一個大玻璃鏡的前面。他問。

『有一點！』——『你呢？』敏子反問。

『我，很有一點。非常地！』

『這真是傻呀！』——『*Que tu es bête!*』

『*Ovi je suis bête, très, très bête n'est-ce pas quand on aime, on est toujours bête.*』

敏子忍不住出聲的笑了起來。

她從來不曾感覺到對任何人起一種妬忌的情感，或許有罷，她自己不知道，但她自己

確實從未有這種妬忌的情感的表演，她想：生命如流水，朋友如行雲。合得來的，就會好，不合的，分開就算了。她不想欺騙她自己。

她從來沒有過結婚生活的理想，或許曾有過一點過罷，但至少不是現在。她不願理想她未來的生活，正如她不願想到她死後如何的問題一樣。她所常感到的是逼在目前的事實及直覺：生活，還債，讀書。但爲什麼是這樣呢，她不敢追問，一追問，便覺空虛。

那是一個晚上，她與映及明在黎的寓裏，不知從那一句話，四個人談到了男女問題，婚姻問題，兩個人占一角：

「我以爲是純粹的愛，只有兩個人——就是一男一女，因爲我以爲愛決不能同時分給幾個人的，人的心統是專一，就不專一，總有輕重，一有輕重，便就是可說專一的了。」

「這是什麼話？你這仍不過是一夫一婦主義罷咧！一些不新鮮，真是現社會所在努力維持着的。」敏子及黎兩個人爭着責向映，敏子與黎的主張是一角，——雖然他們兩個人中尙有不同之處。映與明是一角，明說話不多，但他是映的主張之一角。

「不是這麼說，不是這麼說！我說的是——假如不愛了，就走開，就是說，假使我將來的夫人她同時愛我，同時有情人，那我就與她開一個談話，問她究還是愛我，還是愛那個

人，她如說愛他，那麼我們就走開，她如說愛我，那麼要她該有情人。」——「她如說又愛我又愛他，那麼我請她下一個決定，或者與他，或者與我共同生活。」

「呀！你真可佩服，」敏子說：「你把感情用了一個法郎五十生丁或三個法郎六十生丁來估價了，這的確容易的！假使，你的夫人對你說，她不愛你，她走了，那你如立刻因為她不愛你，你也立刻就不愛，這若能做到，那是非常可佩服的！只怕——」敏子說。

「這固然要有點苦痛，不過慢慢的能過去了的。」

「我與敏小姐的主張是要根本解決掉這種苦痛。」黎說。

踏着新雨後行人寥落的街道，映送敏子還到寓門口，道了別。已經是午夜了。

「映的主張是這樣麼？這真是可怕！一個男子，其主張是這樣的！」她在林前御大衣，這般想，同時又記起自己剛才說的話：「一個女子至少要有一個生活的預備，獨立生活的預備，假使是一個沒有家庭的人，沒有保護及財產的人，像我。因為男先生們是這樣的——」

「男先生們？這是什麼話？」映說：「這裏至少還有黎是與你同主張的。」

黎接着說了笑話：「那麼你——敏小姐就預備與一個渾蛋結婚。」

「是的，黎先生，女子該預備她所結婚的男子會變成渾蛋，男子也該預備他所結婚的女

(1060)

子會變成渾蛋。這是同一的。」

她倒在牀上睡不着，又展起了關於雅的回憶，一會兒，腦子裏又轉旋着剛才我個人說的話，『盛年的事誰說得定呢？只好將來看！』她想：『感情的事真使我陷入了苦境，爲什麼人那樣不易超凡入聖呢？——』她又想到雅，她肩頭好似負着一個重擔，她疑問着：『被愛者是不幸的呢？是幸運的呢？』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

## 隨感錄

### 一一 「從沙漠中搜掘清泉」

日山

「我們竭力想從沙漠中搜掘清泉，然而這清泉始終不曾從我們的夢想中實現；寶藏在那裏？……」這是我們的大文人（？）兼新近的「沙漠中清泉搜掘者」的葉靈鳳先生在現代小說上表示他對於不久他所辦的「無名作家處女作徵文」裏所收的稿子不滿意的話。在我想了一夜之後，覺得他這話大有不妥。所以我不管葉靈鳳是什麼現代的很漂亮的什麼作家，不管這次的

「徵文」裏我也有稿子；而在這裏質問他一下。

首先我要問一聲：「這個徵文的目的是什麼？」

假如不是如樂羣上某人所說的以「重價」來「收買」一批無名作家的話；便定是在那徵文條例裏所說的什麼「藉以鼓勵新興作家」了。這個意思很明顯的是：現在有許多無名的作者，有了作品，但却因為沒機會發表的緣故，很容易消失他努力創作的勇氣。於是葉先生為發展中國文壇計，使無名作者的作品得以有地方發表計，便辦了這種徵文，並加以「大洋」若干，獎其優者，以資鼓勵。這樣看來，無疑的這種徵文的稿子並不是定要什麼偉大的傑作了。再加以這種徵文是要「未曾在任何雜誌上有過稿」的「無名作家」的「處女作」，那麼，這種應徵稿子之平常是當然的事情了。但是葉先生對於這次的當然平常的稿子，却大不滿意，而且發怒的說「對於自己工作的耗廢尤感到更大的失望」。什麼理由呢？原來葉先生這次的徵文的目的並不如上所說的種種，而是要想「從沙漠裏搜掘清泉。」明顯點說便是葉先生要想從這次的徵文裏，發現幾個如沙士比亞般的天才的作家。天呀！葉靈鳳拿了「大洋」「五十塊」的「重價」在我們「未曾在任何雜誌有過稿」的「無名作家」中找一個天才家喲！但是，葉先生你錯了。縱有天才作家都怕已經在你那「五十元大洋」重價之下嚇退了。所以只有些爲了那亮光光的「大洋」的

人，在那裏投稿，而結果弄得你老由失望而發怒了。

自然，這都是我們幾個無名小子不中用，做些稿子壞得來連葉先生看一遍便以爲「耗廢自己工作」那麼壞，才有負葉先生的盛意。不過，像葉先生那樣看無名作者的作品便會以爲「耗廢自己工作」的人，怕除了自己的「偉大作品」而外，決不信他人再會有的。而何況是「未曾在任何雜誌有過稿」的「無名作家」吓？

這個年頭兒，有「大洋」頂好多進幾次館子，多看幾次戲。何苦來做這種怪無聊的什麼「從沙漠中搜掘清泉」的勾當，而結果被這些不中用的東西弄得自己「耗廢工作」「失望」呢？

于南京二十七，一，十九。

# 語絲

第五卷，第四九期

## Blake——第一個英國神祕家

小泉八雲講  
侍 柝 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附錄——

不只是在一點上，布雷克是十八世紀的最偉大底詩人——大概，不是在於他所作的全部，而是在於其中最好底部份。假若我們列他爲小詩人，那主要地是因為他的偉大工作的小量，而不是因為他在任何時候都比他的時代的其他詩人們低劣。總而言之，他在全英國文學史中是最超羣底人們之一。他不只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極偉大底畫家。並且最後，必須要記憶着他是第一個偉大底英國神祕家。英國沒有產生許多第一流的神祕作家，布雷克幾乎是唯一地存在着。在這種關係上給他尋求伴侶，我們必須在英國的外面找去。他寧是屬於那在外國被斯威典包爾哥與翟克勃·包謫姆所代表的神祕家的階級裏。

但在這裏第一先讓我們給神祕家下一個定義。今天它是一個具有極寬廣意義的名詞；從

( 1063 )

Blake——第一個英國的神祕家

一

前它的含意是更有限制的。起源時這個名詞是宗教上的；用教會的語言說，一個神祕家是一個直接地從上天得到感印而寫作或是論說神聖事情的人。那時的神祕主義是謂神聖靈感的樣子。其後，形而上學底哲學論定一個神祕家是一個相信從宗教底信仰與冥想而可能得到那無論從理論或是從意識所不能悟解的一切智識的人。更其後，也便是今天，我們忖度神祕主義是信仰的任何形式而可能與那不可見的世界交通或是以隨着一種宗教訓練與冥想的特殊徑路而得到更高底智識。實在的，就是那只相信這種可能性的人是適當地叫他為一個神祕家。這樣，今天歐洲的許多作家，他們相信最高底智識可以從研究印度哲學與佛教哲學得來的，是被喚為神祕家，正如同數世紀前基督夢想者之被稱為神祕家一樣。這個字，大概如你們已經猜中了的，是與神祕的意義極接近了。用最簡短底可能底方法，我們可以以一個相信從任何種類的宗教信仰能夠得到那超人底智識的人，定義為一個神祕家。現在布雷克，用我們會試驗着定義的這個字的每一種意義上看，是一個神祕家的。他是一個基督神祕家，一個反基督神祕家，並且以這個字最現代底意義，幾乎是一個神智學上的神祕家。

關於這個奇異底人是屬於英文學中最散文底最不幻想底時代的十八世紀的這種事實，完全沒有一點不是奇異底事情。除去關於完全形式底而外，那是一個幾乎沒有真實詩的時代；



(1065)

並且在它的文學的大乾枯底沙漠中，布雷克像一種具有不熟識底色彩與更不熟識底香味的奇異底野花般地開放着。關於他的生涯我必須告訴你們幾種事實，那是極有趣的，並且我想你們將以為那是極奇異的。

布雷克於一七五七年生於倫敦，是一個酒商的兒子。他的家族曾大受了斯威典包爾哥的教育的影响；所以這種事實可以從他極小底時候而能影響了他的性格——我是說他可以或是從他的母親或是從他的父親而承襲了一些對於一種神祕情感的性癖。總之，他走進世界來是一個奇異地敏感底與幻想底兒童，總是看見精靈與幻景。幾乎當於他一會說話，他便說看見一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見的東西；並且當於他一學得了關於聖經故事與基督信仰的一些智識，他便時常看見僧正與豫言家與天使們來回地走着，而且他時常同他們談話。有一次他說他看見了聖父上帝從一個窗間看着他。許多敏感底兒童們約在七歲之前可以看見精靈與鬼怪與所有各類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的大多數，是不久這幻想便消失去的，而同時布雷克在全生涯中總遺留在這種兒童的幻境中。事實上，他可以說是伴着精靈經過了他的生存的大部份，而反倒與真實底男女們握着極小底交流。世界是易於判斷這樣低人為瘋狂，並且無疑地在他生涯的全部中，布雷克是有些瘋狂的。但是他的瘋狂，並不阻止他變為一個偉大底詩人

與一個極偉大底藝術家；實在的，那甯是幫助了他。

以爲把他送到學校裏去是危險的，因爲他是太脆弱太幻想底了。他只是在家裏受教育，直到他大得能夠學習買賣了。於是他的父親命他向一個雕刻家學徒；並且當他在學徒期內，他給了驚異才幹的證實。在這個時間關於他傳說着一件奇異底故事。有一天，他的父親把他領到一個極成功底雕刻家名叫黎朗子的書齋去；只是在那屋裏停了幾分鐘後，他小聲對他的父親說，「父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面孔；他看着好像在某一天是要被絞死的。」說來是奇怪的，黎朗子這個人在幾年後因爲偽造罪而被絞殺了。

既變成爲傭人雕刻師後——這也便是，一個人學完了他的學徒，並且能夠博得最高底付價——布雷克在旁人的服役下只是停留了很少底時刻。他的志望是變爲獨立。他是那些永不能被誘導地順從於他們所不歡喜的規則下的人們中之一；並且他是不能正確地作了他所要作的事情的一個人。這樣底期間內，在愛情中經受了一種嚴重底失望後，他同一個姑娘結婚了，那個女人成爲他的一個優越底妻子，分領着他的奇異底思考，並且大概相信是沒有旁的婦人可以作得了的。僥倖他們沒有兒童；因爲布雷克定命爲使他的其餘的生存生活於貧窮中。他確是建設了一個事務店，但是在那個事務店裏，他用了他的全部時間出版與繪圖他自

(1067)

己的書籍。有一個時候他是被他的弟弟羅勃特幫助着；但是羅勃特年青地便死了。其後布雷克說，羅勃特會到他這裏來，並且教給他一種在銅板上雕刻的新機械底製法。無論這是否是幻想；布雷克確實是發明了一種印刷的新方法；並且他相信他是從他死了的弟弟的精靈學來的。這種製方現在是仍被用着，但是已經有過極大底改良了。爲要以這種方法印刷他的詩，布雷克是情願刻了他的草稿的全部在銅板的背面。他印了他的畫圖只是用黑色與白色；但是其後他與他的妻子時常用手，彩色了那繪圖。它們是些極驚異底繪畫；並且布雷克以他的作品能夠誘引了那偉大底畫家們與偉大底詩人們的注意。朋友們捐助的錢足以維持他生存着，但是不足以供給了他作了所有他願意作的事情，因爲他的印刷的方法是很奢侈，並且他不能賣出許多本他的驚人底書籍。在這種忍苦底寂寞底工作的許多年後，他死於一八二七年了。他遺留下一百卷繪圖的詩與散文，他說那會是受了天使們與神聖底精靈們的感印而寫而繪了出來的。

他的妻子比他只長生了一個短時間。當她將死的時候，她把所有這大量的珍貴底稿本與無價底繪圖給了一個名叫塔薩姆的牧師，他曾是布雷克的一個好友。塔薩姆是屬於一種奇異底基督教派，那名爲「艾爾文基特」(Irvingites)，——他們是神祕派。布雷克夫人死後，塔

薩姆看了那些書籍，並且決了心認那作品是會受了惡魔的感印。於是，不問一問任何人的意見，他焚燒了這些書籍與畫圖。那是些異樣多底書籍，異樣多底繪畫，以致把它們全部的燒毀竟費了兩天。這確實是向着文學與藝術所會犯過的最大底罪惡之一。現今所遺留下的布雷克作品的極小部份，主要地全是存在英國博物館裏，並且那是被想為無價之寶的。你們必須到英國博物館去看看它們。當作一個藝術家，布雷克對於現代畫家們有過很大底影響；並且幾乎每一個現代有名的畫家都到英國博物館去研究布雷克的作品。

但在這裏我們是主要地只關於布雷克的詩。這詩自然地把它們自身分成爲三部份。第一部份代表出布雷克還是在很年青的時候的寫作，並且還是當於在藹麗扎貝斯時代的詩人們的影響下。第二部份包含着他尋到他自己的寫法後的作品，並且是在他相信他所寫的作品全是精靈與鬼怪們的工作之前的時候。第三部份包含着他的生涯的後期，當他完全生活於一種幻覺的境況中，並且他相信所有他的寫作是天力們誦讀給他的。在這一個時期他已不相信斯威典包爾哥；他發明出一種他自己的神祕主義。他唱着一個神祕底歌死了，並且宣言着他的屋裏是充滿了精靈。布雷克既不能滿意於斯威典包爾哥，你們可以確信他的神祕主義是屬於極創造底一類了。在這裏我可以提一提，那藹曼奴藹爾，斯威典包爾哥 (Emanuel Swedenb.)

org, 1688—1776) 曾建設了現代基督神祕主義的最超凡底一種形式——宣傳聖經是有兩種意義的，一種隱藏着的意義與一種明顯底意義；並且他自身對於那隱藏着的意義有一種天啓。所以他的教會，那現在它們是叫自己爲新耶路沙冷教會，並且簡直從斯威典包爾哥的天啓的時季計算它們的年代。但是布雷克，在他的生涯的晚年，想他是比斯威典包爾哥知道更多了，並且想他有他自己的一種天啓。

從這些事實可以想得到的，主要地是那布雷克的青春與中年的詩，是具有經久底價值的。他的晚年的詩——至少凡是那些被塔薩姆燒剩下了的——是幾乎不能理解。其中有精美底節段，但是許多的它們彷彿是瘋狂。奇異極了，十八世紀中那另外的一個在獨創造上可以與布雷克相比較的也是瘋狂——那是詩人克利士陶佛·斯瑪爾特。

我將極簡短地也談談布雷克的詩底散文。他用一種散文寫很多神祕底幻想與故事，那在第一眼看着極像窩爾特·惠特曼的詩。但那是比惠特曼的最多作品都更精美得多，並且那主要地是因爲讀聖經與讀「奧先」而得到了感印。沒有問題地，在這一方面布雷克的作品感印了高勒利支。大概你們知道高勒利支寫了一篇驚奇底散文詩的斷片，名叫「喀印的漂泊」。高勒利支從布雷克得到了他的靈感，並且把它傳給了布爾窩·李吞，他又把它傳給於波。這樣

我們可以說布雷克間接地影響了我們最多的十九世紀文學與幻想；因為幾乎十九世紀的任何作家，沒有人一點不受波的響影的。

現在讓我們轉到這詩來。布雷克最初並沒有達到他的單純的強壯底統御。最初他極像葛麗扎貝斯時代的詩人，所以他曾被叫為葛麗扎貝斯時代詩人的最後者。他模仿斯奔奢與莎士比亞時代的抒情詩人。但就是在他的第一期，他告訴我們對於他的時代的詩歌——對於德萊典與波蒲派——他覺到怎樣地不滿意；並且他把這種不滿在表現極美麗底歌中，那已經變為不朽的了——

### 給 詩 神

無論是在艾達的陰暗底額上，

或是在東方的寢室中，

太陽的寢室，那現今，

古代的美調已經停聲；

無論是在天中，你漂蕩底佳人，

或是地上的碧綠底角隅，

或是空中的蔚藍底地帶，

那裏美調底風曾經生長；

無論你徘徊在結晶底石上，

在海的胸懷下，

漂泊在許多珊瑚叢中，

美麗底奈印詩神，棄捨着詩歌；

你會怎樣離開了古代的愛

那使你歡快的古歌者！

沈鈍底琴絃幾乎已不再動，

音浪是勉強的，調子是稀少！

十八世紀的詩中，感情底原質的缺少，美與真的更深明意義的缺少，在這裏是好好地表明着了。波蒲的時代確實是一個奈印詩神從英國脫逃了的時代。用「古歌者」這個名詞，布雷克當然是指着葛麗扎貝斯時代的作家們說的，在形式上他們不時常寫像波蒲的韻文般地同樣正確底韻文，但以詩的真實底意義講他們比波蒲是無比地更偉大底詩人，詩是一些應當刺動我們的情感的東西，或者是使我們想新思想；無論哪種作品不能佔有這一面或是另一面的，也許是很好底韻文，但它不是詩。在這裏布雷克是對的。他能怎樣地模仿「古歌者」是在這篇小歌中顯示出來，現存的最偉大底英國批評家稱它爲「不可言傳底美調。」——

回憶，這兒來，

並且，當你的音樂

響起你的愉樂底歌調；

飄浮在風上，

我將凝視着溪流

那兒嘆息着的情人們在夢想，

他們走過的時候

在薄弱底玻璃中我垂釣着幻想。

我將飲明淨底溪水，

聽紅雀的歌唱；

這兩篇詩文立刻證實給我們，我們是在像海立克那樣一個自然愛好者的面前，或是像莎士比亞時日的歌者。波蒲的流派不能作出這樣的任何作品。一種美麗底觀念是關於那在河中「垂釣着幻想」；我們全作這樣底事情，當於我們看守着一個明淨底河水的流動，但是我們中有多少人能夠想以像這樣底字句而表現出我們的所為來？

甯是在「天真的歌」與「經驗的歌」裏，我們尋到布雷克的真實底調子，——神祕底調子，類似表現的幾乎幼稚底單純，——的最初底吐露。關於這些題名的意義讓我說一說。「天真的歌」是沒想為代表歡快童心中心靈的狀況，或是說當我們尚沒有學得理解所謂世界的苦難



確實是什麼之前的人生時代。另一方面，「經驗的歌」是沒想爲在我們已經理解了人生痛苦底事實之後而反射着我們的思想的時候。屬於第一類歌中的幾篇，已經收入幾乎所有的英文詩選集中了——如同，「羔羊」，「春」，「嬰兒的歡快」。現在所有的兒童們暗誦了這些；我不想我必須給你們引來其中的任何篇。但「經驗的歌」不是那樣地爲一般所知——假若說對於形式是爲人所知的，對於那意義不是很好地爲人所理解。在這裏有極奇異底極可怕底東西，以可能地最輕柔底最靜寞底方法表現出來。例如，這一篇你們以爲怎樣？

### 一棵毒樹

我同着我的朋友生氣；

我說出我的惱怒，我的惱怒於是止息。

我同着我的敵人生氣；

我沒有說出我的惱怒，我的惱怒於是長起。

用我的眼淚在恐懼裏，

晨夜地把它刷洗；  
以微笑暖曝着它，  
並且以那輕柔欺騙底奸計。

它日夜地生長着，  
直到結了一個光明底蘋果，  
我的敵人看視着它閃光，  
他知道那是我的領有，——

(1074)

偷進我的花園

當着黑夜把天空隱蔽；

清晨歡快地我看

我的敵人伸展在樹的下邊。

從像這樣底一首詩裏，你們可以解釋出很多不同底意義。在許多事情中，它堅強地暗示着某種東方思想，關於復讎思想的看不見的影響。但是用不着太遠地搬運比較的應用，這樣說便足夠了，那韻文優秀地敘述出隱藏着的憤恨比諸於說出來的怒惱的危險底特質。雖然，更時常地你讀這首詩，則更時常地在其中你尋出新發現。

布雷克的單純是屬於極欺詐底一類的；例如，那些在表面上雖是兒歌，而時常顯示出一種深深刻底意義，足以使一個哲學家思索兩次的。大概你們知道布雷克的那首小詩，關於一個小姑娘失落在遠遠底深林裏，而被獅子保護着。那是很美麗的，所以兒童們能夠暗誦它。但它定然是受了那種以為虎與獅不能殺害一個處女的中世紀的奇異底信仰所感印，並且這首詩的更深刻底意義是那種天真的魅人力。或者是看一看關於一個蒼蠅的這首詩——這是一件多麼小小底瑣事啊！但仍然它能使一個人想到多麼多呢。

蒼 蠅

小小底蒼蠅，

( 1075 )

你夏日的玩遊

我無心底手

擦損了你的生命。

我不是像你一樣

一個蒼蠅？

你不是似我一般

一個人？

因為我跳舞，

飲酒而且歌唱，

直到一個盲目底手

它看着像是一首無意義的押韻詩，但它不是的。詩人無心地殺死一個蒼蠅，並且這個小生命的突然底死使他想到關於人生的大神祕。他問着，在萬物的永恆底法則上，一個人的

將擦掉了我的翅膀。

假若思想是生命，

是呼息，是力量，

那思想的缺少

便是死亡。

所以我總是

一個快樂底蒼蠅，

假若我是生

或者假若我是死。

生命與一個蒼蠅的生命之間，是有什麼不同呢？人們不是很像蒼蠅一樣地生活着麼？總只是想着快樂，永不或是很少地想到死。生命是什麼呢？假若我們所叫的那心靈是真實底生命，那麼死亡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就不能有真實底死亡的。但這問題是沒有解答。它是說出來了，並且你自己必須要思想出這解答來。試驗着這樣作；你將發見出這篇詩是一點都不簡單。

但是讓我們拿來更少玄秘底東西。

### 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

沒有東西愛旁的像愛它自己，

或是同樣地尊敬旁的，

或是知道更多的比他自己

對於思想這是不可能的。

「父親，我怎能更多地愛你

或是我的任何兄弟？

我愛你像這小鳥

那在門邊啄食着碎屑。」

牧師坐在一旁聽見了這兒童；

在顫慄着的熱意中他捉住了他的頭髮，

他曳着他的小衣服牽着他，

所有的人們全讚羨這僧侶的盡職。

( 1077 )

高高地站在祭壇上，他說：

「看哪，這裏是怎樣底一個惡魔！」

他指示出理論來判斷

關於我們的最神聖底神祕。」

哭泣着的兒童不能聽見，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異端糾問所的全部歷史是敘述在這首小詩裏。但是初讀你們大概不能捉住它的意義，除非是你們熟悉了關於基督教義的相當底表白。最主要的是先要明白基督教吩咐人們愛他的隣人像愛他自己，並且比愛他自己更甚地要愛上帝。一個兒童是被想爲同着天父辯論問題了。他說想使任何人愛旁的像同樣地愛他自己是不可能的，並且使單純底心靈想像出心靈的任何事而比它的自身更偉大是不可能的——這種表白從這兒童的觀念是十分真實的。兒童問道，「我怎能更多地愛你或是我的任何兄弟比我所愛你們的？我愛你正如同一個小鳥愛那給它食

他們剝他到了他的小衫，

並且縛他於鐵索鏈中，

焚燒他於神聖底地點

在那裏許多人們是會被燒毀；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這樣底事情是會行在阿爾比安的岸邊？

物的人。」因此他生着被焚燒了。使這首詩對於我們彷彿情感地令人懼怕者，是這當爲犧牲者的小天真兒童的介紹；因爲，事實上，宗教執行者很少燒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除非是當於普遍異端者的大屠殺的時候。但是詩人爲他的教訓底目的而用這兒童的人物是十分正當的。實際上，在永恆力的眼界中，在最高智慧的眼界中，我們全是像小愚傻底兒童，並且我們在彼此想互的殘忍中是特殊地愚傻。在他叙完他所說的故事後，他問道，這樣底事情是會行在英國麼？這答語是，它們是作過了數百次的，不只是被羅馬教徒，而有些時候也是被新教徒，——他們時常顯示出一種頑固與殘忍是十分相當於黑暗時代的。以一種天真小故事的形式而表現出一種怕人底真理那是偉大底藝術；並且布雷克在我們方才正讀過的小詩中令人讚羨地顯示出這種藝術來。

讓我們現在拿一篇小搖籃歌來看。你們知道，一篇搖籃歌，是一個母親使她的孩子沈睡下去而唱出的歌。這首兒歌，無論如何，不是爲兒童們的；只有那些關於人生的神祕與哀愁會很多思想過的人們才能真實地了解它。但仍然，在你們未讀到這最後底一行之前，我不想你們將容易地猜到它的意義。

## 搖 籃 歌

睡呀，睡呀，光輝底美麗，

(1079)

夢在夜的歡快裏；

睡呀，睡呀；在你的寢睡中

小小底哀愁坐而微泣。

甜蜜底嬰兒，在你的臉裏

輕輕底希望我能尋跡，

祕密底歡喜與祕密底微笑，

小小美麗底嬰兒的奸計，

我把最後底兩行斜寫了，因為它們是全部意義的鑰匙。這些是一個父親的思想，看守着

他自己的兒童睡眠。有時兒童的夢是歡快的；於是小臉微笑了。有時夢是惡的；於是這小孩

兒微泣在他的沈睡中，這個父親有些像這樣地想：「痛苦與快樂——它們都來到這沈睡着的

兒童。在這小小底腦中與小小底心裏是閉鎖着多少驚奇底可能底事蹟，未來的可能底事蹟與

更大底快樂與痛苦。這些是一個兒童的夢的只有底哀愁與歡快，但所有的我們不是像兒童們

我撫着你最柔軀底四肢，

那像是清晨的微笑，偷過

你的頰上，與你的胸脯

那裏你小小底心兒在停留。

啊，狡滑底奸計那匍匐在

你的小小沈睡着的心懷！

當你的小心兒醒了，

於是那可怕底光線將要破開。

的夢麼？無論怎說童年的全部是一個夢。男子時期與婦女時期是覺醒的時候！於是因為更大底知識，來了更大底痛苦。當於一個小兒童長成了一個大人，當他已經知道了人生確實是怎樣的的時候，他必須忍受的痛苦將是多麼怕人哪！

現在我們有另一篇奇異底小詩，那與「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形成了姊妹篇。它是名為「一個失掉了的小女孩兒」——正是像那「天真的歌」中描寫許多獅子怎樣看護那迷失了路途的女嬰兒的極美麗底小詩一樣。但這具有同樣題名的第二首詩不是一篇天真的歌，而是一篇經驗之歌，並且在這種情形下獅子並不來看護那漂泊底少女。

### 一個失掉了的小女孩兒

未來時季的兒童，  
讀着這憤怒底書頁，  
知道那在從前的一個時代  
愛，甜蜜底愛，是被想為一種罪惡！

---

在黃金的時季，  
離開冰冷底冬天，  
青年與活潑底少女，  
向着神聖底光輝，  
裸露在日光的歡快底光線裏。  
有一次一對青春底配偶，



( 1081 )

充着最輕柔顧慮，  
遇在愉快底花園裏  
那兒神聖底光輝  
正在打開暗夜的帷幕。  
那裏，在繁盛底白日裏，  
在草地上他們遊戲；  
父母們是在遠方，  
不熟識底人們也未來近邊，  
那少女不久忘記了她的恐懼。  
爲甜蜜底吻愛所疲倦，  
他們同意於再會  
當那靜默沈睡底波浪

Blake —— 第一個英國的神祕家

浮在天庭的大海上，  
並且是那疲倦底漂泊者們微泣的時光。  
向着她的白髮的父親  
來了這活潑底少女；  
但那老人的可愛底面孔，  
像是一本神聖底書，  
所有她的四肢恐怖地震顫。  
「歐哪，蒼白而軟弱的，  
對你的父親明說！  
啊，那戰顫着的懼怕！  
啊，那淒慘底憂慮，  
動搖了我的白髮的花！」

這篇奇異底作品是什麼意思呢？喔，它是葛頓（註）花園的老故事，從新複述了一遍，而以一种現代底應用。布雷克假裝談論關於黃金的時代，那永久底夏日與天賦底純真的時代，但他實際上是談論關於現代英國生活。這位天真底女兒並沒有被教給——像一個女兒應當被教訓的——怎樣看管她自己，而是可以與黃金時代的伊屋相比。取她的歡心那是很容易的，因為凡是告訴她的，她是確實地相信，並且假若那引誘者答應與她結婚，她便十分滿足了。她不相信真實底愛能成爲極壞的；是當於她的父母發見出她被某一個靠不住的人所欺騙了的時候，她才最初地發見出那是能變爲怎樣地壞了。沒有比可怕底事情能夠遭遇在一個人性上比在英國像一個被知爲人所誘姦了的一個女兒所遭遇的。不只是她的家族被侮辱了；這個女兒在每一種可能底方面裏是被敗壞了，毀滅了，實際地被暗殺了。因為更沒有殘忍可以與英國社會對於一個作錯了事的女兒的殘忍相比的。她不能停在家裏，在多種場合下就連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保護她。在任何家族裏她全沒有尋到工作的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工場裏或是在任何她的歷史爲人所知的地方她都不能尋到工作。在她的上邊有一種壓力，那是全世界的重量，強迫着她走進娼妓的生涯。但仍然那個作給她無限量罪惡的男人是不受責罰的。並且在許多種情形下，她是因爲愛，因爲信實，因爲善良與她的心純潔而爲人所愚弄。

這首詩的目的是使英國讀者問問他們自己，判斷愛情的錯誤像世界曾經判斷他們的那般殘忍是確實地正當麼？但是像翟思教派的偉大底教訓者們一般地，布雷克暗示出問題而不給與解答；你們必須爲你們自己去想解答的。在這本書的藝術底佈置中，這些失掉了的小女孩兒們的最初底一個是被許多獅子保護了，因爲她是純真的；而同時這些失掉了的小女孩兒們第二個是被她自己的父親所懲罰了，因爲她已經失掉天真了。這是那位詩人要你們思索的對比。這樣底事情是否它是對或是錯，他不辯論；他只告訴你們這些事情是怎樣的。

這位詩人是極歡喜思想的強壯底對比；我能給你們另一類的十分驚異底一個例。在「天真的歌」裏有一首小詩名爲「聖像」。在這首詩裏那不自私底多種美德是當爲神聖的而論說着，並且那個實行它們的人因爲這些實施據說是變爲一個上帝的像了。我將引來那詩中的幾節。

向着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所有的人們祈禱在他們的悲痛裏，

並且向着這些喜樂的美德

報還了他們的謝意。

因爲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我們的父，上帝，是親愛的；

並且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他的孩子，人，是顧慮着。

但是在那名爲「善與惡的思想」的詩集中，這同樣底題材是以一種不同而極驚人底方式討論着。

我聽見一個天使唱歌

當着那白日是在活躍：

「慈悲，憐憫與平和

是這世界的解脫。」

這樣他終日地歌唱

在那新刈的草堆上，

直到太陽西落了，

並且那些草堆看着是綜黃。

我聽見一聲惡魔底咀咒，

在荒地與荆棘上：

「慈悲將不再有

若沒有人們是貧窮，

「並且憐憫也將不有

若是所有的人們全像你一樣地歡樂。」

聽着這咀咒太陽西落了，

天邊顯示出愁皺。

暴雨傾注

在新收穫的糧上；

那不幸的增長

是慈悲，憐憫，平和。

大概你們知道那種哲學底定理，關於這樣底情感，例如，慈悲，憐憫，自我犧牲等在一個絕對完整底世界裏之不可能性。這樣美德是在那需要它們的地方存在着；但走在一種無需它們的社會的狀態裏，它們將不會存在的。無論如何，那惡魔在這裏所願暗示的是，在這世界裏我們有了更多底情慾，這世界也便更不幸；至於講到平和，那平和的最好底保證是要彼此相互地畏懼。平和也許一點不是藉着善意，而只是藉着恐怖底標徵。天使與惡魔雙方的表明全是十分地真實；很多它們像是相互矛盾着，你們必須試驗着相信它們雙方的，因為假若你們只想着那惡魔的說話，於是世界對於你將是黑暗的了。

一種同樣奇異底思想是在「經驗的歌」裏名為「人性底抽象」的一篇中尋到。這是一篇極痛惡底詩。以一種神祕底方法，它表現着在這世界裏想成爲善良的困難，並且暗示出所有的生命是被自私管理着。大概從厭世的立腳點來看，我們可以叫它爲人性理知的一種抽象底歷史。

憐憫將不再有

~~~~~  
假若我們不使一些人們貧困；  
慈悲也並不能有

所有的若全是像我們一般地快愉。

相互底恐懼攜來平和，

直到那自私底愛情增長，

於是殘忍織下一個陷阱，

小心地撒了他的餌食。

他具着神聖底恐懼坐下，

用眼淚洗地；

於是謙虛取了它的根底

在他的腳下。

不久展開了「神祕」的淒慘底陰影

在他的頭上；

並且那毛蟲與蒼蠅

生存在「神祕」之上。

它帶着欺騙的果子，

食着是香而甜蜜，

烏鴉作成了他的巢窟

在它的最深厚底陰影裏。

地與海的上帝們

遍經自然找尋這樹；

但他們的尋覓全是徒然；

在人性的腦中生長着一棵。

(1087)

在最初底一讀這是稍稍難於理解的，但是一種說明的大綱將使它成爲很清楚了。這位詩人的意思是，在幾乎每一個人的腦中，是包含着人類全部歷史的一些東西，具有所有它的惡點與它的美德。他描寫這部歷史當作一種進化——像一棵樹的生長。人的惡德會是緣於過往底貧乏。當於貧富之間的分別建設了起來，於是富者與強者變爲殘忍而且壓迫底。經過了這種以武力的壓迫時代，來了這以優越底狡滑與欺騙的時代。大概這詩人所暗指着的，在今天我們可以呼爲工業底壓迫。以「神祕」這位詩人的意思是那古宗教，並且以「毛蟲與蒼蠅」，他的意思是那藉着宗教而生的古代僧侶，但是用他們的勢力助長強者反抗弱者。因此最後這種事情的情況創造出偽善，如這詩人稱它爲「欺騙的果子」，所以現在我們必定這樣生存着，每一個人注視着他的同伴，並且若不具有很底小心不能說明他的愛的思想。他想，在許久之前，我們曾不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被過往底殘酷會造成了這樣。

他時常說出一種極深刻思想的那種方法是十分地驚人。那是一種老問題，是否愛是自私底或是不自私底——我是說男女愛情。關於這事體這位哲學者是沒有猶疑的；但詩底幻想總是試驗着主張那情慾的不自私。但仍然他作出一塊土塊——那是，一塊粘土，——同着一塊小石子談論這個題目，並且甯是表示出這問題的黑暗底一面。

「愛不是快愉它自己而尋覓，  
或是爲它自己有任何的顧慮。

而是爲旁人施給它的愛護，

並且建設了天國在地獄的絕望裏。」

一小塊粘土這樣地唱歌，

具着家畜的脚而跳躍，

爲什麼這詩人應用泥土與小石子作爲人物呢，我不想任何人是知道的；我們可以幻想着，這輕輕底泥土表現人性較溫和底一面（你們知道，那常常是當作人性泥土而說的），並且這小石子意思着人類的硬底一面。但這只是猜想。這種事實在它的本身裏沒有說明着。但這些詩是有趣的，因爲你們將尋到這矛盾底表白的雙方在某種意義上至是十分真實的。那些彷彿是一種矛盾而不實際是那樣的。那只是兩對面的披露。

我將只給你們這種奇詩的另外的一例，那題名爲「微笑」。

但是小河的一塊石子  
歌囀着出遇這樣底節調：

「愛只是快愉它自己而尋覓，  
縛束着旁人於它的快愉，  
歡快旁人的安樂的失掉，  
並且建設了地獄在天國的絕望裏。」



(1089)

有一種愛的微笑，  
有一種欺騙的微笑，  
並且有一種微笑的微笑，  
在那裏這兩種微笑相遇。

有一種恨的愁眉，  
有一種輕蔑的愁眉，  
並且有一種愁眉的愁眉  
那你是徒然想要忘却。

那包含着愛與欺騙的微笑也許是一個善意的微笑，也許是一個惡意的；我們時常被欺騙了，因為一種良善底目的。第二與第三詩節，特別是第三，包含着一些困難。那愁眉的愁眉定然是關於死的，但什麼是那與它相聯而提的微笑呢？這首詩曾難住了幾個註釋者，但我

---

因為它黏在心的深底  
它黏在脊骨的內裏——  
並且沒有微笑會微笑過，  
但只是一種單獨底微笑，  
那是在搖籃與墳墓之間  
它只能微笑一次；  
並且當它一次微笑了，  
所有的不幸是已止息。

想，布雷克的意思是，指着死的大笑，骨骸的猶笑，那確實是只笑一次的，並且永久不變，在其後也確實是不幸的終止。在這種關聯上這四節詩還可以供給另外的一種意義。它們可以顯示給你們，布雷克有些時候，是多麼狂想底，並且是多麼難於理解。在他生涯的較後部他所寫的種種不同底詩，包含着相彷彿底古怪與矇矓，但它們時常也包含着一些使你想的東西——並且多多地想了時，因為他所供獻給你的好東西的緣故，你將情願忘了這位詩人的缺點。

關於布雷克我已經說得足以使你們理解他的影響的本質了，那影響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繼續地是極大。曾有過另外的英國神秘作家，但在布雷克之前是沒有另外的詩人想以同樣底語言——兒童的語言——表現他的自身的。你們將觀察到，我所引給你們的幾乎任何篇詩，全是以兒童語言寫成的，並且可以被一般男女兒童們讀着，而他們將永不會猜到那詩的背後的深彻底意義。在我們自己的時日，每一個重要的詩人關於布雷克會下過一番專心底研究；大概沒有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未曾從他學得了很多。這是他的主要底光榮。

(註：藹頓花園，是最初創造世界的 Adam 與 Eve 的最初之家。)

## 江 流

林微音

雖然手中執着一本書，而且在書頁上似乎注着他的視線，雪村的心却全然浸在他的女兒身上；他本來很喜歡聽的她的鋼琴的演奏，不用說，這時他是聽若無聞了，至於那同她合奏的那孩子的提琴聲則更使他厭煩，而且也許還可以說這就是造成雪村這樣心不在焉的主要原因。『今日的他們倆的這種情形不正如當日的蕙如和我的一樣！』他苦澀地想。

『爹爹，你怎麼不聽我們的合奏呢，這樣認真地看着書！』奏完了一曲，並不聽到她父親的照例的讚美，小蕙走來奪了她父親手中的書這樣不依地說，

『我在聽着呢。』

『我可不信！我要罰你丟了書重新聽一個。景哥，』她旋向着那孩子，『你說對不對？』那被稱做景哥的那孩子，他的名字是景林，倒被問得有些扭妮，隔了一兩秒鐘才囁嚅地答道：『雪村叔叔當然在聽的，可是我們再奏一曲也好。』

在小蕙和景林這次合奏的時候，雪村裝着在聽，他的心中呢，依舊在作着那今日與當日的對照的功課。

(1091)

——那時我剛過十七歲，蕙如還不足十六歲。我們的親熱，因為從小在一起慣的，並沒有被任何人特殊地注意，除了大人們偶或以它作為取笑的談助的資料以外。她生得比我素小。她常以兩手鈎着我的頸項，足跟稍離了地面，嘴唇朝上突着，而喉中發出催促我去吻她的『姆！姆！』的聲音：這種種，好像祇是昨天的事情似地，我還記得很清楚。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她的腹中就有了小蕙。

這樣想，雪村望了望在奏鋼琴的小蕙，並望了望緊站在她身後凝注着鋼琴上的琴譜而在奏提琴的景林。『一樣的情形；一樣的年齡！……也許他們也已……？』這思想使他痛苦得不敢再想下去。

雪村的痛苦自然不是無因的，蓋那自同他相得地共同生活了十四年，雖然在其間彼此都不免有過些愛的小糾葛，而蕙如一聲不做地丟了他走後的兩年以來把他全副的愛都管注在她一人身上的小蕙，他眼看又要被別人生生地從他的懷中奪去，在他的確是不易受的事情。

至於蕙如要走，要是那時她向他這樣提議，他曾自若地贊同的，因為，實在，他也倦於過那種平淡的生活了。然而她既然走得這樣默然，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一種被去棄了的苦楚，因此在當時他想找一個更出色的女子來報復她。可是不知是出於對蕙如的舊情未死呢，不知

還是出於別的，雪村並沒有真去找，而且對那由於太像她母親而移恨了一時的小蕙不久他反而更愛她了。他要她從她那寄宿着的學校退了學而轉入了一個音樂院專學鋼琴，那蕙如所特擅的鋼琴。雖然，他的要她入那音樂院，還有兩個顯着的原由：一方面因為有她的小朋友景林在那里可以安慰她的方失去了母親的心的淒涼，而他方面因為她通學了每晚可以回來伴伴他自己的孤寂。

這樣地兩年以來雪村對小蕙的愛一天深似一天，而在其間在同等地進行着的是小蕙與景林之間的情感。由於他的愛小蕙太深，太切，吧，雪村時常覺得有一種模糊的恐怖，模糊的痛苦，襲來，每在他想到小蕙總有離他而去的一天的時候。現在他看到了小蕙和景林的那種會使他回憶到蕙如和他自己的當日的情形的情形，心中更是說不出地惶惶着。

小蕙和景林的合奏終止於雪村的這種迷離的痛苦中。

『可以了吧，爹爹，我們的合奏？』在鍵上的手指一停，小蕙即旋回來笑問着雪村。

『很可以，很可以了，』他茫然答道；

『爲我們的「很可以」的「明媚的五月」，你請我們些什麼？』她兩手波着兩足交叉跳着地

(1094)

前來討請。

那小蕙所說的「我們」，在雪村甚是刺耳。「請什麼呢，」他強笑地說，「你們」自己說吧？」

「請我們看電影，還請我們吃館子？」她一面說，一面問景林眯着眼笑着。

待雪村一答應，小蕙便奔去打電話給景林的家裏，通知他們景林遲回的所以。

雪村的一路的強自振作的態度終究給小蕙發覺了，而在看畢了電影，進入了館子後，她便止不住問道：「爹爹，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嗎？你對我話，啊！」

「沒有什麼不開心的，祇是偶然有些煩悶——我想出去作一個短期的旅行，」他決定了要把她所說的「我們」暫且分離一下。

「好啊！好啊！」而她在興奮之餘接着遲疑地問道，「可是，是你一個人去嗎？」

「當然同你一起去。」

「那末，景哥呢？——景哥，你去不去？」

「唔，」景林有些不知所措地答道。

「景林也可以一起去，要是他父親答應的話。——景林，你回去問問你父親，看他答不

答應你去，」雪村固明知不會被答應的。

「景哥，這真好，「我們」也得去散散心了。」

三天後雪村父女倆便上了道——如雪村所料的，景林並沒從他父親得到隨他們一起去的許可。

「那位老先生老是這樣古怪，真是沒有辦法，」小蕙這樣一半兒對她父親一半兒對她自己皺着眉笑着說，而那在一半兒苦笑一半兒甜笑的情況中的雪村對這却沒有回答。

那晚月色很好，雪村獨自憑欄向江站着，而那自船首飄來的微風已開始在舒散着他一日來所積受到的悶熱。

「怎麼小蕙浴還沒有洗好？她難道也在這樣慢慢地化裝嗎？」他記起了同蕙如的那次航行。「啊，那時多幸福呀！」

從那被他凝視着的波紋上的跳躍着的銀絲中，雪村彷彿看到蕙如和他自己在隨波舞着。哦，不是蕙如，同他舞着的是小蕙；哦，的確是小蕙。可是，啊，小蕙所同舞的那里是他自己？不錯，不是他。那末，是誰呢？是誰呢？哦，哦，是景林！景林！

大約是表示不願看了吧，他抽出了一支煙來抽。正在這時，他聞到了一種熟識的香味；他細味了那香味的熟識的程度一兩秒鐘。他便辨別出那是蕙如所愛用的野百合水香。他便循着那香徑旋回去望着，一看小蕙站在他的身後。

「啊，爹爹，我看你在望得怎樣出神呀！」她說着，跳近了欄杆。

「你這孩子，你什麼時候來的，一聲都不做。」

「我來了已有兩三分鐘了。我要看你望到什麼時候去。」

「你身上什麼香？」

「你聞到了嗎？——野百合水。」

「野百合水？你那里來的——自己買的吗？」

「不是；是景哥送我的。」

「哦，是景哥送你的。——你記不記得——」

「什麼？」

「那水是你母親所愛用的嗎？」

「怎麼不記得，」她一字一頓地說；隨即她復了原狀說：「所以，景哥送我這水，我很高



幾天來的船上的生活，雪村更從那很像她母親的小蕙體味到了蕙如的種種的魅力；而且，天既那麼熱，小蕙對她父親又似乎沒有都大的顧忌，因此那蕙如嘗給了他那樣不可言說的誘惑的夢似的境地，他又從她的身上重新領略到。這，可以說，也給了他同樣的不可說的誘惑。

一晚，大概爲了白天頑山頑得太倦了吧，小蕙睡得很熟，以致蓋在身上的一條薄絨毯滑下了她也沒有覺醒。她穿的那件睡衣又是那樣單薄——而，雪村站在她的床邊。

雪村由此又回憶到了那十六年前的一晚：

——蕙如和他不期地臨到了那不期的消魂後，她倒不久就柔綿地睡熟了；他呢，雖然也有些倦怠，那過分的刺激却使他睡不下去。他輕輕地，小心地，從床上站了起來。他滿足似地，却又恐懼似地，端詳着蕙如的睡態，而常看到有一縷游絲似的微笑在她的臉上輕移着。

『睡前所臨到雖說很是不同，睡後的姿態，小蕙同蕙如的却可說全然一樣，就是那一縷在蕙如的臉上輕移過的游絲似的微笑也常在小蕙的臉上輕移着。』

雪村在抽搖地想着，心悸地望着。

『啊，小蕙！小蕙！小蕙！小蕙！我的小蕙呀！』心裏雖在這樣叫着，他的兩腿却依舊戰慄地站着不動。

『唉，怯者！』他終於給自己下了最終的判決。

雪村覺得要是再這樣下去，他一定要發狂了。

『好的，隨她去吧，隨便讓她去被誰佔據去都好：景林也好，林景也好！』這樣一橫心，他便決定翌日就中止了他旅行的進行。可是輪船得過三四天才有，而這對他似乎是三四個世紀似地不能耐，于是他便叫了一條民船。小蕙也喜歡這樣辦，因為，她說，即使不能比等趁輪船早到家，一路的風景，無論如何，總可閒暇地鑑賞得精微一些了。

至于沿江的風景，這的確是很美麗的。江水很清澈，清得可望得見江底的生了飄着飄着的青苔的鵝卵石——全江底都望不見淤泥，全是這樣的鵝卵石。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或高或低的青石山。這種山，在近望的時候，似乎不易看出它的美麗來，甚至有時還會嫌它的樹株的稀疎。可是在清晨的日光之下，那遠遠的東方的山便會變成了一座半透明的什麼玉丘，

( 1039 )

而越遠的透明的程度便越深，最遠的簡直連是山是雲都分不清了；在東方之外的其餘的山呢，則都被一層薄薄的青彩的秀色籠罩着。山是這樣地接連着，有時看來把前路都阻斷了，可是搖到跟前一看，那末那含羞地躲着，疲憊地斜倚在二山的懷抱間的江終究給發現了。這江呀，正如少女的心思一般曲折。它的水却雄壯地流着，尤其在那稱做灘——據說全江有三十六大灘，一百另八小灘——的地方流得更是急湍——不，其實以其流得更是急湍才被稱做灘的。

『要是能同小蕙終居是鄉呀！』雪村看到了這一切在私自歎息着。

在離那到家的前一天，雪村站在船頭的一邊儘是兩眼凝望着那急湍的江流，而他那像江流一樣急湍的情緒煩擾得他幾乎使他跳入了江中去。這煩擾常使他把他的儘凝望着江流的視線偷偷地移上了那坐在船頭的又一邊的小惠的身上。他也常看到她也在凝望着江流，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

『她也在想什麼吧？』這次雪村不由地站到了小惠的身後來。『……哦，景林！』

而小蕙依舊在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凝望着江流，彷彿絲毫沒有注意到她父親的前來似地。

『啊，景林！父親是什麼！景林！景林！』在他這樣瘋狂地想的剎那，他把自己的膝一曲，而坐在他膝前的小蕙便向江中直流着。

『呀，救！』小蕙一跌入江中，他便失魂似地大叫了一聲。

那時正臨到了灘的一個，所以雖然他在喊救，却沒有一個舟子敢向那急流的江中跳下去。待過了那灘，船旁岸停的時候，小蕙的身體早已不知去向。

在喊了『呀，救！』以後，雪村木然坐下在小凳上，就是那小蕙剛才所坐的小凳上，在舟子們紛擾的時候，他入了定似地什麼話都不說，什麼表示都沒有。在過了好一回，他才漸漸地，漸漸地，好像從一個遙遙無期的長夢中醒了過來。

『哈哈，你去了嗎！』他的面上慘笑着；接着他遲沉地喃喃道！『哦，也好；至少，現在我可沒有欲愛不能的人了！』

## 人性的

德國保爾愛倫斯特著  
周伯涵譯

一個由六人組成的隊伍，在狂風暴雨一般的沖鋒中成了孤立的。後來他們就藏在戰壕

裏。他們已經有二十四點鐘之久沒有和自己的大隊通消息了。但是敵人方面也是一樣毫無什麼可注意的。敵人是法國人。

等到又是夜間的時候，一個人被派出去放哨。他竭力避免一切聲響的朝前爬。忽然一個發光彈使他的四週明亮起來。他看見三步以前有一個和他同樣姿勢爬着的法國人。

兩個人都用睜得很大的眼，互相注視了一秒鐘的光景。

「我害怕嗎？」那德國人自己懷想着；「我並不害怕呀。」他想，他須要攻擊他的敵人纔是；他感覺到那法國人也是同樣的在着想！兩個人誰也不先動手，只是睜大了眼在發光彈的照耀之下，互相注視對方的臉。

發光彈息滅了，兩個人寂無聲息的伏在黑暗中相對着。

「夥伴」，法國人終於開聲了，「我不是個怯弱者，但是是一個人如若已經這樣的用眼看過之後，就不能夠再去打死另外那一個人。」

「一個人總是要盡他的義務的，」德國人回答。

於是重複造成了一種沈默的境况。隨後法國人重新又說：「我們散了罷，各人回到自己隊裏去。」

「我也很願意這樣做；現在我們既已彼此說過話，並且又完全不是處於使人不顧一切的混亂情形之下。所以我們不能殺，」德國人說。

法國人叫罵了一聲。「你們總是自以為奇，一切別的人都恨你們，」他說。「現在我能夠用槍打你，如若是光亮的話。」

德國人想了一會，然後他說：「你讓我把你俘虜了罷。」他的話方纔脫口未完，對方的槍彈已竟在他的身旁呼的一聲飛了過去。「這真是一件下賤的事，」他叫着說。立刻便跳了起來撲到法國人的身上去。兩個人互相扭住打成一團，德國人終於占了上手。

又是一個發光彈飛了起來。槍彈從法國方面射過來，大概是打架者的動作被發覺了。「你爬下」，德國人喊叫，隨後兩個人一並排躺在掩護物之下。射擊停止，發光彈息滅；他們兩個人是那樣的接近的躺着，甚至於這一個可以聽得見那個人的心房的跳動。

「你有幾個孩子呀？」法國人問。「三個男孩，一個女孩，」德國人回答。「我也是有三個的，」法國人說。「死亡的人已經很夠了，」他接下去；「我跟着到你們那裏去罷。」

德國人和他的被俘者一同爬回本隊去。法國人受盤問了，他回答說：「我本來用不着把自己來做俘虜，但是現在至少也不必要求我洩漏軍情。向你們扯謊我也不幹，我懶得做那種

事。」

德國人領着他的俘虜到他自己休息的地方之後，那俘虜倒身下去立刻就睡着了。其餘的人都用低聲談話，爲的是不要驚吵了他。隨後大家也一齊睡着。只有守衛兵士小心注意的站在那裏，間或靠在戰壕的後牆上試探着想看透面前的黑暗境界。他唱着一首歌，聲音很小，輕輕的從齒縫裏透出來，一脚一步的走。

書眉叫，鷓鴣啼，東方現出紅色來了，百鳥提高牠們的歌聲。睡覺的人們一個個都欠伸站起來。法國人在白天光線之下看看了一切。只有俘他的那個人能說法語，於是他跑到伊跟前說他餓了。那幾個德國人互相商量之後，從背包裏把他們的保險糧食拿出來和法國人大家分着吃。法國人的軍用水壺裏還有滿滿的一壺燒酒，於是大家拿來輪流着喝。

俘人者和被俘者在談話中發覺他們兩個是同行者了，兩人都是做高級教員的。不久他們就議論紛紜的談到一種關於在德國中學校裏用來教授法文的法子上去了。

法國軍隊此時從對面放槍過來，德國兵士回報他們。這個法國人笑了，他說，如此射擊將歸無用的。他走到哨兵的眺望洞前去，那洞很大，他認爲是會發生危險的。他拿自己的手巾把四只角結在一處放些濕污泥進去推放在前面，還向別人要了手巾來同樣的去處置。

(1103)

其他的兵士們坐到他旁邊來，和他說些他們所會的幾個法國字眼。他給他們糾正口音，大家都笑了。接着他表演給大家看。一個演說者在後面和兩旁，同時有別人朝前擁擠也想跑到講台上去說話的情形之下的工人集會中，如何的演說法，每次他若用着「自由」這個名詞時，他就蹬他旁邊的競爭者一脚，把他踢開些。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時也做給他看，在德國這樣的會場裏面是如何的情形。一個演說者若是用到了「普羅列塔利亞特」這個字的時候，他就使足全身的氣力用拳頭在講台上搥一下，從眼鏡的玻璃片後面射出一種異樣的眼光，向四週圍打了一個旋轉。

德軍方面向前作了一步新發展，因此這獨立的六個人重復得着連絡。他們和自己大隊會合之後就須要和法國人分開了。大家一個個的和他握手，等輪着俾他的那個人時，兩個人互相對看着好像是一定要如此纔對，他們必須擁抱接吻告別的。後來他們各自覺得這種情感在別人跟前有點難爲情，於是兩人都做出彷彿他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似的。

一九卅，三，十四在吳淞譯完。

保爾，愛倫斯特 (Paul Ernst, 1886.) 是提倡新古典主義的重要人物，他反對新浪漫主義主張嚴格的形式和純粹的藝術。他的小傳，段白蕪君在伊所譯的一篇「寂寞」(Eisam) (不久



將在小說月報發表）後面附帶的介紹過了，關於他的著作方面此處很簡單的提一下。最有名的兩種小說是「東方公主」（Die Prinzessin des Ostens. 1902.）和「達到幸福的窄路」（Der Schmale Weg zum Glück. 1903.）第一個是包含十七篇短篇和中篇小說的本子，其中很有名的一篇叫「成吉思汗之死」。第二本是長篇小說敘述一個青年人的歷史。戲劇著名的也有兩種，「白朗希而特」（Brunchild. 1909.）和「堯克」（York. 1917.）是愛氏別出心裁的創作代表主義的結晶品。此外還有三個短篇小說集「洗禮」，（Die Taufe. 1916.）「婚禮」（Die Hochzeit. 1913.）和「諾貝爾獎金」（Der Nobelpreis. 1919.）三本共有一百多篇很短的短篇小說。「人性的」一篇是出在「諾貝爾獎金」集裏的。愛氏作短篇小說所取的題材極廣，一切關於人生，習俗，道德，宗教，愛情，的問題無一不有。他都站在詩人的立場上用熱烈的感情，敏銳的眼光來觀察它們，用樸素的筆墨，經濟的寫法，一篇篇的寫出來。

譯者附誌十九年三月在吳淞。

## 七月的回憶

式微

我有時竟覺得人是爲了甜蜜的回憶而在繼續着他們的生活，精神生活。當然，這只是我這樣覺得，像我這樣忿慨於現實生活絕不得意於現實生活的人，若不是因爲喝着那回憶的醇酒，我早該與落葉衰草同腐了，那裏還會留我到如今，——存在這個世上生活着。

更是在，一個人孤苦地遠客在異國，是那不見天日的冬季，逢到一個假日，你一個人關在屋子裏，看書到了厭倦，要想睡，而沒有睡意，聽着窗外淒風厲雨的瀝淅與吹嘯，屋子裏沒有爐火，冷冷的，你坐在椅上。你的全身好似在被冷水所浸濕，你的兩腳擱在地板上好似踏在冰上。

我的確很想飛還了我的故鄉，我是明白的，我飛還了故鄉，我的歡美生活並不能比現在好，還是一樣的；然而我，是一個有母親的人。其實呢，這種都是徒然的空想！我自己明知這種感情的起來，會使我陷入了苦境，然而又有什麼法子呢？我竟沒有能力克服牠！

有時候，我陷入於這種苦境時，一天半天的不能擺脫，只有在一些徒然的回憶裏，雖然在這一些回憶裏，往往只使我更感到目前的淒涼：

我曾過着幾次美麗的七月，試想：在一個寒冷的冬之夜，要是回憶起那七月的晴明的太陽，爽然的涼風，呀！這該不能相信是人間的，該想牠是天上的樂園所有的罷！

(1107)

那已經是前年了，淑姊他們一起在史埠。每天我們至少有兩次的見面，在學生飯店裏；午飯後，因為禁不起熱陽的曬照，我們多半是各人就還到自己的住處。

我的住處在一條清冷的街上，房間靠着院子，更來得冷靜了。午飯後，被炎暑所賜與的懶怠，竟使我什麼事也不能做，我倚在榻上，背誦着一些詩詞：

春水鴨頭，春水鸚嘴，烟絲無力風斜倚，百花時節好逢迎，可憐人掩屏山睡。

我最愛容若的這幾句，低徊再四的誦着。

我此刻一想到那個時候的閒暇，現在如能給我一天或半日的那般的心境，在我簡直是認為超世的幸福了！然而時間過去了，追不還來了！

就是回憶到不過離遠了五個月的去年的七月，那時我在高城，雖然那個時候我的心境為錢，為學業所焦急着，可是在那溫柔的一刻，晚飯以後，坐在那青草如絨的倭山上，看月亮的上升，雲彩的美色如錦的掛在天邊，最後是夜幕下來了，大地頓時變了黯黯與神祕的沉寂。我醉在這溫柔的時刻裏了，我不復覺得我是有生命的力量了！呀！如何溫柔的一刻？

呀！如何溫柔的一刻，在我此刻回憶到的時候！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回憶到她給我的溫柔！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

## 隨感錄

### 一三一 大學教授的聚餐會

黑干山頭

在南京路某大保險公司的八層樓裏，有這樣「夥頤」底大學教授的聚餐會。一羣掌聲裏立起來的校長，操著半中半西的話，這樣地說：

「……我們覺著光榮得很！在外國底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多半是白髮白鬚。而我們大家，都是年不滿四十的人！——呵！除了某先生的時髦仁丹鬚子而外！——實在是我們的光榮……」

於是一羣熱烈地掌聲裏，大家都含著高興適意底快然底內蘊，低下頭去吃盤子裏的鮭魚番加沙四，還有幾位回過頭來看看他的同來底時裝的 One half。知機其神的太太。除了一個媚眼報語她那適然底 One half 而外，又把驕傲的秋波看看棹旁恭候著的 Boy 而滿含適意地微笑！

如癡如聾莫測其高深底「傾耳靜聽」的 Boy，在熱烈的掌聲裏驚醒過來！他們祇覺得這些

大學教授們，也不見得有異於昨夜顧客的美國水兵，及前夜挾著名妓富春老幾來吃大菜的上海名人的徒弟某某大少；不過比起他們更能多吃兩片肉，多嗑兩杯酒罷了！……」

## 一四 亞細亞珠

魯報應

一九年，二月，四號又是大公報第一張，第四版，登有：

『最大珍珠，在滬求沽，』

（三日下午五時二十五分，發上海專電）：

世界最大珍珠，即西人稱爲亞細亞珠者，現在滬求沽，此珠前由波斯入貢乾隆，至辛亥後輾轉入西人手。計重六六三克拉，現案價三三萬一千五百金鎊。』

啊！此珠重六六三克拉，不爲不大矣！一珠竟能值三十三萬一千五百金鎊，不爲不貴矣！昔蒙波斯王國『入貢』於乾隆不爲不榮耀矣！而將已蒙人之情收爲己所有之珍物，又被人（也可說是賊——明賊）正大光明的搶（？）去，（大概是八國聯軍破北京的時候吧？因爲中國好多的古玩玉器，一掃而空，所以在那萬國玉器展覽會上，那烏國的烏公主得了個頭名呢！）不爲不倒霉矣！尤其是『搶了張家莊的東西，又在張家莊上賣』，真是令人喪氣也！

(1109)

(1110)

玻璃櫃裏的鮮魚肥肉，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不由自主』的貓兒只有敢怒而不敢叫一聲的垂其涎三尺而已！

一九三〇，二，七，於曲阜二師校。

### 一五 美人的贊美

陳光堯

美人者，本是最值得人來贊美的一種生物也。在中國歷來的文人個個都喜歡沿用甚麼：「桃腮」，「杏眼」，「櫻唇」，「柳腰」……等等詞句來形容美人之美，有人謂果然照此說來，則畫美人直是畫百果圖了，還話批評得雖然很剝苦，但實在是對的。至於如甚麼「沈魚落雁」一類贊美美人的話頭，則更是胡鬧了。因為魚懂得甚麼？雁又懂得甚麼？牠們見了美人，竟然就會自愧不如得「沈」一「落」，豈不是奇談麼？何況魚本來就不美麗，雁本來也不漂亮，以魚雁來與美人勉強作不倫不類的比擬，尤其是笑話中之笑話了。中國本不乏美人，但可惜從前沒有批評美人的忠實批評家。我們現在在各書中所見的所謂贊美人爛熟的話頭，其實完全都是在辱罵美人。

# 語絲

第五卷，第五〇期

## 維特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的第一卷之第三章——

喬治伯蘭德斯 (George Brandes) 著

侯樸自英文重譯

『La Nouvelle Héloïse』是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的。十三年後，在另一個國家，另一種環境之內，一位和盧騷很少有共通之點，但仍然在盧騷的小說與思想的影響之下著作着的青年天才家，曾經出版了一本盡有『La Nouvelle Héloïse』的好點而毫無其缺點的小書；這本書曾經感動了成千成萬的人。曾經喚起了一個時代的熱狂與死的渴望，曾經把不少的人都誘引到感傷，怠惰，失望與自殺的路上去，並且牠還有被一個慈父似的丹麥政府指責為「非宗教的」的光榮。這本書就是維特。St. Preux 改換了他的裝束，穿上那套著名的維特服——藍外衣黃襯衫，而盧騷的『Belle ame』到了德國文學中也就易名為『Die Schöne Seele』H。

維特

一

但什麼是維特？沒有一種定義能使我們真實地了解一種想像的傑作底無限的富藏的，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件熱誠的，不幸的戀愛故事之所以重要者，就在它不但能表現出一個單獨的個人的熱情與苦惱來，而同時把一個全時代的熱情，渴望，與苦惱也都表現出來了。這本書的主人公是個市民階級的青年人；他很有藝術的天稟，順着自己的興趣而從事於繪圖，但在職業上他却是個公使館的秘書。歌德不知不覺地便把自己的豐富與輝皇的天才都給與這位青年了，使他的所見，所感，與所思都和自己青春時代的所見，所感，與所思的一樣。因為這種關係，維特便變成一個偉大的象徵人物了；他不僅是新時代的精神，而同時還是它的天才。對於他的命運講來，他幾乎是過於偉大與豐饒了。恐怕這本書的前半部與後半部的確是有點不調協，因為在前半部裏維特的心靈是充滿着青春的力與健康的，而在後半部裏他便屈服於環境的勢力之下了。在前半部裏維特更像歌德自己，他是絕不會自殺的；在後半部裏維特便更像那位年輕的野露撒戀了，這位青年的不幸的死原是這本書的動因。但就是這樣，維特仍不失為一種典型。他不但在情感上是「自然之子」，而同時還是一種得到了最高級的發展的自然——天才。湮沒於自然的懷中，他在自己的心靈裏感到自然底無限的生命，因此他便覺着連自己都「神化」了。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在一七七一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上寫的



(1113)

那段話罷，那簡直和一段浮士德的獨白一樣地充滿着力與天才。在那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怎樣地「一種自然底內部的，燃燒着的，神聖的生命」啓示在他的面前了，他是怎樣地看見「那不可測的生力在地心的深處工作與創造着，」並且，他是怎樣地渴望着「從那『無窮』底湧着浮沫的杯中飲取那汎漲着的生命之甘醇，好使他那受了限制的心靈，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嘗着一滴的幸福——那在它自身，由它自身把萬彙創出來的『本體』底幸福。」然後你便可以了解爲什麼當他覺着自己是個逃亡無路的囚人時，他便被一種熱烈的，也可以說是汎神的慾望所捉住了，他想拋棄生命，好用「暴烈的狂風吹散了暗雲而握住了洪濤」；看了這些話，你便會曉得他都臨終的嘆辭是有理由的了，他說：「自然喲！你的兒子，你的朋友，你的愛人已竟走到他的盡頭了。」

一個靈魂具有這樣多的要求時，自然是要觸怒社會的了，特別地是當社會已經被許多的規律束縛住了的時候，像在那最「社會的」那個世紀的末葉似的。維特憎惡一切的規律，當着詩還被這些規律束縛着的時候，他曾把所有的規律化爲一條，那就是：「認識什麼是善，然後再勇於把牠表之於文字。」他是個藝術家，而他對於繪畫的見解就和他對於詩的見解一樣的奇僻。他有一次遇着一個新從學校畢業的青年藝術家，對他講究各派著名的理論家的主

義，就中還提到了 Winckelmann 和 Sulzer。這個青年真使他怕透了。「只有自然，」他寫道：「才能創造偉大的藝術家。藝術的定律自然是有許多的地方值得我們恭維的，但充其量也不過像社會的傳統那樣地值得我們恭維而已。一個藝術家如果遵守這些定律時，自然不會產出什麼不好或絕無價值的東西，正如同一個人如果肯受傳統與習俗的支配時，便絕不會成功一個討厭的鄰人或一個出奇的惡棍一樣；但無論如何，每種規律，不管你怎末說，仍然是容易毀壞我們對於自然所生的真實的情感和阻礙這種情感的忠實表現的。」維特對於規律這種憎惡心，正是他厭棄一切專門的與傳統的表現的理由。當他對於一個藝術底問題偶然發表了一點熱誠的意見，而那個毫無藝術的素養的公爵却用一種美學上的老生常談來回答他的時候，他在心裏感到一種咬牙撮齒的厭煩；而阿伯爾那套伸手就來的現成的「社會的判斷」更使他生氣。「爲什麼你們這些人，」他叫道：「當你們談起一件事來的時候，便立刻說『這愚蠢』或『這聰明』，『這好』或『這不好』呢！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於一件事體，你們會研究明白了它的內部的義意了嗎？你們會追尋過它的原因，知道它的必然性了嗎？假若你們能仔細研究一下，你們便不肯那樣地輕于下判斷了！」他反抗那個腐儒氣的公使儘向他的祕書作成的公文體吹毛求疵，他希望災難能降臨在那個專好賣弄自己的學識的女神學家的頭上，因爲

她把教堂花園裏那些美麗的榛樹都砍倒了，並且他還是異常無理地憎恨那老學究的驕矜，那毫無生氣的，莊嚴的禮儀，和那在社會上有了地位的人們對於他們的下級人員的種種的要求，如柔順，服從等。

他到兒童的隊中去找寄託，因為「在地球上的萬物中只有兒童是最和他的心境相近」。他到那沒有教養的羣衆中去求安慰，因為他們那真純的感觸與情慾在他的眼中是俱有一種超越一切的美的。當他望着女孩們從井中汲水的時候，他便會聯想到族長制度的時代，與Redecca和Eleazer，並且，當他爲自己煮着那青青的豌豆的時候，他在想像中便好像活在荷馬的時代一樣，在那時候，Penelope那些傲慢的追逐者們都是自己去殺生以備食的，這自然使他心醉，使他神往了。假若他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假若，像他自己所說的，他不是耶蘇的屬物——他心裏的某種東西告訴他說上帝的自身早把他保留下了——那就因爲由他看來上帝便是自然；自然就是他的上帝。

在社會裏，不管走到什麼地方，他都要觸犯那些冷酷的，形式的規律。他曾經被人很無禮地由一個貴族聚會場裏驅逐出來；他，一個平民，也不曉得和那些光臨的貴客一同坐在長官的接待室裏是一種冒犯。自己熱烈地，絕望地戀愛着，他却盡他的所能來拯救一個不幸的

(1115)

青年，這個青年被一種沒得到報償的，抑制不住的情慾驅使着，曾經用暴力來殺過一個情敵。維特的請願不但爲法官們所拒絕了，而他自身還被法律逼追着來證實他本來很願意掩護與救濟的那個人的罪過。

但所有這些仍不過是微細的小節。他所愛的，並且要沒有先定下的婚約從中作梗的時候，他是很容易得到手的那個女人，變爲另一個人的妻了；這種打擊使他心碎了。

不管對也罷，錯也罷，這本書是表現我們全部的心靈和日常生活中種種的傳統的衝突，和我們的心靈那種對於「無限」與自由的要求，這種要求使我們覺着生命是一座牢獄，使我們覺着社會上一切的規律都是牢獄的高牆。「社會的能事，」維特說：「就在爲每個人都在這高牆上塗染一些直通着那廣漠的天野的優美的『透視畫』。但它却永不肯把這些牆壁拆毀。」是那以頭碰壁，那悠長的痛哭，和那只有一顆彈丸穿過心胸才能平靜的深沈的絕望，都因之而發生了。當拿破倫和歌德相遇的時候，拿破倫會責難歌德說他不應該把一件戀愛的故事和一種反抗社會的叛變混在一起；但這種責難是無理的，因爲這兩件是絕對分不開的；只有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才能表現出這本書的主要的觀念來。

維特和『La Nouvelle Heloise』不同的地方，就在維特並不是想褒獎那能抑制住自然的本

(1117)

能與情慾的道德的與敬神心的勝利，而是在表現那自然的情慾的走盡了它的先定的路程。在這種人類心靈的悲劇裏，那輕蔑定律的「實體」和那無法無天的情慾都遇到了它們那無法免避的定數。這個故事的結尾並不是歌德的虛構，他是取材於一篇描寫青年野露撒戀之死的文稿（看 *Kestner* 關於歌德與綠蒂所作的書。）在最後的幾行裏，歌德只改換了一個字，因為他嫌那個字太俗了。在那篇文稿裏這樣地寫着：『*Barbieregellen trugen ihn*』，（理髮店的小徒弟們抬着他。）在這本書裏我們看到這樣的話！『*Handwerker trugen ihn, kein geistlicher hat ihn begleitet*』。（匠人荷棺，並無一僧徒伴葬。）這句簡潔而刺心的話告訴我們說一條生命已經走到它的盡頭了，一個人和自己與社會爭鬥着，他那最深刻的同情心受了一種必死的創傷，現在他算是屈服了。職工們把他送到墳墓裏去，中產階級的社會故意地站得遠遠的；沒有牧師送他，因為他是個自殺的人，他蔑視了宗教的規律了；但他曾經愛過民衆，曾經和那些沒有教養的人們來往過，所以他們送他到墳墓裏。

我們都曉得這本著作曾經引起怎樣一種感傷文學的爆發；並且，它那種熱烈的情感怎樣地一到了（*Lauren, Lafontaine*，和那個丹麥人 *Rahbek* 的手裏，便變成一種沈重的感傷了，或是完全變成一種病態的精神戀愛了，像 *Ingemann* 那本模仿的，貧弱作品『*Varners*

Vandriger』裏面的情節似的。但維特對於這些流弊並不負責；沈緬於感觸與情慾之中，只是這本書的一方面。在這種沈緬的中心還湧着一種非常健康的自然愛與生命愛，一種反抗傳統社會，偏見，強迫的規律和天才的畏懼的熱誠與革命，這種健康的情調的宏流很可以溢出了它的堤坊而淹沒了那「山慈姑的花牀與菜園」了，所以這本書在我們的腦中所遺下的主要的印象便是它所描寫的，引起的和滿足的那種對於獨創與詩的衝動。

比起『La Nouvelle Heloise』來，我們現在有了多大的進步啊！第一，對於自然，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比盧騷的更純潔，更深刻的情感了。這本書能從一個新的立腳點來觀察自然風景這件事實，可以歸因於一七六二年那次的「文藝事件」——Ossian 的出版；這事件曾經遺下一個很大的印象。就連拿破倫的鐵石心腸都被這位蘇格蘭的樂人所溶化了，所以他說這位樂人比荷馬還好。在這時，Ossian 的真偽還沒成爲問題呢；後來人們讀完這些詩時都覺着掃興，就如同我們正在迷於夜鶯的歌唱時，突然地發現了那歌者並不是夜鶯，而却是一種深藏在叢林裏的劣鳥在欺蒙着我們一樣。在他的同代人的心中。Macpherson 總算是替代了荷馬的地位了。就中他還影響了歌德，這種影響可以說明爲什麼我們在維特的前半部中看到的那種荷馬式的自然觀，到後半部裏便被那種 Ossian 式的迷濛的圖畫所替代了；這種圖畫正和這

件故事的那種有增無已的病弱，不安，與詩的熱情相調協。

盧騷的主要的女主人公是用一種不堅穩的筆致描成的。像許多法國的女主人公一般地，她缺少那種女性的單純。在情感的純正與真實上講，她比她的同名者——那位真的 Heloise 差得遠了；這位真的 Heloise 的每句話都是從她的心窩的深處流露出來的。Guineo 的談話是冷酷的；她總愛講義般地談論道德與那最高的主宰。她居然還說過底下這樣的話：「直到這種程度，一切的人事都是空虛的；並且除去那獨立存在的本體以外，只有在虛無中才有美的存在。」她的意思是說在我們的幻想中。Timo 愛解剖感情，愛用一種浮誇的言語來理論。和她比起來，夏綠蒂是多末朴質與自然啊！我們試想後者為她的小妹妹，小弟弟們切分牛酪麵包時的那著名的一場！假若她也有時使人不悅的話，那並不是因為她好演說，而是因為她那種感傷的情調，例如，在她的思想和維特的思想相遇的那一場裏，當她在那濡濕的玻璃窗前望着外面的雷雨時，她會說出這個字來：『Klopstock』！

從 St. Preux 到維特，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地偉大的進展。前者的思想行爲，像他的名子所暗示的，使我們回憶起一個理想的騎士來。而歌德是個新時代的詩人，他算是完全把這個理想拋棄了。在他的主人公中，那對於初步的讀者總不會失掉興味的肉體的勇氣幾乎是太被

(1119)

他忽視了。『Wilhelm Meister』和浮士德便是這樣。並且維特也不是個騎士，而是個多思易感的小宇宙。從他站有的那塊有限的空間，他擁抱了「存在」的全體，並且他在心靈上所感着的騷動便是那新時代誕生前的騷動。他那最持久的特性便是無限的希求。他的時代是一個豫期與創始的時代，而不是自棄與絕望的時代。Chateaubriand 的 Rene 正是他的對照。維特的一切的不幸，都發源於社會的限制與那無限的心靈的衝突。在以前，文學上的主人公都是王侯；他們那浮世的地位能和他們那精神上的偉大相調協；他們從沒有感覺過這種慾望與權力的對照。就在文學擴大了它的範圍以後，它仍然是只許那些在門第與財富上都超越了那下賤的工作與煩勞的人們來作它的主人公。在 Wilhelm Meister 裏，歌德曾提過這件事。他叫道：「那些被命運放在人類中最高級的地位之上，而永沒住過，或永沒經過那屈辱的深淵（曾經有過多少誠實的靈魂，都是終生地在這個深淵中渡着一種慘痛的生活啊！）的人們，真是嘗到三倍常人的幸福了。他們剛一出生，便乘上了一隻大船，開始了我們人類那共通的，偉大的旅程；他們藉着順利的長風，勇猛前進，而那些除了自身的能力之外便別無所憑藉的人們，只好痛苦地在後面游泳了，他們就是從那順利的微風中，也只能得到很小的利益，並且他們還時常因為精盡力竭的關係，便只好悽慘地死在海浪之下了。」這種激賞財富——人生



幸福之一種——的話，實在是娓娓動聽；並且，假若我們對於那在人生的表面的幸福中站着最低級的位置的財富可以這樣說的時候，那末我們對於其他的各種表面的快樂與權力更有理由這樣地說了。

原是在那個世紀的變動期中，我們才第一次遇着這種奇異的矛盾，就是：一個人，雖然他在靈的世界裏可以算是一種上帝與統制者，雖然他藉着他的情感的力可以把全宇宙的生命都吸入他自身的生命中去，並且，雖然他的心靈的要求是對於萬能的要求，（因為他必須萬能，才能把這個冷酷的，生硬的世界依照他自己的心願改造過來。）但他在另一方面却是——你猜什麼？恐怕也不過和維特似的，一個每年只能拿到幾百「踏洛」(Taler)的公使館的祕書而已；他的窮困的狀況，可以證之於這種事實，就是：當着一個世襲的王子給他二十五個「杜喀」(Ducat)的贈金時，他便覺着異常的喜歡；這樣的一個人，每天還要把半日的光陰消磨在辦公室裏，除開中產階級的社會以外，便什麼都接觸不着；並且，一位能夠滿足他的一切的慾望而使他幸福的女性，到頭來還是眼看着被一個自得的俗漢所搶去了。假若他要想培養一種材幹時，眼前便會發生許多的障礙；假若他要想滿足一種慾望時，傳統的規律便會阻撓他；當他渴望着發洩他那熱誠的衝動以鎮靜他那燃燒着的靈的希求時，他便熱烈地伸出

他的雙手，但社會却很暴橫地說：不行！個人與現狀的世界，理智與情感，情慾的定律與社會的法規：——在這對立的兩遭之間好像是有一種很大，很厲害的不調協似的。那個時代的人都深深地覺着這種印象是不錯的。由他們看來，這架生命的大機器裏一定發生什麼故障了，它不久一定要坍毀的。並且沒過幾時，他們總算是聽見這種坍毀底的爆破的聲音了。那時呈現在他們的眼前的時代是這樣的：一切的屏障都被拆毀了，一切的形式都被拋棄了；既成的秩序被推翻了，階級的區分被消滅了；大氣中充滿着砲火的煙霧與「馬賽歌」的雄音，王國的舊版圖變了又變，帝王們有的被廢，有的被殺，一千年的宗教也被革除；一個 Corsica 的砲兵副官宣揚說他是革命的繼承者，而以開放一切的事業給有才幹的人們的主張相號召；一個法國旅店的主人的兒子登上了 Napoleo 的王座，一個曾經擲過手榴彈的兵卒拿起了瑞典與挪威的王笏。

維特的特色原是那豫期時代的渴望與漠然的不安。在他和其次的一種偉大的典型——法國人 Robo 之間，是有一種很大的變革的。到了 Robo 的時代，那「詩的預感」完全為那「詩的幻滅」所替代了。以前那種先革命時代的不安現在却變成反革命的不滿了。所有那些偉大的變革，全不能使人類的實際的狀況和他那種靈的要求相調協。為個人的人權而爭鬥的結果，

却造成一種新式的專制。我們在文學上又遇着那代表時代的青年人了。但他變的夠多末厲害！他兩頰上那種清新的顏色已經褪了，他腦中那種活潑的創造力已經滅了；他的額上生了縐紋，他的生命是空虛的，他的手是緊握着的。被那爲他所詛咒的社會（因爲他在那個社會裏找不到安身的地方。）驅逐出來，他便流浪在那滿生着原始的森林，到現在還爲野蠻的民族所盤據着的新世界裏。一種維特所沒有的新原質，在他的心靈裏發生了，那就是——憂鬱。維特屢次地說他最恨不快與落膽這兩種心情；他是很不幸的，但他永沒有憂鬱過。而在另一方面，Bobo却完全地沈緬於一種自己不能抑制的，無益的憂悶之中了。他總是很悲抑而慊人。他是一個站在歌德的維特與攏倫的 Quaker和Collier的中間的過渡時代的人物。

## 冬夜

野如

### 情景

冷冬的晚寒在街頭唱歌，

街頭的電燈在寒空裏吟哦。

電燈下的黃包車夫在等着，

黃包車的近傍乞食在閃躲。

乞食的頭上在朦朧着夜半的銀河，

銀河岸邊一點兩點的流星飛落。

流氓在衚衕的陰影裏咬着柔膩的粉頸，

野雞在戰慄的淚聲中喊着睡去罷哥哥。

十字街頭的青年在徬徨迷惘，

失意當中的少女在腸斷心破。

電柱的分站無關心地在路旁示意：

過路人呀，等天明才有車給你坐？

舞台偏左咖啡店，偏右胡衕口，胡衕

之右連鋪面。咖啡店的玻璃門暗淡的綠

光，胡衕與右邊的鋪面陰闇不明瞭。

左邊，即啡咖店之前，電柱，電柱之下

黃包車夫坐在車斗上吸煙。

乞食在電柱的附近無聊地逡巡着。

青年甲（扶着俯首的少女從○○○出來）你該

醒悟了罷……

車夫（急站起）先生坐車去罷，去罷！

青年甲（不睬車夫）他不愛你你該明白了

罷……

少女（淚聲地）不，他很愛了我的……

乞丐（走近青年甲他們來）先生呀，做點好

事……

青年甲（不睬乞丐）算他愛過了你，但現在

他已經不愛，一點都不愛了，你總該明

白的哦！你聽他剛才說的什麼話？愛的

問題讓少爺去講罷！女子的心讓狗咬去

罷，我把一切女子的所有都背誦過來

了，都嚼爛了！一切都成爲過去的陳屍

(1125)

腐肉了……

少女 (不服的口調) 不，不！他酒醉了的，

他醉了的。

乞丐 小姐好心呀，小姐好心呀……

青年甲 (不高興的聲色) 你受他這樣的侮辱

還迷着的麼？他醉？啊！他什麼時候都

醉的罷，他在愛你的時候更醉得烏天暗

地哦！

少女 不不，你不曉得他，不知解他！他有

多麼優柔，多麼優柔的……他很傷心，

是很傷心的……

青年甲 (忍不住了的樣子) 我呢？你簡直把

我都忘記了麼！

少女 (無限傷情地) 啊！啊！我不曉得怎樣

好，不曉得……(泣)

車夫 小姐坐車去罷，去罷！

青年甲 (柔情地) 算了算了，我送你回去好

了，看到你的眼淚就……坐車去罷？這

樣夜深了，路又遠……

少女 不，不，我要跑路，啊！我要跑到何

處去喇！

青年甲 坐車回去算了罷，已經一點多鐘了

呢。路又遠……

少女 不不！我要跑路，在街上跑，跑到天

亮……啊！我的心，我的心有如何的悲

苦……(向右邊走去)

乞丐 小姐好心呀！先生好心呀……

青年甲 (對乞丐一喝) 滾蛋！(跟在少女的

(1126)

背後走)

乞丐 (無聊地縮退，看車夫在那兒笑他。)

青年乙 (從右邊胡衕口出來，碰着剛要退

場的青年甲) 哦呀，老陳，你就回去了

麼？會散了？(回顧右裏邊，點頭有所

悟的樣子)

青年甲 (無精打采地) 還沒有。你到什麼地

方去來了？

青年乙 (笑而不答) 他們大家決定了沒有？

還是老在東拉西扯地糊七八道？

青年甲 什麼決定。不是一樣地大家只會喝

酒玩女招待……

青年乙 真糟糕，曉得是怎樣，我剛才多玩

一刻好了。

青年甲 (凝視青年乙片刻) 喂，你要注意，

花柳病不是好玩的。

青年乙 唔，我在那些地方玩，身體雖危

險，精神都安全，有錢便解決，什麼苦

痛都不會有。但不管這些罷，你羅曼斯

的進展如何？你女神的眼睛開了沒有？

青年甲 (沉吟一下) 以後慢慢對你說罷……

哦呀：跑去了麼？(望右邊唱 喂，等一

等，等一等……(下)

青年乙 (望着青年甲的背後影，沉思片刻，

既而搖頭自得然走向咖啡店來)

乞丐 (在那兒久等着他們的問答，到此才

得着機會似地) 少爺施捨一個銅片罷，

少爺……(手伸長長地)

(1127)

青年乙 (瞧乞食一眼，遲疑的神情) 命辨普

羅列塔利亞特麼？唔，唔…… (不睬地  
走進咖啡店中去)

乞丐 (無聊地退縮，凝視着在那兒笑他的

車夫) 好臉熟呀，在什麼地方看過了似  
地，兄弟？

車夫 (聽乞食叫他兄弟，覺得被侮辱了似  
的表情，不語，只給乞丐以輕蔑的一  
瞥，退坐車斗上。)

乞丐 真的，什麼地方看過了似的囉。細想  
不出……兄弟不是江北人麼？

車夫 (不高興地) 啥事體？

乞丐 江北人就是我的同鄉囉，兄弟。

車夫 (噴出似的口調) 啊拉不是你的同鄉，

冬 夜

也不是你的兄弟呀！

乞丐 哦呀，是寧波人麼？

車夫 啥地方人管你啥事體！

乞丐 (無聊地) 甯波人生意做得大囉！

車夫 咄！

乞丐 爲什麼這樣生氣！今晚生意不大利市  
麼，兄弟？

車夫 (憤然) 啊拉今天餓一天也不干你的  
事！啊拉不是你的兄弟呀！咄——

乞丐 (笑着) 我那麼醜樣的麼？

車夫 你就像個小相公那麼漂亮，啊拉也不  
是你的兄弟！

乞丐 (半氣半笑地) 爲什麼？

車夫 啊拉最討厭乞丐！

一七

(1128)

乞丐 (微苦笑) 那當然的。(嘲弄地) 乞丐不會坐你的黃包車。你頂喜歡的是太太，先生，老板們的罷？

車夫 什麼人啊拉都討厭，一樣的可憎！

乞丐 (驚奇的滑稽的神情) 哦呀哦呀！什麼人你才喜歡？人家自有兩條腿，你不會蠢得要替人家跑路的罷，噫？想來錢多的人你都喜歡囉。洋大人好罷，噫？

車夫 洋鬼子？啊拉一回被洋鬼子踢破大腿了！車錢不給……

乞丐 不是你多要麼？

車夫 啊拉不會那麼不要臉，啊拉恨死洋鬼子的！

乞丐 (嘲笑地) 但是你們看到洋大人不是大

家要爭先恐後地搶生意的麼？說着不像樣的外國語，比着手。鼓着眼睛。要捉金龜似地跑來……

車夫 (氣殺的樣子) 喂！啊拉不會那麼不要臉的呀！啊拉恨透洋鬼子！憎惡有錢人！

乞丐 那麼當然喜歡我的囉，喜歡家人的囉。我決不會踢破你的大腿，又這樣和氣地和你要好。

車夫 但你是個乞丐，乞丐，所以啊拉更討厭！

乞丐 (嘲笑地) 可是你和我差不多呢。

車夫 (噴然站起，把煙尾擲地) 豬糞！說什麼話！不要臉的東西！再說一句看！



(1129)

乞丐 (稍憤) 你罵我麼？怎樣是乞丐也有點

氣的哦！

車夫 (挺胸至乞丐前) 什麼鳥氣拿出來試

看！

乞丐 (平和地) 你要和我打架的麼，噫？

車夫 (輕蔑的口調) 啊拉和你乞丐打架？

咄——(退坐車斗上)

乞丐 (苦笑) 但乞丐也是一種生意囉。人家

賣品物，我賣，我賣自己的……哦！那

邊有個人來了，討一個銅片罷。(向左

邊迎上去。車夫在望。)

停一刻，乞丐跟在過路人甲的背後走

出，哀聲乞憐地。

乞丐 老板，一個銅片救一條命呀，一個銅

片救一條命……

路人甲 (商人樣子，不睬乞丐地跑。)

乞丐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命，一個銅

片救一條命……

路人甲 (不睬乞丐地跑到電柱下等電車，

望望電車可來不，一聲不響。)

乞丐 (執着地站在路人甲的身邊，灣腰屈

膝地哀求)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人

命，一個銅片救……

路人甲 (不耐煩的樣子，焦急着向車夫) 黃

包車！到老靶子路幾錢？

車夫 (好像得到救醒似的躍起，伸出右手

做『請坐』的姿勢。) 隨便老板給好了，

隨便老板給好了。

路人甲 不不，說定好！你們這些很狡猾不過，說定好了！幾個銅鈔？

車夫 (踟躕着不好開口似的) 隨便老板好了，隨便老板……

路人甲 (不耐煩的樣子) 一隻角子去不去？

車夫 (堆着笑容) 那老板，從大馬路到老靶子路一隻角子，那，老板……

路人甲 (燥急) 加五個銅片去不去？

車夫 (笑着) 那，老板……

路人甲 加十個銅片！

車夫 (笑着) 那，老板……

路人甲 (焦急) 你要多少呢？

車夫 (伸出兩個指頭) 兩隻角子賞給我罷，兩隻角子。

路人甲 敲脚桿！我等電車好了…… (望望電車可來不的樣子)

車夫 (笑着得意的神情) 電車沒有了。

路人甲 (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望望，望望)。

乞丐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

路人甲 (不睬乞丐，叱吒地對車夫) 一角半錢去不去？

車夫 (搖頭示意，望一望在那兒作可憐相的乞丐笑。)

路人甲 (不平然的氣色望右邊走去) 咄！

乞丐 (追在路人甲的背後走) 老板呀，老板呀……(下)

車夫 (做出蔑視的眼色瞧着他們的背影，退坐車斗上，畏縮嚴寒襲擊的震顫。)

(1311)

青年乙 (從咖啡店走出) 什麼一個醉態! 女

招待坐在膝上地，捫，索……今晚又是  
不行麼，不得個解決麼？曉得是這樣，  
我剛才多玩一下好了，(悵望左右，踟  
躕不決的樣子) 左邊去呢？右邊走呢？  
還是再到胡衛裏頭去好呢？啊，回家睡  
去好了……

車夫 (站起，拖車趨近青年來) 先生坐車去  
罷？

青年乙 (踟躕着，但既而決心地) 唔，唔：  
……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車的…… (向右  
邊退場)

車夫 (失望地瞧着青年的背影，垂頭喪  
氣。既而聽到何處在喊『黃包車！黃包

冬 夜

車!』的聲音，急拉車望左邊奔去。) 舞  
台一時空虛，『喊黃包！黃包車!』的  
有威勢的噪聲，車夫的『來哉！來哉!』的有  
希望的叫喊。

停一刻，從胡衛裏走出一個人來，店夥  
樣的男子；老鴇母跟在他背後細聲說什麼似  
的神情。

店夥 那樣臭屁股還說新貨麼！一塊半洋鈔  
要就來。

鴇母 回家咬你娘的爛奶頭去好了!

店夥 老屁股! 咄—— (從右手下)

鴇母 (恨恨地望胡衛裏招手，從裏頭慢慢  
地走出一個俯首的女郎來。) 好看相!  
沒有客站到三點鐘啲! (恨恨地走入胡

二一

術裏)

野雞 (無神經地呆然，不曉得哭好或怎樣的樣子，靠在胡術口的牆角。她在想什麼呢?) 路人乙經過，停腳瞧一瞧。女郎無意識地招一招手。路人乙向前。

路人乙 (嘲弄地) 小娘子! (捫一捫她的鼻子)

野雞 (無神經地拖着路人乙的手。)

路人乙 什麼呢?

野雞 (無意識地拖，拖。) 去罷，去罷!

路人乙 (故作滑稽不解狀) 去什麼地方?

野雞 (只管無意識地着急着拖，挽) 去罷去罷!

路人乙 (故作不解狀) 去做什麼呢?

野雞 (更拖得利害，要把他活剝了的樣相) 去罷去罷! 去罷!

路人乙 哈哈……我一點都不想睡……哦呀，那邊人來了，放手放手! (要拂開女郎的手，野雞拚命地掙扎不肯放? 但終於力竭無可奈何了。) 真痛! 貓手貓脚地……(把自己的手送到口邊吮一吮，看一看。) 指皮都破了，野貓! 雞爪! (急下)

野雞 (茫然失神地瞧着路人乙走去，失掉了寶貝似的神情。)

乞丐 (從右邊上，頹喪的表情。瞧到野雞。) 哦呀，你還沒有生意麼? 先那個客不住夜?

(1133)

野雞 (點頭示意)

乞丐 啊，不曉得已經什麼時候了……

流氓從咖啡店裏面出來，醉醺醺地一顛一倒。

乞丐 (急趨近流氓，作扶他狀) 哦呀，老

爺！仔細些，仔細些……

流氓 (陶然地) 不要緊不要緊；自從我娘的

肚裏翻一個筋斗跌倒下來以後，我未嘗

再跌倒過一次的，就是酒醉也是。看

啦，我何時都是筆直，(挺胸) 直挺挺

地。(氣昂昂看乞丐)

乞丐 (媚笑)

流氓 (筆直的身子又頹然下來了，大笑彎

腰) 哈哈……可是在女子的腿上哦……

冬 夜

……哈哈！那就要像條死蛇軟綿綿的了……哈哈……(顛倒着幾乎蹲下去的樣子)

乞丐 (急趨近挽扶他) 老爺，仔細點，仔細點……

流氓 (又奮起精神似地拂開乞丐手) 那裏，不關事的。讓我自己走罷……倒是兄弟你怎樣了，今晚可好生意？

乞丐 (悲觀的神情) 今晚上還賺不到十個銅片……

流氓 啊，可憐地……我今晚連最後的一個銅錢都給酒店老板剝了，對不住哦……

(顛倒倒)

乞丐 (失望的神氣) 哦，哦……你要跌倒了……

二三

流氓 那裏，那裏，（向乞丐搖着手，剛要返身走的時候，但聽從咖啡店裏發出尖銳的一聲『滾蛋！』，一個醉凶凶的青年把書舖老板從咖啡店門裏推出來了。流氓，乞丐停望。）

書舖老板 但是你的文章呢？詩呢？明早就要付印了……

青年丙（把書舖老板衝）滾，滾罷！（回頭復進咖啡店裏去，裏面的笑聲。）

書舖老板 真上當！（望望）黃包車！（沒有希望似地，慢慢向右邊走去，連不注意及流氓，乞丐，野雞等的樣子。乞丐不敢求乞，野雞不敢招呼，流氓目逆而送之，嚴肅的靜默片刻。）

乞丐 什麼一回事……

流氓 開張大吉，利市三倍，總歸是做生意的，他常和那小子在這個咖啡店喫酒……

乞丐 他們在做些什麼？

流氓 唔，唔，當然是做生意，我曉得很清楚。我剛才在酒舖中看得很清楚，長頭髮的，廣褲腳的，眼鏡，手套，紅領帶，黑絨帽大家圍着在商量什麼……什麼雜誌，宣言，文章，詩，意識，普羅乞丐 怕是一樁了不得的生意罷……

流氓（醉態可掬地）唔，唔，那當然的……但我們不懂，我聽見什麼命辨，命辨普羅列塔利亞特，命辨……

乞丐 哦，這個我也聽過，俞辨普羅列塔利

亞特，剛才一個少爺對我說一聲，望一眼，就進這酒舖中去了。

流氓 那一定是壞話，操娘個……剛才他們

在酒舖中說這個的時候，也望着我，鄙棄地。剛才出來那個小白臉還望着我哼得一聲哩，這個小白臉！操娘個……

乞丐 總然他們是在做大莊的生意……

流氓 唔，唔，那當然的……操娘個……

(歪頭細想的樣子。有所悟然) 細想，(不定是對乞丐說) 細想，做生意是做人的天經地義。你看全上海這般熱鬧，爲的不都是做生意麼？上至大總統，不，聽說現在是什麼委員了，主席了，在我

冬 夜

小的時候是皇帝的呀，人間真變得快，但怎樣變都好，做生意却始終不變的呢

。上至什麼終日在喫大菜喝酒應酬開會坐汽車的委員公委員們，下至什麼挑重賣力汗淋淋氣喘喘哼吭在馬路上拖爬在工廠裏疊骨抽筋的苦力。那一種人不是爲做生意在做生意呢？就是我，我，操娘個，我從前不是也開過烟舖的麼！只因一伍一什，一伍一什，真討死厭，所以，啊，啊；(感慨無量地，高聲大唱) 想起了當年事……(醉顛顛地欲蹲下去的樣子)

乞丐 (急攙着流氓) 哦哦，老爺，你醉了，醉了。

(1135)

流氓 (奮起精神)那裏話!自從娘的肚子裏

翻個筋斗,翻個筋斗跌倒下來以後,以

後……(此時野雞突地嘆氣起來)

野雞 啊!啊!

流氓 (醉眼陶然地瞧到女郎)哦呀!操娘個

……(顛走至身邊。)喂!還沒有生意

麼?(以手捫着她的頰,野雞不高興地

躲一躲身。)哈哈……氣殺哉!喂!

小雞,裝一點笑臉罷,那麼就利市三

倍,開張大吉了。噫?(嘲視野雞)我的

話聽見麼……

野雞 (躲開,無限煩惱地。)啊,啊!

流氓 哦,不要跑罷,我不是大肚鬼,不會

把你生吞的……哈哈……喂,小雞,

問你一句話,可以麼?不要躲呀!月紅

今晚有客麼;在家?不?(挽野雞手追

問她)

野雞 (不耐煩地)她在等你哩!

流氓 真的?哦,謝謝,謝謝!小雞……

(輕拍野雞背,踉蹌踉蹌地走進陰暗的

胡衕裏去。)

乞丐 (慢慢跑到野雞身邊去。)啊!天氣冷

哦!要站到三點鐘的麼,聽說?

野雞 (點頭示意)

乞丐 (搖頭嘆息)爲什麼喲?唔,不錯,這

也是個生意,雖不很好,原也是個生意

囉。不要那麼垂頭喪氣的罷,鼓着勇氣

盡量地誘惑顧客罷。



(1137)

野雞 (點頭表示謝意)

乞丐 就是我，我這樣，人家說是乞食不大

好聽，但也是一番多麼賣力的生意囉！

所以阿姐，你不要傷心罷，結局都是一

種生意，萬事都須得忍屈一點才好……

車夫 (拉空車從左邊上，把車放在先的位

置，沮喪着氣望乞丐與野雞說話。乞丐

沒有注意到，只管似同情似嘲弄地說下

去。)

乞丐 並且我想，像你這種生意，倒也不困

難。有什麼困難呢？終歸是男女事，好

開心……(涎着臉地笑)好開心……

野雞 啊！啊！

乞丐 不要傷心罷，終歸是男女事，好開心

的，開心的……

車夫 (不禁夜寒的襲擊麼或是怎樣，打個

大噴嚏。)哈啍，哈啍！

乞丐 (嚇得一跳返顧車夫，先前的吵架都

忘記了似地)哦呀！你也沒有生意麼，

兄弟。

車夫 (憤慨着，不定是對車夫說。)今晚一

個銅鈿還未到手，操娘個……

乞丐 (粧成很同情的樣子，走近車夫身邊

去)那真是……

車夫 誰和你說話！

乞丐 你和我說的呀，總不會是對這個電柱

說的罷？

車夫 (輕蔑地)你自己不覺得可恥麼？(學

(1138)

舌)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命……什麼狗命！好醜態！

乞丐 (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可恥？我喚老板你也喚老板呢。(學舌)老板，兩隻角子賞給我罷，兩隻角子……哼！賞給我！

車夫 (無話可答辯地)破廉恥的……

乞丐 破廉恥？哦，哦！(好像個詩人，得着靈感似地)我這樣也是一種生意囉，(強力地說)並且是一番多麼費力要勇氣的生意囉！我起初做時，不曉得多麼難過恐縮了。後來不知經過好多的臉紅唇白，才得有今日的好成績，可以居然在馬路上橫行，當羣衆的面前賣自己的藝術了。是，我們乞丐也有藝術的，原也是一

種生意囉，賣藝術。

車夫 (鄙棄地)你們乞丐就只問人家討錢，破廉恥的，有什麼藝術說！不要臉！

乞丐 (又好像詩人得到靈感似地，滔滔辯論。)那，兄弟，這簡直是你們外漢說的話！你當乞丐那麼容易做的麼？才難囉。臉部的表情，聲音的粧做，姿勢的取法，這些都要經歷幾許的苦工磨鍊，才得自然地演得出，能夠引起人家的同情；不然的話，你就站在熱鬧的十字街頭當中，終夜喊破喉嚨，也不會得到一個銅片買開水的。並且，真談何容易！又要隨機應變，要辨別天氣，要審察地理，要曉得各個顧客的臉色皮氣，才可

以無伸手不得，無求不應的。兄弟，你當乞丐很容易做的麼，你要做終不及格呢。（得意地）哈哈……

車夫（無話可答辯地）咄！（坐下車斗，仰望天空，一點流星飛落。）

車夫（不定對誰說地）流星跌下來了！

乞丐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野雞（靠在胡衙口的牆角默默地，到此又輕輕地嘆氣一聲。）咳！

乞丐車夫（同時凝視野雞）

乞丐 她也是一樁生意呢。

車夫（只給乞丐以輕蔑的一瞥，不答，從車斗下拿出烟吸，凝視野雞。）

（路人丙上，乞丐早又看到了。）

冬 夜

乞丐 老爺施捨施捨，老爺……

車夫（反射底地大喝）先生坐去！

路人丙（嚇一小跳，既而瞧是車夫，不睬地經過。）

乞丐（緊隨在路人丙背後，手伸長長地）老爺施捨呀，老爺施捨施捨呀，冷呀，餓呀……

路人丙（不睬乞丐從野雞身邊經過，盯她一眼，下。野雞招手不及的樣子。）

乞丐（急追路人丙）老爺呀……（下）

乞丐（即刻回轉來，對車夫）兩個銅片。（得意地示手中的銅片。）

車夫 粧成那樣的臉孔，真醜態！

乞丐 這正是乞丐的本藝囉……（無聊地走

二九

近野雞那兒去。)

青年丙和幾個所謂的 modern boy 從咖啡店中出來，青年丙醉濃如夜陰。

青年丙 再會再會！

大家 再會再會，明晚七點鐘再來繼續會議……

議……

青年丙 可惡的就是老陳，要半途和密司謝

逃席……

誰 那難怪，你要對密司謝說那些話，你醉了哩。

了哩。

青年丙 還有老康這個傢伙，怎麼鬼鬼祟祟

地來探頭探腦一下，就不見了。

誰 算了罷，缺少了他也算不得一回事，總

之，我們明天須得着實地……

又誰 好好，大家散了罷，總之一切的問題

明天晚上談判！

青年丙 好好，大家再會，再會（大家招手

退場）

青年丙在那兒歪頭思考什麼似地，既而決然毅然地向右邊走來。

乞丐（急急地迎上去，在詩人面前倒退着

行，一行一揖地）先生慈悲呀……

青年丙（被乞丐擋在面前，停腳不走。很

不耐煩地，鄙視的態度）走開走開！我

沒有錢給你的。

乞丐 慈悲呀先生，只要先生慈悲幾個銅

片……

青年丙（倒退一步）我不願看到你們這些的

(1141)

影子，不願聽見你們這些的聲音！滾蛋罷，快滾蛋罷！我不是個慈善家……

乞丐 宏量呀先生，宏量呀……

青年丙 又倒退一步一喝）壞蛋！滾！（醉

容怒態可掬地）

乞丐 （微笑着改了可憐相，恢復平常的態度，帶點滑稽味熟視青年丙。）

青年丙 爲什麼這樣看我？

乞丐 先生在做什麼生意麼？

青年丙 我不在做生意，我是文學家。

乞丐 文學家？是，這真是一個珍奇的名

目！那是一樁很大的生意罷？

青年丙 我再說一遍，我咒咀生意！我不在

做生意！我是個文學家呀！

乞丐 沒有這個道理！上至大總統，不不，

說錯了，上至委員伯委員公，下至車夫苦力，那一樣人不爲着做生意在做生意？你文學家也是做生意的罷。

青年丙 （酒的力量使他忘記了前後似地）做生意，這是一回極卑鄙極不正的，如盜賊如吸血鬼的行爲！文學家不做生意的！文學家的眼睛不瞧在算盤上的！你曉得我在做什麼嗎？我在指導一般自覺有作爲的青年。我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前面。我在凝視星光，凝視永遠的星光而指示給大眾以大道……看啦，（誇張地指着天）這神祕的星光！那裏！這不是神祕；這是勇敢的事實，這是事實

上的火球！是呀！（酒的力量湧到他的喉上來了似地）我文學家凝視着這勇敢的事實的火球的指示的領導的……

乞丐 （驚奇地望着青年丙一响，既而不解的問）什麼？

青年丙 對，對你們這些，侷，侷辨普羅列塔利亞特說話有什麼用處！（酒的力量沖破腦頂直上蒼天了）你們這些浮浪的游民！既無勞動的技能，又無勞動的意志，破廉恥的，破廉恥的醜類……（挺身前進一步）你們滾罷！

乞丐 （感着興味幾分恐縮的樣子。）我站在這裏沒有擋住你的去路。

青年丙 （憤慨地）醜東西！……（張望電車

可來不）怎麼電車老不來！

車夫 （呆望到現在，覺得自己的機會到了似的，急急站起前進，對詩人）先生，坐車去罷，坐車去！

青年丙 （到此才注意到車夫的存在似的，小瞞他一下）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車的。

車夫 （笑着）去罷，坐去罷！到老靶子路一角半錢去罷？

青年丙 （奇異）為什麼到老靶子路？我並不住在那裏。

乞丐 （忍不住地笑出來）哈哈……老靶子路，兩隻角子賞給我！

青年丙 什麼？

乞丐 沒有什麼。

車夫 (怒對乞丐) 豬糞!

乞丐 (吃吃地自己好笑)

青年丙 不管怎麼樣，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車的。  
車的。

乞丐 剛才一位少爺也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青年丙 (不睬乞丐，鄙視車夫的苦笑臉)。

車夫 去罷，去罷，到啥地方?

青年丙 (帶教訓的口調) 你爲什麼兩條腿不爲自己跑路，却專門要替人家走? 你不能够找一個較近人的工作的麼?

車夫 沒有辦法……

青年丙 蠢東西呀! 你做強盜去還好些呢!

這樣非人的勞動!

乞丐 (笑着) 先生坐他的車回去好了，電車

冬 夜

又沒有，爲什麼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青年丙 (醉乏的神情) 那怎樣都好。(望望

電車可來不) 我到……我到法租界的:

: 然而我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車夫 (可憐相) 法租界去罷，去罷……

乞丐 (吃吃地獨笑)

青年丙 (有點心動的樣子，酒的力量減少了的罷，他想把屁股坐到車上去了的神情)。

野雞 (幻影似的踱到青年丙的身邊，拖他的衣襟。)

青年丙 (嚇一跳地返顧) 做什麼?

野雞 (作笑態) 去罷去罷……

青年丙 (一切了然的樣子，勇氣以生，力

拂野雞手。)咄!

此時胡衛裏另一野雞在喊『媽啲!』的尖脆的聲音;流氓在『哈哈』大笑的聲音。靜默片刻。

乞丐 (望野雞)啊,可憐似地……

野雞 (又拖青年丙的衣裾,淚聲地)去罷,去罷……

青年丙 (把野雞衝開)啊!什麼一個天地!

野雞 (執着又來纏繞青年丙)去罷去罷去罷……(泣)

乞丐 (搖頭嘆氣)先生,可憐見地給她睡去罷,電車又不來,又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路又這麼遠……

青年丙 (在和野雞掙扎着)

當此時流氓從胡衛裏滾出來,還在望胡衛裏開心笑噓噓。

乞丐 先生,可憐地給她睡……

青年丙 (掙脫了野雞的手,大聲對乞丐一喝。剛此時胡衛裏又一聲『媽啲!』)你們這些死流氓通同一塊……(怒氣冲天)死流氓!死流氓!

乞丐 (辟易地躲開)

流氓 (嚇一跳地反身望見青年丙,以為在罵自己)什麼地方來的小白臉,小心些!操娘個……

青年丙 (喫了一小驚,既而感慨無量地)

啊!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實在!什麼一個醜態!命辨普羅列塔利亞特呀!



浮浪的游民呀！該殺該殺該殺！

流氓 (酒醉未醒，氣憤憤地走近青年丙，

望他的胸前一擊) 吠什麼，豬獠！

青年丙 (倒退一步，驚駭地，醉眼六分

醒。) 啊！痛！(奮着勇氣) 你打我麼？

你流氓打我麼！打文學家麼！你打爲

全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奮鬥的急先鋒麼！

(頓狂的口調) 你爲什麼打我？爲什麼打

我！(迫近流氓) 你你你……

乞丐 (吃吃地笑，閃躲到在驚慌着的野雞

身邊去。)

(胡衝裏的野雞搗母們跑出來觀光，裏

頭也雜着遊客。)

流氓 (看到人衆擠擠，越覺得意，泰然自

冬 夜

若地) 我打你問你喫飽了沒有？你爲什  
麼罵我；你是什麼地方的相公？你那裏  
來的鴨蛋？

青年丙 (辯解地) 我什麼時候罵你？我在什  
麼地方罵你？(奮勇地) 是，是！我罵你  
們！你們無爲的游民啲！你們失了生命  
的流氓啲！你們自墜落的小狗啲！你們  
終日終夜在頭街巷尾徬徨，終日終夜在  
造罪惡；你們手無所能，心無所向！你  
們惡毒的寄生虫啲！社會的膿瘡啲！你  
們該死滅死滅，第三個死滅！

(觀衆交頭接耳在議論什麼。)

流氓 (興奮而帶嘲弄的口調，以下同樣)。

利害利害；你可愛的小貓啲？你有爲的

三五

小白臉喲！你熱情的小鴨蛋喲！你從什麼地方滾來的？你在做什麼工？說，說！

（觀衆的笑聲，有的竟在喝采助興。）

青年丙（環視大衆，酒的力量又逆上了。）

啊：說給你們這些流氓聽有什麼用處！但我說罷。或第四遍說我不在做生意，我是文學家，我在做什麼工嗎？我在凝視熱烈的火星，指示全無產階級的光明大道！我在宣傳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識！我在，我在做……我是個徹骨徹髓的勞動者階級的先導，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家階級的敵人！我在，我在做上部的機構的工作，在領導羣衆，在做革命的

急先鋒！我是社會主義者……觀衆紛紛地交頭接耳，有笑的，有恐怖的，有感嘆的。

流氓（有點辟易）原來！你不是共產黨罷？

小聲一些罷，現在正在捉共產黨哩。

（既而又泰然地挽着青年丙的手看看。）  
唔，唔，玉手纖纖地，好細嫩柔白的皮膚喲！的確在做精巧的工作無疑的，小姐太太們會想死的罷……哦呀！帶着金手錶的麼？小姐太太相贈的麼？偷來的麼？假金的麼？借給兄弟漂亮幾天罷？  
（剝青年丙的手錶）

青年丙（爭執着）你是強盜麼？爲什麼剝我的東西？

(1147)

流氓 (好玩地)那裏話，不過借帶幾天算了。你是個社會主義者罷，是個共產黨罷？這個金手錶送給我都可以的罷？

(強剝手錶，觀衆嘩笑。)

青年丙 (倉皇地東張西望，頓狂地)啊！是什麼的一個世界！啊！是什麼的一個時代！是呀，你們這些流氓，陰謀黨！是呀，你們都是強盜，途劫！(狂呼)警察!!警察!!強盜!強盜!!救呀!!

(大家一時驚動，有的躲入胡衛裏。)

流氓 (以拳頭撞着青年丙的小肚。)猪攏!

再喊看!

青年丙 強盜!強盜!!警察!!!

警察甲 (鳴着警笛從右邊奔來)

冬 夜

流氓 (一時着慌，把金錶擲在青年丙脚下)猪攏!(踉蹌向左邊走去)野雞等躲入胡衛裏。

警察甲 (望空中開一響槍)站住!(向左邊趕下，捉流氓上來)這個搶了你什麼？

青年丙 (俯拾手錶)啊!破了!強盜……

警察甲 搶了你的金手錶麼？

青年丙 唔，唔……

流氓 (怒視青年丙)那是誣說，誣說!我不是強盜……

警察乙從右邊奔來。胡衛裏的女郎等又出來觀光。

警察乙 捉住了麼?怎麼樣?

警察甲 強剝金手錶呢……(對青年丙)喂，

三七

(1148)

這個的確搶你的金手錶的麼……

青年丙 唔……噲……

流氓 那誣說，誣說！我不是強盜！他是共產黨，在這裏宣傳！

警察乙 (注視青年丙)

流氓 我不是強盜。他是共產黨！共產黨！

警察乙 (望青年丙) 你是共產黨罷？

青年丙 啊！破了！破了！

警察乙 (撞青年丙的胸) 喂，你的確是共產黨罷！

黨罷！

青年丙 (張望失措地) 我不是共產黨……

啊！我的金錶！什麼的一個世界喲！

(要開步走開的樣子)

警察甲 捉住！的確是共產黨！(警察乙把

青年丙捉住)

流氓 (得意地) 是呀，共產黨！在這裏宣傳……

警察甲 都帶到局裏去。

青年丙 我不是共產黨！有什麼證據？

警察乙 證據？證據怎樣都好。到局裏說去罷！

流氓 是，到局裏說去好了。

警察乙 你不要多話！

青年丙 (酒醉大醒了，憤慨無限地) 你們無

故逮捕！

警察乙 (推着青年丙) 走罷！

青年丙 什麼的一個世界！什麼的一個實在

……(警察乙儘管推着青年丙)

( 1149 )

(警察甲乙、流氓，詩人從右邊退場。)

遊客一 什麼把戲！

遊客二 睡去罷。(挽着一個妓女進胡衙裏

去)

大家唧唧噥噥地先後進胡衙裏去，只剩

下最先的野雞和鴛母。

鴛母 (恨恨的聲氣)兩點多鐘了呢，還沒有

客！(自走入胡衙裏)

## 毛毛雨裏的故鄉

經立

彷彿是一個深冬的早上，照例的聽到預備早餐時碗筷的聲響，覺得實在不好再睡下去了，於是掙着披衣起床；移步窗前，當着窗紙縫裏望出去，不覺嘆了一口氣：「唉，又是毛毛雨。」誠然，故鄉之冬，最多的就是毛毛雨，正如春季的和風夏季的驕陽那末當令！生長

毛毛雨裏的故鄉

三九

野雞 (無言，垂首。)

冷風吹，野雞畏縮。

一點流星飛過。

野雞突地撲在牆壁上嚶嚶地啜泣起來。

舞台上如死一樣的靜寂，只有野雞的嗚

咽聲，和肩甲一低一聳地惹目。

幕徐徐地，徐徐地下。

在北地的人却很幸運的少嘗那種滋味，雖然他們總不免念念於綺麗的春的江南。是的，這也不必過自抑損，江南的春，確也可愛；不過江南的冬，就實在討厭呵；即使我怎末不愛北地的乾雪和唿喇的冽風，也很願意留在北平多享受一點冬暎的樂趣。

說起故鄉的冬，是的，只要說起，也就叫我沈悶起來。試想濛濛細雨，一下就連綿幾天，弄得天昏昏地朦朧。時或倚門遙望，一切都只顯得模糊慘戚。而無聊的毛毛雨呵，却只顧疏疏密密地飄洒！本來我想，要是得有得三朋四友，圍爐絮語，雜以茶酒絃歌，那也就可以寄情於天昏地黑之外，樂也融融的罷！可是不行，我有的是男叱女詈長號幼啼的家庭環境！而這却又是雨天所形成的現象，因為一家大小都聚在屋裏，就多少有些衝撞；我於今想到我那父親的雷震之聲，似還有餘韻呢！他的性子太剛直，他的言行自粗暴，我們是受夠了痛楚的教訓的。所以一聽見他的聲氣，就都噤若寒蟬，雖事不干己，也要曲避他遷怒的威稜呢！若在晴天，於白日照臨之下，工作的工作去了，嬉戲的嬉戲去了，屋子裏自然特別靜穆。會餐的時候，大家見面，也好像比照着這清明，人人臉孔間都飽含着笑意。

現在的故鄉，當然不會頓改牠的故態的，想來早是困在毛雨霏霏的情境中了罷！不過，我的家庭近况，如我舊感的料資或已潛消，為是我的父親不知甚麼時候轉趨和易，事事都肯

與以相當的緘默；而弟妹輩和叔孀的兒女們也都大了起來，爭鬧的事也減少哩，何況闔家圍爐閒話，憶念起寄身雪國的遊子時，一團和愛的氣息，該是怎麼調諧呵！

一九二九，雙十二，於北大西齋。時北平初雪。

## 犧牲者

李同愈

這篇不完全的稿子是一個友人在去年寫下的。不久這友人是自殺了。在這篇稿子裏我們可以看出他自殺的線索；縱然是寫得這麼牽強，或者免不了有些矛盾，但我們正可以看出這自殺者平時所抱的一種奇怪的見解；怎樣懷疑着人類，怎樣呪咀着生命，以至直趨於自殺之途。因此，我大胆地把它發表了。 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同愈識。

四週包圍着自己的都是敵人；自己是這樣感覺到。自己是一向怕在朋友中得罪了人的。這原因，爲得嘗到過得罪了人而受的不利。然而自己雖極力處處抑制着自己的憤怒，不平，去適應在世間做一個『人』，所得到的結果却仍然只是別人對自己的嫌惡，輕蔑，以及厭棄。爲了無法把自己去改造成一個被世人相容的好人，痛苦是不住地襲來了。天生的性情是本不

( 1151 )

容易改的，不肯服從任何人便是不被相容的一個原因；要自己去順從一切，理智是確乎想這樣做，強烈的個性却反抗了。但自己有時對做『人』也懷疑過；活着的一個人，是否一定要討到週遭的人的好感，或是敬愛？反之，一個人如果被處處的人都嫌棄，施之以呪咀，這個人，是否便不合于做『人』之道？我先是不能解答。近來從日本芥川龍之介自殺以前給他友人的一封信中看見這麼一段：『世間到底有沒有離開『利己主義』的愛，含着利己主義的愛不能渡越人與人間的障壁，不能醫愈落在吾人頭上的生存苦的寂寞，假令沒有沒有利己主義的愛，那麼沒有比人之一生再苦的了。』真的，我的懷疑便不難因此而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情感，以及一切的愛，那一樣離開了利己主義？一切的愛的反面都藏着一個利己主義，所以利己主義的滋長與消滅都先於一切的愛。週遭的人都抱着利己主義來愛你，親近你，不錯，你是被週遭的人相容了，但你自身能否也同樣抱着利己主義去愛你週遭的人，同時，去接受週遭的人所施予的愛？若不能，縱然你想抑制着自己，你是終究不能被人相容的。人與人之間一切的愛，都是建築在利己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彼此相容着的。所以，自己週遭的人不論施自己以愛好或是嫌棄，實際上則都是自己的敵人。然而自己呢，又何嘗不是醜惡！說自己缺少利己主義而不能去愛別人，自己也只是個『人』，豈能如此？原因是自己想抱



着利己主義去愛週遭的人，而偏又不能接受週遭的人所施予自己的利己主義的愛，於是乎永久地不爲人相容了。窺見了自己的醜惡，縱然知道自己是無法被人相容的，但自己並不想把自己來改造好，因爲人與人彼此原都是敵人啊！而且，不被相容的敵人比之用面具來遮蓋醜惡的敵人又何其真實而痛快啊！

澈悟了人類的醜惡，不得感覺到這世間的悲慘。自己不能把自己來毀滅，逃出這悲慘的人世，唯一的圖生存的方法只有向敵人去作戰。自己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好感，友愛，以及一切。打開了鮮明的旗幟向敵人大聲說：『我先扯破了我的面具，再把你們的面具也揭開，我們踏上了各人的防線，老實點，大家攻擊吧！』這樣，戴着面具的人們仍會根據了彼此的利己主義而連絡起來，把這大聲說話的人逐走了。於是自己是仍然不能被人相容。可是，自己是堅決地要奮鬥到底的，人生原只是痛苦，拚着這一生向敵人去宣戰，比之一生戴着面具總有意義得多！所以縱然不被相容，自己是永遠不會屈服於以利己主義相周旋的人羣中……

## 隨感錄

### 一四 上京求名

楊藻章

現在國內各地，尤其是我們這偏僻的K城的青年們似乎都有一種普遍的躍躍欲動的欲求，就是「到南京」去。因為青年們多是想革命的，又是不甘平淡生活的，平日常常聽人傳說：某某由中學畢業後即跑到南京去投奔同鄉某部長，現已得了海關上的職務，每月得生活費數百元；某女士連中學都未畢業，只因跑到南京去嫁給某委員做姨太太，現已當了某黨部的「女秘書」了；某某由首都什麼政治學校畢業後，不但做了「革命官」，並且又戀上了很漂亮的女同志；這些是如何動人的消息啊。因此大家都想像南京這個地方真不愧為革命的首都，只要青年們一打起革命的招牌去就如到了「幸福之鄉」，「金銀之窟」，「女兒之國」一樣，什麼懸而難解決的做官，發財，討女人的三大問題，都可完滿地解決了。兼之已到南京去得了發展的青年們，又不時的寄他們那些穿洋服或斜掛皮帶的玉照，及大吹革命盛誇首都繁盛的信件來引逗故鄉這些同志，於是更加令人聞南京而神往，乃不得不動「上京求名」之念了。

現在此地青年界上京求名之狂熱度真是高到了極點，小子不才亦忝附青年之末，自然也不在例外，不過在我呢，一方面固遙羨首都之有名可求，或有命可革他方面也聽着到了南京去的同志們也未見得個個都達到了所去的目的。其實上京求名的人因所謀不成流落他鄉而興「長安米貴」之感者已不知凡幾，因此我上京求名之熱度，竟由燃燒點滅到結冰點了。

本來，「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在全中國無論革命的區域或反革命的區域謀職業的一個重要條件，不具此條件即想在本地當個小書記尚且難能，況想到人浮於事的首都去混頂紗帽戴乎？何其冒昧也！況且現在全中國裏有許多具專門技能或學術的人材，只因無「某部長」「某委員」這一類「在朝者」的關係而找不到工作者正多，況其下者乎？若果不論什麼人只要一跑到南京去就可滿足其所大欲，那麼我怕石頭城裏真是要大鬧「官滿之患」了。

不過青年們妄想上京求名也自有其經濟的背景，至此我不禁要連想——一個不恭敬的連想到土穀祠裏做夢的阿Q來了。咳！咳！咳！

## 一五 國語羅馬字的語氣和字聲

陳光堯

國語羅馬字周刊的記者先生：

今天讀到先生給勉之先生的信，裏面說：「至於「以待」和「一帶」，音雖然相同，但「以」和「一」的聲調並不相同，「以」是上聲，「一」普通多念去聲，這裏要念陽平，國語羅馬字是 Yiday 和 iday，詞形是很有分別的。」這話對於讀書的人們，固然不會發生甚麼不懂的困難；可是一般人對於「五聲」這個問題，他們不但不知道，而且是絕對不願意聽絕對不願意問

(1156)

的。所以將來如果拿先生這話去同這一般人說，（因為國語羅馬字的最大目的，是要將來全國人個個都採用，所以這樣說），不但不中用，說不定還反要引起他們對於國語羅馬字的畏懼心和厭惡心來，這一層我希望您們鼓吹國語羅馬字的人注意。

關於同音的字，只要它們不太多，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其責任不過和現在的假借字一樣罷了。例如現行漢字中的「長」「少」「好」「惡」等字，它們都各有兩個意思；但一般人因為習慣和語氣的關係，從來沒有鬧錯過。即如「長發祥」「少掌櫃」和「好人」「厭惡」，這四個名詞中的「長」「好」（本字）「少」「惡」（借字）四字，不論誰，不論昏愚到甚麼地步的人，都不會把它們誤會成：「長幼」之「長」和「嗜好」之「好」，（「長」「好」都是借字）；「多少」之「少」和「善惡」之「惡」，（「少」「惡」都是本字）。不但這樣，大家並且可以因語氣知道「長」「少」「好」「惡」這四個字的讀音。還有像英文中的『Seven Feet』和『Eight Cans』誰都不會誤做「七隻脚」和「八個能」，也是因為它們有上下文的語氣的關係。

照上文說來，有兩個意思兩個音的「長」「少」「好」「惡」等字既不妨同「形」，則「以待」與「一帶」又何妨於「同音」？何況「以待」和「一帶」兩個名詞並不能獨立成文，必須有如「嚴陣以待」和「襄陽一帶」等字樣才能實用。既然如此，誰還會把「嚴陣以待」和「襄陽一帶」，誤

會爲「嚴陣一帶」和「襄陽以待」呢？（按下句有時雖然也勉強能說得通；但至少須在它上面加一個「在」字，不能單作「襄陽以待」。）

不過我覺得國語羅馬字也有一種困難，就是注音字母的音母簡單，拼法淺易，至今一般人還不大懂得，（這自然也有宣傳上的關係；）現在國語羅馬字的音母複雜得多，拼法也較注音字母困難得多，而且還有許多複字的音母，一般人恐怕要更加不懂得了。因此我覺得您們所說的：「只要學會了羅馬字的拼法，就可以識字讀書和作文」，這個羅馬字的拼法，在大多數的國人身上，恐怕就不容易學會。因此我又以爲今後的國語羅馬字，對於拼音法的簡易化和通俗化，應當特別加以注意和鼓吹。

總之，我以爲：討論國語羅馬字的「五聲」問題，這算是各學者們建設新中國文字的職責。今後要向社會上的一般普通人宣傳國語羅馬字，與其同他們辨別字的「五聲」，實不如請他們注意上下文的語氣。這就因爲文的語氣人人明白，但是字的「五聲」有許多人便不懂得，而且不容易學習。

陳光堯敬上。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現代政治思想

夏葵如譯  
實價三角

本書從理想派的國家學說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敘述到，並極精確，對於歐洲今日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尤有較詳的敘述，且指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和同異，並對於社會主義所引起的五問題加以很公平的評斷，為關心現代政治趨勢及社會學說的人所必須注意的。

# 社會學概論

張我軍譯  
實價四角半

本書是用新的觀點，科學的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的一本好書，對於近世社會學之發達，社會學之諸潮流，社會學之觀象，社會之本質，構成及種類等都有簡明扼要的敘述，是許多社會學概論中眉目最清楚的一本，可作高中的教科書，可供研究社會學的入門書讀。

# 語絲

第五卷，第五一期

妻

陶 畫

妻近來不住說我瘦，有時一日反反覆覆說到幾次之多，說得我左右爲難，不知怎麼應付她才好。即使自己，也非不知道的確已經是日逐瘦下去的了，因爲以得了這樣的致命的病症——咯血的人，而又碰巧處在了這樣的環境下，遇着了這樣的幾個人，無時無刻不抱着不良的心境與鬱悶的精神過着艱難的日子，跟着這個情形，而想希望自己的身體能夠肥壯起來的話，實在不過是一種妄想。

( 1159 )

這一次去了兩日鎮江回來，一入門口，妻一看見便登即變了淒然的臉色說：「返來啦（低音）？」我便答說她「係囉」一聲，其實心裏早已料到她九分意思了。待至我將簡單的手藤篋放下，漱洗過之後，便坐到書案前去，妻也從房裏跟了出來，苦縐着臉緊鎖眉心立在書案旁凝視着我說：

妻

一

「唔（高音），不知你怎麼總是這樣瘦！這次去了兩日鎮江回來，又似乎見得瘦點了，唔，不知是怎樣呢！」

「唔，怎麼哇？去兩日鎮江回來，又看見瘦去的痕跡囉？那麼，幾十日之後呢，豈非變成無物了？真是紕繆，不知你怎麼總是這般囉氣！」

她還立了一陣說了一聲「唔」出去了，便去吊水預備弄晚餐。

我覺得抱歉，又覺得她可憐，但我能有什麼更好的應付的方法呢？雖然這答話的用意是含着有想攪鬆她這次來說我瘦的緊張的感情的意思，然而，呀……

這一夜兩人間雖然也能談着稀疏的閒話，也相溫存，但總包藏着一種淒清的情雲。

真是沒法，今朝起來草草漱洗後便坐到書案前去握起一本線裝書來正想胡亂看下去，妻從廚房進來量米造朝餐，大約看見壁上掛的我去年映的幾幅相，又引起她的注意我來了。

「不知怎樣瘦得這般難看，和去年映的這幾幅相比較起來，又瘦了許多了。如果不信，自己取鏡一照便知道了。唉！不曉得是在怎樣呀！」她在自言自語的說。

我忍着不會理她，假裝一意在看書。後來她量米出去了，我才仰轉頭去看了一陣那壁上掛的幾幅相，低轉頭來啞口無言。相裏那幾個樣子本來已夠瘦醜可憎了，現在比這還要難看



得多哩，這已成了什麼！不禁突然浮上了一陣難以形容的悲哀來。妻還說要我自己的取鏡對照，其實我是歷來不喜歡照鏡的，或者說是怕敢照牠亦無不可；但即使不照，自己的日逐瘦下去的形相自己的心裏是很明白的能夠計算得出呀，何必對看那副瘦削，枯青，醜怪的面容，令自己對此空增癡想難堪！妻所說是對的，瘦，誠然是一日一日的瘦下去的了，這是自己所非常明白的；可是一個人的傷壞的地方，又那願也那忍在愛着自己的人面前直率吐露，令她感到痛苦，那怕是誰人都不肯做的。我之所以裝腔作勢永自勉強不承認我的瘦者，也無非總是這樣的一種心情。雖然這些話之不會將她的積日而月而年的歷久的觀察一時打破，是明明白白的事，但比兩人抱哭着而說出自己的可怕的瘦病的真因來，結果，我以為無論如何是好得多的，所以便這麼做了。

昨夜本來便已虎虎地吹起北風，現在却又飄下細雨來了，北風吹得更緊，北風夾着細雨一陣陣吹打在屋瓦上聽得出沙沙的聲音來。想起自己目下病况，想起日後不久自己一定脫不了的悲慘的結局，與那時候妻的難堪的苦蓮，呵呵，酸辛悲楚！酸辛悲楚！

「那時的世界與現在也是一樣的，春夏的明麗溫暖，秋冬的涼爽晴快，鳥的飛鳴翔舞，魚的回躍戲游，山的青蒼，水的潺流，一切一切，也都還是依舊依舊！學校是照常開學上

課，幾個所謂同事先生也還是一如往時之在戲笑吵鬧，而一班學生却較此刻高大得多了。屋側四圍的幾叢榕樹楊桃之類也還是翠鬱嫩綠，去美國回來死了不久的偉基伯的新建的房屋那時也還依然嶄新嶄新，魯迅先生，郁達夫，周作人先生，我所敬仰的人，什麼什麼，一切一切……而我，呵呵，我呀！却已直挺挺的頭向入躺在地下的大草蓆上，上面是用一條黃瓜條手巾從頭頂至腳底將自己完全蓋住了！」

「也還是這塊地方。屋裏堆滿了幾個我平素所認識的人，嘗我的與罵我的，妻則盤腳坐在地下對着我彎腰放聲號咷大哭，鄉村少婦死了年青丈夫的大哭。同時四圍有勸妻止哭的聲音，有嘆惜的聲音，有嗚咽的聲音，暈暈糊糊，擾擾攘攘，是一種窒人的氣氛！」

「如此鬧着，躺了一日一夜之後，就預備上山。惟妻，却已變成一個鬼！想，對着死屍，想到將來，呀……。那枯黃色的棺材抬進來了，我不由的懼怕起來，因為牠那種黃色實在可怕呀！我想避去不看牠。奏了一回樂，幾個可怕的穢糟的「大力」便毫不遲疑地動手來抬我，我想掙扎，我想說不要他們抬，但終於抬起來了，硬將我迫進那可怕的黃色的長圓形裏，蓋上蓋，用繩扎實，再次奏樂的時候，妻，已哭得暈了過去。」

「送我長眠的只有妻和幾個勉強而去的同事。學生們的父母說我死得年青，又不是好

死，所以禁止他們的兒子不會去送。其餘的一些人都都抱着同一的見解。沿途妻號哭的聲音呀，那情形的淒慘無論如何是都無法翻述的！不久幾响釘聲便已將我送進地穴。幾個同事回去之後大抵還不免一陳鬱悒唏噓罷，以後各人弄着各人的事，暫暫的淡忘下來了。妻則回去見東東哭，見西西哭，看着我生前讀過的書哭一陣，看着我心血打污過的衣服哭一陣，哭得地下的我也流下淚來了。然而又能有什麼法呢？」

「照理都還未會完七，伯那東西却借勢要來趕妻收屋了。」

「你這臭貨，」有一日，我可以想得出他的牙交肉又在兩邊移動地在咬着牙根大罵起來了，「你這臭貨，畫全是你害死的，搬是弄非，利口花詞，狠毒到什麼般的。成日吵家鬧宅，畫全是你一個人激死的！害得人家敗人亡，才中你的意！你是想做了一番頭婆」好久了，現在全合你的意了，還要在那裏假慈悲！全生得一雙殺人眼，不殺人這雙眼才是空生！我是早就料定了，你是不殺人不止的。我相人相得多了，沒有不準的，畫就這樣被你害死了。限你三日內要從這裏滾出去，如其不然，我就要叫散仔拖你，用屎餵你，你這個不祥的臭貨……。」

「三番四覆不外幾句，難得的倒是他的能夠咒罵得那麼長久。」

「好多艱難才住了哭的妻，於是又不禁哇的痛哭起來。」

「母親也流着淚勸他不要罵，勸他不要在這個時候罵。」

「『嬸，過門還不到一個月我就批休，佢謂佢能殺得人，這有假麼？真否？還在那裏哭，

不知是在騙阿誰！這個臭貨，我……我一定……』他一直指手畫脚胡亂說下去」

.....

.....

「妻大抵漸漸的捱不起這種長久的侮罵與迫逼了，不久之後，便又看見她在別的一塊地方出現。」

「我看見一間霉溼隘狹的敗屋裏有着一個年紀四十左近的類似農夫的人，我看見了這個人的無行與暴虐，這四圍的人們的冷眼與蔑視，妻的捱餓與枯瘦，和那低頭順眼的彷徨苦澀的心情，笑，罵，指，誓，死……」

.....

.....

碎！

吃驚回過頭去，原來是那隻母貓已經將斜蓋在碗盆邊的大羹碗掙翻下地打碎了。我於是噓一口氣伸着懶腰緩緩的站立起來。

「打了什麼？」妻走入來問，但立刻也就看見了地下的碗碎什麼都明白了。

「怎麼打的？」——料想一定又係這貓的所爲了，前兩日才將個雞食鉢掙破，現在又打一個大羹碗，幾日前後，便共弄破了兩件東西，呵，你這隻貓！」妻一面說一面過去蹲在那裏拾碗碎。

「誰教你不放到安穩的地方呢？」我似責備似答覆的說。

「剛才趕忙找碗托人買鼓油，取起來放在這裏，一時不會記得放回原處，又誰料到牠打得那麼快。」妻拾完碗碎站起來說。

妻將碗碎擲掉回來。

「煮熟飯未？」

「煮熟了，等我過去叫「安人」返過來就可以起飯了。」  
妻又出去了。

幾日前因妻又與母親不和，原因是在妻送了兩個臭鹹蛋與向哥姆。後來才講給母親知，

母親嫌她事先不會問她。便擅自送東西與人，說：「這是我的東西，你怎可不問我而私自拿來送人？這樣，你以後什麼也可以毋需問我了！」又說，「怪不得別人傳講你要將吃剩的豬肉倒下池塘……。」這其實倒是冤枉的，這不過是母親以前在向衆宣揚妻的壞話時順口敷造出來的話罷了，到如今却已成爲妻的受非難的焦點。妻忍不住便脫口反駁了兩句，又謂：「這不過嫌我攪了你的人情，」於是更致母親的火怒，便破喉大罵起來了。結果依然是由妻哭泣將一場是非收束。

說起來也實在可憐，向哥姆自己一手養大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不特絲毫不曾受到兒女的福，反因兒子們的時常偷雞盜貓而受罰捱餓；女兒才嫁出去不久，以爲有所依託了，不料接着也就死掉了，所餘的只是悲哀與眼淚。弄至現在只能吃餐餓餐。妻因一時之便，想起廚房裏醃的鹹蛋醃得不得法而完全臭了，於是就順便取了兩個送她。不料這却就成爲禍源。

事後母親還恨我不會嚴酷對待妻，於是逢人便又數罵我這不是那不是，怕妻逆母，不識孝順，我則惟有默然。如果母親係一個心情寬大的女人，像平日的這般毫末小事，又那裏鬧得起來；無如母親，却偏偏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二代家婆，一代新婦，代代循環，」那裏會差。鄉村裏的是非，尤其是婦姑間的是非，不問而知新婦方面一定不對，理曲何用說是不

對，卽理直也何嘗算對。況且母親，是向以溫和聞於一村的人，那麼妻的受災殃是當然的了。妻也實在冤枉，受了母親天大的委屈，能夠一聲不響，甘聽碎罵，這才稍免於難，不然，還要受我的埋怨，謂不聽我的勸告，啞靜無言，致鬧出紛煩來呢。唉唉，我既不能諫諍母親使彼心情寬大變成一個真誠的人，大家和好，難道我還要一齊去幫同迫逼妻，幫同去迫逼毫不曉人情世故的妻麼！我除了勸妻遇到了這種情形，便噤口不聲外，還有什麼辦法！呵，妻呀！你第一不幸而碰倒了倒霉的我，又遇了母親，更遇了婦人氣十足的禽獸般的伯父！平日看你臉上雖不見有什麼特別苦惱不快之容，但能保你的心的底裏不時刻的藏着黃蓮般的苦麼？我的妻呀！

我每逢讀到女士們的講母愛的文字的地方，就不由的感到慚愧，因為我與她們所講的之間實在相離得太遠了。但我又疑這怕是各人所處的情境不同，聚散的時間不同，因而結果的情形也就兩樣，然而我是羨慕她們的。其實說來，我本也不能怎樣怨怪母親，因為她道地係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的一個母親呀！想到她只有我自己兒子一個這道，對這情形却又只能歎氣了。

妻先回來。母親也跟着到了，還是鬧氣期間內見慣了的一種難以迫視的面容，不聲不響

用力般照例面向內坐，妻送飯進來，她便先自搶奪般胡亂盛了飯在吃；後來我才向外坐下了，妻面壁坐，各人只顧低頭吃着各人碗中的飯，誰也不大敢於嘗試看誰。妻想和解，幾次竭力借故向母親說話，母親却總「唔」的一聲外其他就無聲息。於是後來也便完全歸於沉默。打了大羹碗妻與我都不曾提起，但看了換轉碗頭來盛芥菜這一着，怕也已推測到了好幾分了。這樣的又過了一餐莊嚴而鬱悶的聖餐。

妻後來悄悄對我說：「將打了大羹碗告知她聽，火上加油，怕更增兩方的惡感；不卽告知時，又怕她日後的熱言冷語，來得難受，不知如何才好！你伯歷來的詬罵，用意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在想收回這間屋，你也知道。他所罵的話之毫無理由，捏是造非，更甚於一個醜壞的婦人，但不這樣，他又怎能扯到這間屋的問題上去。而你的母親對他這種橫暴却還歡喜，說是應該，一味捧承，這或者有她的不得不然的苦衷，然而也未免太過了。對高一輩的就只知極意奉承，一點也不敢違逆，有時卑順到令人看見替她可憐，及至對待我們却能有如此狼暴，唉，我真是沒有路行了！」停了一陣，看她眼圈似乎紅潤起來，接着也就進寢室裏去了。我則木然呆坐着。想她大約是不免於暗泣的。真的，想起自己做女孩兒的時候，讀書遊戲，翱翔自在，那裏知道什麼是憂愁悲哀；到如今却步步受人掣迫，一舉一動也要受人彈



罵，社會的規例又嚴，自己面前的路顯然地漸漸的不能再走下去了，呵呵，想起來又那能不哭！

即使連我這個自以爲稍稍能夠對她有些慰解的人也不免常時給氣她受，有如前些時因拔不開酒瓶塞嫌她不替幫助而大怒得喊打她便是一個近例。因這一點點的小事便至憤怒而喊打，實在難怪她那時入夜的突然的嗚咽哭泣。況且我那裏又可以時常喝酒呢。

如果父親有錢，不借住伯錢起的屋，則那種時常不堪的辱罵又何由而至？那時母親或者也還一定跟着和善得多，說不定還家庭間和樂怡怡呢！又假使我自己身體好，能有本事賺錢，那……噢噢，不用說了！……或者伯父與母親兩人間無論那一個心情能夠寬大點，也未必會弄到這個境地，弄到這個全家罩滿了愁煩與死悶的氣霧的境地！然而什麼都已安排定了，於此真不由我不相信命定之說。此刻就只能忍耐的繼續過着咒罵愁苦嘆息下淚的生活，靜候着變動的時候的到來。

我的妻呀！

(1170)

## 薩布哈

埃及 Ashmou T. mouf 原作  
迦 辛 轉 譯

農夫阿布岱爾賽米正坐在一個被丟棄了快要朽爛的舊牛棚旁邊的一塊大石上面，凝視着那為車輛牛馬所鋪砌的大道上，這大道正把海三阿格哈的產業和一切鄰舍的產業分割開來直到火車站頭為止，沿着路旁邊，兩直行的皂樹形成了愛人的陰影。他注視着大道上，切心地在那些領着獸羣的小孩子們，肩頭上荷着鏟子的男人們，和靜悄悄地在他們的驢子後面走着的女人們之中，辨別出他所期望着的人來。

突然，一種愉快的微笑浮到他的臉上，他那美的潔白的牙齒都可以看見了。他從大石上面立了起來，使人記憶不到他是怎樣高闊身材，筋力強壯的人來，而且他那粗壯的形態是多麼愛人啊；裸露着的胸部生着一叢毫毛，在他敞開着的短衫處很引起人的注目。他把那麻布帶子緊緊地裹着他的腰部，使他那褪失的藍外衣縮短了很多很多，把他兩個大的腳踝和粗壯的大腿都顯露出來了。他一連地喊了幾次：

『薩布哈……薩布哈……薩布哈姑娘！此地來呵！』

那少女把頭掉向這聲音的來處，看見阿布岱爾賽米正向她走來，她立刻就認出了他，一陣甜蜜的微笑傳佈到她的面上，但她又迅速地用她在飄着的面紗遮起來了。她是跟在她的驢子後面走着的，驢子背上負着兩個空的竹筐，在她將手裏拿着的短棍在驢子身上輕敲了幾下之後，驢子就懂得立即向着家裏走去了。薩布哈離了大道，想從半路裏遇着阿布岱爾賽米，就從一條小運河旁邊的彎曲道上直穿過去了。她深深地被激動着，不顧她那沈靜的性情，和她抑制着她自己的感情的努力，而且，活潑地，幾乎是完全地遮覆在她的臉上把他們隱藏起來了。他們面對面地走近了，又靜靜地一齊走向那舊的牛棚去，在走到那大石時他們就停在那裏了。

阿布岱爾賽米憂慮地低着他的頭像是在想着決定說什麼話似地，他的面上蒙着一層憂鬱的面色。

『我已幾天不看見你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了。你是和什麼人吵了嘴麼，或者還是爲了我所不曉得的其他的原故？』阿布岱爾賽米躊躇了一會之後這樣說。

薩布哈讓她的面紗落了下來，煩躁地撫弄着她的衣裳，不曉得答什麼才好，同時阿布岱爾賽米却切望地凝視着她可愛的面龐，他的眼睛享受着她的美麗。

薩布哈是個極其可愛的村女，適當的身材，兩只愛人的黑眼睛。她是個心志純潔的姑娘，靈巧，清白，無論什麼事都忠實，具有徹心的虔誠和自信。她在海三阿格哈那裏認識了阿布岱爾賽米，她是被雇來作工的雇工，他是他主人的心腹僕役。就在那裏，他們發生了愛情了，而且是彼此這樣地愛戀着，以致他們四週的人都很注意他們，終於由那些親戚們說到她父親面前去了。

薩布哈的父親是極其輕視阿布岱爾賽米的，他認為他比他的女兒要低下得多，他已選中了那亞米得的兒子了（埃及地方的首領）身分高尚，有錢，服飾漂亮的青年，他曾驚羨過他的女兒，情願要她做他的妻子，而且已預備妥當，將要把那三十磅的妝奩交給她的父親了；比較起來，阿布岱爾賽米的愛情自然是一種大的侮辱；當他去向薩布哈的父親要求和她結婚時，他被極無禮地送了出來，倘是他再去的話，那就要被申飭着走出來了。

阿布岱爾賽米回到他主人的屋裏，感到非常地痛心，對於剛纔接受到的待遇又怒又羞，但他決志不向薩布哈提起一字，他對她的愛情也不因着痛苦而丟棄。

阿布岱爾賽米是人人曉得是他主人極其寵愛的忠誠老實人。

薩布哈仍然沉默着直到阿布岱爾賽米來詰問她，同時，他切愛地凝望着她：

「你病了麼，薩布哈……你幾時才來做工呢？」

薩布哈，呈着憂鬱悲哀的面色，怨聲地說：

「我不再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做工了。」

在聽了這句話之後，阿布岱爾賽米的眼睛因着抑制着的憤氣變成無情了，他用激怒着氣的聲音喊着說：

「什麼！你不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了？這是誰說的？」

「我的父親。」

「爲什麼？」

「因爲他發覺了我們的戀愛了。」

「就爲這緣因他要來分開我們麼？」

「是的，永久地。」

「那不能。」

「爲什麼不能呢，而且……」

突然地中止了，她又變爲沉默了。

阿布岱爾賽米在猜度着她所要說的話，暴怒地聲音喊着說：

『不要害羞，薩布哈，把你要隱藏起來的話說完了吧；你是說你已經和亞米得的兒子訂了婚……但我對你發誓……』

他像是氣哽住了，他的眼睛裏發了火了，他的血管都像細繩子似地顯露出來了，他把喉嚨裏的乾塊兒吞了下去，嘎聲地說：

『我對你發誓吧，這一次的婚姻是決不退讓的……決不……決不……我存在一天，你除了屬我而外是決不能屬於其他任何人的。』

這是薩布哈第一次看見阿布岱爾賽米這樣大聲地說話，和他那粗野的狀態；她十分地恐懼，迅速地從他那裏把視線收回了……這就是阿布岱爾賽米，那恬靜，忍耐，謙遜的人麼？他直到現在的這一刻爲止，總是平靜地生活着，從來沒和人毆打或鬥吵過。

阿布岱爾賽米極困難地呼吸着，而且戰慄着像是被大的熱症所侵襲了的。過了一會，這襲擊過去了，他又恢復了他的原狀，薩布哈就平靜地，溫柔地向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要我怎樣呢？……你要我不聽從我的父親麼？……我怎麼能夠做這

樣的事呢？」

「既這樣你就不該愛我，薩布哈。」他回答着說。

這少女仍然靜默了一些時候，突然，眼淚潛潛地滴下來了；看着阿在岱爾賽米像是有把刀在他心裏轉動着似地。這少女的眼睛裏充滿了哀憐地走近他，他就溫柔地引着她走入了那舊的牛棚，使薩布哈坐在一堆草上，拭乾了她的眼淚，悔恨地向她說：

「薩布哈，你不要哭，你的眼淚刺進了我的心了。我確實地深信你的愛情的，但是你和別人訂了婚的這想頭我是不能忍耐的呵，我要盡力地去破壞它。我將要和你的父親去說說看，或者他要允許我的……的確。他必答應的……的確……的確。」

當她掉過頭來向他看着的時候，她的眼睛裏滿了眼淚。她說：

「你怎樣可以使我的父親同意於我們的戀愛呢？你不是已經去求過婚被拒絕了麼？你想着我是沒會注意過你所進行的麼？」

阿在岱爾賽米想回答她，但是為感情所哽了。過了些時候，他仍然困惱着，同時他的眼睛因希望而發光，因絕望而幽闇了，他不自覺地低語着：

「但是這一次我有我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阿布岱爾賽米猶疑了一會兒，仍然沉默着，他的眼睛迴旋着，然後，看看四面，他就就着這少女的耳朵唧噥着說：

『我有妝奩呵……就這個我就可以獲得了你了。』

薩布哈在她的袖子上拭乾了她的眼睛和鼻子，她的臉上顯出愉快的笑容來了，她熱望地喊着說：

『什麼，阿布岱爾賽米……你有了妝奩了麼……那三十鎊？』

『是的，我衣袋裏有呵……你要看麼？』

他把手放進他的衣袋裏去，拖出一卷鈔票來，用那激動的聲音在她面前數着，同時，那許多鈔票在他手裏顫動起來了。當他數完了之後，他帶着困惱的笑容看着她說：

『那就是你的錢，薩布哈，那就是我將要去交給你父親的你的妝奩。你放在手裏摸摸它吧……拿着吧……拿着吧……』

他拘泥地叫她拿着，但這少女却並沒有這樣做。突然地，她愉快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熱望，嚴肅的聲音問着他說：



「你什麼地方得來的這許多錢呵！我們都曉得你是很窮的。」

這是一個微妙，果敢，而且出於意料之外的詰問，大大地使阿布岱爾賽米顛覆了。他緊繃着他的眉頭，自己不能抑制的憤怒的腔調答着說：

「那是我的事業。你無須來問我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我有錢，那就夠了。這是我自己的，我將把它交在你父親手裏當作你的妝奩。」

薩布哈仍然思索的樣子繼續着她的高聲的說話，像是對她自己說似地。

「你並沒有什麼家畜賣了可以獲得這一筆錢來，你也沒有什麼親戚能夠借點給你，而你的主人一定也很吝嗇地不見得除了你僅有的工資而外再多給你一些……」

薩布哈的眼睛突然地黑暗了；極其恐怖地凝視着他，她逼近了他低聲地向他說：

「不……這不是你……這不能……但是你爲什麼這樣顫抖呢？」

然後，她突然確實地覺察了真情，這少女就大聲地叫喊着說，

「這不是你的錢……你敢去動它……這定是海三阿格哈的錢……這三十鎊定是你早幾天從他屋裏偷了出來的。」

阿布岱爾賽米聽了這話之後臉上變成十分地幽闇了，他怒不可遏地喊着說：

『這樣缺乏意識麼……我是個賊，你敢咒我是賊？』

『那麼這錢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阿布岱爾賽米吃吃地說了一些極其不能領會的話。一種粗魯殘忍的表情在他臉上顯露了，薩布哈呢，在她面前她看見了痛苦與羞愧。阿布岱爾賽米的眼睛全被流落的眼淚浸濕了——那些失望和陵辱的眼淚。在這瞬間，她也窺見了「男人」的傲慢在她——這懦弱順從的「女人」——的面前完全傾覆了。她已不再怕他了，只用憐憫的眼睛看着他，走到他面前用她的膀子摟着他的肩頭，安慰着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不要氣我。我愛你，而且也只願你幸福快樂。把這錢還給它的主人去，這種錢是可憎的，是得不着祝福的。你必須把它退還了去，上帝或者能寬恕你犯罪的行為，你必須，你一定要還了去，阿布岱爾賽米。你是個好人，每個人都曉得你是個向上的老誠人。別要污穢了你的名譽。你允許我把這錢還給它的主人去，別要使他曉得。』

當她這樣說着時，眼淚流到薩布哈的頰上了。阿布岱爾賽米堅決地聲音回答着她說：

『不，我不把這錢送還了去。現在是我的了，我要去交付你的妝奩去。』

薩布哈流淚了，把她的臉藏在她的手裏，扼喉地嗚咽着！

「我不能，我永遠不能接受那偷來的錢作我的妝奩的。上帝定不祝福我們的婚姻的。我不能承受這樣的事呵！」

阿布岱爾賽米逼近了她，彎着身子向她急性地說：

「我也永不允許將你給了別人，我不能想像你做了別人的妻的。爲這緣故，我才犯下了這個罪孽，去偷了我的主人，也是我的恩人的錢來的。這是極正確的，我這樣做是沒什麼罪愆的。我是個窮苦無助的人，我的對手却是個有錢有勢的人。他靠得穩可以得勝，我却要被克服了。但是我用什麼其他的利器可以打倒他呢？你可以想像在我聽見了你的婚約的時候，我是如何地難受呵，我簡直是近於瘋狂了，一夜全是在我的門前紊亂地凝視着大空過去了的。突然這意思向我來了，我不曉得從那裏來的，或者是魔鬼在我的耳朵裏低語了的。他的確是個和氣的勸告人，因爲他告訴了我怎樣可以得着你的法子。我於是就記憶到我的主人，海三阿格哈，他兩天之前收到了五十磅房租，我也曉得那錢是放在他房間裏的鐵箱裏的。我突然站了起來，喃喃地對自己說：「在我的主人將錢積起來存在銀行裏，再大利息借給窮的農人們，這三十磅算什麼呢？但在我，這點數目就是我一切了，我的幸福全依賴着它呢！」——這樣，我的做賊的罪就犯下了。這一切的事都是爲的你薩布哈呵！原諒我，我希望

上帝原諒我，在他那裏我將懺悔，懇求他將我這大的罪愆洗去——我這全生命裏的僅有的罪愆。」

薩布哈聽着他，自己在嗚咽着，突然，她覺得阿布岱爾賽米的熱的呼吸氣逼近了她的面孔，至於他的唇接觸着她的面頰了，他把錢向她手裏一推，改變而且懼怯的聲音向她說：

「薩布哈，我愛你，崇敬你。倘使沒有了你，我就難於生活了。你是我的靈魂，是我眼睛裏的光，心裏的快樂。薩布哈，你拿起這錢來，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拿起它來。」

突然薩布哈覺得在她頰上來了一吻，使她因之感到像是被毒蛇咬了似的，同時，那錢接觸到她的手上，有如火焰焦灼她的手一樣；她大聲地叫喊起來，迅速地從阿布岱爾賽米身邊走了過來，說：

「離開我，再這種樣子的話，你敢來逼近我！我不能忍受你這形像的，阿布岱爾賽米，我也不許可你來吻我。立刻把這錢還給你的主人去，倘使我再來時，它仍在你這裏，我就要將它撕成片片了。快些離開了我，你如不立刻這樣，那我就喊救命似地喊起來了。」

在這時候，站在薩布哈面前的不是那謙遜溫和的阿布岱爾賽米了，完全是另一個人，一個她從來沒看見過的人——彷彿是個眼睛粗大紅腫，面孔幽闇發燃的凶狂野獸一樣了；正把

他靈魂裏一切迅速可畏的變動給顯示出來了。他不了解地聽着她說着，而在地無間斷地向後退避時，他不自知地更逼近了她——薩布哈正張大了嘴要呼喊時，但突然發見她被緊緊地猛烈地擁抱着了，同時，阿布岱爾賽米喊出許多不可解的慕戀的話來。不顧她怎樣掙扎着，他狂吻着她。

於是一個嚴肅的鬥爭在他們倆之中發生了，這少女覺得她要被制服了，她竭力地喊着求救，但阿布岱爾賽米的手總是遏抑着不使她喊出來。雖然這樣，有時也還能發出幾個斷續的字句傳到他的耳朵裏來：

『離開我……我沒有什麼事情要同你去做……我厭惡你……我痛恨你』

他呢，粗魯的聲音回答着說：

『你永不許和其他的人結婚去。你一定是我的……我愛你，崇敬你……你必須要愛我……你一定要。』

薩布哈預備要大聲地不顧死活地叫喊起來，使這舊的牛棚裏充滿了它的反聲，以致阿布岱爾賽米驚怖得覺到援救立刻都從四面來了，彷彿這少女被人從他手裏強奪過去，交到他的對手手裏了，同時，他被警士們拘押着領進監牢去了。突然一個想念在他的腦裏閃了下子，

在他面前三件事情清晰地分立着：這少女不過是在和他開玩笑；他要失敗而他的對手却得了勝；所有的村中人都將嘲笑譏刺他的失戀。他從頭至腳戰慄着，他被那從他靈魂裏所發出的新感覺所把握了，使他自己成了個完全兩樣的人。他的右手不自覺地在那少女的頸項上用力地緊攬着，另一個手則悶塞着她的嘴使她不能叫喊出來——他時時地低語着：

『我決不讓你走的……你永不能和別人去結婚……我愛你……我不準你洩漏了我的秘密……你一定要愛我的。』

突然，那少女的氣力消失了，阿布岱爾賽米想着她是降服了，所以就鬆下了她，她就不動地躺到那草堆上去了。

阿布岱爾賽米凝視着那躺在草堆上的少女一些時候，他不曉得他所真實遭遇着的是什麼事。漸漸地他又變成他固有的自己了，他從頭至腳顫抖着，摔倒在草堆上，小心溫柔地詰問着那少女，輕輕地搖着她，嗚咽地聲音向她說着，忽然，他凶悍地喊起來了：

『我沒有做這樣的事……決不，決不……那不是我。』

然後，他就一面號哭哀嘆着，一面在泥土裏亂滾，用他尖銳的指甲抓他的面孔。

恰巧正在這時海三阿格哈走過那牛棚，打算從田野當中的小路上走向回教堂去，在那裏

他要完成他的晚禱，他獨自走着，深深地專心地在數那佛珠兒，他照平常地戴着那舊的寬大的土耳其式帽子，幾幾乎連他的耳朵都要遮沒了，他用那破舊的黑外衫和那白羊毛巾圍着他的肩頭。當他這樣走着時，他聽見了那從牛棚裏傳出來的奇異聲音，他很快地抬起他的頭來，切望地聽着，已經忘却了那玫瑰念珠了。那聲音幾次地重複着，海三阿格哈就向它的來處前進着。在走到了牛棚的門口時，他看見阿布岱爾賽米在裏面像只瘋狗似地葡萄着，破啞的聲音哀哭着，他極其迷惑地問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做錯了什麼事情？是誰這樣傷害了你？』

阿布岱爾賽米儘力地高喊着，一面說一面傷心地哭着：『主人，薩布哈死了，這是我殺死她的，到牛棚裏面去，你就可以看見她的屍體了；我從你那裏偷了來的錢也散在它的四面。』

然後，他就用他的指甲抓着他的面孔，在灰塵裏亂滾，同時慟哭着。

當海三阿格哈一閃眼到牛棚裏時，他看見了那躺在草堆上的少女的身體，和四散在她身體傍邊的他那寶貴的鈔票，他完全昏迷了。他想走進牛棚去，但他很懼怕那屍體；突然，他勇敢地兩手遮起了眼睛，迅速地爬進去了；他在地面上摸索着拾起那錢來，直到他的手無意地

觸到了那少女的冰冷的頭上他於是就跳出來大聲地喊着說：

「救命呵……救命呵……捉賊呵……捉賊呵……捉住那兇手呵……兇手呵。」

## 童年的回憶 (續前)

魏中天

### 我的誕日

不知怎的，媽媽今天特別歡喜，雖然她仍是消瘦的面容與疏稀的頭髮。

走着，滿面笑容；立着，也滿面笑容。又看她弄了二個蛋，蛋殼塗了紅紅的。

把蛋煮熟了，拿在手上。

「今天是五月十二，是你的生日呀！乖乖！」媽媽牽着我的手說。

「呵！我的生日，紅蛋是給我吃的嗎？」

「是的！」說了，把蛋交给了我，我歡喜得跳了起來。

瞞着我的妹妹，跑到沒有人的地方，偷吃了。



晚上，風又大，雨又大，足足下了一晚，破漏不堪的房子，那能經得這樣大的風大的雨呢？——把我們的被帳都漏濕了。

媽媽想起了她淒涼的身世，又哭了！

『不要哭呀！媽媽。不要把你的身體哭壞了呵！』我立在她身前，低聲的慰着她。

天亮了。出門一望，枯旱的田野，已變成大海了。

素來善於捉魚的爸爸，此時已經準備好了他捉魚的物件了。我想同爸爸一道去，幫他提竹籠，媽媽又怕我失足墮到水裏去，強迫不准我同去。

約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爸爸笑微微的回來了。

一身的衣裳都被水浸濕了。面上呈着怕冷的表情。

『捉了有沒有？』媽媽問着爸爸。

『有哩，起碼有五六斤，通是很大的。』說了，放下了那個竹籠。

媽媽，我，都笑了。目光一齊注視到這幾十條鯉魚身上。

『這樣多的魚，怎樣處置呢？』媽媽又說，過了一刻。

『我想，不如把牠賣了吧，賣了買米煮哩。』爸爸說。

『也好！』媽媽贊成了他的意見。

我偷偷的把一條黃金色的鯉魚養在一個小玻璃瓶中。

留來，自己做菜的，祇有四條小的鯉魚和二條鱖魚，

### 爸爸失望了

添福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一次，到我家裏來玩，看我年紀稍長了，很關心我的將來職業問題。

『像這樣大的年紀，勉強可以擔一擔小水桶的水，不如早點給人家做學徒吧。』遂由添福

叔這樣的提議。

『我也這樣想，不過，得不到很好的機會』，爸爸的回答。

『聽說木匠，妙全師，要一個學徒，無妨去問問看。』

『對啦！他這人也還和藹，長厚，定不會和其他一切的人那樣殘酷的打罵學徒。』

後來，媽媽來了，爸爸將這個意思告訴她，媽媽參加半點意見，俯着頭。

『我不願意離開我媽媽到外面去。』我哭着說了！牽着我媽媽的衣裙。

『死鬼子，不替人家做工，把你餓死看。』爸爸發怒了。

媽媽仍是呆呆的站着，不說半句話。

結果是由爸爸帶我到橫陂圩給人做學徒去了。

『媽媽！我……』分離時，我哭着叫媽媽。

『心肝！……』媽媽也說不成話。

爸爸行在先，我在後頭，炎熱的天氣，把我的頭都晒痛了。

在途中我也會想起，假如師傅要無理由打罵我，那我不怕一切的就偷跑回家裏來，管牠媽的，我有我的自由。

一步一步的走，過了許久的時間，才跑完這十八里長長的路程。

據爸爸的本意，以為三年出師，可得二十塊錢，四套衣服。那知那個鼻孔下留有毛的老

板說：

『不合意，年齡太小了，乳毛還沒有乾。』  
失望的爸爸，吐了一口長長的怨氣。

我走出了這矮矮的舖門，好像從地獄走出來似的見了太陽。

歡喜極了，自己心裏想：『好極了，又不會離開我的媽媽。』

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媽媽發出了快樂的呼聲。

### 白流了汗血

炎炎的夏日，樹枝上的蟬兒都在悲鳴，這正是我們鄉村裏收割的時候。

爸爸呢，媽媽呢，不分晝夜，拚命的忙碌。

就是我和妹妹，也很忙碌，走來走去，一時送茶，一時送水。祇過了一個月的光景，把我的面孔，晒得和大門板一樣黑了。因為我每天都不願意帶我那頂又破又爛的黃草帽呀。

算是收割完了。此次的收割，比往年豐富得多，我家中也平空的添加了十幾擔黃黃的

穀。

『媽媽，以後我們不愁沒飯吃了，有這樣多的穀。』我說。

『這是暫時放在我家裏的，幾天以後，就給人擔去了。』

『什麼緣故呢？誰道有強盜來搶不成？』

『笨人！你那會曉得，要量租給薰琴老爺的，還有，你祖父時借了武舉的四元，現每年要量三石利穀。』

我聽不懂她說的租穀利穀的名詞，我以為她是騙我的，於是離開了她，伴着妹妹到外面玩去了。

真的，過了三天，我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就來了一個兇惡債主，同着幾個如老虎似的僕人，不客氣的，把我的穀一擔一擔的擔去，眼巴巴望着他們，唉，那時真的要把我氣哭了。

(1189)

我想：有錢的人，真是沒有良心的，我爸爸媽媽幾個月辛辛苦苦得來的代價，他們竟無

條件的把牠擔去，這不是白流了我爸媽的汗血嗎？！

有錢的人真是等於強盜，等於土匪，因為他白晝搶奪我們的幾個月的食糧呀！

唉！這社會太黑暗了！我將永遠咀咒牠，咀咒牠到光明的前夜。

離了收割後的第一個月，我家中已無一石半斗的白米了！這不是替人辛苦替人忙嗎！  
唉，奴隸們的……

我爸媽汗血得來的代價，已被有錢的人白白的搶去了。

『有錢的人是土匪，是強盜，因為他白晝搶奪我們的食糧呀！』這句話是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裏一直到現在。

### 流淚送爸爸

我們家鄉裏，自從去年林康哥過南洋以後，就一天多一天到南洋謀生的人了。

在南洋，雖是和家鄉一樣的做苦工，而所得的工資，稍為豐富了一點。——聽說每月有二十餘元之度。

(1191)

我爸爸看了這樣，在家鄉又不能過活，和我媽商酌了一晚，也決到了七月五日同厚成叔，觀福叔。百友叔——一夥人到南洋謀生活去了。

七月四日到了，明天呢？明天就是我爸爸啓程的日期。

媽媽準備了許多食物，一包一包的包好，給爸爸在路上作點心。

臨別的那一餐，媽媽還殺了由外祖母家裏帶回來那個將要生蛋的雌雞，給他吃，以作贈行。

爸爸離開了貧窮的家庭，到萬里重洋的異國去了。

媽媽牽着我和妹妹的手，在高崗上流淚送着遠游的爸爸。

奇怪得很，爸爸在家時，因為他有時要罵我或打我，真的我有點討厭他！現在，他走了，離了我們到異國謀生去了，此時，才感到心中的寂寞與淒涼！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我的爸爸呢？又什麼時候才能相處在一塊呢？

在快要分別時那時的一切，還清清楚楚在我腦海裏。

『你打算幾年才回唐山呢？』媽媽說了，看了我，又看了爸爸。

『大概三年吧，』爸爸很淒慘的答。

小妹妹牽着媽媽的衣角說道：『爸爸！你回時，要買很多東西給我玩呵！』

跟着妹妹我也說了一句，『爸爸，你要買雙皮鞋和草帽給我呵！』爸爸很歡喜的答應了我們。

別離的時候，各各都是愁容滿面，最後媽媽祇說了：

『祝你路途平安』的一句，爸爸就離了我們到南洋去了。

爸爸呵！何時才能得見你的顏容呢？

### 曙光將到了

一個半天紅霞黃昏的時候。

忽然，我們鄉村裏，來了成千個穿灰色衣服的軍隊，把我嚇驚了！大哥說：『大哥在



此，不要怕，這是打倒軍閥的革命軍。」

那時我聽不懂什麼『軍閥』，『什麼』革命軍，『祇』大哥告訴我不要害怕，我的胆子就大了。由大哥的領導，我們有時也敢跑進他們裏面去，看光景。唉！可憐呵，有的是受傷了正在呻吟，有的是睡在地板上，和死豬一樣。那個地方，發散出一種難忍的臭味。

很少看見軍隊的我們鄉村裏一般人，起初是怕和他們接近，過了一天，看他們沒有凶惡的舉動，大家都樂意和他們交往了。

我媽媽在自己菜園裏摘了一籃青菜與許多茄子，賣給他們，一共賣了十五毫子，把我媽媽歡喜得不想吃飯了。

第三天的早上，大哥急急的跑來告訴一件可怕的消息，他們——這些軍隊，把我們鄉村的重勤，則四，阿榮古，遇綢，初晨五個人縛去了。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密告，說他們是土豪劣紳。

那天下午，就要槍斃他們了，團長的命令。

他們槍斃的時候，我要同大哥去看看，媽媽不願給我去，結果，我偷偷的從後門跑到去

(1194)

了。

看的人，特別是各鄉村的人來得多，大家都說：『好！打死這般害人的東西。』  
剛要執行槍決的時候，遇綢，則四……等等，都嗚咽的哭了！祇有阿榮古，度態是很強硬的，他說：『死就死，有什麼要緊，十八年過了，又是一個好漢。』

號聲響了！隨着呼呼的幾下槍聲，竟把這一世威風的他們，永別了他們一手造成黑暗的我們的鄉村。

那時，我暗暗的想：怎不把那個白晝搶奪我們的食糧的薰琴老爺槍斃了呢！

這成千個穿灰色衣服的軍隊，在第四天的清早，就離開了我們的鄉村裏，到安流去了。很多人拿了喜炮歡送他們，在他們將要動身的時候。

媽媽把賣菜得來的錢化了三毫子買了一雙布鞋給我。這是這次革命軍來時的紀念品。

## 四個小偷兒

『四個小妖怪』的稱呼，竟普遍的在村中孩子們的口中叫喚了！尤其是大哥『貓精』的花

名。

這四個小妖怪就是：——凌云，仲芳，我，代榮。

大哥貓精，他確是有獨出的天才，他年紀又小，又沒有多大的讀書，而他對於一切我們的事，都很有計劃與機謀。

記得一次我們去偷叔兵伯的梨子時，不是他的計謀，我們定要被他捉去，吃很多耳光了。

那次偷梨的時候，大哥感着前次偷龍眼時，代榮做眼線，不留心，竟失敗了！所以他親自做眼線，叫我們三人入園，決定我和仲芳兩個人上樹，代榮拿布袋。

佈置好了，於是我們從一個小洞爬進去。

過了一刻，我在樹上，已看見了叔兵伯從他家裏慢慢的跑來，我慌了，低聲的告訴仲芳，他比我更慌，面上好像塗上了一層青的顏色。

在這無法逃脫當中，我們只得躲在樹葉中，不動，蚊子來咬時，也死死忍着痛。

『怎麼還沒有梨子丟下來呢？』代榮還這樣說。

『不要說，有人來了！』他聽了我的話，也很機警的，伏在一堆盛茂的草叢中，誰也看不

見他。

叔兵伯越來越近，大哥也發覺了。

我在樹葉中偷偷望着，心兒已經急煞了。

大哥不慌不忙的跑到叔兵伯面前說道：

「叔兵伯！你老人家，這樣熱的天氣，到那去呢？」

「到梨園裏去，拿點東西。」他不以為然的答着。

「剛剛嶺尾的何姐，來找你，他是說請你吃喜酒哩？」

「呵！」叔兵伯抓着鬍子笑了！「他現在到那裏去了？」倒問着大哥。

「他大概到你家裏去了，手上還拿着一張紅紅的帖。」

叔兵伯聽着有喜酒吃，摸着鬍子，向後轉折回家裏去了。

「幹快摘，不論大小。」大哥跑前來對我們說。聲音很小。

「放心！我們曉得，」我答着。

這時，代榮聞聲從草叢中跳出來了，滿身都塗着黃色的灰塵，也有枯了的草稈。

### 小戰士十四個

(1197)

由大哥一人召集的童子軍，今天又在草坪上操練了。

大哥英勇得很，戴着那次成千個軍隊來時拾了的破舊的軍帽，可是，頸上捉着一條條的痧痕，我們都笑他頸上吊對聯。

正在想排隊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年老的人，圍着我們。有的笑着，有的說着。

我們十幾個人，都不好意思的站着不動，啞啞的自己對自己笑；大哥就不同了，他仍是英勇的站在前面，右手高舉着竹的指揮刀。

『這般小鬼，倒很有趣。』一個觀看的人說。說了又笑。

『有趣，有趣，我們將來要當革命軍的。』大哥正正經經對他們說，指揮刀直指着他們。他們聽了，譏諷似的哈哈的大笑，不高興的跑走了。直到了他們離開了一里遠的時候，還聽得到他們的笑聲。

從午後二點鐘起，操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我們也不困倦，這次祇學了立正和稍息，報名數還弄得不好。

我們一共祇有十四個人，代榮最小，站在排尾，開始報數的時候，代榮高聲的報着『十八。』

大哥禁不住笑了，『不是，是十三。』說了，又笑。

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分散各自歸家了。

我剛回到門首，望見小妹妹站在門限上望着我，並且對我說：『哥哥！你還不回來燒火煮飯，媽媽要罵你了！』我牽着他的手，到了屋裏，放下竹槍，在我媽媽看不見的暗的地方。

媽媽在洗青菜，看了我，說一聲：『日頭落嶺了，還才回來！』並不責罵我，仍舊是洗着她的青菜。

小妹妹告訴我，她今天在家裏用黃泥做了碗，茶杯，小椅子，……並且拿給我看，還有一個小小泥菩薩，坐在地板上，一點像也沒有。

『菩薩的鼻公呢？老鼠吃了呢？』我嘲笑她。

『沒有，原來就是做了這樣，你不要笑我呀！』面孔紅紅的。

兩個人都笑了一下。

『吃飯了，來呀！心肝。』這是我媽媽叫我們吃飯的聲音。我們隨着這個聲音，離開了這個沒有鼻子的泥菩薩。

在淡淡的燈光下，吃着我媽媽煮的沒油的青菜。

### 意外的歡欣

『水客』錦秀叔，從南洋回來，已有三天了。

我們鄉村裏，無論什麼人做了什麼事，都沒有『水客』從南洋回來的那樣使人熱烈的迎接與歡欣，因為一切在南洋工作的人的消息與銀錢，都由他一人帶回。

我媽媽早就想去見他，問問我爸爸的現狀，爲了田間種作的忙碌，終於一天挨過一天。萬不會想到今天錦秀叔會到我家裏來。

他來了，媽媽又驚又喜，慌忙得了不得，右手燒火，左手弄水，又叫我去買了一包茶葉，用了三個銅板。茶已煮好了，找不到茶杯，於是乎用了大碗作茶杯，好笑。

『李嫂，不要太客氣了。』他笑着說。

『窮人家裏，沒有酒，沒有菜，來待『番客』，只有清水，淡茶招待，不要見笑呵！』我媽媽忙忙的說。

『不要緊的，出門人，無所謂。』

(1199)

我倒了一碗茶，捧在他的面前，『錦秀叔，吃茶！』眼睛不動的望着他。

『呵，這就是阿玉嗎？幾年不見了。長得這麼大，很蘇文哩。』飲了一口茶，『阿玉，我忘記了帶糕餅給你吃，你今年幾歲？』

『醜乖乖的，沒有飯吃，餓壞了！他今年十四歲了！又沒有牛給他牧，一天坐在家裏學頑皮。』媽媽代着我答。

『小孩子，俏皮才好。這個呢？』他指着妹妹向媽媽問。

『這個是他的妹妹，也是沒有飯吃餓壞了！我早就想把她嫁出，又找不到適合的人家。』

『不要早早嫁了，等過幾年日康哥在南洋賺了錢，做了『世界』來要大行嫁哩。』

『說好話，苦命人，終是苦命的。』

錦秀叔從他袋裏拿出了一枝香烟，吸着，鼻孔裏有烟走出來，我很奇怪。此時媽媽坐在矮櫬上，抱着妹妹。

談了許多客套話，才轉入了正題。

『我回『唐山』的時候，日康哥交了五十盾銀，二件衣服，和一雙皮鞋，他說這皮鞋是給阿玉穿的。』他又從鼻孔裏吐出了白烟『他現在身體很好，每日有二十五盾工錢，他不吃烟，



又不賭博，除了零用外，每月也積得多少錢。」

我媽媽在他手上，領了四十多元大洋，二件衣服，和一雙小皮鞋。

「謝謝你，多勞你帶回。」媽媽面上有點笑痕了。「那末，他還有什麼囑咐沒有？」

「他說，你在家要小心家務，他隔了幾個月又有錢寄回接濟家中，稍爲可以得多一點錢的時候，還要給阿玉進學堂，你不要過於掛念他，他三年二年就會回唐山的。」

媽媽又叫我倒了一碗茶給他。

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個錢，看了，說：「現在已是十一點鐘了，我還要去別的人家裏，我去了，李嫂。」站立起來「下日再會。」

「在我家裏吃飯了，雖然沒有什麼酒菜。」媽媽留着他。

「多謝了，李嫂。」拿了他的雨傘，一面走一面說。

媽媽牽着我，妹妹，一同送到了門口。

### 討厭的媒婆

一個老婆婆，把着一枝黑的雨傘，跑進我們家裏來。

「你媽媽在家嗎？」她一進來就這樣問我。

「在家！做什麼？」

「你去告訴她，說吳三大娘來了。」她把手上的雨傘放下，老實不客氣的坐在矮櫈上。我回頭跑進房裏去，叫出我媽媽來。

媽媽看着她，很熟識的打了招呼。

「吳叔婆，今天吹了什麼風，送你到我家裏來！」我媽媽笑着說。

「好說。」停了一下。「聽說你有一個千金，還沒有給人配定，今次特地代着曾家爲這事說合。」

「吳叔婆，我早就有這種意思，可惜沒有找到適合的人家，這次你來，好極了！」

「曾姓家裏很好，住新屋，有錢放賬，有錢買田，大的兒子又在省城讀做官的學堂呀！」

「那末，『媽媽很滿意了！』想和我女兒說合的是第幾個兒子呢？」

「是滿子，人又溫純，又蘇文。」

「幾歲？」

「今年才十歲。」

「好極了！金娣今年也是十歲。」

「你去叫她給我看看，好對會家說。」

「金娣！金娣！」媽媽站起來高聲叫着。

過了一刻，還聽不到小妹妹的回聲，媽媽命我到外面找去了。

在阿壽伯的龍眼樹下，已找着妹妹和幾個人在地上混石子了。

「妹妹，今天媽媽要把你賣出去，你切不要回家呵；」我細聲細語的對她說。

「唔？」妹妹好像要哭了似的。「賣我？」

「不要緊的，你暫時不要回家就是了。」我慰着她。她仍是在和她們混石子去了。

「媽媽！我找不到妹妹！」回來我騙着媽媽。

媽媽又命我燒飯，我故意燒着生樹枝，燒得滿屋都是火烟。

這位老婆婆，不安於坐迫得非走不可，急急的，忘記了把我妹妹的八字帶去！

### 悲劇的發生

在我自己屋簷下，有一個洞，又有幾根干草桿。

開始我發現了一個老麻雀，從那個洞裏飛了出來。我很奇怪。

第二天，我又看見了那個老麻雀，嘴裏含着一個蟲，飛進去。一刻，聽着一陣小麻雀的歡迎聲。

『呵！一定是鳥巢，這是鳥巢！』我歡喜得跳了起來，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看了我媽媽到外面種田去了。

我去告訴了順招哥，妹妹，再去告訴了大哥和二哥。一道去，取鳥巢。

從地上距離那個鳥巢，約有一丈高，用了桌子，凳子，層疊起來，終於不夠高。

我們急了，個個都現着緊張的表情，又歡喜，又冤枉。

『黃叔婆有木梯，把牠借來！』大哥說。

『對啦！對啦！借梯來，借梯來。』順招哥說。

於是我們派了二哥和順招哥做代表。因為她是二哥的伯婆呀！

他倆去了，我們沉默着，聽着那個老麻雀的悲鳴，牠大概已曉得我們已發現了牠的兒子了。

『看！牠嘴裏還含着一個蝗蟲呀！』大哥手指指着那想進洞裏去又不敢進去的老麻雀。

『是！牠已經哭了！』我說。

『因為我們要捉他的兒子呀！』小妹妹也說。

借梯的回來了。

『哼！一共四個，已經生了長翼了！哈哈！』二哥站在梯上高聲的說，說了又笑。

『真的？』大哥半信半疑。

『不騙你。』他的手從洞裏出了，『看呵！一個大的！』從梯上拋下來。一個快要出巢的小麻雀。

『哈！哈！哈！哈……』幾個人笑個不住。

『我要大的，因為我先發覺！……』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二哥已失足從梯上墮到地下來了。

二哥暈倒在地上，半晌的喚了一聲：『冤枉！』繼而，又說：『我的手骨跌斷了！痛呵！』又哭了。

我們看了。呆呆的說不出半句話，小妹妹已驚得哭了。

(1206)

語 絲 第五卷 第五一期

那個老麻雀仍在屋上悲鳴。

四八

# 語絲

第五卷，第五二期

## 勞動者

馬拉西金作  
楊騷譯

### (一)

我走入斯達林俱樂部的時候，那兒沒有許多人在。我到俱樂部的幹事那裏去談話。幹事對我說：

『今天有同志羅幾奧諾夫的演說。』

『噫，關於什麼問題的演說呢？』我問。

但是幹事對我這個質問沒有答應。因為他被演劇愛好者的同人喚到舞台那裏去做什麼了。

(1.07)  
我一面走出廣場一面想。想到劇場廣場的小庭園去，坐在那兒的長櫬上，看看那些用種種的花草做出來的C黨首領的臉型的山堆，或看看在我們的工廠附近所見不到的那些裝飾着

的男女，而換換新鮮的空氣。我一時被這個想念所誘，剛要走到戶口的時候，突然有個人翻着我的手，說：

『你到那兒去呢？』

我喫了一驚，停脚一看，一個不熟識的男子站在那兒微笑着。

『你不是伊瓦諾夫麼！』

『是，我是伊瓦諾夫——什麼事情？』

『不認得麼？』

『唔，一點都不記得……同志！』

『那麼，真的不記得哩？』

『彷彿在什麼地方碰過似的，但什麼地方記不清楚了。』

我這樣答了。那想不出來的男子，一聽到我這話，便露出大牙齒笑起來。

『好罷，我們下將棊看看去如何？這樣，我是誰你便可以想出來了。』

『那麼，玩玩去罷。』我贊成了。

『你下得很好哩！』



『是，人家說我還下得不錯。』

『唔，彷彿在什麼地方和你碰過的，的確。』

『在什麼地方？』他一面學着我的口調，一面把我的『金將』捉去了。『是，在彼得格勒  
哦。』

『啊，彼得格勒？是，是，想出來了，想出來了呀。你在普幾羅斯基工廠做過工的罷？』  
『不錯呀，當然做過了的！』

『在鑄物工廠和我同事過的罷？但從那以後，已經就過得這麼長久了麼！』

『唔，很長久了。』說着，他又把我的『步兵』捉去了。

『你還是下得不很好哩。』

『你的確是叫做伊凡的罷？』

『不錯呀』他笑着，把自己的名字伊凡、亞歷山托羅威支、伯羅武索夫說出來了。

我重新注視在同一個工廠做過工的舊友的顏臉的輪廓。他以前的眼睛——我記得很清楚——  
很美麗透明，黑晶晶地輝耀着，可是現在這光芒已經褪盡，變成燒栗似的眼色了。

『爲什麼你又耍這樣凝視着我？還是想不出來麼？』

『唔，還不十分清楚……』我戲談地答着：

『你還是變得太利害了。如果不是你喚我，我終於會把你……』

『這有什麼奇怪。』

『那不錯。』我答道，然而，你還是老得多了。

『當然要老的！』他喊起來，奇妙地揮着手，接着說：

『你還在自慢你我都依然像早日似地那麼年青麼？和你分別了以後，你想已經過了幾年？』

『唔，十年大概有了罷？』

『那裏，已經十二年了呢。一千九百十二年退了工廠，從那年的半中，我便到俄羅斯各處去飄泊了。兄弟，你聽罷，這中間我流浪各處，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不走過的。高加索也到過，苦里密雅也到過，黑海的海水浴也去洗過，又流到西伯利亞的深奧裏去，在列那金地方做工也有過。……以後戰爭勃發，我便志願爲義勇兵出征去了。那，是戰爭教唆我不得不參加的。但這原也是因爲地球上沒有一回什麼有趣異樣的事的緣故；總之，只是想試試異樣有趣的事情看罷了……』

「哦呀，你怎麼就發見了這種放浪哲學了呢？在我認識你那時候，你不是沒有這種哲學麼？」我笑着插口說了。

「那的確不錯。那時我對一切的哲學都沒有交涉；尤其是對政治這些更不關心。」

「不錯，真是這樣。我記得呀！」我這樣叫着，因滿足而幾乎擊掌起來了。

「什麼？什麼事使你這樣大驚小怪呢？」他搖着赤頭髮，凝然盯住我。

「你現在在莫斯科工作的麼？」我不管他的質問，對他這樣根究了。

「比着我問你，你更想問我些罷？曾經咒咀過一切的政治家，而完全是站在局外的分子我，現在爲什麼要參加入勞動者階級唯一的政黨，最革命底的政黨呢？你想這樣質問的罷。噫，不是麼？」

他說了，不動地凝視着我。

「不錯，」我答道：「老實說，這真有點使我驚嘆哩。」

「只有點點麼？」他笑着，向椅背伸直腰身，沉默了。

我看到他的臉上現出暗淡的陰影，而混入額前深刻着的皺紋中去了。他那薄薄的唇，很微很微地，差不多感覺不到地，唇角在抖顫。

我們同時沉默起來了。我把視線落在桌子上，想有沒有可以從這個走不通了的窮狀打出活路來的方法。

(1210)

『已經不行了哩。』他突然對我這樣說：『你已經輸定了，繼續走下去也沒有什麼趣味。不若把我爲什麼對政治有興味起來了的事說給你聽罷了。』

『唔，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換一換坐勢說。

『喝茶去如何？』他說。

我定了兩杯茶和兩份荷蘭乾酪的 Sandwich。等到食品端來的時候，他掬起一湯匙的茶喝入口中，然後慢慢地說起來。

(二)

剛才說過了，我是以一個義勇兵參加戰爭的。在列那志願爲義勇兵，被編入那個地方的聯隊，過兩箇月，便被送到德國的戰線去了。我也曾參加過那個有名的散索諾武斯基攻擊，也曾在普魯西的地下室飲過酒，也曾以刺刀刺殺過可愛的豚子家鴨雞等，狼吞虎咽地飽喫了。又也曾用過鐵鏟掘翻了瓦爾俠瓦的美麗的牆壁。——但關於戰爭的模樣，已經誰也都聽倦了，我不說。——可是我，連連地三箇月在戰壕中殺人，終於忍不住了。由是，到了第四

箇月，我那有榮譽的愛國者的名，便以一個不忠的祖國的叛逆者，被記在逃兵的名簿上了。然而這個污名，在我是不覺有什麼痛痒的。我反要感着很舒服，到比得格勒近郊去當農家的短工，爲着一片麵包每天工作過日子了。爲着一點點麵包和牛酪，便替他們修理農具啦，機械類等，所以農夫們非常寶重我。就像這樣的狀態，我住在那個地方，直至羅馬諾夫王朝倒塌，臨時政府出來，凱甯斯基政府樹立了爲止。但是革命的展開，終於非把我捲入牠的旋風中去不可的。我每天在外邊跑，看到了『奮鬥獲得你自己的權利呀！』『凱甯斯基政府萬歲！』或是痛烈的『排斥久頓人種！』『偉大的同盟法國政府萬歲！』『奮鬥到底！』等字樣的廣告標語，便要感着一種悲哀。這樣，我約在比得格勒的市街徬徨了一個月間。那些被當時的革命所刺戟，被國會議事堂的露台叫喚出來的演說怒號所感動，而多少對這世間不滿意的人們，都志願爲義勇兵，出征戰線去了；但我却依然不變，無論在羅馬諾夫王朝的時候，或在變爲臨時政府了的時候，一樣地以一個逃兵躲避了所有的強制底號召。在這樣的騷擾中，我完全厭倦到極點了，但不久，因逃兵的處罰令又佈告出來，我便再走回先前的土地農家那裏去了。這時剛好是春天，田圃的農作將近，所以他們便歡迎地僱了我。在田野的工作還未開始以前，我的工作替他們修理農具，機械，或打馬的鐵蹄；自己所能的事不待說，連自己所

不能的事也勉強認真做了。因此，農夫們非常滿足，食物也自給我充分，使我可以一肚飽了。到了夏天，我被僱為男工，到草場去刈草了。這草地是離村七俄里的，湖的附近的潮濕的森林。由是，我便在那兒過日子。日間刈刈草，一到夜間來，便煮茶作魚湯，喫麵包。魚是湖中好多都有的，只要不懶便可以獲得。但捉魚的事我不幹，是十歲的主人的兒子去做的。我到夜間，把刈草機運轉到小屋的附近的隣家去，喜歡在那兒玩。這一家有兩個好男僕。兩人同樣地外表非常親切，身子不大高，但有着堅實強健的體格。一個禿了頭，頭髮僅僅從耳朵邊生到後頭部去。這人和他的朋友不同，常常有動身體的習癖；臉部頰骨高張，顴顙陷落，但顴邊鬚子很剛硬，好像突出前面來似的。他的眼睛細小，從那活生生的大額之下，閃閃地射出光輝；猶其是在暗夜裏更是分外明顯。還有，蓄着些少的帶點赤色的口髭。

我一天做完了工便入湖中洗回浴，然後到隣家去。而他們一天工作完了，一定是在燃着柴火，在野灶上煮茶做魚湯的。

『好麼，老弟？』那年長的男子，每要這樣說着，而從那遮蓋着禿頭的獵帽下仰望着我，親切地伸出手來和我緊握。但另外那一個男子，對於我的招呼，却只是把頭抬一抬，在鼻孔下不曉得哼些什麼。起初我不大高興這個男子了；但不久我曉得也不會說俄國話，便自氣

消，而常常要這樣嘲弄他！

「喂，大頭子！你的頭接在肩上的哩。」

實在他的頭是圓得恰像救火隊的帽子。但我這樣嘲弄他，他不但不會生氣，而且反對地要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說笑了以後，他們便開始喫晚飯。而我就常常自己倒在草原上眺望天空，等他們喫完飯。在這兒我要申明一句，就是我在放浪生活之間，不知不覺地便變成很喜歡眺望天空起來了這回事。臥倒草地上，一眺望天空，我心地便覺浮浮欲飛而神情都輕快起來，把什麼都忘掉，覺得自己從人類的煩雜瑣屑的一切事情解放了。總之，在他們喫飯的中間，我常是這樣倒着望天空的。夜的天空非常黑暗而且遠大，我這樣偃臥着，總覺得他們在喫晚飯的這個野原，完全像在井底似的。而從這樣的印象，每要起一種感覺，覺得那圍繞着野原的森林，恰像一些馬蹄。是，就是在像這樣黑暗的夜，我從戰壕脫出，離開戰線了的。就是在像這樣黑暗的夜，我嫌惡了戰爭，從戰線脫出，向北方一直逃走，肚子餓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有可以塞進口裏的就拾起來塞進去了的。我無論到何時，都不能夠把離開了戰爭的那一個暗夜忘記。戰爭！好可咒咀的事呀……

『不錯……』我跟着表同情地，插口說：

『那一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了麼？』

他望我投一瞥，由是說：

『你以為比戰爭可怕的事，這世間沒有的麼？』

『恐怕沒有罷！』我答，

『不，我看到比戰爭更可怕的事了。我看到了純粹的殺人。』

『那不是一樣麼？』

『不，決不是一樣。不待說戰爭是因資本家的便利，和對於被壓迫者的壓制而起的，但戰爭有牠自身的道德底法則，資產階級的道德——總一句話說，有對於敗北者的慈悲……』

『以後呢——』

『我軍突然開始退却；在亞古斯托斯基森林的附近，偶然碰着的有一千名德國兵隊，便把他們包圍了。可是德軍一戰也不交地就投降了。由是我軍便帶着這些俘虜，繼續再退却兩晝夜。我軍的司令官，因喫過德軍的虧，決心對他們復讎，便命令每人拖着俘虜，在到森林附近的途中，為節省時間和子彈，用刺刀刺殺他們。由是，什麼一回光景就出現了喲！怎樣



(1217)

的呻吟聲，怎樣的嘆願哀訴，和怎樣的咒咀，便在那森林的附近展開起來了！總之，約一千名的德兵，無理無由地都被刺殺了。就在這一晚，我對戰爭嫌惡起來；就在這一晚，我的榮譽的愛國者的尊稱消失了的……」

「你也殺了麼？……」

「不。」他答。

「當我奉着刺殺的命令，帶一個俘虜使他在前走的時候，那俘虜非常恐慄，一顛一跛地在我面前走。而當聽到他的同僚們的呻吟叫喚聲的時候，他便屈膝倒地，以兩手捧腹，用戰慄的眼睛望我，那慘白的嘴唇戰戰兢兢地在抖顫說什麼了……」

伯羅武索夫說到這裏停住，左右迴顧了一下。

「我完全不曉得他在說些什麼。而我也，和他同樣地說了些什麼把嘴唇動了。後來我斷念地用力把鎗刺刺入地面，那時俘虜已經逃走了。鎗刺刺入地面深到鎗口。我全身感着戰慄，也向別一方角自逃了。那一夜直到天亮，要聽到死的呻吟聲，而跪在自己的面前的俘虜的臉，老浮在我的眼前不離開。」

「唔，這真是比戰爭還可憎的事——」我和着他的調子說。

『從那以後，我便不能夠鎮靜地眺望星光閃閃的夜空了。在我，總覺得那並不是星在閃耀，而是亞古斯托斯基森林的眼睛在凝視的……』

說到這裏，他把話頭一轉，『是，總之，在他們喫晚飯的中間，我老是這樣偃臥着眺望黑暗的天空的。這樣臥着過了好久的時間也不曉得，有時直到螞蟻從腳腿爬到身上來的時候，才省悟過來。抬頭一看，那年長的男子却坐在我的身邊，左手靠在膝蓋上托住顎邊，在眺望湖水和森林的黑色。還有一人，則俯伏地上，以兩手支顎，也在凝視湖水。我和他們差不多每晚是這樣，但沒有看到他們望過天空一次。由是，我便決定他們也是厭惡天空和星的了。

『你爲什麼在這樣抖顫呢！』坐在我身邊的男子問，凝視着我。

『總覺得不好過……』我答着說明道：『總覺得我們並不是臥在野原，而是睡在黑的環中似的。』

『那也許是這樣的。』他附和着。又望了望我。我感到他那細小的眼睛，在睜着閃閃地射穿黑暗。

『我總覺得我們逃不出這個環外去的……』我又這樣說着，也跟着他們眺望森林的暗黑和湖水了。

『你總喜歡說哲理哩……』他說着大笑起來。

對此，我不曉得答應什麼好，而他也不再說出什麼來。我們三人便默默地只眺望森林和湖水。我們的周圍完全靜寂，這靜寂把我們掩沒了。在這靜寂之中，聽得水流的音，白楊樹的搖葉聲，蟋蟀的啼聲，蚊羣的惱人的泣聲，有時稀罕地也聽到草蟲的鳴聲，和破着森林與湖水的靜寂的遠遠的汽船的汽笛聲。

『你參加了戰爭麼？』他突然地打破沉默這樣問我，把獵帽脫下來，在手中打旋轉。

這個唐突的質問使我一時不知所答。我把眼睛移向他，但他仍舊在旋轉獵帽，眺望着森林的暗黑和湖水。我看了他那光潔的禿頭和反射於禿頭上的星和空。……另一個不曉得說俄國話的男子，悠閑地俯伏着在打鼾聲了。

『唔，參加了哩。』停一刻我這樣笑着答了。

『參加了？』他停頓一下：『那麼，爲什麼現在不去打仗呢？』

『那是。……』我把話音拖長，避開詳細的說明道：

『因爲生病退任了的。……』說着。把談話移到政治問題來了。『現在，我連不高興看到戰爭，也不高興聽到戰爭的話了！』

「這又是爲着什麼？」他這樣說着，即刻把身體捻轉過來。

「那時，我剛才說過似地，因爲第一是政策，決不是戰爭呀。而且現在國民沒有愛國心……。」

「我想你一定是個愛國者，可不是麼？」

我在這一句話之中，感到了嘲笑和叱責和真理。然而我一時竟把我對於戰爭的咒咀忘掉，而開始擁護我舊時的愛國主義起來了。我舊時以爲人類的污點，是由這個主義淨化的。——那是因爲當時，我非常相信了戰爭的清淨和健全的性質，而且在當時的書本上，都說戰爭是外科醫，戰爭是除掉社會的病者，全滅社會的病者使牠健全，而引導社會進步的。

「是，你猜得不錯。我是一個非常的愛國主義者，連戰爭都是志願爲一個義勇兵出去的……。」

「義勇兵……。」他睜着驚異的眼睛，用手趕着蚊子，以冷嘲的口調反覆着說：「義勇兵……。」我望着他。他的禿頭依然反射着暗黑的天空和星。我覺得受着屈辱了。詰問道：

「你爲什麼嘲笑我……。」

他不答應我什麼。在他的大禿頭上已經沒有暗黑的天空和星反射着了；因爲他已經把獵

( 1221 )

帽戴上。他好像感慨無量似地，輝動着眼睛望森林湖水，而沉思什麼下去了，他在想什麼呢？他和我同樣是一個逃兵罷；我武斷地這樣決定了。

「你對我發皮氣了麼；」停一刻，他微笑着這樣問。

「沒有，你說到真理了。——我咒咀戰爭。我是個逃兵哦！」

「哦，原來……」他把語尾拖長，沉默下去。

話就只說到這裏，我不再說一句，他也不再響一聲。

俯伏在地上睡的那個男子，開始嗷嗷地，以自己的國語說些什麼，自回到小屋去了。再過一刻，我握手也不握地和他告別，也回到自己的小屋來。小孩子早已打着鼾聲，在蚊子的呻吟聲裏熟睡着了。我連衣服都不換地就倒下乾草堆上。

自有這一回事以後，我好幾夜都沒有到隣家去。那決不是因為感着侮辱，而單是因為事情不許罷了。那幾天黑雲總在飛走，我老怕下雨。而且女主人來了，非捫集乾草，一束一束地捆起來不可……。直至大雨下得連小屋都漏着沒有地方躲身的時候，我的工作才完了。就在這樣雨天以後，我才有工夫到鄰家去看看，但那小屋裏除開小孩子和狗以外，再沒有誰在那兒了。由是我問小孩子道：

「這兒的男子到那裏去呢？」

小孩子答道：「到城裏去了，」

「什麼時候去的？」

「唔，大概二三天前罷……」

由是，我沒有辦法地回到自己的小屋裏來了，但坐睡都討厭。加之，女主人不懷好意的樣子，老用那樣大湯匙似的眼睛，凝視着我。

「魯開里亞、比特羅武娜，你爲什麼要這樣盯住我呢？」

但她仍舊是吐着懇切的嘆氣凝視我。我感着興味，便問：

「怎樣了呢？是不是心神不舒服？或是什麼……」

「不，伊瓦奴西加。」她吐着一口苦悶的粗大的嘆氣，喊道：「我愛着你呀！」

由是，她突然來抱我的頸了……。

——說到這裏來，我的朋友把話打斷，望着茶杯。既而又說

「喲呀，這個老婆婆真是，這個老婆婆真是……」

我揚聲大笑了。

「那老婦人給你什麼惡結果了麼……」

「那裏，那老婆婆非常執拗地愛了我哩，猶其是在戰爭中……」他笑着說下去。

「以後我便暫時住在魯開里亞、比特羅武娜的家裏，好不容易才得逃到市上來了。……最初她說布爾什維基在準備着反亂，不和他們共事的便要捉去活埋，或投入涅瓦河中的——說種種話來威嚇我，誘勸我……總一句話說，我非常苦心了以後，才得從她的家裏脫出，走近着比得格勒來了的時候才安心的……」

他拿起杯子，喝茶起來了；我對他說換熱的好。

「這樣麼，那很好。」說着，他去換茶了。

(三)

「是個很馴良的婦人」。他嘆着氣說。

「聽說生了小孩子了。寫信來的時候，說那可愛的小孩子老在問爸爸呢，爸爸呢。又說今年夏天非來看看小孩子不可的……」

「她的丈夫呢？」

「信上說是被殺了。她叫我回去，和她同住。」說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總之那且不管牠；那時我一到比得格勒的市口，即刻便感着了。覺得樣子總不同，什麼事情雖不曉得，但見街上羣衆來來往往不絕，簡直跑不過去。我心疑有什麼事，便捉到一個兵士問：

『這樣多的人到那裏去的，你曉得麼？』

那兵士從我的腦頂直看到脚下地看了一下，換一換槍枝的拿勢，然後吐一口瀉說：

『你是什麼！兵士麼？』

『兵士呀！』我答着，把外套給他看。

『兵士？』他這樣反問着我，一聲也不再說地就走開去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哦，』我漏着嘆息了，但總覺得那邊空氣有什麼不穩，便跟着那個兵士跑下去。不待說兵士不只一人，這兒那兒都有，但就是我質問，也沒有一個肯詳細答覆我的樣子，所以我到頭慢慢地自走到馬場來了。在那兒我混入人羣的中央去，聳着耳朵靜聽演說。但當我一鑽入人羣中，便聽到一種熟識的聲音，這使我喫了一驚，我爲着要走近演講壇，便在兵士或勞動之間鑽來鑽去，爲着開路，便以肩押，以肱撞了，但是誰也不注意我。由是，我走到了必要的地方，抬頭一看，全身便好像被潑着一盆熱水似地驚跳起來了。在我



眼前的演壇上，不是站着一個禿頭不很大的，我在草場每晚要找他去談天，或大家同默默地聽着森林的靜寂的那一個男子麼？

『那個人是誰？』我向一個伸長着頸，緊握着鎗的兵士問。然而，那兵士只是沉默着，什麼都不答應我。我看到這位兵士的嘴唇是在怎樣地發抖，又在怎樣地亢奮了。而這個熱情不久也傳染及我來。

『那個人是誰？』我又問，用力地撞那兵士的腹邊。可是這樣他也仍舊不答一聲，越把上身伸長。探前去聽演說。由是，我決心不要再擾問這位兵士，而專神地注視那個知己的臉，想一聲都不要聽漏了牠才好。數分後，我和那兵士，都好像中着熱病似地，全身震慄，牙齒叩叩作響，拳頭緊握得連手指都響起來了。那熟識的男子，用剛強的鐵棒把我們的精神擊中了。

『爲着叛抗，階級意識和強固的決心是必要的。我們非奮鬥到底不可。但同志：我們最先非爲着勞動者農民的政權奮鬥不可……』

兵士和勞動者的歡呼聲，震撼了馬場的四壁。他們都歡呼雀躍起來了的。

社會革命萬歲！

我們的首領萬歲！

列甯！我大聲喊着，因太歡喜而跳起來了。我每晚去找的男子，是怎樣的人啊！他們是爲着勞動階級的偉大的事業而苦鬥着了的。真想不到那在草場共聽森林的靜寂的男子，是這樣的

『列甯！』我再大喊一聲，開步想走近演壇去了。

『我要志願爲義勇兵呀！義勇兵呀！』

然而有個兵士攔着我的手，將我拖住了，他就是我問過兩次的那個兵，用忍着大笑的口，對我這樣吶喚了：

『同志，怎麼呀！你想我們是被馬鞭脅迫着去打仗的麼！』

我答不出什麼話來。因爲他的話是真實的。我們眼睛和眼睛相視片刻，便執起手來，互相大大地接一個吻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明顯地成爲一個布爾什維基，市民戰爭時代總在戰線上，而用武器把那過去自己對於政治的消極主義除掉了。

『到了現在，政治在我是一切的了！』說着，他突然從椅上站起，

( 1227 )

「那再好沒有了，」我答着，和他緊緊握起手來。

(四)

過了十分鐘之後，我們便一道聽同志羅幾奧諾夫的關於「勞動者農民國的內政狀態」的演說去了。

這篇是從太田信夫的日譯本『右側之月』中轉譯的。

一九三〇，二，一六，譯者附記。

## 童年斷片的回憶(續)

中天

### 生活的變決

太陽照在天井的簷唇上，是正午了。

沒有時鐘的窮苦人家裏，都拿太陽影作工作的標準。

我正在起着火，煮粥，媽媽在切青菜。

突然，來了二位日前買我鴨子的自強學校的先生。

童年斷片的回憶

一位是永泉先生，已經略有鬍子了。  
一位是別村請來的自陶先生，穿着馬褂。

我慌了！

我忽然想起前幾天同着大哥等用石子搥他們學校的屋瓦，以爲他們這次是來處罰我的，我面皮都嚇青了。

媽媽放下了手上的菜刀，謙謙恭恭的，但是，終於說不出一句招呼話，過了一刻，才知道他們來，是要我到他們學校裏做『伙哥』的，才把我嚇走了的心收回來。

『不去！我要跟着我媽媽呵！』我蹲在地上，手上還緊緊的握着一合火柴，不願意的說。

『去吧！不要你担水，又有書讀！』留有鬍子的永泉先生說。

『並且每年還有二套衣服和一雙鞋哩！』自陶先生也接着說。

剛才沉默的媽媽已經有點兒笑意了！

『那末，他到去做些什麼工作呢？』媽媽笑着問。

『很清閑的，重一點的事情，有孟如做，祇要他去掃地，敲鐘，洗碗筷，煎茶，盛飯；

……小小的事情。」

媽媽又望望我，有點兒願意的問：

「心肝！你去不去？」

我幾乎要哭起來了，說不出話。

「你年紀已有這樣大，應當找點職業，況且這又是一件很清閑的工作，做完了你的事，你又可以在家去見你媽媽，晚上又可以讀讀書。」永泉先生用着勸告的口氣。

被他說了「做完了你的事，又可以跑回家裏見你的媽媽，晚上又可以讀讀書！」二句話，打動了我的心了。

經過了十分鐘的沉默。

「那末，先生不要打我呵！」我答應了。

「不會的！莫怕！」永泉先生說。

小妹妹呆呆的立在我的身旁，不說話，好像失却了什麼似的！

他們走的時候，兩三囑咐着明天就要到學校的話。

「好的！明天我親身送他去！先生！放心！」媽媽說。

他們走了！家中立刻有一陣莫名其妙的空氣包圍着我們，雖然媽媽面上帶有點笑容。從明天起，離了媽媽，離了妹妹，我開始爲人做奴僕了！

### 受了傷的羔羊

我到了自強學校已有五天了。

始初的一天，自然，一切的事情，都使我生出異樣的感覺和不慣。

三天過了，也沒有多大的不快。

我日常的工作：——

早上一起來，先敲起床鐘，敲十下。

再掃教室裏的和會客廳的地板。

其次，是撒壁曆，煎茶……等等。

上午和下午，有空時也跟着大家上課，不過，我是坐在旁邊。晚上我是溫習日間所授的功課。

一本『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的書，給我四天就讀完

了，而且背誦得出來。

引起了幾個人都嫉忌我，用無理由的方法笑我。

有的人說我『做伙哥！』

也有人叫我『死蛇干！』

全校約莫有八十多個小學生，間中有二三個是很大的年紀了。

那回被我們打出了血的雨勤，也在這裏，因為這個學校是他爸爸私辦的！此時，他特別的對我為難，幾次我忍不住，差不多要和他打起架來了。

把『人手足刀尺』第一冊的書讀完了，偷着他人的第二冊來讀，晚上。

我不留心，在無意中把別人的書皮弄了一點墨水，被先生發覺了，受了一次很重的處罰，打了十幾下竹鞭還不算，還要我『面壁』半點鐘，在大家小便那塊地方。

我哭了！我偷偷的跑回家裏去。

媽媽看了，抱住我，半響說不出話。

『心肝！先生打了你嗎？』

我還是哭：和羔羊受了傷的一樣的悲痛。

『心肝！我的心肝呵……』媽媽替我揩眼淚，她的眼睛也有點紅了！

『我不去了，禽他媽的！』我哭着罵。

『不要亂罵人呵！心肝！你要回去才好呵！』

媽媽站起身來，到房間拿了一盤花生給我。

裝着滿面笑容的妹妹，從外面跑回來，看了我哭，摸不着頭緒，她也忍不住放聲大哭

了！

唉唉！受了傷的羔羊呵！

唉唉！小小的奴隸呵！

你的光明在那裏呢？……

## 我的成績

我好像得了一件寶貝一樣的歡喜，因為我可以寫簡單的信了呀！

我在我部子上，打着一段稿子，準備南洋的爸爸有信來！就這樣的答覆他。

那次的稿子大意是這樣：——



『我的爸爸：』

很久不曾見面的爸爸呵！你的身體很好吧！

我們的生活，也和從前一樣，有時有飯吃，有時餓着肚子過日子。

但是你不要太掛念媽媽和我們，窮苦給予我們的，自然是猙獰的冷笑！——我們只等着來日吧？

有錢的人，又有什麼呢？他們外面上才是斯斯文文的，其實他們完全是強盜，他們不是每天到窮苦人家裏搶劫嗎？

我在這學校裏做『伙哥』，不消說是很淒涼的！但，我很用功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兒童雜誌……我不知看了多少本。

媽媽身體很好，她時常掛念着你哩！

爸爸！你要保重你的身體呵！

稿子沒有打完，以後又沒有接續寫下去。但，以後也沒有寄給爸爸。

先生看不起我，不幫我改文章。

有一天，我腦海中，發出了一個疑問：怎麼地球是和皮球一樣圓的呢？那住在地球下面

的人，不是會掉脫了嗎？

我根據這個疑問，去質問永泉先生。

先生終於答不出，還兇兇的罵我一句：

『不要在這裏問三問四，快到廚房下魚茶去！』

### 入校後的初試

晚飯後，照例的幾位先生要到校前校後，散一下步才回來。

我呢？也照例的做着洗碗筷及魚茶等的工作。

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在校內跑上跑下，幾個住在學校裏的學生又出去了，清靜得很！

我又跑在校門限上站立着，黃昏的時候，紅霞是很美麗的。

那處近山的地方，有一條烟橋，長大的。此時，一切在野外工作的人們，都回家休息

了，

無心作事，又無心去學打鞦韆，只想念着媽媽妹妹，心中很難過。

媽媽前天對我說，她又二天沒有米煮了！單吃雜糧！

我看了學校裏米箱裏的米，我起了一種偷竊的心，但，心中又不免恐懼起來，『被先生發覺了，怎麼辦呢？』這一句話，在我心中盤旋了許久。

我覺後，我在這裏做工，雖然是很辛苦淒涼的，但，總比媽媽好，一日三餐，多半都吃得飽。

『管牠！橫豎祇有這一次！』我自己對自己說了以後決定了我的計劃。

在床頭拿了一條褲子，把二個褲口用繩子細緊。再把米張在褲裏面；事情弄妥了，我又跑出校門口，去望望先生。

望了一下，還不見先生回來，於是我又慌又急的抱住了米飛跑到我家裏去了。

○ ○ ○

『媽！……』心中慌急的，說不出話。

『心肝！你回來做什麼？』媽媽接着就問，小妹妹坐在小櫈上，拿着紅薯吃。

『媽媽！你看！』此時我恐慌的心已放下了大半，把褲給她看。

『是什麼？』

『米！』

「那裏來的？」

「……」我沒有答。

「你好不是偷了先生的？」

「不是！米留久了，他們不要的！」我撒謊着。

媽媽接過了米，張在一個木桶裏。

「心肝！你冷不冷！」媽媽看了我穿單薄的衣裳問。

「不冷！一點也不冷！」我不使她掛念着我，故意騙她，其實，我就說是很給的話，她又

那裏有衣服給我呢。

我爲了不要使先生比我先回去，於是我急急的跑回學校裏去了。

在我離開媽媽的時候，妹妹喚我一聲：

「哥哥！明天再帶米回來呵！」

路上，我想了許多對付先生疑問的方法。

## 二層感想

( 1237 )

在一次，我將要睡的時候，無緣無故，想起了順招哥教給我的山歌來。

『送郎送到五里亭，

再送五里難捨情；

再送五里情難捨，

十分難捨有情人。』

又想着，口裏又細聲的念着，念了一遍，好像這條山歌沒有什麼似的，於是，停着不念了。

繼續着又想出了一條。

『窮苦人家最冤枉，

割脫禾頭吃粥湯；

山楊樹葉涯摘盡；

鎖匙難帶家難當。』

我把這條山歌連續不斷的念了十幾遍，幾乎念出眼淚來。

臥在單薄的被裏面，翻來仆去睡不着，忽然，今天上午我去校長家裏拿鹹菜時，那一幕

情形，又清清楚楚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一座新的華麗的中國式的房子，除了屋頂上黑黑的瓦外，全身都是白色的，四週築着堅固的圍牆，防強盜以及小賊。」

門口站着二個年青的乞丐，衣服破舊得不成樣子，戴着草笠。

許久，肥胖的主婦親自出來，拿了一個銅板，生了鏽的，交給他們。

這二個乞丐，望了那這銅板，又望望主婦，不接受，沉默着，把頭上的草笠，取在手上。

「不要嗎？還要甚麼，你這年青的小流氓！」主婦凶凶的說了。

「我們嗎？我們的肚子已經餓了，我們所需要的是白飯與麵包。」一位年紀稍長的乞丐說。

「你說甚麼？白白得人的白飯與麵包，那有這樣容易，又不是你爸爸的，媽媽的。」

「那你們一天坐在家裏，都有飯吃呢！你們又不是白白的得人家的白飯與麵包嗎？」

「你這畜生！越說越不成話了，你們是什麼？我們是什麼？」

「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可不是嗎？」

(1239)

「呸！死畜生！快滾開，不准在這裏糊七八說。」

主婦怒了，把銅板在地上，驕傲的向裏邊跑去了。

跟着就幾條黑色兇惡的狗跑出來了，這分明是受了主婦的命令的。

他們這兩個乞丐，逃避了這無意識的毒害，然而，面部是表着憤怒的態度，摸着自己的小刀與木棍……」

晚上，發了一個惡夢，醒來滿身發冷汗。

### 最後的決定

每逢三，六，九等日，就是我們橫陂圩的圩日。

到了圩日，各鄉村的人，都雲集此，熱鬧得很。

預備買東西的人，便輕手輕腳，跑到圩場上去。

那些賣東西的人，就是一担担的担去。

猪肉，牛肉，雞，鴨，魚，葡萄，豆付，紅薯，芋，……什麼東西都有，祇要你有錢，不愁沒有東西買。

今天又是初六，先生又命我去買四毫子豬肉和二毫子豆付。

我本是穿上了一件破舊的衣裳，袖子都是沒有了的，後來，我不知怎的，竟決定把我放在床頭的在我算是最好一件的衣裳，拿了出來，換穿在身上。

幾位先生看了我，無不發了幾聲冷笑。

永泉先生還說：『他也想……哈！哈哈！』

我終於穿上了這件衣裳，離了學校。

在路上，已真見了有些成羣結隊去赴圩的人了。

平時我很少穿過這件衣裳，這次，我心中固然是很歡喜，但，外面的態度是太不自然了。

遇見了一位平日和我相識的人。他恰從圩上回來，兩個人站在路旁，說了很多好笑的話。

我和他分走了好遠的時候，他還帶笑的向我說：

『喂！穿了新衣服，不要在圩上作古作怪，去摸小都（地名）媽（即女人的意思）的乳姑呵！』（我們鄉村的裏人，奶子叫做乳姑）



我很忠實的保護了這用紙包好的六個毫子，時時刻刻摸着衣袋，怕牠遺失。

一路上糊七八糟想了一大串，這四五里長的路程，終給我跑完了。

到了圩上時候還很早，買物件與賣物件的人也還來得不多，但，原是寂寞的圩場，這時，已呈現着熱鬧的現象了。

我想偷懶，打算在這裏玩一大半天，遲一點回學校裏去。

圩場上的前頭，有一條大大的長年不落葉的榕樹，我坐在這條樹蔭下，看看來人，又想想事情。

有時站立起來，有時又坐下去。

遠遠的來了一陣婦女，擔着東西的帶着小孩子的，把着布袋的……中間的一個，穿着藍布的衣裳，似乎有點像我媽媽的樣子。

她越跑越近，我越看越像，那知，真的是我的媽媽哩！

『媽媽！』我跑前她面前去，歡歡喜喜的喚着，牽着她的衣裙。

『心肝！你也來了！』她站立着，放下了肩上的竹籬。

『我比你先來哩！』

「先生使你來買什麼？」

「買豬肉和豆付！」停了一下。「媽媽！你呢？」

「我隨便，看有合意的就買。打主意想買點米麥和紅薯。」

於是媽媽牽着我的手，一同到圩裏面去了，在熱鬧的時候，很不容易攛進去。

媽媽看了一切的東西都想買，祇好像看了她悲傷自己沒有錢似的。

「媽！蘿蔔買不買？」我看了一堆堆的蘿蔔說。

「沒有飯吃，還買菜幹什麼！」媽媽很細聲的答。

走到了一堆紅薯面前，媽媽忽然站住了腳。

「一毫子幾斤？」媽媽拿起了一條紅薯，問那個賣紅薯的人。

「八斤半！」賣紅薯的人，接着拿起稱來。

「你這又不是好番薯。應當便宜一點！」

「看！那條不是很好的，呱呱叫。」他免強帶着笑。

「算便宜一點」媽媽有點想走開的樣子。

「你說幾斤？」

( 1243 )

『我說九斤半！』

這個賣貨的人，站立着不說話，媽媽想開步走了。

『買幾多？來！來！馬馬虎虎九斤半買給你！』他急急的挽留着。

『二毫子！』

『哈！』他有點輕視的樣子，冷笑了一聲。

我媽媽不管一切的，把在肩上的竹籬放下，一條一條的選着。

我摸摸我衣袋的六個毫子，一時，心頭好像小鹿衝在似的，又慌急，又驚喜，因為我想把這些錢給我媽媽買食糧呀！

想來想去，忽忽的想了一陣，一直等到他拿起秤來稱紅薯的時候，我才決定。

『媽媽！買多一點吧！』聲音還是很不自然。

『心肝！媽媽身上沒有錢了！』

『我身上有六毫子，是先生給我的！』我騙着媽媽，把錢交給了她。

媽媽接了這六個毫子，歡喜得說不出話來，速了一趟，才說：『我的心肝呵！……』她帶着笑。

『那末，買够六毫子吧！』媽媽對着賣貨的人說。

『呵！一共八毫子！』賣貨的人，忽然變了面孔說。『八九七十二斤，八八六十四兩，』嘴裏不住的算着『一共七十六斤！』

紅薯賣妥了。我同着媽媽擔起紅薯，離開了這裏了。

『心肝！你也要快點買了豬肉回去了，先生才不會罵你呀！』媽媽囑咐着我。

『好的！』我隨便的答。

『我同你去買吧了！你才不會受騙了哩！』

『不要你同去，我自己會曉得的。』我心頭跳得很急。

『那你要留心一點才是呵！』

『我曉得了！媽！你先回去了吧！不要擔心着我了！』

『回到學校裏聽先生說呵！』她仍不放心的說。

在幾千百人嘈雜聲中，我忍着淚，看着媽媽擔着一擔紅薯回去了。

那時，我要哭又哭不出，心頭跳得比任何時候還來得利害，我想：事情已經做過了，現在怎樣對付先生呢？

看這件，看那件，又在圩場的週圍跑了一陣，看見了肉，看見了豆付，越發使我難過。聽着店舖裏的時鐘已打了十一時，快要做午飯了！但是，怎樣辦呢。這件事情究竟用什麼方法對付呢？我一面想着，一面看着擺在面前的豬肉。

『做扒子手偷來吧！』我私私的問着自己，『不行！從來沒有當過扒子手。怎麼能夠呢？』我又私私的 answering 着自己。

我仍然是坐在榕樹下，發呆。

望望幾個在樹上跳上跳下的喜鵲，我要哭了！

『呵！對了！對了！』我忽然想出了一條妙法，歡喜得跳了起來。

我用力的把我衣服的袋子，咬破了一個大洞。

於是我急急的空着手跑回學校裏去了。(完) 一九二九，十一，十九日於上海藝大。

作者附言：

『童年斷片的回憶』已經寫完了，但，我有不得不要聲明的地方，就是：

這不是我童年的回憶；完全是阿K的童年回憶，所以我把這個題目，略改一下，變為：

『阿K的童年。』

(1246)

## 出走

林徽音

爲你着想，爲你此後的生活着想，雖然我已決定了不對你說一句話就走，走了也不給你寫一封信的，我看，終究，還是寫了這封信給你的好。

不用說，你是在驚異着我爲什麼出走（這，我確得定，無論如何，由於我平日關於出走的偶提，你看到我幾天的不回家，就會推知的），就是我自己也一樣地在驚異着。我固有過好幾次想出走的概念，然而這次的果能成爲事實，確非我始料所及到的；在這驚異之餘，我却不能不佩服我自己的立志的堅決——我原是，如你所知道的，什麼事都下不來決心的——雖然在既走後自責走得太魯莽的情緒也間或嘗在我心中閃耀過。

你的在南京什麼部裏辦事的朋友密司張要介紹你去做事的一回事，在你既答應我不去後，本已成爲完全過去了的，可是那天你又情不自禁地對我說：

「你看，小村，南京——南京的那件事我去試試怎樣？」

「我看？你不是已答應過我不去了嗎？」可是在一轉念之下，我有些黯然，便消沉地接着說：「既要去。你就去吧。」

(1247)

「我又沒有說我要去，我不過問問你——」

「不錯，我也不過答你的問。」

你沒有回答，沒有回答說你要去還是不去；不久我也就出了門。

我出了門就覺到了彷徨，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後見有一輛朝西開行的一路電車正到站，我便無目的地跳了上去；車到盡頭，我又不能不走了下來。一下車我即聽得「兆豐花園，十個銅板！兆豐花園，十個銅板！」的叫聲，接着我看到在這樣叫的是那停在那裏的公共汽車的賣票人。我便去做了他的主顧，而結果隨了那車中的羣衆進了傑斯非而公園。

——悅意既這樣想去南京，大概對於這種生活也厭倦了吧。是的，要是稍微具有人性的，誰會不厭倦這種生活呢？這種須得挨着挨着才能過去的生活，這種說起來似乎衣食住：什麼都不缺乏，而實際上什麼都過得不痛不快的生活，這種中華民國所特產的常樂的知足者所自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

——不錯，她眼看我把能掙錢的事情放棄不幹而偏要過這種自以為清高其實比什麼都下作的所謂賣文生活是當然會不悅的。現在她自己得到了一個收入既比較豐富而又固定的地位

我又不願意她去，彷彿她去作了事會毀損我什麼似地，只是逼着她陪我吃苦；別說想實行我理想的生活法的無望，甚至最低限度的娛樂有時我也不能供應她。

——某偉人的不知幾夫人對那勸她對於她婚事宜深思熟慮的人所說的『What should I do after my three sisters』真是透澈之至的見解。其實她就不是爲了要追隨她的三位姊妹，也該那麼作的；你想，要是是一個人有了錢，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呢？她可用它來購愛，她可用它來購慾，她可用它來購種種凡她所欲購的東西。

——我對於別的不敢自信，然而對於我的不會有錢却絕對能自信的，那末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究竟？……

——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呀！至於所謂愛，那祇是欺人的東西。

——要是沒有我，我確得定，她能得到一個比較有錢，或者甚至很有錢的男子；要是她到南京去作了事，那種男子就更容易得到，密司張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嗎？到那時她方可娛樂一切，享受一切……我爲什麼定要拖累她呢？離她而去不好嗎？……是的。離她而去，一定離她而去！



我那樣決定了心中甚是鬆快，我就在那鬆快的情緒中出了傑斯非而公園而趕到了四馬路。在走了兩三家書店後才勉強湊到了百把塊錢，便購了一張當晚上天津的船票，而最後在昨天來到了這北京。可是不久我就要離開這裏，就是那信封上的寄信者的地址也是爲了郵局對於寄掛號信的一定要那樣的一個，不管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才隨意寫上的。至於離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却連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從上面我在傑斯非而公園中所想的看來，彷彿我的出走全是爲了顧全你，其實呢，自然，大半還是爲了我自己。大概爲了在我這方面好像已沒有什麼問題，那時才只在你那方面着想的；後來既看到在你也以我的出走爲得時，我便驟然那樣決定了。

關於我們分手的事，我記得有一晚，想你總也記得吧，不知誰先醒了，便挑醒了別一個。不知怎地，在那晚的談話中，我竟說到了我們分手的事，你聽了便哭了。你一哭，我就沒有辦法——不，要是你只是哭，我倒好辦，或者只是硬，我也好辦；我所怕的，你雖有時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有時却又泣泣啼啼，嬌柔可憐得動人——於是我只好來慰安你，

出 走

四三

撫愛你，關於分手的事便從此無形打消。

然而我對於你的大聲叫罵總是受不住，如用人不好，可以另雇，何必定要那麼去罵她呢？而且你有時竟拖泥帶水地在罵用人的話語之上加着『都是』二字，可是除了你指名被罵的用人和在罵人的你自己以外只有我一個人，那末你這『都是』究竟是指的誰呢？我嘗想把此意責問你，然而我知道，要是我真問了，你會衝撞地說：『這不關你的事，我在罵用人！』於是我真想打，我想打了你以後，你一定會覺到被了侮辱而就此分手——我知道，要是再就下去，我總有一天會這樣辦的。這其間，我只有一聽到你的大聲就出門的一法；一出門便又馬上覺到空虛，然而既出來了，又不願即刻回去，於是免不了去看看朋友們。

說到朋友，心中便有渺茫之感。你以為我與朋友們之間的感情非常濃厚，非常密切吧，正如朋友們以為你與我之間的情愛（想不到別的名稱，姑說是情愛吧）令人可羨一樣。唉，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虛偽者嗎！然而我總不願把你與我之間的情形講給任何朋友聽；實在，不是我不願講，我可找不出一個能對他講講從我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話語的對手；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對手呀，我也不至於如此苦悶，如此寂寞了！我同他談的，正如他同我談的，都是些東鱗西爪隨意雜湊的話，祇藉此來稍粉飾我那不得不過的灰類的時間而已。有時我去，正碰

到他在作什麼的時候，則心中更好像受到了壓迫。而且往往就在那無聊而乏味的談話進行的中間我便有這樣的感覺：不管它，多耽一回吧，反正這是末一次了，此後我再也不來了。此後我就真不去了嗎？要不是第二天就去，已算是我的堅決的異跡哩。你看，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在家想出門，出了門又想回家的不安定的動物！

我對於你第一件不滿意的事情就是你竊看我的日記。我對你說過我並不是不給你看，只要你當了我的面看；你聽了總是笑笑不說什麼，好像是默認，可是隔不多久，却又在竊看了。你看了也就算了，却還要把其中所記的事實來做要挾的工具。後來我也給你麻煩夠了，心一橫把所有的日記都燒了，以為這至少可給你一個沉重的不快，可是你竟若無其事地，一言不語地儘看着我燒，因此，我不禁有些駭異。也許你是個強者，我終究這樣想。

至於關於雪影等的事，就是你不看我的日記，這些事的經過你也都知道的了，因為我從沒有一事瞞了你。然而你還是每看一次日記便爭吵一次，彷彿爭吵便是你的日常功課似地。而且，關於這，你已應許了諒解我的，不再提它也罷，可是你至今還是喋喋不休，真給了我不知多少痛苦。有一次在我被激怒了說「你肯諒解我的就諒解我，否則，你說怎麼樣就怎麼

出 走

四五

樣』的時候，你又是哭，悅意，你叫我怎麼好呢？要是我，在既諒解你後，還會這樣不放鬆地苛責你的過去嗎？

後來你索性好了，有時竟把我所寫的小說之類的東西也當做日記看而同我更進步地爭吵着。可是每在我寫的時候，你却冷淡到了極點，忽略到了極點，從不來要我一篇去看——從當時的沒有爭吵看來，我相信，你也並不竊看它們，在印刷的時候，你也從不問起關於它們出版的日期。然而只要等到一出版，你便援據引典地從中搜出我的「日記」來，於是，不管我怎樣分辨，你總是大吵大鬧着，好像即使我立刻把它們毀了版，也不能滿足你的心意似地。

雖然，悅意，上面的有許多話，只是爲了寫動了頭才順流地滑下來的，其實在我現在的心境中沒有一絲對你的憾意，對我自己也沒有，我只想冷靜地看看我自己的究竟。

臨了，我還想勸你一句話：你現在正當青春，真是花正好，月正圓的時候，萬請別辜負了它才好；至於我，我也期待着不辜負我的。 *Orien!*

## 喜 酒

劉 虛

我好喝酒，每喝必醉，醉了又喜歡亂想。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裏喝喜酒，是那個朋友的夫人新生的一個兒子的三朝。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高興，我快活，我忘記了一切。我，醉了。

在酒意醺醺的時候，我的朋友抱着用紅綢子包着的他新生的兒子，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容替賀客們勸酒，賀客們都說一些「長命百歲」的吉祥話，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醉了，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

我低着頭癡癡地想。我想到了崎嶇險阻的人生的旅路，想到了人生旅路過程中的孤零，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更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靜悄悄躺着期待牠的主人之降臨的我們的墳墓。

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我，喝醉了。

(1253)

我又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裏喝喜酒。是那個朋友的新婚。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高興，我快活，我忘記了一切。我，醉了。

在酒意醺醺的時候，我的朋友攜着他佩了紅綢子的花兒的新婚夫人，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容替賀客們勸酒，賀客們都說一些「百年偕老」的吉祥話。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醉了，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

我低着頭癡癡地想。我想到了崎嶇險阻的人生的旅路，想到了人生之旅路過程中的孤零，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更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靜悄悄躺着期待他的主人之降臨的我們的墳墓。

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我，喝醉了。

我好喝酒，每醉必醉，醉了又喜歡亂想。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夜。